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中共海軍朝「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研究：  
以發展大型水面艦艇為例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s "Far seas Protection": The Case of Large  
Surface Ships Development

國防大學

研究生:賴宥宏 撰

指導教授:陳育正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五月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中共海軍朝「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研究：

以發展大型水面艦艇為例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s

“Far Sea Protection” : The Case of Large Surface Ships

Development

本論文係賴宥宏（學號 1090720204）在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9 年 5 月 12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委員兼召集人	黃介正
指導教授	陳育正
委員	黃恩浩
所長	馬振坤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2 日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謝辭

感覺時光飛逝，一年十個月的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回想過去，首先要感謝部隊長官讓我從下部隊至今能有機會重拾書本。讀書期間的生活模式雖然沒有比部隊來的緊湊與繁忙，尤在撰寫論文期間，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也驗證「讀書與研究是辛苦」的道理。其次要感激的是我的指導老師陳育正博士，老師總是給予我撰寫論文的方向，透過與老師以討論的方式來提升論文架構的完整度，老師永遠不厭其煩的指導及在旁協助，不僅提升文章內容的切合性，且激發我撰寫論文的思維與靈感。另外也要感謝黃介正老師與黃恩浩老師兩位口委老師提供對於海軍領域不同面向、見解、知識與寶貴的意見，讓我獲益良多，以致本篇論文得以如期完成。

此外，在研究所就讀期間，承蒙所長馬振坤博士、李亞明老師、荊元宙老師、董慧明老師與劉至祥老師的諄諄教導與在各專業領域的指導，使我在學習的過程中累積更多相關知識，亦能運用所學來提升撰寫論文的能力。再者，要感謝109年班的學長姐與學弟妹，很高興能在軍旅生涯中有機會來到復興崗與大家一同學習與研究，也感謝這段期間大家相互扶持與砥礪，同甘苦、共患難與共進退努力不懈的時光，讓我在學習過程中添加許多色彩，也祝福大家在日後軍旅一切順遂、平安快樂。

賴宥宏 謹識

于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

中華民國一〇九年五月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摘要

中共自 1950 年 4 月 14 日成立「海軍領導機構」，自此海軍成為中共正式軍種，海軍亦為中共海上作戰行動的主要力量。中國國務院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提到海軍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的戰略轉變。本文主要探討中共各領導人逐步調整海軍戰略思想，從過去「近岸防禦」調整為「近海防禦」，而「近海防禦」也逐步朝向「遠海防衛」戰略目標轉變。

自從 2013 年後，中共水面艦艇成軍服役的速度如雨後春筍般，使得中共成為世界海軍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本文聚焦於中共發展中的大型水面艦艇進行探討，從過去中共海軍在遠海行動中，探討水面艦編隊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透過中共海軍軍事戰略的演變，並探討習近平時期大型水面艦的建設與發展，透過海軍遠海長訓、海上聯合軍演與海上護航編隊等行動，以及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以及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關鍵詞：**海軍水面艦、近岸防禦、近海防禦、遠海護衛、遠海防衛、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 Abstract

The CCP established the PLA Naval Command on April 23, 1949. Since then, the PLAN has become the official serv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navy is also the main force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mbat operations. The White Paper on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on July 24, 2019 mentioned that the Navy is accelerating the strategic shift from “Near Seas Defense” to “Far seas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leaders of the CCP gradually adjust their naval strategic thinking, from the past “Nearshore Defense” to “Near Seas Defense”, and “Near Seas Defense”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the “Far seas Protection”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2013, the speed at which the CCP PLAN surface ships have served in the army has sprung up, making the CCP the fastest-grow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Howeve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rge-scale surface warships under development by the CCP. From the past, the PLAN’s operations in the open sea explor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surface ship formations in them. Therefor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N military strate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 surface ships in Xi Jinping’s time, and analyzes the large-scale surface of the PLAN through the operations of the Navy’s far-sea training, maritim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and escort formations. The tasks and capabilities of warship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 seas Protec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Navy on reg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Far seas Protection”.

**Key Words:** PLAN Surface Ship, Nearshore Defense, Near Seas Defense, Far seas Protection, Comprehensive Marine Support Capabilities

# 目錄

摘要 .....	i
Abstract .....	ii
目錄 .....	iii
圖目錄 .....	v
表目錄 .....	vi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	9
第三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43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47
<b>第二章 中共海軍軍事戰略轉變 .....</b>	<b>51</b>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近岸防禦戰略.....	54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發展近海防禦戰略.....	58
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落實近海防禦戰略.....	63
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發展遠海戰略.....	71
第五節 習近平時期：落實遠海戰略.....	75
<b>第三章 中共海軍水面艦艇發展與現況.....</b>	<b>87</b>
第一節 遠海長訓與演習 .....	89

第二節	海上護航編隊行動 .....	105
第三節	海上聯合軍演 .....	117
<b>第四章</b>	<b>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分析 .....</b>	<b>132</b>
第一節	岸基綜合保障能力 .....	135
第二節	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	138
第三節	海外基地綜合保障能力 .....	157
<b>第五章</b>	<b>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b>	<b>132</b>
第一節	對海上交通線的影響 .....	135
第二節	對周邊海域局勢的影響 .....	138
第三節	對亞太軍事安全平衡的影響 .....	157
<b>第六章</b>	<b>結論 .....</b>	<b>195</b>
第一節	研究成果 .....	195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	209
<b>參考文獻</b>	<b>.....</b>	<b>215</b>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圖目錄

圖 1.1	第一島鏈位置 .....	12
圖 1.2	中共航艦繞臺與跨區訓練航線 .....	31
圖 1.3	中共 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胡」號海上橫向補給作業 .	35
圖 1.4	研究分析架構圖 .....	46
圖 2.1	中共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規劃.....	81
圖 3.1	亞丁灣地理位置 .....	107
圖 3.2	中共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路線.....	112
圖 3.3	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航線 .....	115
圖 3.4	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分布 .....	121
圖 3.5	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分布 .....	124
圖 3.6	科摩多演習路線圖.....	126
圖 4.1	中共水面艦海上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	135
圖 4.2	美國海軍接力式 3 級保障模式 .....	145
圖 4.3	中共縱向液貨補給傳輸模式 .....	146
圖 4.4	中共「呼倫湖」號綜合補給艦向「崑崙山」號船塢登陸艦進行 航行中縱向補給作業 .....	147
圖 4.5	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乾貨傳輸模式 .....	149
圖 4.6	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液貨傳輸模式 .....	149

圖 4.7	中共「千島湖」號綜合補給艦向「舟山」號導彈護衛艦進行航行中橫向補給作業 .....	150
圖 4.8	海上垂直補給作業運輸過程 .....	152
圖 4.9	中共北海艦隊直—8 型直升機進行垂直補給作業 .....	153
圖 4.10	中共在亞丁灣周邊補給據點分布 .....	156
圖 4.11	中共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周邊補給據點分布 .....	158
圖 4.12	裝備綜合保障系統組成 .....	160
圖 4.13	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示意 .....	163
圖 4.14	吉布地基地位置 .....	168
圖 4.15	中共吉布地多哈雷多功能港與後勤保障基地建設 .....	169
圖 4.16	中共軍艦停靠多哈雷港 .....	170
圖 4.17	中共山東艦進駐海南三亞航母基地 .....	178
圖 4.18	中共航母基地—青島基地、三亞基地與舟山基地位置 .....	179

## 表目錄

表 1.1	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海軍戰略與任務 .....	14
表 1.2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特性 .....	23
表 1.3	中共新型驅逐艦性能.....	25
表 1.4	中共新型護衛艦性能.....	27
表 1.5	中共航空母艦性能.....	29
表 1.6	中共大型登陸艦、兩棲攻擊艦性能 .....	33
表 1.7	中共新型大型補給艦性能 .....	36
表 1.8	文獻來源分析表 .....	45
表 2.1	1970 年代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	57
表 2.2	198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	63
表 2.3	第一島鏈主要海峽.....	65
表 2.4	中共海軍三階段性的發展進程 .....	67
表 2.5	2005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	70
表 2.6	2007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	72
表 2.7	2000-2019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作戰艦數量統計 .....	80
表 2.8	中共 2010 年至 2019 年國防預算經費統計.....	80
表 2.9	201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下水數量統計 .....	84
表 3.1	中共海外非傳統安全軍事行動類型與任務分析 .....	88

表 3.2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遠海訓練重大紀錄統計 .....	93
表 3.3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跨區機動與年度例行性演習 .....	99
表 3.4	中共海軍醫院船執行「和諧使命」任務 .....	104
表 3.5	中共海軍第 1 批到第 34 批護航行動 .....	108
表 3.6	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 .....	120
表 3.7	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 .....	123
表 3.8	中共歷年參加科摩多海上聯合軍演 .....	125
表 3.9	中共歷年參加和平系列海上聯合軍演 .....	128
表 3.10	中共歷年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 .....	129
表 4.1	海上各補給方式的優缺點 .....	153
表 4.2	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的主要手段特性 .....	163
表 4.3	中共 2018 年至 2020 年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之艦艇性能 ...	171
表 4.4	吉布地境內各國軍事能力分析 .....	172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中共自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經濟成長方面較以往有大幅的成長，現今中共僅次於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也意味著中共經濟發展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增長中。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中共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中共海軍遂行海外利益維護之行動與任務日趨頻繁，不僅須維護國家安全，還需提升海外利益發展；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共國家利益發展，特別是海外利益的拓展，國家安全所涉及的範圍不再侷限傳統的「領土邊疆」，更延伸為國家發展的「利益邊疆」的戰略思維。<sup>1</sup>隨著中共融入世界程度不斷加深，中共的國家利益也隨之擴大，促使其拓展海外的領土範圍，無論是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有不斷成長之趨勢。

近年來中共的快速崛起，是在全球日漸深化的背景下實現的，其代表著海外利益不僅越來越突出，也越來越重要。中共海軍扮演的角色隨著國家經濟利益導向與區域安全戰略思維而轉變，在中共各領導人逐步調整海軍戰略思想下，從過去「近岸防禦」(Nearshore Defense) 調整為「近海防禦」

---

<sup>1</sup>王光，〈視野：從「領土邊疆」投向「利益邊疆」〉，《人民網》，2015年11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2/1122/c136458-19662137.html>〉(檢索日期：2019年11月1日)；「利益邊疆」是相對於「領土邊疆」而言，「領土邊疆」有明確的地理範圍，「利益邊疆」則沒有明確的地域指向性。中共所謂的「利益邊疆」側重於國家海外利益範圍。參閱周平，〈中共應該有自己的利益邊疆〉，《探索與爭鳴》，第5期(2014年5月)，頁21。

(Near Seas Defense)，而「近海防禦」也逐步朝向「遠海防衛」(Far seas Protection) 戰略目標轉變。<sup>2</sup>

中國國務院 2015 年 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sup>3</sup>這是中共自 1998 年以來所發表首部專門闡述中共軍事戰略的報告書，其內容與海洋相關的論述較以往豐富，如海洋權益、海上方向、海外利益、領海主權、海上軍事鬥爭、海上軍事力量、海外利益攸關區 (The Areas Crucially Related to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重陸輕海、海洋強國、海上通道與海軍戰略轉型等概念，<sup>4</sup>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海軍的戰略要求由「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The Combination of “Near Seas Defense” with “Far seas Protection”) 轉型，從白皮書中可看出，海軍建設以「構建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這象徵著中共海軍將由「綠水海軍」朝向「藍水海軍」，由「近海」朝向「遠海」邁進。<sup>5</sup>另中國國務院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亦提到海軍

<sup>2</sup>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年國防白皮書全文：「新時代的中共國防」(英文版)〉，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andrewerickson.com/2015/07/full-text-of-defense-white-paper-chinas-national-defense-in-the-new-era-english-chinese-versions/>〉(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sup>3</sup>「白皮書」是指國家的政府、議會等發表的有關政治、國防、財政等重大問題的文件，封面一般為白色，所以叫白皮書。定期或不定期發表國防白皮書，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採取的做法。從總體上說，國防白皮書的功能在於：宣示國防政策和軍事戰略，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渲染某種威脅，達成政治目的；展示國防實力，實施軍事嚇阻；增加軍事透明，建立相互信任；普及國防知識，加強國防教育，以進一步明確國防事務或軍事動向，增加軍事透明度，努力樹立自身良好國際形象，並滿足國內民眾的知情權。參閱〈國防白皮書概覽〉，《中共軍網》，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s://kknews.cc/military/92qbqjb.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4 日)。

<sup>4</sup>謝游麟，〈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13 期 (2017 年 6 月)，頁 34。

<sup>5</sup>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年國防白皮書全文：「中國軍事戰略」(英文版)〉，《新華網》，2015 年 5 月 27 日，〈[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5/05/27/content\\_281475115610833.htm](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5/05/27/content_281475115610833.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 日)。

按照「近海防禦」、「遠海防衛」的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的戰略轉變，並強調必須提高海上綜合保障能力的重要性，這也是中共首次將海軍戰略由「遠海護衛」向「遠海防衛」轉變。<sup>6</sup>

中共海軍現代化在過去十年間發展最為快速，外國媒體也聲稱中共海軍造艦的速度，目前是世界第一，同時也著重發展大型水面艦艇，亦是全球海軍裝備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另探討其大型水面艦艇（包含驅逐艦、航空母艦、登陸艦與綜合補給艦）成軍服役與興建發展，可推測中共海軍已逐漸具備遠程兵力投射與遠海編隊的軍事能力。<sup>7</sup>然而，大型水面艦是中共海軍滿足國家戰略安全目標的首要條件，從過去中共造艦的速度，也引起國內、外學者針對此一議題進行研究與討論。<sup>8</sup>在 2019 年《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也述明，在海軍的戰略方針基礎下，將海軍戰略提高戰略嚇阻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聯合作戰與綜合保障之能力。<sup>9</sup>從 2015 年到 2017 年，中共在大型水面艦發展大有提升，2017 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一份報告指出，研判中共到 2020 年海軍水面艦可增加到 351 艘，且正發展積極打擊全球目

<sup>6</sup> 〈新時代的中共國防〉，《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sup>7</sup> 〈軍艦「下餃子」中共海軍今日戰力有多強〉，《防務新觀察》，2017 年 10 月 1 日，<http://tv.cctv.com/2016/10/01/VIDELP1S73CzTFqCdZbRF2xQ161001.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

<sup>8</sup> 馬振坤，《中共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臺北：華立圖書，2008 年），頁 255。

<sup>9</sup> 〈新時代的中共國防〉，《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

標的能力；該報告也認為中共在未來的 15 年內將擁有 6 艘航空母艦。<sup>10</sup>

從中共海上行動實際經驗來看，如 2007 年 3 月首次在北阿拉伯海舉行代號為「和平—7 號」的多國海上聯合軍演；<sup>11</sup>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起，水面艦艇編隊開始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sup>12</sup>2013 年 10 月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舉行代號為「機動—5 號」的遠海實兵對抗演習。<sup>13</sup>從上述中，可以發現水面艦編隊在中共海軍執行遠海行動中具備重要之角色。透過中共歷年在海上的長航訓練、聯合軍演與編隊護航行動，亦可看出水面艦逐漸由近海朝向遠海的戰略目標發展，同時具備遂行遠海多樣化任務的能力。

<sup>14</sup>此外，要達成此戰略目標，提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已成為現階段海軍在遠海行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習近平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央軍委後勤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談話強調：

強國強軍必須強後勤，並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後勤，為實現中共強軍夢提供有力保障。隨著國家利益和軍隊任務不斷拓展，故後勤建設越來越成為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贏得

<sup>10</sup>Kris Osborn, "A Recent Report Warned China Could Have 351 Naval Vessels by 2020,"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30,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recent-report-warned-china-could-have-351-naval-vessels-by-19950>>(Accessed 2019/9/20)

<sup>11</sup>湖楠，〈「和平—07」軍演舉行多國海軍聯合搜救演習〉，《新華社》，2007 年 3 月 12 日，〈[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07\\_03/12/467120\\_0.shtml](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07_03/12/467120_0.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sup>12</sup>〈中共海軍艦艇起航赴亞丁灣、索馬里執行護航任務〉，《人民網》，2008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gov.cn/jrzq/2008-12/26/content\\_1188602\\_2.htm](http://www.gov.cn/jrzq/2008-12/26/content_1188602_2.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sup>13</sup>白雪瑞，〈海軍「機動—5 號」演習進入實兵對抗階段〉，《人民網》，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gov.cn/jrzq/2013-10/25/content\\_2515520.htm](http://www.gov.cn/jrzq/2013-10/25/content_2515520.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sup>14</sup>〈護航行動全面提升中共海軍執行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新華社》，2012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5607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56072.htm)〉（檢索日期：2019 年 8 月 24 日）。

戰略競爭主動的重要力量。

自習近平深化國防與軍隊改革（以下簡稱軍改）後，其高度重視軍隊後勤工作，對於海軍後勤能力發展，著眼提高艦艇之伴隨保障能力，以及加強海上機動裝備建設力度，透過建造或改裝具備遠海裝備維修保障能力的綜合維修保障艦與綜合補給艦，以岸基保障、海上機動保障力量與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為一體的保障體系，以提升水面艦編隊在海上遂行遠海任務的能力。

15

綜上所述，為滿足中共「遠海防衛」之海軍戰略目標與遂行海上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以及從中共現階段仍持續擴大發展與建造更大型、多功能的水面艦趨勢來看，不僅說明大型水面艦的重要性外，更證明大量建造大型水面艦為達到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習近平要求「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發展，到 2050 年要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軍隊來看，持續發展海軍遠海軍事能力，亦可以觀察中共正積極組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對於大型水面艦的發展已逐步成為中共海軍由淺藍走向深藍、由近海走向遠海的海洋戰略目標。<sup>16</sup>

除此之外，針對中共相關水面艦議題的研究，在過去已有學者以專書或著作探討論述，在中共海軍戰略轉型背景之下，大多數都以「海軍戰略思

---

<sup>15</sup>周蕙貞、李福生、郭全魁，〈遠海防衛作戰裝備保障準備問題研究〉，《裝備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14 年 6 月），頁 12。

<sup>16</sup>〈建設海洋強國，習近平從這些方面提出要求〉，《人民網》，2019 年 7 月 11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711/c164113-31226894.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想」、「海權發展與地緣關係」與「武器裝備介紹」等相關議題實施研究，但對於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發展之下，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所具備的任務與能力，以及水面艦在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與發展等面向尚顯不足。基此，引發筆者試圖透過本文，以中共領導人對於海軍戰略思維的轉變為根基，從中共海軍戰略轉型過程中，探究大型水面艦的發展趨勢與脈絡，並透過官方文獻與研究資料，做全面性的整理與客觀的分析。

本文引發筆者欲探究中共海軍戰略為何要朝向「遠海防衛」轉變，另透過中共歷年在海上實際的經驗與行動，以及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藉此分析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的任務與能力，以及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 貳、研究目的

中共自 1950 年 4 月 14 日成立「海軍領導機構」，自此海軍成為中共正式軍種，海軍亦為中共海上作戰行動的主要力量，其擔負保衛海上安全、領海主權和維護海洋權益等任務。其主要由潛艇部隊、水面艦艇部隊、海軍航空兵、艦載航空兵、海軍陸戰隊、岸防部隊等 6 大兵種所組成。<sup>17</sup>

美國海軍歷史學家馬漢（Alfred T. Mahan）在 1890 年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一書中，提出對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國家的繁榮與富強維繫於海洋，海權對國家歷史的進

---

<sup>17</sup>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7 年），頁 76。

程發揮巨大的作用」；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上將在 1985 年提出「海軍現代化目標」與「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思維，此一概念亦為中共海軍戰略演進的主流思想。「海洋戰略」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捍衛領海主權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其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應付海上局部戰爭，遏止和防禦來自海上的侵略，以及維護地區和平。<sup>18</sup>

中共的海軍戰略在 2015 年《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宣示由現行「近海防禦」轉變為「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海軍建設以「構建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嚇阻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為目標。中共海軍積極參加遠海長訓、海上聯合軍演與海上護航等行動，不僅維護國際航道安全，這也象徵中共海軍將由「綠水海軍」向更遠的「藍水海軍」邁進的意圖。在中共航空母艦「遼寧號」成軍服役後，其海軍已逐漸具有遠程兵力投射的能力，同時也象徵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發展之重要性。<sup>19</sup>這項新的戰略轉型也意味著中共海軍走向遠海將成為常態，與之相應的遠海多樣化任務也大幅度的提升。中國國務院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所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可看出其國防戰略的調整，從「近岸防禦」轉變為「近海防禦」，再朝向「遠海防衛」戰略轉型，<sup>20</sup>針對中共對於國家主權與安全、海外利益發展

<sup>18</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32-436。

<sup>19</sup>克勞塞維茲，《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30-31。

<sup>20</sup>〈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

及捍衛主權等面向，可看見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脈絡。

海洋亦關係著國家能否長治久安與持續發展，必須突破重陸輕海的傳統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洋利益。<sup>21</sup>中共有必要發展現代化軍事力量結構與國家安全和發展相稱利益，並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現代海上軍事力量體系。<sup>22</sup>換言之，中共持續建造更多功能、更大型的水面艦為欲達到「遠海防衛」戰略目標的原因之一。<sup>23</sup>

近幾年，隨著越來越多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國產主戰艦艇加入中共海軍戰鬥序列，特別是在 2013 年後，中共水面艦艇成軍服役的速度如雨後春筍般，使得中共成為世界海軍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sup>24</sup>故本文透過中共海軍軍事戰略的演變，並重點探討習近平時期大型水面艦的建設與發展，藉由大型水面艦編隊歷年來在海上的行動，如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聯合軍演、海上護航編隊行動等任務，以及透過水面艦在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進一步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綜上所述，歸納本研究之目的有以下三項：

（一）探討中共海軍戰略轉型歷程如何從「近海防禦」朝「遠海防衛」發展。

<sup>21</sup>Michael, McDevitt, *Becoming a Great "Maritime Power" A Chinese Dream* (Arlington, VA: CNA Analysis & Solutions, 2016), p. 16.

<sup>22</sup>Duk-ki Kim, *Naval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Geo-strategic Goal, Policies, and Prospects*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 132.

<sup>23</sup>孫力為，〈中共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 年 5 月 26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sup>24</sup>〈軍艦「下餃子」中共海軍今日戰力有多強〉，《防務新觀察》，2017 年 10 月 1 日。

(二) 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轉型的任務與能力。

(三) 研究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的發展，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文獻探討的重要性在於對於研究主題的分析與摘要，透過文獻探討，可將理論作重點式的分析，釐清文獻中的重要概念，並在研究與討論分析中，找到佐證的資料和有利的證據。<sup>25</sup>

本文主要以研究國內、外書籍、期刊與各國智庫研究報告所提出之論點進行探討與整理，並藉由前人研究之基礎下，加以歸納與觀念釐清。過去針對探討中共海軍水面艦艇相關文獻中，多數聚焦於軍事戰略、武器裝備的改革與介紹、地緣政治等為主軸，探討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過程中的任務與能力，以及水面艦艇在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之發展等面向略顯不足，此為本文欲探討之重點。本文共區分「軍事戰略轉變」、「水面艦發展現況」、「維護海洋利益」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等四個面向分析與回顧。

### 壹、軍事戰略轉變

本研究從中共各時期領導人軍事戰略思維為取向，參考我國學者馬振坤所著《中共國家戰略與軍事發展》，內容提及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

---

<sup>25</sup>林進財，《寫一篇精彩的學位論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09年），頁105。

國家戰略屬於最高層級之「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而「安全戰略」(Security Strategy)係指國家決策者形塑一個安全的外部環境，以利國家整體發展所決定對外安全政策。中共整體安全戰略的轉變使得軍隊建設指導思想也跟隨出現「戰略性的改變」，因此要研究中共軍事戰略與瞭解海軍的戰略轉型，必須先釐清中共整體之國家發展目標以及在目標下形成之國家戰略為何，才能理解中共軍事現代化從過去到現在的進行軌跡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共的國家安全戰略在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強調中共要確保自身利益與安全，也必須要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從事「近岸防禦」的武力，以建設以小噸位的水面艦艇為主。鄧小平時期因應軍事安全戰略的調整，由時任海軍司令員的劉華清提出「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然而，江澤民在「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為目標的戰略指導方針下，在1995年提出必須把海軍建設放在重要地位，不斷提高海軍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能力。根據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IISS) 2000年報告指出，中共在2000年擁有16艘驅逐艦、40艘護衛艦與32艘登陸艦，<sup>26</sup>中共海軍已形成相當的戰力。中共海軍戰略在胡錦濤時期，推動海軍建設整體轉型，逐步發展遠海作戰能力。<sup>27</sup>

由於中共軍事戰略受其領導人之軍事思想影響甚大，因此本文在分析

---

<sup>26</su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1), pp. 194-196.

<sup>27</sup>馬振坤，《中共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頁16-110。

中共海軍軍事戰略之具體內容前，說明各時期領導人對中共軍事戰略指導方針，對其海軍戰略目標作系統性之分析，以提供探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軍事戰略內容時，全般瞭解中共海軍軍事戰略與發展脈絡。自習近平 2013 年接任國家主席與軍委主席後，在其強軍夢的指導下，進一步推動海軍戰力的提升，美國國防情報局 (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於 2019 年出版《中共軍事力量現代化》(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 報告，資料指出中共現有 1 艘航母、28 艘驅逐艦、79 艘護衛艦、52 艘登陸艦與 205 艘後勤補給艦。由此可見，中共海軍新型艦艇陸續到位，除對中共落實遠海戰略，有著實質助益，<sup>28</sup>藉此，可以提供中共軍事戰略發展的進程與探究領導人對海軍建軍思維之脈絡。

美國學者孫飛 (Phillip C. Saunders) 針對中共海軍戰略的演變探討之著作《中共海軍擴展能力，不斷發展的角色》(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主要針對中共的海軍戰略與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中共各階段領導人對海軍發展的重大影響，同時闡述中共海軍現代化的動態，提供中共海軍的學術文獻經驗與見解。中共的海軍戰略轉變來自於各時期領導的建軍思維與對外部安全環境看法不同而有所變化，尤其是在南海主權上發生衝突後，中共更加重視海軍的建設。遂於 1985 年將原本的海軍戰略「近岸防禦」轉變為「近海防禦」，目前中共海軍其作戰範圍可控制第一

---

<sup>28</sup>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Coulson: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 pp. 63-82.

島鏈 (Fist Island Chain)。<sup>29</sup>江澤民於 2001 年 12 月實施「近海主動防禦」戰略的同時，從長遠的計劃來看應該注意加強「遠海防禦」，直到 2002 年，胡錦濤強調中共海軍需要對「遠海防禦」提高遠海機動作戰能力。由此可見，海軍的戰略雖仍維持「近海防禦」，但已逐漸朝向遠海的形態轉變。<sup>30</sup> (第一島鏈位置如圖 1.1)



圖 1.1 第一島鏈位置  
資料來源：防務新觀察，〈中共海軍遠航「新常態」〉，《央視網》，2014 年 12 月 20 日，  
〈<https://www.genclips.net/download/42Q-RnQYmo.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8 日)。

<sup>29</sup>第一島鏈指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臺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型島嶼帶。〈突破“島鏈”拓展戰略前沿空中加油必不可少〉，《央視新聞網》，2018 年 1 月 5 日，  
〈<http://military.cctv.com/2018/01/05/ARTI9XbEoTmczNprWVdrCngw180105.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第二島鏈的起點是日本列島，經小笠原諸島、火山列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延至印度尼西亞的哈馬黑拉群島。〈海軍專家：島鏈論的前世今生與中共海軍自信〉，《解放軍報》，2014 年 2 月 7 日，〈[http://www.81.cn/big5/jwgd/2014-02/07/content\\_5761345.htm](http://www.81.cn/big5/jwgd/2014-02/07/content_5761345.htm)〉(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4 日)。

<sup>30</sup>Phillip C. Saunder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2011), pp. 109-140.

中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上將所著《劉華清回憶錄》一書中，是研究中共海軍書籍中具代表性著作之一。劉華清於 1985 年提出「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進一步明確裝備建設的指導與思想。<sup>31</sup>中共確保國家海上利益的主要發展是建立強大的海軍部隊，本文藉由大型水面艦艇作為海上作戰主要之軍事力量，亦為研究中共海軍軍事戰略與軍事思想之核心。中共領導人為適應軍隊建設並實行戰略性的轉變，逐步把海軍建設為一支現代化的人民海軍。筆者試著梳理中共各領導人的軍事思想，瞭解各階段海軍發展與領導人建軍思維，探討大型水面艦艇的發展與建設，分析大型水面艦在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

中共官方發布有關國防軍事議題的白皮書，1998 年 7 月首次以「國防」為主題，發布《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於 2013 年 4 月按照原先每 2 年發布一本國防白皮書的慣例，排除沿襲使用《中共的國防》為名的慣例，發布其任內第一本國防白皮書——《中共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專題式的白皮書，引起國際社會對於習近平未來國防軍事政策走向的高度關注（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海軍戰略與任務如表 1.1）。<sup>32</sup>

<sup>31</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252-525。

<sup>32</sup>戴政龍，〈對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7 期，頁 26。

表 1.1 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海軍戰略與任務

項次	名稱（年度）	海軍戰略	海軍任務
一	《1998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 (1998.7.28)	在 1985 年由海軍司令劉華清提出「近海防禦」之海軍戰略	鞏固國防，抵禦外敵侵略，捍衛國家領土、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全。
二	《2000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 (2000.10.16)	近海防禦	海軍在導彈化、立體化、資訊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已具備近海防禦之作戰能力。
三	《2002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 (2002.12.9)	近海防禦	實行積極防禦軍事戰略，主要任務是獨立或協同陸軍、空軍防禦敵人從海上的入侵，加強武裝力量建設與邊防、海防建設，採取有效的防衛和管理措施，保衛國家安全，維護海洋權益。
四	《2004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 (2004.12.27)	近海防禦	海軍擔負著保衛國家海上方向安全、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任務。海軍擴大近海防禦作戰空間和防禦縱深，加強、完善海上戰場建設，增強在近海遂行海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力與核反擊能力。提高武器裝備的資訊化水平與遠程精確打擊能力。
五	《2006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 (2006.12.29)	近海防禦	具有核常雙重作戰手段的現代化海上作戰力量，把資訊化作為海軍建設的發展方向和戰略重點。加強適應資訊化條件下作戰需要的海上機動兵力建設，增強近海海域的整體作戰能力、聯合作戰能力和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六	《2008年 中共的國防》 白皮書 (2009.1.20)	近海防禦	全面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逐步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並已初步發展成為一支多兵種合成、具備核常雙重作戰手段的現代海上作戰力量。
七	《2010年 中共的國防》 白皮書 (2011.3.31)	近海防禦	提高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增強戰略嚇阻與反擊能力，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及加強綜合保障基地建設。
八	《中共武裝力 量的多樣化運 用》白皮書 (2013.4.16)	近海防禦	提高近海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完善綜合電子資訊系統裝備體系，提高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增強戰略嚇阻與反擊能力。
九	《中共的 軍事戰略》 白皮書 (2015.5.26)	近海防禦型向 近海防禦與遠 海護衛型結合 轉變	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構建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嚇阻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
十	《新時代的中 國國防》 白皮書 (2019.7.24)	近海防禦型向 遠海防衛型轉 變	提高戰略嚇阻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努力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

資料來源：〈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9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node\\_47121.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node_47121.htm)〉（檢索日期：2019年7月24日）。

除官方文件敘明中共海軍戰略轉型取向外，在實際作為方面，亦可從 2019 年中共提出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加以映證，海軍戰略由「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向「遠海防衛」目標轉變，<sup>33</sup>中共軍事戰略研究員趙德喜對於海軍戰略歷經不同發展階段，其新的戰略要求是與中共海上利益發展變化相適應的，而「遠海護衛」戰略是指為避免與減輕敵方的打擊，或因自然災害與突發事故所造成的危害，而在遠海採取的保護性措施，其本質是在遠海透過與各國合作的方式維護海上安全，從而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安全，在行動上比「遠海防衛」更具有局限性。例如中共海軍在亞丁灣護航行動、利比亞與葉門的撤僑行動、海上反恐任務，以及海外人道救援與搜救行動等較低強度的軍事行動。<sup>34</sup>《2008 年中國的國防》稱自 1980 年代以來，海軍實現向「近海防禦」的戰略轉變，逐步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這也是中共首度公開的官方文件說明發展「遠海合作」的理念。

再從《2010 年中國的國防》所提及，除重申「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更將「組織艦艇編隊遠海訓練，建立非戰爭軍事行動訓練模式」，按計畫補充部分新型驅逐艦、護衛艦和大型保障艦船，並加快

<sup>33</sup> 〈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node\\_47121.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node_47121.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5 日）。

<sup>34</sup> 蔡勵敏，〈海軍轉型「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國防要聞》，2015 年 5 月 27 日，〈[http://www.szmil.com/content/2015-05/27/content\\_11666030\\_3.htm](http://www.szmil.com/content/2015-05/27/content_11666030_3.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海上後勤保障平台建設。<sup>35</sup>從上述國防報告書中，均可以推測其目的在為「遠海護衛」戰略轉型做準備，對於水面艦的建設亦為發展遠海戰略的重點。

然而較「遠海護衛」不同之處，「遠海防衛」則是指中共海軍力量足以到達中共周邊遠海海域外的區域去防衛，且能在廣闊的海上執行遠程軍事與作戰任務，並能提高其海軍的防禦縱深，有戰略守勢兼具作戰攻勢的特色，相較於「遠海護衛」來說，更具有海上作戰之戰略嚇阻性。<sup>36</sup>從2015年開始，中共積極開始展開編隊遠海長訓或例行性演習，以及參與國際性的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更遠赴西太平洋地區、印度洋、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等遠海海域與各國實施聯合演習。除此之外，不僅在演習規模、兵力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外，隨著演習時間不斷增加、科目越趨複雜化，更能提升中共水面艦部隊遠海作戰能力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sup>37</sup>

海軍是國家武裝力量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戰略目標看，中共實行「近海防禦」、「遠海防衛」戰略，維護國家安全要求與擴大海洋防衛縱深，能在遠離國土的海洋，形成對強敵海上有效嚇阻和打擊能力。是故，在海軍建設與發展加快推進整體轉型下，隨著各時期領導人軍事戰略指導方針，在發展海軍戰略目標上，由重點提高「近海防禦」作戰能力向「遠海防衛」的作戰能力轉變。海軍在遠海遂行任務時，離不開後勤和裝備的綜合保障，其保障的

<sup>35</sup>歐錫富、黃宗鼎，《2018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臺北：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頁76。

<sup>36</sup>趙炳強，〈中國軍事力量：解放軍的準則與戰略〉，《安全論壇》，2019年10月20日，〈<https://nong.tw/china-pla-doctrine-strategy/>〉（檢索日期：2020年5月20日）。

<sup>37</sup>閔雪昆、段延至，〈國際法視野下的遠海防衛〉，《邊防海防》，第10期（2017年5月），頁82。

能力和水平也決定完成遠海任務的能力。換句話說，依據「近海防禦」、「遠海防衛」的戰略要求，為達成海軍遠海任務，中共海軍必須大力加強遠海綜合保障能力建設。<sup>38</sup>本文回顧中共各時期階段領導人建軍構想與戰略思維，分析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的任務與能力，做為筆者後續撰寫與探討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發展之根基。

## 貳、水面艦發展現況

美國學者希爾（Fred Hill）於 2012 與 2014 年分別所著《中共最尖端武器·海軍·中共艦隊》<sup>39</sup>與《中共海軍戰艦大全》<sup>40</sup>兩本書籍。中共在 1980 年後的海洋意識逐漸增強，其海軍的任務不再僅是守衛近海區域，還需向海外繼續延伸與擴展，故發展新一代大型水面艦以提升整體戰力。<sup>41</sup>書中主要探討中共海軍各型艦艇之性能規格、武器諸元，並提供武器技術的數據資料，亦詳細說明水面艦艇部隊特性與結構、武器發展計畫與海軍發展前景。透過此書瞭解中共海軍從以往採取「近岸防禦」的國土防衛，逐漸朝向遠海攻守兼備且擁有航母及大型水面戰艦的新時代。此兩本書提供筆者對於撰寫中共各型水面艦艇發展與能力方面之參考，其武器裝備資料相關數據綜整比對後，可提供分析中共水面艦艇的兵力結構態樣。並可瞭解中共海軍艦

<sup>38</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32-436。

<sup>39</sup>Fred Hill 著，王志波譯，〈中共最尖端武器·海軍·中共艦隊〉（香港：全球防務出版社，2012 年），頁 15-215。

<sup>40</sup>Fred Hill 著，西風譯，〈中共海軍戰艦大全〉（香港：全球防務出版社，2014 年），頁 4-180。

<sup>41</sup>Fred Hill 著，王志波譯，〈中共最尖端武器·海軍·中共艦隊〉，頁 96。

艇數量在 1990 年前建造的速度較為緩慢。

反觀來看，近幾年中共快速建造新式水面艦的能力與速度不容低估，包含航空母艦「遼寧號」與「山東號」、055 型飛彈驅逐艦、056A 型護衛艦、071 型大型登陸艦與 901 型綜合補給艦等新式水面艦。事實上，從中共海軍近幾年造艦速度來看，依現有的造船工業能力，只要有充足的綜合國力支持，中共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組建成一支強大的海軍力量。<sup>42</sup>

中共船舶工程專家潘鏡芙分別論述〈對水面艦艇改進和發展的設想〉<sup>43</sup>與〈水面艦艇作戰系統的回顧和展望〉<sup>44</sup>兩篇著作。潘鏡芙是中共第二代導彈驅逐艦—052 型「旅滬級」驅逐艦的設計師。他在導彈驅逐艦研究設計及技術上均有新的突破與創新，對於水面艦艇裝備改良和發展，進一步的加強作戰系統之綜合性，也提出隱蔽性是艦艇發展中的關鍵，同時帶動中共造船工業的技術進步，故被譽為「中共導彈驅逐艦之父」。

另外，回顧中共驅逐艦作戰系統的研製過程，對水面艦艇作戰系統的發展方向進行探討，改進資訊交換設計、加強無線通信能力。綜上所述，中共水面艦艇之改良，大幅縮短中共海軍造艦科技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此外，作者針對海上戰略重點的研析，從近岸轉向遠海發展，在武器裝備部分，

<sup>42</sup>Fred Hill 著，王志波譯，《中共最尖端武器·海軍中共艦隊》，頁 215。

<sup>43</sup>潘鏡芙，〈對水面艦艇改進和發展的設想〉，《中共軍事文摘》，2000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omnitalk.com/miliarch/gb2b5.pl?msgno=messages/510.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sup>44</sup>潘鏡芙，〈水面艦艇作戰系統的回顧和展望〉，《中共船艦研究》，2016 年 11 月 8 日，〈<http://html.rhhz.net/ZGJCYJ/html/2016-1-8.htm>〉(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驅逐艦、護衛艦、大型登陸艦、航空母艦與大型綜合補給艦等新式艦艇很快的受到重視與發展。從潘鏡芙所撰寫之專刊，可為本研究參考依據，但從文獻中僅可觀察出對於中共水面艦艇設計與規劃，在水面艦艇發展與具體作為僅輕描論述，對於水面艦艇發展與進展方面略見不足，故筆者在本文，針對水面艦艇「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面向加以探討論述，以彌補前者探討不足之部分。

美國國防情報局於 2019 年出版《中共軍事力量現代化》，論述中共海軍水面艦艇設計配備和技術方面的進步已明顯超過其他國家現代海軍之水平。從海軍「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改變，水面艦艇在裝備科技與技術也出現多功能的設計，如新服役 055 型飛彈驅逐艦，採用全燃動力、射頻綜合集成及艦載通用垂直發射系統，截至 2019 年 4 月已經有 1 艘服役、3 艘下水、4 艘持續建造中。055 型飛彈驅逐艦被認為是除航空母艦和兩棲攻擊艦級別外，二戰後建造噸位數最大的作戰艦艇。同時，055 型飛彈驅逐艦從火力與技術上已經達到接近世界最先進驅逐艦的水準，對中共海軍戰略轉型帶來巨大的影響力。<sup>45</sup>

另外，中共在航空母艦的發展也不容小覷，航母是一座能在海上自由機動的機場。美國海軍在《2010 美國海軍作戰構想》(2010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說明航母的重要性，航空母

---

<sup>45</sup>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pp. 63-82.

艦提供靈活、迅速及可持續的打擊能力，同時可對海上或陸地投射強大的力量。航母戰鬥群可提供整合性防空及導彈防禦，並執行水下作戰、水面作戰，以及海上安全等任務。<sup>46</sup>這就是航母相較於陸基軍機的最大價值，同時也成為中共兵力整建重點項目，以提升遠程武力投射的能力。本文筆者欲探討中共水面艦艇在海軍戰略轉型的任務與能力。隨著中共海軍裝備的更新換代，海上作戰能力的持續增強和國家海洋利益的不斷拓展，提升在遠海作戰能力。

綜上所述，中共近年來在海軍艦艇造艦的數量與質量均呈現相當驚人的進展，除了航空母艦外，新一代戰艦也都陸續建造當中。從噸位、數量上看，中共海軍艦艇的總噸數，從 1950 年接收、俘獲（183 艘）、徵用（169 艘）與打撈（6 艘）共 109,848 噸；<sup>47</sup>1970 年 1,530 餘艘的 370,000 噸；<sup>48</sup>2010 年的 680,000 噸，到 2015 年的 870 艘各式艦艇約 1,470,000 萬噸。<sup>49</sup>顯示出中共海軍水面艦艇數量逐步上升的情形，從中共艦艇所佔噸位數的比例，可明顯看出水面艦艇建造數量隨海軍戰略轉型而大幅提升。美國《2016 中共軍事力量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分析，中共自 1990 年代引進「現代級」驅逐艦以

---

<sup>46</sup>U.S. Marine Corps, U.S. Navy, U.S. Coast Guard, *2010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p. 83.

<sup>47</sup>張蜀誠，〈中共海軍戰略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影響〉（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頁 77。

<sup>48</sup>吳允光，〈一九七二年的中共軍事〉，《中共研究》，第 7 卷第 1 期（1973 年 1 月），頁 38。

<sup>49</sup>日本防衛省，《防衛白書 平成 27 年版》（東京：日經印刷，2015 年），頁 33。

來，中共海軍的水面艦自製 10 款新型的驅逐艦與護衛艦，以及 1 艘航空母艦。與過去老舊的艦艇相比，中共海軍水面武力近年來無論在載臺、動力與電戰系統更加先進。<sup>50</sup>隨著國力的崛起、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其國家利益也不斷向外延伸、對於貿易、能源、區域安全的依賴與日俱增。<sup>51</sup>

隨著中共海軍新式大型水面艦艇陸續到位與武器裝備的提升，除對中共落實遠海戰略有著實質助益，亦顯示習近平時期的海軍建設，在質與量的方面較以往領導人更為明顯。<sup>52</sup>中共海軍水面艦艇的種類區分，主要是依據任務屬性、噸位大小而定。對於各式艦艇種類與命名方式是根據 1986 年 7 月 8 日修訂的〈海軍艦艇命名條例〉來實施。<sup>53</sup>可區分為作戰艦艇與後勤輔助艦艇兩大類，作戰艦艇區分成五個等級，一級艦包括航空母艦、核潛艇；驅逐艦、護衛艦、常規動力潛艇、大型登陸艦為二級艦；輕型護衛艦、中型登陸艦為三級艦；小型導彈艇為四級艦；小型登陸艇為五級艦。後勤輔助支援艦艇只有四個等級，二級艦是最大等級，因為只有航艦與核潛艇被歸類為一級艦，輔助和支援性質之後勤艦艇等級以排水量區分為 10,000 噸以上者為二級艦、1,000 噸以上者為三級艦、500 噸以上為四級艦、不滿 500 噸者為五級艦。此外，以各類艦艇之排水量區分為大型、中型與小型艦艇，排水

<sup>50</sup>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Couls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6), pp. 25-29.

<sup>51</sup>Dennis J. Blasko, "The 2015 Chinese Defense White Paper on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Maritime Missions Require a Change in the PLA Mindset," *China Brief*, Vol. 15, No. 12, June 2015, p. 3.

<sup>52</sup>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pp. 65.

<sup>53</sup>鄭文浩，〈中共海軍艦艇命名由來及規律〉，《軍事百科》，第 259 期（2009 年 8 月），頁 58-59。

量 10,000 噸以上者為大型艦艇、介於 1,000—10,000 噸者為中型艦艇、小於 1,000 者為小型艦艇；一級艦由總參謀部命名；二級艦與二級以下的艦艇由海軍各艦隊命名。另外中共海軍除重慶號巡洋艦外，未建造或外購過任何巡洋艦，故不在本文探討範圍。<sup>54</sup>（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特性如表 1.2）

表 1.2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特性

艦艇區分	艦艇類類	命名方式	艦艇排水量(噸)	備考
作戰艦艇	航空母艦	以「省」命名	67,000—70,000	一級艦
	驅逐艦	使用「大、中城市」命名	3,670—13,400	二級艦
	護衛艦	以「中、小城市」命名	1,700—4,400	二、三級艦
	登陸艦	以「山」命名	4,800—20,000	二、三級艦
輔助艦艇	綜合補給艦	以「湖港」命名	2,000—45,000	二級艦
	訓練艦	以「人名」命名	6,000—30,000	二、三級艦
	醫院船	以「中、小城市」命名	2150—30000	二、三級艦

資料來源：鄭文浩，〈中共海軍艦艇命名由來及規律〉，《軍事百科》，第259期（2009年8月），頁58-59；振葆，〈中國海軍艦艇命名規則〉，《中國軍網》，2015年8月17日。

從海軍「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改變，其水面艦艇在裝備科技與技術改良也出現多功能的設計，加上近幾年均發展海軍大型水面

<sup>54</sup>振葆，〈中國海軍艦艇命名規則〉，《中國軍網》，2015年8月17日，〈[http://81.cn/big5/hj/2015-08/17/content\\_6723704\\_4.htm](http://81.cn/big5/hj/2015-08/17/content_6723704_4.htm)〉（檢索日期：2020年1月7日）。

艦艇為主軸，其中包含航空母艦、大型驅逐艦、大型登陸艦與大型綜合補給艦，本文重點探討習近平時期大型水面艦的發展，以下分述中共海軍新式大型水面艦特性，並藉由瞭解大型水面艦相關性能為研究基礎，以及大型水面艦編隊在海上實際行動與經驗來分析在「遠海防衛」轉型下的任務與能力。

### 一、驅逐艦：

驅逐艦是一種多用途的軍艦。依照《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解釋：驅逐艦是裝有對空、水面及水下的武器系統，具有多種作戰能力，能在中、遠海機動作戰的大型水面戰鬥艦。主要用於攻擊敵水面艦和潛艇，以及防空、反艦、反潛任務。<sup>55</sup>中共海軍最新型的 055 型飛彈驅逐艦是中共海軍第 4 代飛彈驅逐艦，採用全燃動力、射頻綜合集成及艦載通用垂直發射系統，截至 2019 年 12 月止，已經有 2 艘服役、3 艘下水、3 艘正在建造中。<sup>56</sup>055 型飛彈驅逐艦被認為是除航空母艦和兩棲攻擊艦級別外，二戰後亞洲建造的噸位最大的作戰艦艇，同時也是中共第一艘超過萬噸的大型驅逐艦。

055 型導彈驅逐艦具有與美國伯克級（Arleigh Burke）驅逐艦非常相似的功能，共有 64 個垂直發射井，共可容納 128 枚導彈，每個發射井都可攜帶 DF-10 陸上攻擊巡航導彈（類似於美國戰斧的亞音速巡航導彈）。<sup>57</sup>中共

<sup>55</sup>軍事科學院，《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924。

<sup>56</sup>“Chinese Cruiser or Destroyer? Full Details on PLAN's First Type 055,” *Naval Technology*, June 29, 2017. <<http://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focus-analysis/naval-technology/5337-chinese-cruiser-or-destroyer-full-details-on-plan-s-first-type-055.html/>> (Accessed 2019/12/16)

<sup>57</sup> Kyle Mizokami, “China Launches Asia’s Largest Surface Warship” *Popular Mechanics*, June 28, 2017. <<http://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focus-analysis/naval-technology/5337-chinese-cruiser-or-destroyer-full-details-on-plan-s-first-type-055.html/>> (Accessed 2019/12/18)

海軍學者尹卓指出，中共的航母編隊將配備兩艘 055 型飛彈驅逐艦，除擔任編隊的「帶刀護衛」外，還可以承擔指揮艦的任務，且具有較高的資訊化水平及隱形性能，可組織遠、中、近三層先期預警防禦網，可增強防空、反導、反潛、反艦電子戰能力。(中共新型驅逐艦性能如表 1.3)。<sup>58</sup>

表 1.3 中共新型驅逐艦性能

艦型 性能	現代級 956E 型	現代級 956EM 型	旅海級 051B 型	旅洲級 051C 型	旅洋 I 級 052B 型	旅洋 II 級 052C 型	旅洋 III 級 052D 型	任海級 055 型
服役時間 (首/末艘)	2000	2006	1999	2006	2004	2005	2014	2019
	2001	2006		2007	2004	2015	建造中	建造中
現有數量	2(俄)	2(俄)	1	2	2	6	14	2
滿載排水 量(噸)	7,940	7,940	6,600	7,300	6,200	6,300	7,500	13,400
最大速率 (節)	32	32	30	30	32	32	32	30
續航力 (海里/節)	4,500/18	4,500/18	6,600/15	6,500/15	1,500/15	4,500/15	4,500/15	4,800/15
防空能力	9M38	9M38	紅旗-7	S-300F	SA-N-12	紅旗-9	海紅旗-9B、HQ-10 飛彈	海紅旗-9B、16、19、26 飛彈
對海能力	日炙反艦飛彈	日炙反艦飛彈	鷹擊-83	鷹擊-83	鷹擊-83	鷹擊-62	鷹擊-18 長劍-10	鷹擊-18 長劍-10
反艦能力	RBU-1000 反潛火箭	RBU-1000 反潛火箭	魚 7 型	魚 7 型	魚 7 型、3200 型火箭	魚 7 型	魚 7 型	魚-8 型
艦載機	卡-27*1 或直-9C*1	卡-27*1 或直-9C*1	卡-28*2 或直-9C*2	僅有直升機起降平台	卡-28*1 或直-9C*1	卡-28*1 或直-9C*1	直-18F*1 或直-20F*1	直-18*2 或直-20*2
部署艦隊	東海*2	東海*2	南海*1	北海*2	南海*2	南海*2 東海*4	北海*4 南海*5 東海*4	北海*1 南海*1

<sup>58</sup>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pp. 63-82.

資料來源：Free Hill 著、西風譯，《中共海軍戰艦大全》，頁 10-68；蔡翼、蘭寧利、李貴發、韓岡明，《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臺北：勒巴克公司，2009 年），頁 241-267；“China Launches Next-Generation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Asia Defense*, June 29,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china-launches-next-generation-guided-missile-destroyer/>> (Accessed 2019/12/18)；衛天，〈中共海軍艦隊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技術的發展〉，《艦載武器》，頁 15-20；Anthony H. Cordesman,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 (Washington, DC: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p. 234；現代艦船雜誌社，〈下水 10 艘「盾艦」，排水量佔世界一半，人民海軍 2019 收穫頗豐〉，《中華網軍事》，2020 年 1 月 1 日，〈<http://3g.china.com/mili/wuqi/37480770.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9 日）。

## 二、護衛艦：

護衛艦是以反艦、防空導彈、艦砲及魚雷為主要武器的作戰艦，也是中共海軍擁有數量較多、用途廣泛的艦艇。依照《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解釋：護衛艦，是裝有導彈、艦砲，能在海上機動作戰的水面戰鬥艦艇，主要用於艦船編隊護航，擔負反潛、防空、巡邏、警戒、偵察與支援登陸作戰等任務。

59

由 2014 年 12 月中共官方媒體報導，新型反潛護衛艦加入中共海軍的行列，同時也為中共自行研製設計生產的反潛護衛艦。<sup>60</sup>該型艦是「江島級」導彈護衛艦的改良型，以增強反潛作戰能力為主軸研製而成，可提供較大的艦體空間。此外，艦艇採用隱身設計，其艦首配有仿俄羅斯 AK-176 的 PJ26 型單門 76mm 隱身艦砲，主要用於對海上和空中的目標進行攻擊，特點是射速高，不僅具有較強的對海射擊能力，也具備較強的防空能力。056A 型

<sup>59</sup>軍事科學院編，《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頁 924。

<sup>60</sup>〈我兩艘新型護衛艦近日入列服役〉，《央視網》，2014 年 12 月 2 日，〈<http://tv.cctv.com/2014/12/02/VIDE1417532759359541.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與 056 型最大的不同在於 056A 型艙位有一個巨大的投放艙門，在反潛作戰時能夠投放拖曳式聲吶，由指揮中心迅速傳遞資訊給附近的反潛飛機與艦艇，對目標進行跟蹤、打擊，以有效提升反潛能力。<sup>61</sup>（中共新型護衛艦性能如表 1.4）

表 1.4 中共新型護衛艦性能

艦型 性能	江衛 II 級 053H3 型	江凱級 054 型	江凱 II 級 054A 型	江島級 056 型	江島 II 級 056A 型
服役時間 (首/末艘)	1998	2005	2008	2013	2014
	2005		2019	建造中	建造中
現有數量	8	2	30	22	24
滿載排水量 (噸)	2,400	3,900	4,400	1,440	1,440
最大速率 (節)	26	27	27	25	25
續航力 (海里/節)	5,000/16	3,800/18	3,800/18	2,100/18	2,100/18
防空能力	紅旗-7 紅旗-10	紅旗-7	紅旗-16	紅旗-10	紅旗-10
對海能力	鷹擊-83	鷹擊-83	鷹擊-83	鷹擊-83	鷹擊-83
反潛能力	深水炸彈	魚 7 型	魚 7 型	魚 7 型	魚 8 型
艦載機	直-9C*1	卡-27*1 或直- 9C*1	卡-28*1 或 直-9C*1	直-9C*1	直-9C*1
部署艦隊	北海*2 東海*6 南海*2	東海*2	北海*9 東海*11 南海*10	北海*5 東海*9 南海*6 駐港*2	北海*4 東海*7 南海*9

資料來源：Free Hill 著、西風譯，《中共海軍戰艦大全》，頁 72-95；蔡翼、蘭寧利、李貴發、韓岡明，《崛起東亞—聚焦新世紀解放軍》，頁 241-267；Anthony H. Cordesman,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 p. 234.

<sup>61</sup> 〈探訪宜春艦：056A 型護衛艦近海防禦主力〉，《央視網》，2019 年 4 月 22 日，〈[http://www.js7tv.cn/video/201904\\_179309.html](http://www.js7tv.cn/video/201904_179309.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2 日）。

### 三、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是一個國家軍事實力展現與兵力投射最具體的象徵之一，亦是一座能在海上自由機動的機場。美國海軍在《2010 美國海軍作戰構想》（*2010 US Navy Operational Concept*）亦說明航母的重要性，航空母艦提供靈活、迅速與可持續的打擊能力，同時可對海上或是陸地投射強大的軍事力量，並執行水下作戰、水面作戰及海上安全維護等任務，以提升其遠程武力投射能力。<sup>62</sup>

中共海軍首艘 001 型航母—「遼寧號」原名為「瓦良格」號，於 2012 年 9 月 25 日服役，並於同年的 11 月首次完成殲—15 艦載戰鬥機進行攔截降落及滑跳起飛的動作。中共首艘自行研究製造的 002 型航母—「山東號」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交付中共海軍，「山東號」滿載排水量約可達 70,000 噸，雖與遼寧號相同皆使用常規動力推進，但在面積和體積皆比「遼寧號」大。兩艦最大差異在於設計和配置的進展，「山東號」身長略大於「遼寧號」，使飛行甲板經過優化後可停放 36 架殲—15 戰機，相較於「遼寧號」，數量提升百分之 50。<sup>63</sup>（中共航空母艦性能如表 1.5）

<sup>62</sup>U.S. Marine Corps, U.S. Navy, U.S. Coast Guard, *2010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p. 83.

<sup>63</sup>黃宇翔，〈中共首艘國產航母服役，山東艦改變台海均勢〉，《亞洲週刊》，2019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8%BB%8D%E4%BA%8B/2019-51/1576727123109/%E4%B8%AD%E5%9C%8B%E9%A6%96%E8%89%98%E5%9C%8B%E7%94%A2%80%E5%B1%B1%E6%9D%B1%E8%89%A6%E6%94%B9%E8%AE%8A%E5%8F%B0%E6%B7%E5>〉（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表 1.5 中共航空母艦性能

艦型 性能	001 型航空母艦 遼寧-16	002 型航空母艦 山東-17
服役時間	2012	2019
滿載排水量(噸)	67,000	70,000
動力來源	渦輪發電機 柴油發電機	渦輪發電機 柴油發電機
最大速率(節)	30	30
續航力 (海里/節)	8,000/18 3,850/29	8,500/18 4,500/30
設計理念	科研艦、試驗艦	更適合艦載航空作戰，比遼寧號更具備先進航電系統和雷達通信系統。
甲板艙室	甲板較小	甲板面加大且擁有更大機庫
防空能力	紅旗-10、(SA-N-9)防空飛彈垂直發射裝置	紅旗-10、(SA-N-9)防空飛彈垂直發射裝置
對海能力	鷹擊-83	鷹擊-83、P-700 花崗石飛彈
反潛能力	RBU-12000 反潛火箭	RBU-12000 反潛火箭
艦載機	殲-15*24、直-18J*4、直-18F*4、直-9C*2、卡-31*2	殲-15*36、直-18*4、直-9*2
航艦編隊	包括 052C 型飛彈驅逐艦、052D 型飛彈驅逐艦、054A 型飛彈護衛艦、056A 型飛彈護衛艦、903A 型綜合補給艦。	包括 055 型飛彈驅逐艦、052D 型飛彈驅逐艦、052C 型飛彈驅逐艦、054A 型飛彈護衛艦、901 型綜合補給艦在內的主力戰艦。
隸屬艦隊	海軍直屬	海軍直屬

資料來源：林海，〈俄媒：遼寧號艦載機數量達 36 架含 24 架殲—15 戰機〉，《環球網》，2014 年 9 月 3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20190901000703-260309?/chdtv>〉(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黃子捐、陳羽，〈中共進入「雙航母時代」一圖告訴你山東艦有多強！〉，《人民網》，2019 年 12 月 17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9/1217/c1011-31510503.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由我國國防部公布《106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首度提及中共軍機、「遼寧號」航母編隊於 2016 及 2017 年繞臺及跨區訓練，除展示軍事嚇阻實力，可預測出其透過從事戰鬥巡航逐漸建立一個完整的航母機動編隊。

（中共航艦繞臺與跨區訓練航線如圖 1.2）航母無疑是目前中共海上最具生命力的作戰核心，但航母不是單打獨鬥，它是由各式艦艇、艦載直升機所組成，可提供足夠的「海上戰略縱深」，可說是包含空中、水面和水下聯合的海空一體化機動作戰部隊，可以執行多重海上任務、對敵打擊等各種攻防一體的作戰，具有靈活機動、綜合作戰能力強、嚇阻效果好等特點。<sup>64</sup>不僅可鞏固其「近海防禦」，甚至可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遠航進入西太平洋廣大的海域，亦可部署在南海，延伸海軍防禦縱深，且能在遠離基地的廣闊海洋上實施全天候、大範圍、高強度的作戰。<sup>65</sup>故可推測發展航母編隊為中共海軍未來發展遠洋海軍之重要趨勢。



<sup>64</sup>孫亦韜，〈中共航母機動編隊-其護衛能力之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2 卷第 2 期（2004 年 9 月），頁 6。

<sup>65</sup>應天行，〈大陸首艘航母服役的戰略意涵〉，《中共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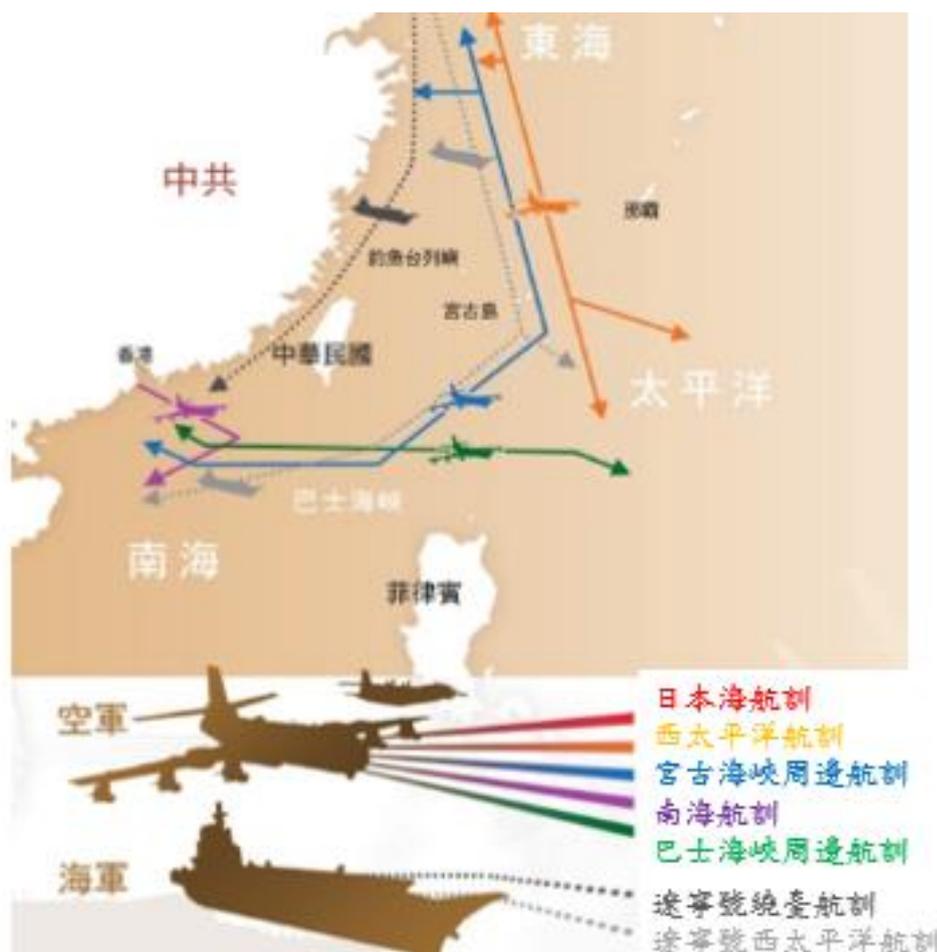


圖 1.2 中共航艦繞臺與跨區訓練航線

資料來源：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9 年 9 月），頁 36。

#### 四、大型登陸艦、兩棲攻擊艦：

中共海軍 071 型船塢登陸艦的服役顯示登陸作戰能力的提升，且具備一定的隱身性能。由於它的噸位大，加上可以搭載 8 架直升機，故有「小航母」的稱號。<sup>66</sup>071 型登陸艦的主要作戰用途是輸送兩棲部隊，可搭載 800 名士兵、氣墊船、裝甲車和中型直升機。從世界大型登陸艦的發展趨勢看，

<sup>66</sup>劉蘊斐，〈揭秘海軍 071 型船塢登陸艦：曾被稱為「小航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4 年 5 月 23 日，〈[http://www.mod.gov.cn/big5/pic/2014-05/23/contest\\_4511295.htm](http://www.mod.gov.cn/big5/pic/2014-05/23/contest_4511295.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2 日）。

此類型作戰艦將朝向更遠洋航程、高速航行、輸送與作戰一體化方向發展，使其能夠遠離本土，執行如護航、救援、撤僑等多樣化軍事任務。<sup>67</sup>

中共海軍 075 型兩棲攻擊艦是中國自行研製的首型兩棲攻擊艦，具有較強的兩棲作戰和執行多樣化任務的能力。相對於航空母艦建造維護成本和技術要求相對較低，不僅可以向岸上快速投送作戰力量，還可以提供艦載機的起飛和降落，在海軍的地位僅次於航空母艦。與 071 型船塢登陸艦相比，075 型兩棲攻擊艦的作戰指揮和編隊作戰指揮系統，兼具指揮大型兩棲作戰以及海上聯合機動作戰編隊的能力，整體指揮能力和指揮規模遠遠超過 071 型綜合登陸艦，可作為中國海軍兩棲作戰編隊的核心（先前 071 型艦未配置編隊作戰指揮系統，不具備作為編隊指揮艦的要素）。<sup>68</sup>

此艦為中共海軍最大的兩棲戰艦，擁有直通甲板，可同時起降多架直升機，能搭載近 30 架各型直升機。同時設有塢艙，可作為兩棲車輛和氣墊登陸艇的母船，乘載能夠部署登陸艇和部隊（運送士兵、步兵戰車、主戰坦克等展開登陸作戰），以及指揮所和控制行動，大幅提升中共海軍的登陸力量，這將使中國海軍能更順利進行兩棲作戰。<sup>69</sup>（中共大型登陸艦、兩棲攻擊艦如表 1.6）

<sup>67</sup> 〈英國媒體稱中國未來將部署 8 艘 071 型登陸艦〉，《人民網》，2016 年 2 月 28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723803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3 日）。

<sup>68</sup> 梅世雄，〈共軍首艘兩棲攻擊艦下水 兩棲登陸戰力提升〉，《中央社》，2019 年 9 月 25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9250200.aspx>。

<sup>69</sup> 梅世雄，〈共軍首艘兩棲攻擊艦下水 兩棲登陸戰力提升〉，《中央社》，2019 年 9 月 25 日。

表 1.6 中共大型登陸艦、兩棲攻擊艦性能

艦型 性能	玉洲級 071 型	075 型兩棲攻擊艦
服役時間	2007	2019
(首/末艘)	建造中	建造中
現有數量	7	海試*1
滿載排水量(噸)	20,000	36,000
最大速率(節)	20	25
續航力 (海里/節)	6,000/15	-
武器裝備	H/PJ-26 型單管 76 毫米隱身艦砲、H/PJ-13 型 6 管 30 毫米艦砲、726-4 型 18 管艦載干擾彈火箭發射裝置。	H/PJ-11 型 11 管 30 毫米艦砲、「海紅旗-10」飛彈防禦系統、726-4 系列干擾彈發射系統。
電子設備	JPT-4G 型火控雷達	382 型三座標 S 波段對空搜索雷達、X 頻相位陣列追蹤雷達、726 型干擾彈發射器
艦載機	直升機 8 架	直升機 28 架
最大裝載量	約可搭載 3200 人、72 輛坦克戰車、16 艘重型氣墊船(726 型)。	搭載一個機械化合成營、一個直升機營、一個空中突擊步兵營，以及工兵、通信等其他人員和裝備，總登陸人員可達 1500 人左右。
部署艦隊	東海*2 南海*4 (下水*1)	(下水*2)

資料來源：劉仲強，〈中共兩棲作戰艦能力與登陸作戰戰術戰法運用及我克制之道〉，《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35 卷第 2 期（2016 年 5 月），頁 10-14；梅世雄，〈我國兩棲攻擊艦首艦下水〉，《新華網》，2019 年 9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39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399.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衛天，〈中共海軍艦隊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技術的發展〉，《艦載武器》，頁 29-31。

## 五、大型補給艦：

中共新式的大型補給艦—901 型綜合補給艦，是為航母編隊專門研製建造的大型補給艦，堪稱「航母奶媽」，能在複雜海況條件下對航母編隊或其他大型作戰艦進行縱向、橫向、垂直的快速補給能力，以提供在全海域後勤保障能力。（中共 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胡」號海上橫向補給作業如圖 1.3）901 型綜合補給艦可裝載 1,800 噸彈藥（相當 1200 枚 HHQ-9 或 600 枚 YJ-12）、400 噸冷藏食物、250 噸乾貨、燃油 25,000 萬噸（加滿 1 次油可為遼寧艦提供 3.3 次滿載油料）與載運淡水 1,500 噸，以滿足航母戰鬥群的需要。該艦突破新型海上補給裝置，在總體設計建造的技術與補給方式呈現多樣且補給能力。另一方面，在補給艦上配備的雙直升機庫，其設計上提升艦艇垂直快速補給能力。<sup>70</sup>目前，世界僅有中共 901 大型綜合補給艦可以與美國「供應級」快速戰鬥支援艦、「薩克拉門托級」快速戰鬥支援艦媲美。此大型綜合補給艦仍持續建造中，將大幅提升中共海軍執行遠洋任務的海上保障能力。<sup>71</sup>（中共新型大型補給艦性能如表 1.7）

自 2008 年起，在「南海」與「西太平洋」開展定期的軍事演習，活動

<sup>70</sup> 〈外媒：中國第 2 艘「航母奶媽」服役補給能力大增〉，《人民網》，2019 年 2 月 1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0215/c1011-30677712.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7 日）。

<sup>71</sup> 〈中共第 2 艘 901 大型綜合補給艦入列〉，《多維新聞》，2019 年 2 月 14 日，〈<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17953/%E4%B8%AD%E5%9B%BD%E7%AC%AC2%E8%89%98901%E5%A4%A7%E5%9E%8B%E7%BB%BC%E5%90%88%E8%A1%A5%E7%BB%99%E8%88%B0%E5%85%A5%E5%88%97>〉（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範圍向東亞地區以外擴大及延伸，其大型補給艦也提高在遠海指揮調動能力和綜合保障能力；<sup>72</sup>在反海盜任務要求和海上戰略轉變的推動下，中共海軍開始建造與改裝補給油輪，由 903 型艦改良為 903A 型綜合補給艦，可通過橫向、縱向、垂直等方式實施補給作業；除此之外，在 2017 年與 2019 年新建造的 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湖」號與「查干湖」號，也可以伴隨航母艦隊靈活部署，提供航母艦隊在環境更加複雜情況下，提供補給能量。<sup>73</sup>



圖 1.3 中共 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湖」號海上橫向補給作業

資料來源：〈記者探訪呼倫湖艦：航母編隊「超級奶媽」〉，《央視網》，2018 年 4 月 13 日，〈<http://m.news.cctv.com/2018/04/13/ARTIVh35jjKLPSgnNf2SuMLG180413.s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

<sup>72</sup>日本防衛研究所，《2016 中共安全戰略報告》（日本：防衛研究所，2016 年），頁 1-15。

<sup>73</sup>Kevin McCauley, “Modernization of PLA Logistics: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February 15, 2018. <<https://jamestown.org/product/pla-system-systems-operations-enabling-joint-operations-kevin-mccauley/>> (Accessed 2019/9/27)

表 1.7 中共新型大型補給艦性能

艦型 性能	903 型補給艦	903A 型補給艦	901 型補給艦
服役時間	2004	2013	2017
(首/末艘)	2005	2016	2018
現有數量	2	7	2
滿載排水量(噸)	20,530	23,000	45,000
最大速率(節)	20	20	25
續航力 (海里/節)	15,000/14	15,000/14	3,800/18
武器裝備	H/PJ76F 雙管 37 毫米艦砲	H/PJ76F 雙管 37 毫米艦砲	H/PJ-13 型 6 管 30 毫米艦砲
最大裝載量	液態物資補給站 2 套，固態物資補給站 1 套，最多可攜帶船用燃油 10,500 噸、淡水 250 噸(配海水淡化設備)、乾貨彈藥 680 噸。	液態物資補給站 2 套，固態物資補給站 1 套，最多可攜帶船用燃油 10,500 噸、淡水 250 噸(配海水淡化設備)、乾貨彈藥 680 噸。	最多可攜帶船用燃油 10,000-15,000 噸 艦載機航空煤油 5,000 噸、淡水 1,000-1,500 噸(配海水淡化設備)、乾貨彈藥 3,000 噸。
艦載機	直-8*1、直-9*1	直-8*1、直-9*1	直-8*1、直-9*1
部署艦隊	東海*1 南海*1	北海*3 東海*2 南海*2	南海*2

資料來源：〈美國稱中共將再列裝兩艘 2.3 艦級新型補給艦〉，《環球網》，2013 年 2 月 10 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2-10/1534715346.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圖文：福池級遠洋補給艦主要技術數據〉，《船艦知識》，2006 年 7 月 4 日，〈<http://jczs.news.sina.com.cn/p/2006-07-04/0730381154.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我國新型綜合補給艦 901 型首艦呼倫湖號交接入列可保障航母編隊〉，《國防時空》，2017 年 9 月 1 日，〈[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7\\_09\\_01\\_425345.shtml](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7_09_01_425345.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8 日)。

在過去的文獻當中，大多以探討中共軍事戰略及海軍建設策略的變革，僅闡述與歸納中共海軍水面艦艇的性能介紹或歷史沿革來分析中共造艦模式與交叉比對，鮮少探討海軍戰略轉型下水面艦艇執行遠海任務與能力。本文藉中共海軍水面艦艇過去發展歷程與現今成就之分析，尤聚焦於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發展趨勢，針對研究大型水面艦艇發展，以及探討近年來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的行動，分析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大型水面艦艇的任務與能力。

### 參、維護海洋權益

《2019 中共軍事力量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由美國國防部於 2019 年 5 月 3 日出版，提供對中共軍事力量現代化的見解，主要由美國國防的角度來研析中共國防、軍事目標、戰略構想、組織計劃、戰略意圖與軍隊的組織結構和能力。中共不斷增長的經濟利益推動海軍力量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中共海軍前司令員劉華清 1985 年，制定一項被稱為「海上防禦」的戰略，中共海軍將逐步將重點從「近岸防禦」轉移到「近海防禦」的型態。另中共海軍日益重視保護遠程「海上交通線」(Seas Lines of Communication) 的能力與發展。伴隨著中共海軍戰略空間和海上利益不斷拓展的步伐，其海軍逐漸由淺藍走向深藍，由近海走向遠海的形式也已成爲必然。<sup>74</sup>

---

<sup>74</sup>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Couls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9), pp. 1-31.

《2016 中共安全戰略報告》(2016 China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 由「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編著，根據中共海軍水面艦艇裝備發展狀況與進程，探討其基本戰略以及實現該戰略的具體軍力動向。作戰海域也從中共沿岸海域向東海、南海、進而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持續擴大。中共海軍在裝備建造上急速推進，包括新建造國產航母與水面艦艇的現代化，亦提升海軍遠海作戰的能力。從 2010 年前後開始，中共海軍在南海反覆舉行實彈演習；自 2008 年起，中共海軍艦隊在西太平洋地區開展定期的軍事演習，演練內容不斷提升，活動範圍向東亞地區以外擴大及延伸。<sup>75</sup>

中共海軍水面艦自 2009 年開始參加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Sentosa Gulf of Aden) 開展聯合打擊海盜行動，提高在遠海指揮調動能力和綜合保障能力，「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在 2018 年 5 月發布的《公海上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on the High Seas) 報告中，指出中俄海軍近 7 年來共舉行 10 次海上聯合演習，地點橫跨中俄領海 (Chinese and Russian territorial waters)、日本海 (Japan Sea)、東海 (East China Sea) 和波羅的海 (Baltic Sea) 等水域，中共海軍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Indian Ocean) 方面的擴展尤為顯著。<sup>76</sup>綜上所述，為擴

<sup>75</sup> 日本防衛研究所，《2016 中共安全戰略報告》，頁 1-15。

<sup>76</sup> 〈中共全力發展海軍，在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紐約時報》，2018 年 8 月 29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829/china-navy-aircraft-carrier-pacific/zh-hant/>〉(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張軍力、維護海上利益、確保能源管道安全與國家安全考量，不斷的在海上交通線設立軍事基地，<sup>77</sup>顯示出中共海軍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於國家安全與海洋權益的維護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要。

整體而言，以中共海軍的發展建構在海權的維護基礎上，參考各國所頒布的年度軍力報告書，可針對中共海軍軍事戰略轉變作綜合性的分析。中共於 1950 年 4 月 14 日正式組建「海軍領導機構」，並設海軍司令員一職，海軍以「近岸防禦」為海軍戰略，其戰力自 1980 年代以後逐漸成長，對海洋權益的爭取，漸有所體認，尤其是與相關國家在南海主權上發生衝突後，以及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提出後，更加重視海洋的經略與海軍的建設。<sup>78</sup>中共於 1997 年「十五」大時提出「21 世紀海軍發展戰略」，要求將「近海防禦海軍」轉向「區域型遠洋海軍」發展。<sup>79</sup>自此之後，中共不斷提高其海軍現代化綜合戰力、增強戰略嚇阻與反擊能力、發展遠海合作與反制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作為指導，強調遠海訓練，且建造各類新驅逐艦、護衛艦、大型保障艦船等作為看來，中共積極整建一支能夠遠洋作戰之海軍武力的企圖尤為明顯。<sup>80</sup>

<sup>77</sup>劉傳宗，《中共海軍軍力發展（1982—2008）對臺海安全肇生之衝擊》（臺北市：石英出版社，2008 年 8 月），頁 36-37。

<sup>78</sup>曲明，《2010 兩岸統一：中共邁向海權時代》（臺北：九儀出版社，1995 年），頁 59-61。

<sup>79</sup>江暢，〈中共海軍戰略思想演進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36 卷第 2 期（2002 年 2 月），頁 25-27。

<sup>80</sup>劉啟文，〈從中共海軍的演進談未來戰略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2 年 4 月），頁 55。

## 肆、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由中共編委會於 2011 年所著《亮艦亞丁灣》一書，記載中共海軍護航編隊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0 年 12 月底到索馬里海域完成護航任務，並成功解救遭海盜襲擊的中外商船和人員安全的 7 批護航經歷。近年來，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海盜活動十分猖獗，為航行經過該海域的船隻及人員帶來極大的危害。根據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有關決議和中央軍委命令，派遣海軍艦艇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實施護航，這也是中共首次使用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第一次組織海上作戰力量赴海外履行國際人道主義義務。但隨著海盜活動海域、目標對象、襲擊方式的不斷變化，各批護航編隊不斷改進和創新護航組織指揮模式。因遠洋補給艦數量有限，前幾批護航，一艘補給艦連續保障兩批編隊，因護航編隊長時間在海上，故無法滿足人員和裝備之補給需求。<sup>81</sup>

中共為完成多樣化的軍事任務的能力，逐步加強機動保障裝備建設，透過建造或改裝具備遠海裝備維修保障能力的綜合維修保障艦、浮船塢、補給艦等裝備，形成以岸基保障為依託，海上機動保障為重點的岸海一體的保障體系與具備對海上編隊遂行遠海綜合伴隨保障的能力。<sup>82</sup>中共海軍在執行遠海任務中，大型水面艦艇編隊距岸保障機構遙遠，對於後勤保障相對困難，

<sup>81</sup>亮艦亞丁灣編委會，《亮艦亞丁灣：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護航紀實》（北京：中共宇航出版社，2011 年），頁 8-228。

<sup>82</sup>周蕙貞、李福生、郭全魁，〈遠海防衛作戰裝備保障準備問題研究〉，頁 12。

故需具備較強的自主保障能力與海上機動保障能力。藉此可以探討中共海軍如何運用海上後勤保障模式，以及如何實施海上裝備補給與維修工作，探究海軍水面艦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之發展。

美國學者麥考利 (Kevin McCauley) 於 2018 年所著《PLA 物流現代化：聯合後勤支援部隊》( *Modernization of PLA Logistics: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談到中共海軍自 2008 年 12 月 26 日以來，反海盜護航任務持續部署到印度洋和亞丁灣，甚至向前部署到地中海海域。從戰略角度層面來看，海軍由「近海防禦」朝向「遠海防衛」的轉變，除須提高能跨越遠海的水面艦艇性能外，強化艦艇綜合保障亦為提升水面艦艇達成海上遠程投射能力之必要因素。中共 901 型綜合補給艦「呼倫湖號」與「查干湖號」分別於 2017 年與 2019 年服役，其性能較早期的 903A 型綜合補給艦有大幅度改進和提升，將可以伴隨航母艦隊靈活部署，提供航母艦隊在環境更加複雜情況下的補給任務。<sup>83</sup>

中共不斷發展的經濟實力與海外戰略利益，儘管目前中共海軍的部隊投射能力增加，但必須建造規模更大、能力更強的水面戰艦與綜合支援艦來提升「遠海防衛」戰略的遠程目標。再者，除擴增海軍軍備以外，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建設亦可以提供艦艇編隊執行遠海作戰與任務時的後勤支援。<sup>84</sup>

---

<sup>83</sup>Kevin McCauley, "Modernization of PLA Logistics: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February 15, 2018. <<https://jamestown.org/product/pla-system-systems-operations-enabling-joint-operations-kevin-mccauley/>> (Accessed 2019/9/27)

<sup>84</sup>David H. Shinn,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China Brief*, Vol. 17, No. 6, (April 2017), pp. 4-6.

從中共海軍水面艦艇的發展，多以研究海外基地在護航任務期間，可提供艦艇補給、休整、訓練的基地港，鮮少在討論針對在執行海上任務中，海外基地的所支援的綜合保障工作如何執行，本文欲從中共水面艦艇在遠海建立綜合保障體系為基礎，分析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之發展。在過去大多文獻以探討海上後勤裝備性能介紹，對於海軍戰略轉型後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與發展面向鮮少討論，本文重點分析中共海軍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與發展，以彌補前人探討不足之處。

美國海外軍事基地探討學者費爾（John Fei）所著《中共駐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特徵、動機和政策意涵》（*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文。2017年8月1日中共以「後勤保障」之名正式啟用位於非洲東部吉布地基地，提供後勤支持能力的重要發展，此軍事基地既是擴大中共經濟和海上安全利益的指標。吉布地基地反映出中共越來越重視海上軍事利益，也可看出海上軍事力量的擴張，更可利用此基地向遠海兵力投射，確保地區之戰略利益與安全。<sup>85</sup>過去較少研究中共水面艦艇海上綜合保障發展能力，亦鮮少討論與大型水面艦編隊在遠海作戰或執行各項任務時，如何提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藉本文深入探討中共海軍如何運用多種海上綜合保障模式，包含岸基保障、海上伴隨保障與海外基地保障體系的運用，探討大型水面艦艇隨著國

---

<sup>85</sup>John Fei,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Vol. 17, No. 17, December 2017, pp. 8-10.

家安全利益和海洋權益不斷拓展，其海軍從「近海防禦」走向「遠海防衛」戰略的轉變，除瞭解海上大型水面艦艇發展與水面艦在「遠海防衛」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之外，亦探究海軍大型水面艦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之發展，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評估中共海軍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 第三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 壹、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 (approach)，主要是指作者擬從何種角度切入去探討該主題與相關問題，以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sup>86</sup>本文採用「制海權」(thalassocracy) 分析途徑，以古典希臘時代第一位戰史學家修昔底德 (Thucydides) 所提出的「制海權」一詞為基礎，其希臘原文意為海洋力量 (Power of the sea)，修昔底德表示：「海將賜給人權力，但是必須知道的為如何征服和運用海洋。」<sup>87</sup>並藉由引用各國海軍戰略學者，如美國馬漢、英國柯白 (Sir Julian Corbett)、德國羅辛斯基 (Herbert Rosinski) 所等學者對「制海權」的觀點，來切入研究中共領導人對海軍戰略發展的理念。瞭解如何在中共所處的國際環境中，在面對如何獲致「制海權」或使「制海權」不為敵人所獲致以達成戰略目標。

<sup>86</sup>朱宏源，《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中正書局，1999年11月)，頁162。

<sup>87</sup>Herbert Rosinski, Mitchell Simpson 著，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78年)，頁34。

從歷史經驗來看，「有國家就應該有國防，有海洋就應該有海防」，<sup>88</sup>與陸地不同的是，海洋是不可佔領或收為屬地，海洋的價值就是做為一種交通工具。<sup>89</sup>從過去，認為中共海軍的戰略目標僅於周邊海域；近年來，隨著中共對經貿依賴程度日益加深，其海軍在未來的戰略目標可能推進印度洋，控制由非洲、中東經印度洋、南海以達到控制中共本土的「海上交通線」。<sup>90</sup>

基此，探討中共各時期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對海軍戰略思想轉變為主軸，透過中共海軍戰略轉型歷程，置重點探討習近平時期對海軍大型水面艦建設與海軍海上綜合保障之發展，進而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評估中共海軍對區域安全之影響，故筆者以「制海權」分析途徑層面為著眼點論述之。

## 貳、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method)，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程序與手段，主要是指作者針對自己所欲探討之主題與相關問題，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本文則採取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指的是透過文獻探討或以蒐集現成的資訊進行分析，其文獻分析主要來源可蓋區分三種(文獻分析來源表如表 1.8)。美

---

<sup>88</sup>「海防」是國家為保衛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防備外敵入侵，維護海洋權益，保持海疆正常秩序，在沿海、領海和管轄海域進行防衛和管理的活動。參閱軍事科學院，《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頁 26。

<sup>89</sup>Herbert Rosinski 著，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頁 20。

<sup>90</sup>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2009), pp. 16-32。

國學者麥克米蘭 (James H. McMillan) 等人定義文獻分析「指有系統的蒐集有關資料，並客觀評鑑資料，以檢驗研究對象或是事件的因果關係，有助於解釋現況與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sup>91</sup>筆者透過蒐集國內、外智庫研究報告、專書報紙、期刊、雜誌等文獻加以整理與分析進行比對及驗證，提升文獻客觀度。

表 1.8 文獻來源分析表

文 獻 分 析	來 源 表
第一手來源 (Primary)	第一手資料是以其原始格式提供資訊，包括檔案、歷史遺物、遺址、文件、數據、訪談、日記及相片。
第二手來源 (Secondary)	第二手資料來源是指對於第一手資料解釋與提出判斷的成品，包括期刊文章、專書及翻譯。
書目性工具 (Bibliographic Instruments)	書目性工具是那些將相關性資訊加以組織的工具，包括百科全書、字典、年刊、書目、索引、摘要及電子索引。

資料來源：朱宏源編，《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正中書局，2000年)，頁103。

## 參、研究架構

本文檢視中共海軍發展，引用各國海軍戰略學者，如美國馬漢、英國柯白、德國羅辛斯基等學者對「制海權」的觀點為基礎，並透過中共各時期領

<sup>91</sup>James H. McMillan, Sally Suhmacher 著，王文科編譯，《質的教育研究法》(臺北：師範書苑，1994年)，頁12。

導人海軍戰略思維來協助瞭解中共海軍戰略轉型因素。亦透過中共海軍戰略轉型歷程，探討海軍大型水面艦艇發展趨勢，置重點於習近平時期大型水面艦艇的建設與發展，包含藉由探討大型水面艦編隊歷年來在海上的行動，如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聯合軍演、海上護航編隊等行動，以及透過水面艦在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進一步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研究分析架構圖如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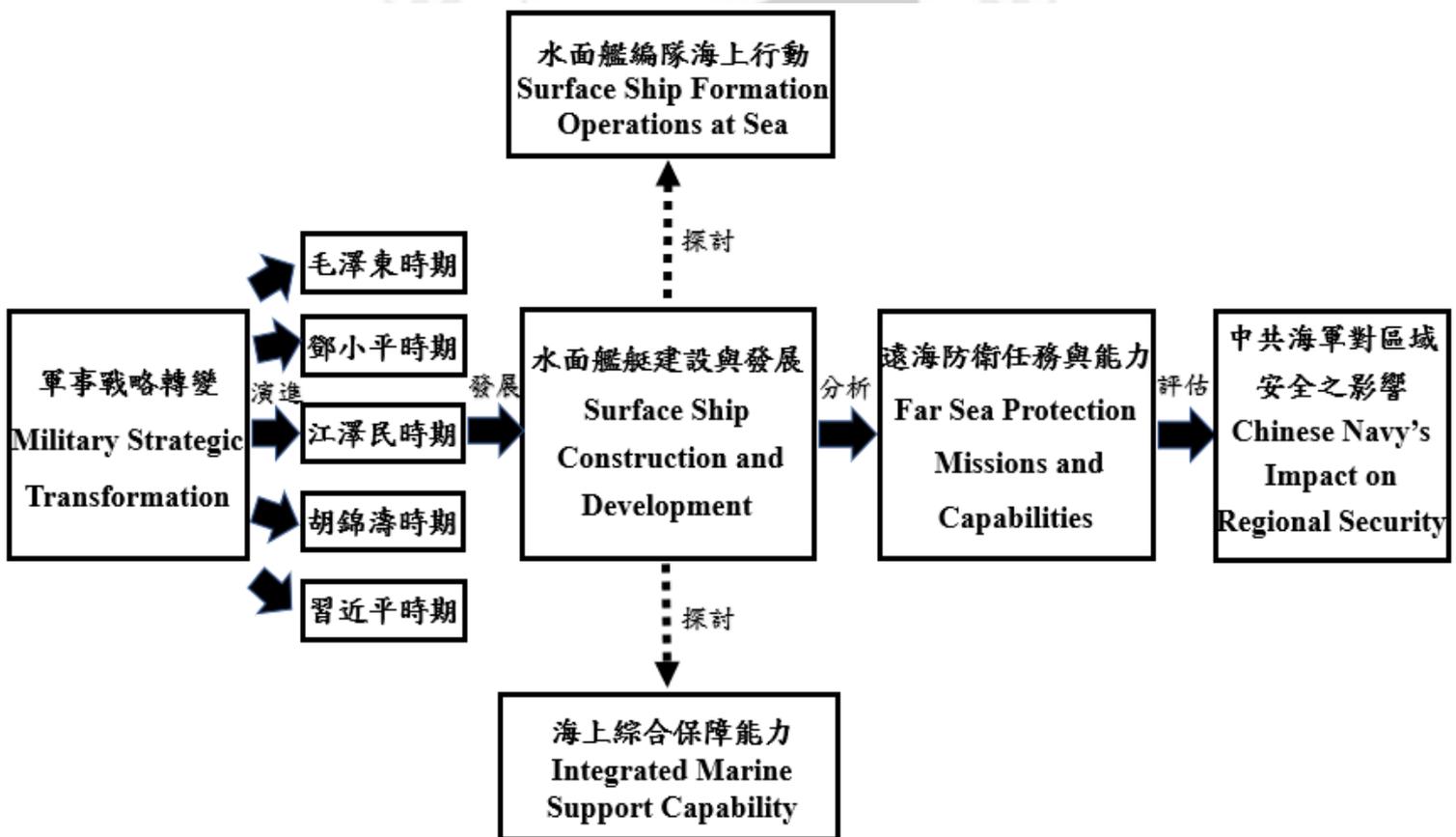


圖 1.4 研究分析架構圖  
(筆者自繪)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壹、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係指研究者對於寫作或要調查的論文範圍，不是無限擴張，而是有範圍和侷限性，研究者對撰寫論文宜有範圍說明。<sup>92</sup>本論文研究範圍區分時間及內容等兩項，以聚焦論文主題避免模糊焦點。

#### 一、時間範圍

本文從研究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主要由中共各時期領導人的戰略思維著手，可檢視中共海軍戰略的進程與發展。依中共建政以來各階段領導人執政年代化劃分為依據，透國各時期領導人對於海軍戰略思維及軍事現代化的轉變，亦為詮釋中共海軍戰略從「近岸防禦」走向「近海防禦」、「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再朝向「遠海防衛」的戰略發展。

本研究在探討中共海軍發展中之大型水面艦，就實際面而言許多武器裝備的發展與建設均為進行式。就時間而言，本文以中共 1949 年海軍建軍開始至 2020 年習近平執政為界線，並重點探討習近平時期對於大型水面艦的發展。從中共海軍現代化三階段來看，第一階段（2000 年—2010 年）為提升海上大型武器裝備研製，強化防空、水面作戰與後勤補給能力，並擴大在區域的制空與機動能力；第二階段（2011 年—2020 年）是發展區域型的海軍，使海軍勢力範圍能控制第一島鏈內的近海海域，並且具備第一島鏈為

---

<sup>92</sup>張芳全，《論文就是要這樣寫》（臺北：心理出版社，2010 年），頁 194。

前沿的近海海域奪取制海權的實力；第三階段（2021年—2050年）為向區域型海軍全面發展，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另結構，發展為一支具備全球化的戰略性海軍。<sup>93</sup> 基此，以2020年撰寫論文結束階段為止，同時亦可印證中共海軍針對各階段的戰略目標的成效。故透過中共海軍戰略的轉型，探討大型水面艦編隊歷年來在海上的行動與水面艦在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轉型下的任務與能力，進一步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 二、內容範圍

本研究探討主體為中共海軍發展中大型水面艦艇，透過大型水面艦在海上的行動與綜合保障能力，重點分析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的任務與能力。故研究範圍限定於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包含驅逐艦、航空母艦、大型登陸艦、大型綜合補給艦），除此之外，護衛艦屬中型作戰艦，但因其為中共海上重要作戰武力之一，亦為中共目前服役數量最多的艦艇，可以從文獻中發現護衛艦在水面艦編隊執行海上行動中亦具備重要的角色，故護衛艦的發展也為本文探討重點之一。另在075兩棲攻擊艦，該艦雖具備兩棲與海上聯合作戰的能力，然就現階段尚未服役，以及其餘隸

---

<sup>93</sup>“Naval Forces,” *Sino Defence*, October 5, 2011. <<http://www.sinodefence.com/navy/default.asp>> (Accessed 2019/11/16)

屬海軍之潛艇部隊、海軍航空兵、艦載航空兵、海軍陸戰隊與岸防部隊等兵種皆不在本文研究討論範圍之內。

## 貳、研究限制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與本論文相關之期刊、專書、報章雜誌、國內、外研究報告、各國研究智庫資料、官方網路資訊等文獻進行歸納及分析，瞭解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建設與發展，進而分析大型水面艦在海軍「遠海防衛」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但針對資料蒐集的真偽與礙於中共資訊較屬機密性，加上公開資訊往往具有政治宣傳的目的，故須更深入探究資料的真實性與交叉比對。另筆者現為軍職身份，無法親至中共考察及作相關研究，如全盤引用公開性質、或他國參考的官方資料，將有失其資料之真實性。為盡量克服此研究限制，本文在闡述中共水面艦艇武器裝備發展時，同時運用中共官方新聞報導與軍事專家之評述，並且參照中共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及軍事文選內容，以彌補上述研究限制之不足。在資料運用方面，也參考國外重要研究文獻，為避免產生見樹不見林之狀況，引用之文獻資料盡可能使本研究達到客觀、中立之立場。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第二章 中共海軍軍事戰略轉變

探討中共海軍戰略轉型與演進，以及欲瞭解海軍戰略的核心，本文以「制海權」(thalassocracy) 角度切入研究。「制海權」是海軍戰略的核心概念，其宗旨強調海軍在平時或戰時都要有能力控制特定海域與「海上線交通」(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s)。理論上，「制海權」必須經由攻勢戰略才能獲致，若採用守勢戰略則不容易爭取「制海權」。<sup>1</sup>從德國學者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 所著《海軍思想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Naval Thought*) 一書中，引用作者本身、美國馬漢(Alfred T. Mahan)、英國柯白(Julian Corbett) 等學者的觀點來論述「制海權」對於海軍戰略的重要性。「制海權」在中共《海軍大辭典》解釋為：「交戰雙方依靠海上的優勢，在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洋域所取得的控制權」；<sup>2</sup>《中共軍事百科全書》則認為「制海權」是：「為消除在預定海域內可能對己方造成的威脅，使己方獲得海上行動自由權，且能有效的利用海洋進行任何活動，目的為保障『海上交通線』之安全，並在必要時剝奪敵方的『制海權』，使敵方在海上行動受到限制」。<sup>3</sup>

馬漢對於「制海權」所欲控制者為何並沒有明確表示，但從研究發現，其主張：「一個國家海軍在戰爭中的真正目的是在殲滅或削弱敵方艦隊為首

<sup>1</sup>黃恩浩，〈中國發展 055 型飛彈驅逐艦的戰略意涵〉，《國防情勢月報》，第 141 期（2019 年 3 月），頁 3。

<sup>2</sup>張序三，《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典出版社，1993 年），頁 8。

<sup>3</sup>中共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共軍事百科全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810-811。

要，得以建立自己國家的制海權。」其是為了對敵方建立一種有目的的控制權，故可推測馬漢對於「制海權」的條件為控制或消滅敵方艦隊。另一方面，柯白與馬漢主張不同，柯白所謂的「制海」實際上就是控制「海上交通線」，其認為「制海權」並不是控制海洋本身，而是控制對方而已，故海軍戰爭與陸軍最大的不同，在於海軍作戰的目標是為了控制「海上交通線」，而陸軍則為了占領土地。<sup>4</sup>他也曾指出：「海戰的目的必須直接或間接掌握制海權為目標，以防止敵人對制海權的掌握」。<sup>5</sup>羅辛斯基所言：

我們所想要控制 (Command) 或掌握 (Control) 的對象並非「海」，而是我們的對方，正因為我們不能把「海」化為「領土」 (“Reduce” the Sea into “Possession”)。一種常見的錯誤就是說當獲得「制海權」時，也就等同享有使用海洋的權力。事實上，真正的意義是我們獲得排斥對方使用海洋的權力，於是我們也就能夠阻止他們攻擊我們或干涉我們的行動。<sup>6</sup>

由上述可知，羅辛斯基對於「制海權」的意義就是將海洋作為自己國家的交通要道，其觀點與柯白較為相近，也就是「制海權」為「海上交通線」之控制，同時也應證《中共軍事百科全書》所謂「制海權」的意義。而相較於馬漢所謂的「控制敵方艦隊」只能說是控制「海上交通線」的一種方法或

<sup>4</sup>Sir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p. 94.

<sup>5</sup>Sir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 of Maritime Strategy*, p. 94.

<sup>6</sup>Herbert Rosinski 著，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7年），頁5-6。

手段。對「海上交通線」控制的目的，就是在海上執行各種活動而不受對方的干涉或阻礙，同時可以阻止對方在海上從事任何行動，也就是所謂的控制「海上交通線」的意義。<sup>7</sup>故從「制海權」角度切入研究一個國家的海軍戰略發展可以得到較清晰的全貌，藉由上述對「制海權」的觀念為基礎，進一步探討中共各時期領導人對海軍戰略思維的轉變，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的發展。

本文從中共海軍戰略思想方面來作探討，一個國家的海軍戰略企圖可以從其海軍武力發展上反映出領導人對於海軍戰略思想的意圖。<sup>8</sup>隨著中共透過發展大型水面艦，如航空母艦、驅逐艦、護衛艦、大型登陸艦與綜合補給艦等武器裝備，將成為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下擴展海上防禦縱深與拓展海上利益所具備的重要發展。故換言之，從中共海軍軍事戰略及海上任務的演進，對於中共水面艦的發展提供海軍戰略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下分述中共各階段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時期，以國家總體發展為根基，海軍戰略從「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到「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向「遠海防衛」轉變，並探究在轉型過程中其大型水面艦發展之脈絡。

<sup>7</sup>Herbert Rosinski 著，鈕先鍾譯，《海軍思想的發展》，頁 5-20。

<sup>8</sup>師小芹，〈小型艦艇的歷史定位與中共式均衡海軍〉，《軍事歷史》，第 178 期（2011 年 2 月），頁 38。

##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近岸防禦戰略

1949年4月23日中共海軍成軍初期，毛澤東以「積極防禦」為其戰略方針，正如《中共革命戰爭的問題》一書中，毛澤東指出：「積極防禦，稱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sup>9</sup>對於海軍來說，此種防禦也具備威脅性，除使敵人不敢對我輕易發動攻勢，同時不敢侵略我國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中共當時積極防禦的海防，包含三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建設有效的防禦性嚇阻能力；二是要建立防禦力量以承受敵方打擊；三要有強大的反擊能力，迫使敵方失去作戰效能。故毛澤東主張嚇阻與防禦並重的海防思想，其實質上就是要求海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為原則。其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為殲敵於岸邊的防禦戰略，故以「近岸防禦」為當時的海軍戰略。<sup>10</sup>中共與前蘇聯於1950年簽訂貸款與貿易協議，原本要以1.5億美元作為購置海軍武器裝備之用，但因韓戰爆發後，中共將這筆經費挪用在空軍建設方面，導致海軍裝備匱乏，發展失利。<sup>11</sup>礙於中共海軍武器發展受限，其初期任務僅為協調陸軍實施海上戰略追擊及保衛沿海航道運輸安全為主。<sup>12</sup>故我們可以瞭解「人民戰爭」與「積極防禦」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核心，渠認為「積極防禦」才是真正的防禦，同時也是攻防、消滅敵人戰力、達到戰略

<sup>9</sup>《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98。

<sup>10</sup>吳寒月，《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72。

<sup>11</sup>王蜀寧，《海戰與戰略》，（桃園：國防大學，2004年），頁123。

<sup>12</sup>鍾永和，《解密海洋強國戰略：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臺北：獵海人出版社，2016年），頁76。

目標的手段。<sup>13</sup>在積極防禦方面，代表的是較為廣泛的「人民戰爭」，同時也說明「人民戰爭」是具有攻勢與前瞻的要素。<sup>14</sup>

關於海軍戰略思維，毛澤東於1950年1月1日於《人民日報》海軍題詞：「我們要建立一支海軍，要能確保我們的海防，並有效防禦海上帶來可能的侵略」。<sup>15</sup>軍事科學院於1997年出版的《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對於「海防」的解釋為國家為保護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維護海洋權益與防止外敵入侵，在沿海和邊疆地區進行防衛的統稱。<sup>16</sup>關於海防的問題，毛澤東在1951年10月指出：「海軍就性質與任務來說，與陸軍不同的，其更是海上重要的武裝力量；<sup>17</sup>從過去歷史上國家的侵略來看，大多都是由海上來的，故必須要有強大的海防力量，國家發展與安全才足以有保證」。<sup>18</sup>

由上述可看出毛澤東時期針對海軍的發展，其實是有想建設一支強大海軍。另從歷史演進的角度來看，中共海軍早在秦朝時期已有海防的發展；以齊、吳、越為主的諸侯國在沿海地區採取防禦行動來維護邊疆安全，故一個鄰接海洋的國家如果沒有充足的海上力量來捍衛自己的海防，就無法保持國家領土完整與「海上交通線」之安全。<sup>19</sup>

<sup>13</sup>曹雄源，《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6年），頁24-25。

<sup>14</sup>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58.

<sup>15</sup>《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1993年），頁67。

<sup>16</sup>軍事科學院，《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頁55。

<sup>17</sup>梁芳主，《海戰史與未來海戰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頁183。

<sup>18</sup>當代中共海軍編委會，《當代中共海軍》（北京：中共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9。

<sup>19</sup>吳寒月，《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頁40。

簡言之，明確的海軍戰略發展與海軍武力實踐是維繫國家安全與保障領土主權的根本。中共海軍成立之初，在經濟蕭條、工業基礎與科技水準欠缺的環境下，不論在海軍部隊編組、技術層面上皆缺乏。故其海軍艦隊初期大多接收當時國民政府所留下之艦艇，以發展潛艇或小型快艇為主軸，而水面艦艇僅作為岸上掩護和輔助的力量。此時期的海軍戰略指導原則是「近岸防禦」，另在海軍戰力整建目標是以「空（飛機）、潛（潛艇）、快（快艇）」為導向，以利遂行毛澤東「近岸防禦」的戰略。<sup>20</sup>然而中共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於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安全等方面受到限制，即使毛澤東要求阻止來自海上的侵略與建立一支強大海軍戰略的目標下，中共海軍的發展勢力範圍也僅侷限於沿岸地區的防禦。然海軍本身僅是一個有戰機與潛艦的軍種，且只能作為快速打擊的手段，無法運用海基武器來遂行「近岸防禦」。

<sup>21</sup>囿於1969年3月的「中」蘇邊境發生衝突與問題，這些衝突讓中共瞭解嚴峻的陸地威脅遠勝過於海上較不急迫的威脅。同時在地面防禦的指導下，中共海軍獲得的資源相對較少，然而海軍任務在毛澤東時期的軍事結構上，仍然是位於次要的角色，實際上並不足以確保中共海疆（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與其他零星的6,961個島嶼，以及32,000公里的海岸線）之安全。<sup>22</sup>

綜合上述，對於海軍整體而言，毛澤東時期的海軍水面艦發展與建設是

<sup>20</sup>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4。

<sup>21</sup>林俊漢，〈21世紀中共海權的發展〉，《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10期（2002年10月），頁26。

<sup>22</sup>曹雄源，《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頁27。

相對缺乏的，並切多半仍是沿用前蘇聯、日本與美國所製的艦艇（1970年代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如表2.1），當時中共並無足夠的驅逐艦、護衛艦等作戰艦艇，因而無法發展遠洋海軍能力。我國學者黃介正也認為中共在1970年以前，由於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政策，故毛澤東時期的中共海軍活動範圍僅局限於近岸地區。<sup>23</sup>此時期的中共海軍類似於馬漢所謂的「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即海上的機動兵力是沿海各「要塞」的附庸，海上艦隊的存在是為了保護陸上或沿海基地或要塞之安全。換句話說，此時期的海軍整體戰力尚不足在近海海域行使「制海權」。<sup>24</sup>中共海軍「近岸防禦」戰略也因此維持了近30年之久。然在毛澤東逝世與四人幫遭到整肅後，中共海軍戰略在鄧小平與劉華清的支持下才逐漸轉型。

表 2.1 1970 年代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艦型	數量	來源
驅逐艦	4	前蘇聯
護衛艦	16	中製（4）、前蘇聯（4）、日本（8）
導彈快艇	10	前蘇聯
戰車登陸艦	20	美國
中型登陸艦	29	美國
支援船	8	美國

資料來源：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p. 95-96.

<sup>23</sup>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Michael A. McDevitt, Alexander C. Hung,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CAN Corporation, 2003), p. 243.

<sup>24</sup>謝游麟，〈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頁 36。

##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發展近海防禦戰略

鄧小平於1979年1月接任軍委主席，因當時對越南發動的一場大規模作戰——「懲越戰爭」，而此戰役的經驗也讓中共海軍發現出許多問題，如海軍無能力參戰、陸軍與空軍各自為戰、通信裝備無法暢通、武器裝備不足與缺乏領導指揮機制等因素，導致呈現各軍種單打獨鬥的狀況，無法達成作戰效能。<sup>25</sup>從「懲越戰爭」的經驗中，讓中共海軍不僅改變僅侷限於「近岸防禦」舊有的戰略思維，並逐步發展「近海防禦」戰略，此發展對於海軍建設產生很大的影響：

- 一、海軍的防禦範圍由近岸逐漸擴展至近海，不再依託島岸。
- 二、艦隊必須具有強大的突擊力和機動力，才能實現海上力量的集中。
- 三、遠距離與高機動作戰須具備完善的後勤保障，以提升艦艇編隊近海持久作戰的能力。<sup>26</sup>

鄧小平於同年7月在海軍常委會議中指出，期望把海軍建設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以適應「近海防禦」戰略與國家整體戰略的需要。<sup>27</sup>另一方面，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於1982年積極制定海軍戰略，提出強化海軍朝「電子化、自動化、導彈化」的建軍目標前進，使海軍戰略進而自「近岸防禦」朝「近海防禦」邁進。<sup>28</sup>劉華清表示：「中共要發展經濟建設與海外貿易，勢

<sup>25</sup>李亞明，《中共解放軍概論》（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4年），頁15-16。

<sup>26</sup>師小芹，〈小型艦艇的歷史定位與中共式均衡海軍〉，《軍事歷史》，頁39。

<sup>27</sup>吳寒月，《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頁76。

<sup>28</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436-437。

必要保護海洋通道、海洋資源與海上交通安全等重要任務，並以發展遠洋海軍作為目標。」然而，依照劉華清的觀點而言，要發展遠洋海軍，固然需要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來完成，為此，鄧小平也指出：

*當前世界各國爭相把科技、經濟發展與戰略嚇阻的重點轉向海洋。*

*中共要富強，必須面向世界，必須走向海洋。我們的海軍，應當*

*是近海作戰，是防禦性的。<sup>29</sup>*

從劉華清與鄧小平對於海軍戰略觀點與思維可以推測，中共海軍欲將海軍戰略目標由近岸轉向為近海，使海軍武力能投射至攸關海洋權益的任何區域並對外來國家具有嚇阻能力，使敵人不敢輕易侵犯的防禦型海軍，<sup>30</sup>故應積極研製與發展大型水面艦艇，以提高海上機動與作戰能力，並且建設既有數量又有高質量的強大海軍，<sup>31</sup>才能達到「近海防禦」戰略思想的目標。由上述可知，近海防禦戰略的思想在80年代就確立下來。鄧小平於1983年1月27日召集中央軍委幹部，強調：「為改變軍隊武器裝備落後的狀況，必須縮短戰線、突出重點，加速研製新型海軍裝備。」<sup>32</sup>根據鄧小平對海軍發展的要求，中央軍委針對武器裝備的發展方針，決定研製新型驅逐艦、護衛艦等武器裝備，使海軍水面艦有逐步發展趨勢。<sup>33</sup>

<sup>29</sup>當代中共海軍編委會，《當代中共海軍》，頁709。

<sup>30</sup>吳寒月，《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頁70-72。

<sup>31</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356-357。

<sup>32</sup>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884。

<sup>33</sup>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共人民解放軍改革發展30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57-58。

劉華清自 1982 年擔任海軍司令員後，藉由改革海軍準則提出新的海軍戰略，大力的提升海軍戰鬥能力。渠也指出：「隨著海上戰爭的發展，海軍逐步發展為一支能夠在海洋遂行獨立作戰的軍種。同時強調獲得更多先進的水面艦，可以改善海軍的整體戰力」。<sup>34</sup>對於促成由「近岸防禦」走向「近海防禦」的海軍戰略轉變因素：第一，由於「中」蘇關係和緩，中共可以調整兵力指向，以發展「近海防禦」為目標；第二，中共有廣大的海洋利益與能源維護需求，故需強大海軍力量的建設；第三，與東海、南海之間的天然資源開發，以及維持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故具備一支強大的海軍是必需的，以確保「海上交通線」的暢通。<sup>35</sup>劉華清指出的海軍戰略是「近海防禦」，有別於「近岸防禦」戰略，其主要內容有：

- 一、「近海防禦」是屬於區域防禦型的戰略。
- 二、中共海軍戰略的性質是防禦性的，是海軍貫徹中共積極防禦戰略方針所決定的。
- 三、海軍的作戰區域，主要是將第一島鏈內的黃海、東海、南海海域和沿該島鏈的外沿海域，和原來的「近岸防禦」相比，此種作戰區域較為廣大，並有利於實施海上防禦作戰。
- 四、海軍的戰略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與海洋權益，以及應付海

<sup>34</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32-433。

<sup>35</sup>萬文豪，〈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2004 年 9 月），頁 62。

上局部戰爭，遏止與防禦海上敵人的侵犯。<sup>36</sup>

在水面艦裝備發展方面，根據中央軍委提出的「縮短戰線、突出重點、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方針進一步指導裝備建設與發展，要變「數量建軍」為「質量建軍」。針對海軍裝備體制改革與精簡整編後，淘汰性能差、老、舊等海軍艦艇，減少建造數量並提高質量，以達海軍整體戰力。發展與近海作戰相適應的大型水面艦，不再大量建造小型艦艇，以實現由「近岸防禦」到「近海防禦」的戰略轉變。<sup>37</sup>

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領導人認為現階段與其他國家不太可能面臨到大規模的戰爭，故將戰爭狀態調整為平時軍隊建設階段。另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引領之下，沿岸的經貿發展也加深鄧小平對於海上防禦縱深的思考。<sup>38</sup>1986年劉華清更將中共海軍戰略界定為「近海積極防禦戰略」，此戰略將其防禦縱深從中共沿海向前推進1,000公里。由於中共的經濟蓬勃、因應領土可能發生的爭端與國防經費較以往寬裕等因素，驅使中共海軍獲得海上艦艇（現代級）的動力，足以向俄羅斯與法國等先進國家購買水面艦裝備，以致於對於中共海軍整體戰力大幅的提升。除此之外，中共也逐步努力思索建立自己的航母裝備。<sup>39</sup>

<sup>36</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437-438。

<sup>37</sup>劉先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中藥思想概論-第二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年），頁223。

<sup>38</sup>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95.

<sup>39</sup>Larry M. Wortzel, *China's Military Potential*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1998), pp. 15-16  
<<http://https://fas.org/nuke/guide/china/doctrine/chinamil.pdf>> (Accessed 2019/12/10)

中共是一個瀕海大國，擁有 300 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隨著海洋開發事業和海上鬥爭形勢發展，對於海上威脅也逐漸擴大。不僅要應付敵方具有遠戰能力的導彈核潛艇和艦載航空兵，再加上對自身海權的發展，必然需要研製具備達到遠海投射的新式武器。<sup>40</sup>早在 1970 年，劉華清還在造船工業領導小組工作時就曾提出中共必須擁有航母的發展。航母被視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象徵，不僅是海上作戰體系的核心外，亦是一個能夠拋核彈的海上戰略嚇阻力量。劉華清也強調：關於航母發展的問題，如果對於海上機動編隊只考慮到驅逐艦、護衛艦與潛艇，但如果沒有良好的空中掩護，就無法到岸基飛機作戰半徑以外的區域作戰。反觀，航母的建造對於中共海軍具有增強作戰範圍的能力，更具備發展海上機動作戰的能力，同時能提升遠海作戰效能。雖然劉氏所提出航母發展，事關國家戰略和政策的推展，但因礙於當時經濟上考量，加上發展航母衍伸的問題與各方意見分歧，以致發展航母的理念無法順利遂行。<sup>41</sup>

觀察中共海軍 1989 年的水面艦主戰裝備，可看出相較於 1970 年代，在質與量方面相比已有明顯提升。但此時期的中共海軍戰力，僅能維持「近岸防禦」戰略的能力，尚未滿足「近海防禦」能力的海軍力量。(198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如表 2.2)

<sup>40</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78。

<sup>41</sup>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頁 477-480。

表 2.2 198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艦型	數量	備考
驅逐艦	19	6607型 (4)、051型 (6)、051D型 (6)、 051Z型 (2)、051G型 (1)
護衛艦	36	6601型 (4)、65型 (5)、053K型 (1)、 053H型 (14)、053H1型 (10)、053H2型 (2)
大型登陸艦	3	072型
中型登陸艦	27	079II型 (24)、073II型 (3)
其他船艇	118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1990), pp. 148-149.

### 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落實近海防禦戰略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發展，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後，中共更加關注海洋與國家權益的關係。江澤民在 1991 年「14 大」報告中，強調要保衛國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同時也提出海洋不僅是達到國家政治目的，而是已成為直接由海洋本身經濟價值來驅動國家戰略爭奪的重點，並且明確的把海防戰略的重心轉變為維護海洋權益與維護海洋領土目標的「近海防禦」戰略。<sup>42</sup>

由於 1990 年代初期受到中東海灣戰爭的影響，海軍建設逐漸走向高科技「質量建軍」，同時面臨蘇聯與東歐相繼解崩導致冷戰結束的成因。中共海軍在鄧小平與劉華清等（海權派）積極支持下開始向區域型遠洋海軍型態

<sup>42</sup>吳寒月，《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頁 79。

規劃，以滿足未來維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合法賦予海洋經濟權益的需要。然而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共海軍受到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兩次的嚴重挫折，一次是美國航母—「小鷹號」戰鬥群於 1994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與中共一艘「漢」級核動力攻擊潛艇在黃海遭遇；另一次為中共海軍於 1996 年 3 月在東海進行對臺武赫軍演，該兩次事件促使中共加速海軍建設的決心。<sup>43</sup>江澤民於 1995 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也針對海軍建軍方面指出：「作為海軍，要貫徹『近海防禦』的戰略思想，建立具備在近海遂行海上戰役的綜合作戰能力」。<sup>44</sup>

一般而言，「近海」是指第一島鏈加上中共所宣稱的南海 U 行海域所勾勒出的面積（第一島鏈主要海峽如表 2.3），<sup>45</sup>以中共軍事科學院 2011 年所編《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所謂的「近海」係指「靠近陸地的海域，中共的『近海』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和臺灣島以東的部分海域。」而「遠海」則是指「近海以外的海域」。<sup>46</sup>若以中共「近海防禦」的戰略思想而言，中共海軍不僅要保持領海主權完整，更要保障海洋權益。就中共「領海」的定義，依據 1992 年 2 月 25 日第 7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大）第 24 次會議中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 2 及第 3 條文

<sup>43</sup>廖文中，《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中共 21 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01 年），頁 92-93。

<sup>44</sup>單秀法，《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27。

<sup>45</sup>張蜀誠，〈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2 期（2010 年 2 月），頁 77。

<sup>46</sup>軍事科學院，《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頁 952。

述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臺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的寬度從領海基線量起為 12 海浬。<sup>47</sup>

表 2.3 第一島鏈主要海峽

名稱	地理位置	相關海域	寬度（浬）	深度（米）
朝鮮海峽	在韓國與日本間	黃海、 日本海	180	50-150
大隅海峽	在日本本州 與琉球島間	東海、 太平洋	15	80-200
宮古海峽	在沖繩與 宮古島間	東海、 太平洋	145	500-1,500
臺灣海峽	在福建與臺灣間	東海、南海	130-230	40-1,680
巴士海峽	在臺灣與 菲律賓間	南海、 太平洋	210	1,000-3,000
巽他海峽	在蘇門答臘 與爪哇間	爪哇海、 印度洋	26-110	70-1,759
麻六甲海峽	在馬來半島 與蘇門答臘間	南海、 印度洋	37-370	25-113

資料來源: Andrew S. Erickson and Joel Wuthnow, *Barriers, Springboards and Benchmarks: China Conceptualizes the Pacific 'Island Chains*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6), p. 10.

<sup>47</sup>〈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新華社》，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62.htm](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62.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探討海洋權益方面，依照《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解釋：「海洋權益，是指國家在海洋中享有的權利和利益。包括領海主權、毗連區、專屬經濟區與管轄權所享有的權利等。」若以專屬經濟區 200 海浬而論，可知中共的「近海」範圍是包含渤海、黃海、東海、南海與臺灣以東 200 海浬的範圍。

48

中共對於 1991 年波灣戰爭的啟示，促使中共對未來戰爭的形態將轉變，且深深體會到其軍事科技與歐、美等先進國家之落差，便開始加強對美、俄等外軍學習。江澤民於 1997 年 4 月 1 日透過《解放軍報》指出：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制定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把軍事鬥爭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sup>49</sup>*

顯然，一個具有造艦能力的國家，不但能建立己身的海軍武力，同時能在軍事戰略轉變之際修正兵力結構，以符合戰略需求。因此，造艦能力直接關係著海軍兵力整建與發展。<sup>50</sup>為達此目標，江澤民於 1997 年 12 月 7 日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會議中，訂定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發展目標：第一步，到 2010 年，要能擁有一批性能先進的主戰武器裝備，以適應高技術條件下的武器裝備體系，具備遂行

<sup>48</sup>軍事科學院，《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頁 26。

<sup>49</sup>張琪閔、莊水平，〈由中共近代領導人 淺析建軍備戰深化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0 卷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99-100。

<sup>50</sup>翟文中，《台灣生存與海權發展》（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年），頁 47。

新時期軍事鬥爭任務的嚇阻和實戰能力；第二步，到2020年，加快軍隊質量建設的步伐，提升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的力度，以及完善武器裝備體系；第三步，到2050年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sup>51</sup>另中共為有效實現「近海防禦」戰略，且依照海軍在國家發展戰略、軍事戰略方針、以及未來海上戰略環境發展趨勢，訂定海軍未來三階段發展的方向（中共海軍三階段性的發展進程如表2.4）。<sup>52</sup>

表 2.4 中共海軍三階段性的發展進程

期程	第一階段： 2000年至2010年	第二階段： 2011年至2020年	第三階段： 2020年至2050年
階段性目標	注重全面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和執行各種海上戰役能力，在海軍戰略運用上能夠有效遏制和打贏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並加快發展海上大型作戰平臺和海軍中遠程精確制導武器，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與執行各種海上戰役的能力。	形成以大、中型海上作戰平臺為核心的兵力結構，在海軍運用戰略上要達到有效控制第一島鏈以內的近海海域的戰略目標，且具備以第一島鏈為前沿的近海海域奪取制海權的實力，能打贏訊息化條件下的海上局部戰爭能力。	向區域型海軍全面發展，形成以大型海軍作戰平臺（航空母艦戰鬥群）為核心的兵力結構，在海軍戰略運用上要具備在西太平洋的廣闊海域、軍事強國與地區性大國爭奪制海權的能力，確保大國地位，維護中共的海洋權益和安全，以及達到能與美國抗衡的海洋強權。

資料來源：廖文中，《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中共 21 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頁 100-101。

<sup>51</sup>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共人民解放軍改革發展 30 年》，頁 200-201。

<sup>52</sup>廖文中，《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中共 21 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頁 100—101。

中共海軍在 1980 年代末期的轉型引起各國的關注，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加速發展武器系統效能，並加強軍隊的質量建設。<sup>53</sup>可以預期的是，在這些武器裝備部屬後，中共海軍水面戰力將會大幅的提升，就其現有各型水面艦，如現代級、旅海級、旅護級驅逐艦與護衛艦，儼然成為亞太地區的重要角色。<sup>54</sup>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1998 年 5 月 29 日發表一篇名為《中共海洋事業的發展》之國防白皮書，文中明確說明：「中共是一個發展中的沿海大國。並高度重視海洋的開發，更把發展海洋事業作為國家發展戰略。<sup>55</sup>由此可見，對中共而言，維護「海上交通線」之安全，已成為其賴以生存的命脈，而廣大的海洋利益更成為中共與各國間爭奪的戰略目標。因此，如果要保證不論何時都能保持海上能源與貿易之交通線的暢通。那麼，建立一支能夠提供安全保障的海上力量就是最佳選擇。中共在發展海軍力量同時，為有效維護海洋利益，將調整其海軍的防禦戰略，以「近海防禦」戰略方式來確保領土完整及海洋資源，並建造更先進、質量更大的水面艦艇，以確保近海權益與安全。<sup>56</sup>根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IISS) 2000 年報告指出，中共在 2000 年海軍水面艦擁

<sup>53</sup>江澤民科學技術學習問答編協組，《江澤民論科學技術學習問答》(新北：崧博出版社，2001 年)，頁 10。

<sup>54</sup>Duk-ki Kim, *Naval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Geo-strategic Goal, Policies, and Prospects*, p.132.

<sup>55</sup>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海洋事業的發展〉，《人民網》，1998 年 5 月 28 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8/Document/307963/307963.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8 日)。

<sup>56</sup>廖文中，〈21 世紀中共海權的發展〉，《中共研究》，(1994 年 12 月)，頁 13。

有 20 艘驅逐艦、40 艘護衛艦、16 艘大型登陸艦與 2 艘綜合補給艦，若再加上海航兵力，中共海軍已形成相當的戰力。<sup>57</sup>

中共第 9 屆人大第 4 次會議於 2001 年 3 月 15 日所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要綱》強調，加大海洋資源調查、開發、保護和管理規劃，並加強海洋利用技術的研發，同時發展海洋產業，以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更訂定了水面艦建設為優先計畫。<sup>58</sup>此外，在《2004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也明確提出海軍的發展目標是維護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任務，必須擴大近海防禦作戰和防禦縱深，增強在近海遂行海上的綜合作戰能力。另須加快更新海軍武器裝備研製，重點發展新型水面作戰艦艇。<sup>59</sup>

從江澤民時期可以看出中共積極建設一支強大與全面作戰能力的海軍，在他的指導下，中共海軍水面艦有顯著的進展。直到胡錦濤於 2005 年 3 月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止，中共海軍在質的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此時期，中共海軍隊數量與質量的建設可謂並駕齊驅。在水面艦方面，中共海軍於 2000 年 2 月與 11 月從俄國訂購的現代級驅逐艦—「杭州號」與「福州號」，其加入東海艦隊後，增強臺海方向海上作戰能力，對於海軍整體實力已有顯著提

<sup>57</su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pp. 194-196.

<sup>58</sup>黃玉淦，〈中共大陸的邊疆與安全：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 年），頁 165。

<sup>59</sup>〈2004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1 年 1 月 6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7\\_3.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7_3.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4 日）。

升。<sup>60</sup>中共自劉華清提出「近海積極防禦」戰略後，歷經 20 年的努力以及透過仿製與研發方式獲得海軍的主戰裝備，使得中共海軍整體的戰力與發展已具備向第一島鏈擴張的能力（2005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如表 2.5）。

<sup>61</sup>在中共海軍轉型的過程中，其海軍水面艦戰力的提升，已顯著改變海軍由原先的「近岸防禦」戰略轉變為「近海防禦」戰略。

表 2.5 2005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艦型	數量	備考
驅逐艦	23	俄製現代級956E型（2）、051型（17）、052型（4）
護衛艦	43	053H型（13）、053H1型（15）、053H2型（7）、053H3型（8）
大型登陸艦	26	072型（3）、072II型（4）、072III型（11）、072A型（8）
中型登陸艦	39	079型（1）、079II型（24）、073II型（3）、073III型（1）、073A型（10）
訓練艦	2	679型（1）、0891A型（1）
綜合補給艦	4	903型（1）、905型（2）、908型（1）
運輸補給艦	2	904型（2）
醫院船	3	瓊沙級（1）、南康級（1）、大型醫院船（1）
其他中小型船艇	113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5.2006*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6), pp. 171-172.

<sup>60</sup>Charles A. Meconis, Michael D. Wallace, *East Asia Naval Weapons Acquisitions in the 1990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U.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5), p. 147.

<sup>61</sup>曹雄源，《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頁 167。

#### 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發展遠海戰略

隨著中共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軍事現代化帶來的成效，「近海防禦」已越來越無法滿足國家戰略和經濟利益需要，加上爭端日趨激烈的南海問題，中共海軍除保衛國家海疆外，還要負責維護中共國家海外利益的任務。<sup>62</sup>胡錦濤時期運用海軍做為對外軍事外交手段與重要的工具，在 2002 年首次透過遠洋航行訪問許多國家；2007 年首度實施全球的航訓，到訪法國、西班牙、俄羅斯、英國、澳洲、紐西蘭、巴基斯坦等 11 個國家，這意味著中共海軍的水面艦足以到達到三大洲的能力。<sup>63</sup>

美國國防部《2006 中共軍事力量》報告指出：中共海軍目前大約有 75 艘水面艦、50 艘大型登陸艦。另外有 3 艘現代級 II 型驅逐艦已撥交，此艦在防空與反艦巡弋導彈系統上都有明顯提升。<sup>64</sup>依據《軍力平衡 2007》資料顯示，中共海軍水面艦戰力主要裝備有驅逐艦 29 艘、護衛艦 47 艘、登陸艦 78 艘、訓練艦 2 艘、補給艦 8 艘、醫院船 3 艘，其他中小型船艇 147 艘（2007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如表 2.6）。中共海軍水面艦在 2007 年與 2005 年相比較，在防空、水面作戰、後勤補給方面皆有進展，在新式的驅逐艦與護衛艦配賦的防空導彈與反艦巡弋導彈來看，顯示中共不僅持續強化防空

<sup>62</sup>Nan Li & Christopher Weuve,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Ambitions: An Updat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3, No. 1, (March 2010), p.14.

<sup>63</sup>Bernard D. 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156-157.

<sup>64</sup>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 pp. 4-5.

與水面的作戰，以及擴大在區域的制空與機動作戰能力。<sup>65</sup>

表 2.6 2007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統計

艦型	數量	備考
驅逐艦	29	956E型 (2)、956EM型 (2) 051型 (19)、052型 (6)
護衛艦	47	053H型 (13)、053H1型 (15)、053H2型 (7)、053H3型 (10)、054型 (2)
大型登陸艦	27	072型 (3)、072II型 (4)、 072III型 (11)、072A型 (9)
中型登陸艦	51	079型 (1)、079II型 (24)、073II型 (3)、 073III型 (1)、073A型 (10)、074型 (4)
訓練艦	2	679型 (1)、0891A型 (1)
綜合補給艦	5	903型 (2)、905型 (2)、908型 (1)
運輸補給艦	3	904型 (2)、904A型 (1)
醫院船	3	瓊沙級 (1)、南康級 (1)、 大型醫院船 (1)
其他中小型船艇	147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7*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7), pp. 348-349.

中共海軍戰略在胡錦濤時期因裝備進展使得海軍水面艦兵力結構有所調整，故發展遠洋作戰能力與突破第一島鏈已成為中共海軍的戰略目標。此一時期中共海軍主要執行胡錦濤「新歷史任務」的指導規劃，包含保衛國家利益與促進軍隊和平發展，使海軍水面艦在海軍戰略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sup>65</sup>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p18.

<sup>66</sup>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於 2009 年 4 月 23 日在《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 60 周年多國海軍》活動會議上，接受專訪時表示：「海軍逐步構建起與維護國家海洋安全和發展利益要求相適應的海上防衛體系，精良的裝備是打贏資訊化條件下海上局部戰爭的重要物質基礎，裝備技術水準的高低反映著海軍建設發展的品質。此外，必須加快推進重點海上武器裝備建設，研製大型水面戰鬥艦艇」；<sup>67</sup>胡錦濤也指出：「為維護中共海洋權益，必須建立一支具備近海綜合作戰能力和遠海防衛作戰能力的強大海軍」。<sup>68</sup>對於中共海軍的發展進程，美國前太平洋海軍艦隊司令里昂（James A. Lyons）在 2010 年 2 月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指出：中共在過去 10 年國防費用逐漸增長，並致力於海軍現代化的改革計畫，其所發展與獲得的海上武器裝備皆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例如，中共發展的反艦巡弋導彈和從俄國購置的超音速 SS-N-22 日炙反艦巡弋導彈（Supersonic SS-N-22 Sunburn anti-ship cruise missile, ASCM），皆是用來打擊神盾系統的巡洋艦或驅逐艦。<sup>69</sup>

中共自建軍以來，長期缺乏大型水面戰鬥艦艇，就連輔助艦艇的噸位都不是很大，直到 90 年代後期，才逐步有明顯的進展。從最早由蘇聯引進的 4 艘驅逐艦作為海軍的主要戰艦，噸位只有 3,000 多噸，隨後引進國外技術

<sup>66</sup>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Couls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p. 58.

<sup>67</sup>陳萬軍，〈專訪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人民海軍與共和國共成長〉，《新華網》，2009 年 4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4/15/content\\_11185909.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4/15/content_11185909.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sup>68</sup>方坤、林一宏，〈鄭和遠航與當代海洋觀〉，《解放軍報》，2005 年 7 月 12 日，版 6。

<sup>69</sup>James A. Lyons, "Washington Times," *Lyons: Underestimating*, February 8, <https://www.washingtontimes2012.com/news/2010/fet/12/underestimating-china/> (Accessed 2019/12/16)

與建造水平的提升，使得新建造的驅逐艦噸位提高到 7,000 多噸；而新一代的導彈護衛艦滿載水量已達 4,500 噸，也已超越以往驅逐艦的噸位數。另外，在一些作戰輔助艦的大型化發展更快速，如最新型的 071 級「崑崙山」號大型船登陸艦的噸位近 20,000 噸；大型綜合補給艦「微山湖」號更接近 30,000 噸。中共海軍隨著科技的進步，實現裝備國產化、科技化與資訊化的能力，也使得中共軍事力量已進入世界先進水平的行列。除持續加快完成「近海防禦」戰略裝備建設的步伐外，更積極奪取在近海上的制海權。同時，中共海軍的主要水面戰艦逐步走向大型化與現代化發展，加上資訊化建設與通信能力的提升，使中共海軍逐漸具備走向遠洋的條件。<sup>70</sup>

從實際經驗來看，中共在 2008 年 12 月首度派遣 2 艘驅逐艦與 1 艘綜合補給艦組成的編隊至索馬里海域進行護航任務，從航行距離與時間來看，可推測中共已逐漸具備遠海航行之能力。<sup>71</sup>中共在 2011 年海軍水面艦裝備包含 29 艘驅逐艦、49 艘護衛艦、59 艘大型登陸艦，大部分的水面艦均配賦鷹擊 83 (YJ-83) 反艦巡弋導彈與防空導彈，同時主戰艦艇的戰鬥系統也已安裝 GJB289A 數位鏈陸系統。此外，驅逐艦與護衛艦也安裝 HN900 戰術數據鏈陸系統，將大幅的提升海軍整體作戰效能。<sup>72</sup>

從中共海軍現代化三階段來看，第一階段為提升海上大型武器裝備研

<sup>70</sup>陳光文，〈藍色的呼喚—走向遠洋的中共海軍〉，《艦載武器》，第 130 期（2010 年 6 月），頁 11-12。

<sup>71</sup>曹雄源，《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頁 177-178。

<sup>72</sup>“China’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Warfare Facilities,” *Kanwa Defense Review*, June 24, 2011. <<http://www.kanwa.com/deft/showpl.php>> (Accessed 2019/11/15)

製，強化防空、水面作戰與後勤補給能力，並擴大在區域的制空與機動能力；第二階段是發展區域型的海軍，使海軍勢力範圍能控制第一島鏈內的近海海域，並且具備第一島鏈為前沿的近海海域奪取制海權的實力；第三階段為向區域型海軍全面發展，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另結構，發展為一支具備全球化的戰略性海軍。中共海軍戰略在胡錦濤時期已完成第一階段建設，並逐步向第二階段邁進，持續為中共海軍走向遠洋海軍的規劃奠定基礎。<sup>73</sup>

### 第五節 習近平時期：落實遠海戰略

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 2013 年 3 月接任國家主席與軍委主席，開啟中共第 5 代領導人的新時代。就中共整體國家發展來看，由於對外經貿的成長仍為經濟帶來重要的成長因素，因此對於海洋運輸與依賴程度亦有高度需求。在國際布局與競爭與國家整體能源的需求，以及周邊海域爭議的環境下，迫使中共更把海洋武力建設與發展置於重點所在。<sup>74</sup>中共建軍發展於 2012 年側重於海軍的建設，不論在軍事系統與載臺的發展，都顯示出其經略海洋的雄心。從中共對海軍大型水面艦裝備的突破與發展來看：

一、052D 型導彈驅逐艦（可將中程防空飛彈和對陸攻擊巡弋飛彈與 052D 型艦上的垂直發射系統進行融合）與 054A 型飛彈護衛艦（改裝 H/AKJ-

<sup>73</sup>“Naval Forces,” *Sino Defence*, October 5, 2011. <<http://www.sinodefence.com/navy/default.asp>> (Accessed 2019/11/16)

<sup>74</sup>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3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3 年），頁 3-55。

16 垂直發射系統，大幅強化其防空、反潛作戰能力) 下水。

二、航空母艦「遼寧號」正式成軍服役，是對遠洋戰力的突破，另殲—15S

型雙座多用途艦載戰鬥機試飛成功，並能在航母載臺上順利的起降。

三、056 型快速導彈護衛艦在 1 年內建造 7 艘且成功下水。

四、2 艘新型綜合補給艦服役，提升遠海作戰的能力。<sup>75</sup>

上述新型水面艦對中共海軍整體戰力的突破具備大幅度提升，整體而言對於中共海軍水面艦的建設與發展態勢是相當明確的，使的海軍水面艦武力的提升亦獲得相當的進展。

美國 2013 年《中共軍力報告》評析資料指出中共海軍水面艦現有 1 艘航母、24 艘驅逐艦、62 艘護衛艦、95 艘登陸艦及 150 艘後勤補給艦，顯示中共海軍新型水面艦陸續到位，這也對於海軍發展遠海戰略有實質的助益。

<sup>76</sup>中國國務院在 2015 年 5 月所發表《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內陳述，「海軍建設發展係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構建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sup>77</sup>同時首次提出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的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同時也對外宣稱中共海軍在海外的活動範圍將越來越廣。其海軍的戰略要求也從「近海防禦」，加入「遠海護衛」，新增

<sup>75</sup>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3 年中共年報》，頁 3-57。

<sup>76</su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3* (U.K.: Routledge, 2013), pp. 289-290.

<sup>77</sup>孫力為，〈中共的軍事戰略〉，《新華社》，2015 年 5 月 26 日。

的海軍「遠海護衛」戰略要求，可看出其邁向藍水海軍的意圖尤為明顯。<sup>78</sup>

中共體認到過去僅重視鄰近三海（黃海、東海、南海）的「近海防禦」戰略已然不足，且明瞭要不斷促進國家整體經濟且持久穩定發展，就要超越三海至兩洋（太平洋及印度洋）的範圍，才能真正維護整個國家核心利益。<sup>79</sup>隨著國家利益的延伸、綜合國力的提升、領導人的重視及亞太安全情勢變遷等因素驅使下，使中共海軍戰略由「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轉變，逐步實現其走向遠海的目標。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於2018年5月發布的《公海上的夥伴關係》報告指出，中、俄海軍近7年來共舉行10次海上聯合演習，地點橫跨中俄領海、日本海、東海和波羅的海等海域，中共海軍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擴展尤為顯著。<sup>80</sup>中共為擴張軍力、維護海上利益、確保能源管道安全與國家安全考量，不斷的在「海上交通線」設立軍事基地、並積極透過軍事外交方式與各國交流。<sup>81</sup>由此可見，隨著中共深度融入國際經濟活動，海外利益的大幅增加，要求海軍能夠走向遠海，為維護海外利益，顯示出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於國家安全與海洋權益維護越來越重要。

<sup>78</sup>歐錫富、黃宗鼎，《2018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頁 74。

<sup>79</sup>高豐智，〈中共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之發展戰略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3 卷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40。

<sup>80</sup>〈中共全力發展海軍，在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紐約時報》，2018 年 8 月 29 日。

<sup>81</sup>劉傳宗，《中共海軍軍力發展（1982—2008）對臺海安全肇生之衝擊》，頁 36-37。

再從水面艦建設方面探討，依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2018年軍力報告指出，中共2014年至2018年海軍艦艇共678,000噸，已超過法國、德國、義大利、印度、南韓、西班牙和台灣的總和；<sup>82</sup>美國國防情報局於2019年出版《中共軍事力量現代化》報告中，指出中共現有1艘航母、28艘驅逐艦、79艘護衛艦、152艘登陸艦與205艘後勤補給艦。美國也稱中共海軍在過去幾年以「下水餃」的造艦與服役速度，依艦艇總噸位計算，從2014至2017年建造的艦艇總量，接近整個英國皇家海軍的規模。從2000到2018年新增的水面作戰艦艇達93艘，新增規模超過亞洲三大海軍—印度、日本與韓國的總和。<sup>83</sup>

另外，根據中共官方資料顯示，中共船舶工業集團公司在2000年至2019年海軍大型水面作戰艦的建造數量來看，包含34艘驅逐艦、88艘056護衛艦、7艘大型登陸艦與2艘航空母艦，其建造數量有逐年增長趨勢，尤以2015至2019年間建造數量大幅提升、速度更快。<sup>84</sup>（2000-2019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數量統計如表2.7）另根據《美國國防新聞》（US Defense News）報導，由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高級情報官法內爾（James Fanell）預測，中共海軍到2030年將擁有4艘航空母艦，162艘驅逐艦和護衛艦，73艘兩棲

<sup>82</sup>Nick Childs, Tom Waldwyn, “China’s Naval Shipbuilding: Delivering on its Ambition in a Big Way,” *Military Balance*, May 1, 2018, <<https://www.iiss.org/blogs/militarybalance/2018/05/china-naval-shipbuilding>> (Accessed 2019/12/20)

<sup>83</sup>朱雲漢，〈製造業空洞化，拖垮美國國防〉，《天下雜誌》，2019年4月22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4856>>（檢索日期：2019年12月10日）。

<sup>84</sup>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2020), p 21.

艦艇。這可能使中共足以將海軍的控制範圍擴展到第一島鏈以外的海域，其逐步擴張的海軍勢力亦增進中共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也顯示中共大型水面艦的發展的能力與趨勢，讓各國感受到潛在的威脅。<sup>8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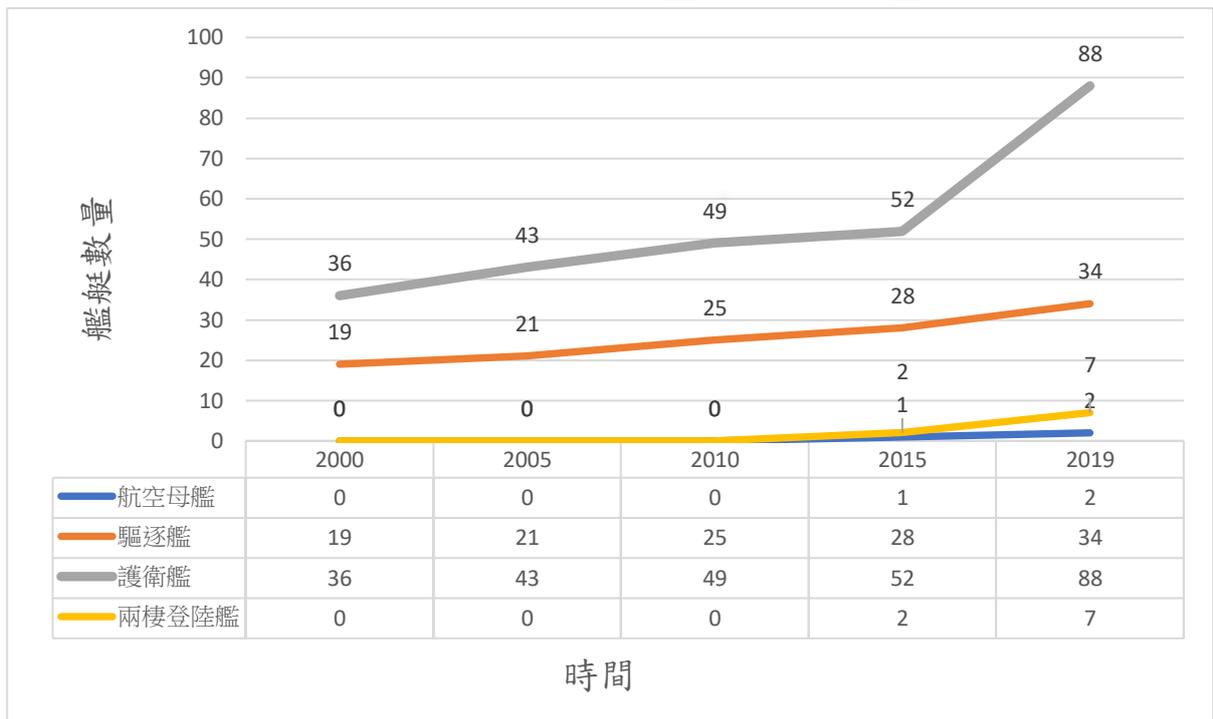
再從中共近幾年增長的經濟實力來看，使其能在國防建設投入更多資源，加強國防產業軍民融合與國防科技運用，也加速推動國防與軍隊現代化進程。2019 年中共國防預算編列約 1 兆 1,899 億人民幣（1,763 億美元），較 2018 年約 1 兆 1,070 億人民幣（1,640 億美元）成長 7.5%，約占中共 GDP 比重 1.26%，為全國國防預算支出排名僅次於美國的國家，也位居亞洲第一。<sup>86</sup>（中共 2010 年至 2019 年國防預算經費統計如表 2.8）



<sup>85</sup>Zachary Keck, “Watch Out, America: China Might Have 415 Warships by 2030,” *National Interest*, May 27,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atch-out-america-china-may-have-415-warships-by-2030-12979>> (Accessed 2019/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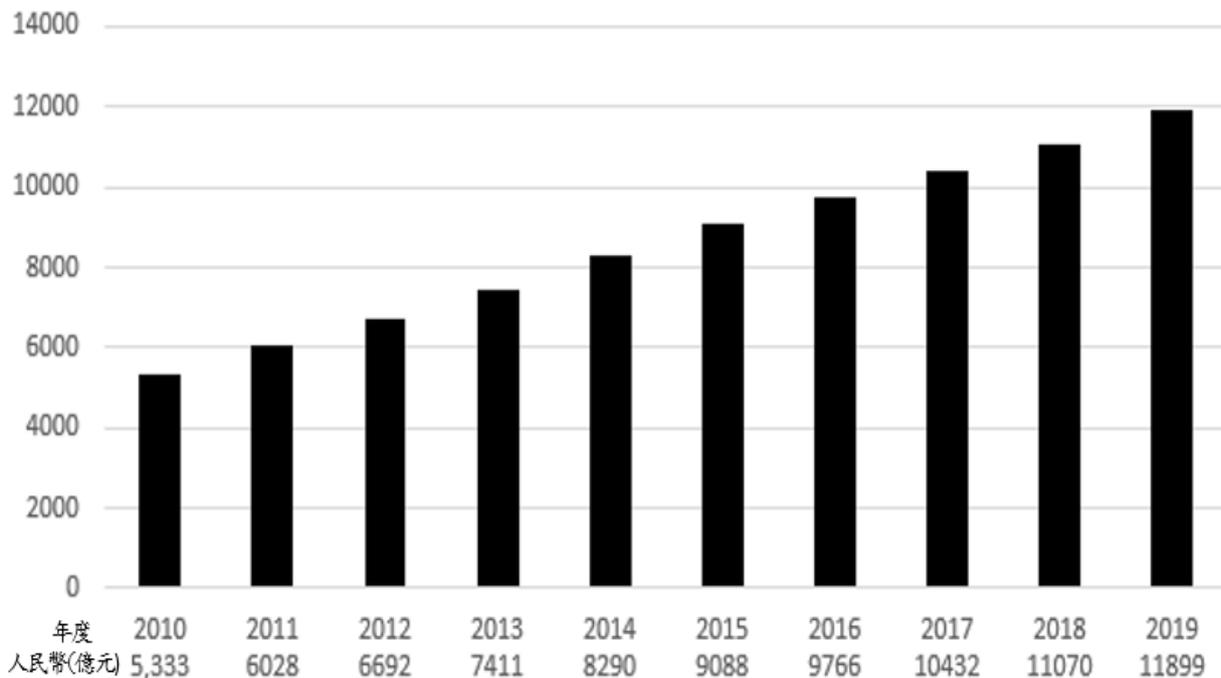
<sup>86</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9 年 9 月），頁 31。

表 2.7 2000-2019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作戰艦數量統計



資料來源：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2020), p 21.(筆者自繪)

表 2.8 中共 2010 年至 2019 年國防預算經費統計



資料來源：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頁 31。(筆者自繪)

總結來說，從中共官方文件及領導人談話內容分析可知，中共海軍水面艦的發展與進程，歷經「轉讓製造、仿製改進、自行研製」等階段，並朝著國產自建的方向發展，強化自主設計研製為主的海軍力量。<sup>87</sup>從習近平於2017年在「19大」後，調整「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發展方針，期望在「2020年實現機械化、資訊化建設取的更大進展」，「2035年實現基本現實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至「2050年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為維護中共國家利益提供更有利之戰略支撐。<sup>88</sup>（中共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規劃如圖2.1）



圖 2.1 中共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規劃

資料來源：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頁 31。

<sup>87</sup>〈2000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1 年 1 月 6 日，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0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7/content\\_461780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7/content_4617805.htm)〉。

<sup>88</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頁 30。

另外，從習近平於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青島舉行的《中共海軍成立 70 周年海上閱兵》活動中，受閱艦艇區分成驅逐艦群、護衛艦群、登陸艦群、輔助艦群、航母群等大規模演習中，<sup>89</sup>可以明顯看出中共海軍已完成各型水面艦更新換代。再從 2019 年大型水面艦下水的高峰，包含 10 艘驅逐艦、17 艘護衛艦、1 艘兩棲攻擊艦、1 艘綜合登陸艦，以及 1 艘大型綜合補給艦的建造，<sup>90</sup>其中 8 艘 052D 型導彈驅逐艦共 70,000 噸、2 艘 055 型驅逐艦共 24,000 噸、1 艘 071 型綜合登陸艦共 22,000 噸、1 艘 075 型兩棲攻擊艦 35,000 噸、17 艘 056A 型輕型護衛艦共 22,000 餘噸，以及 1 艘 901 型綜合補給艦 45,000 噸，排水量總計高達 200,000 噸以上，已超過多數國家海軍的總噸位數，顯示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整體作戰實力的提升與積極擴增海軍戰力的強烈意圖。<sup>91</sup>（201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下水數量統計如表 2.9）

再從中共大型水面艦的發展與裝備自主建設的進程來看，第 1 艘自製航母成軍、萬噸驅逐艦下水、大型登陸艦與大型綜合補給艦服役等，其具備「提高近海綜合作戰力量的多樣性、遠海投射力量的機動性、兩棲投送力量

<sup>89</sup>李學勇、李宣良、梅世雄，〈造習近平出席慶祝人民海軍成立 70 周年海上閱兵活動〉，《新華社》，2019 年 4 月 23 日，〈[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19-04/23/content\\_4840162.htm](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19-04/23/content_4840162.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

<sup>90</sup>林則宏，〈造軍艦像下水餃 大陸海軍今年下水噸位居世界之冠〉，《經濟日報》，2019 年 12 月 28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4/4254235>〉（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8 日）。

<sup>91</sup>蘇子牧，〈20 萬噸中共海軍 2019 年下水噸位超美國〉，《多維新聞》，2019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62656/20%E4%B8%87%E5%90%A8%E4%B8%AD%E5%9B%BD%E6%B5%B7%E5%86%9B2019%E5%B9%B4%E4%B8%8B%E6%B0%B4%E5%90%A8%E4%BD%8D%E8%B6%85%E7%BE%8E%E5%9B%BD%E5%9B%BE>〉（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9 日）。

的靈機性」等海軍現代化發展。<sup>92</sup>由此可見，中共透過這些新式大型水面艦來提升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並持續擴張其大型水面艦武器裝備的發展與嚇阻性。從近年來中共對海上的軍事行動的提升，如增加遠海長航訓練、與各國的海上聯合軍演、跨海區及跨艦隊的演習等多樣化軍事行動，不論在演訓的頻率、規模、距離與時間，皆較以往有大幅的提升，並且仍持續擴大其海軍水面艦武器裝備的發展，足以具備在遠海執行軍事或作戰任務，並透過海上實戰化經驗的累積，逐步邁向「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目標。

綜上所述，中共海軍戰略由「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逐步朝向「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主要是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現代海上軍事力量體系，以維護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及海外利益的安全，並積極推動實戰化軍事行動與經驗來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海軍力量。因此，中共海軍將海軍戰略由「遠海護衛」調整為「遠海防衛」，這不僅符合中共現階段戰略要求，從實質層面上來看也更具有戰略嚇阻能力。

<sup>92</sup> 〈人民海軍 70 年|人民海軍主要裝備成建制更新換代〉，《新華網》，2019 年 4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9.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9.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表 2.9 2019 年中共海軍水面艦下水數量統計

序號	下水時間	編號	型號	種類	造船廠
1	2019 年 1 月 15 日	第 55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遼南
2	2019 年 1 月 15 日	第 56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遼南
3	2019 年 1 月 17 日	第 57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武昌
4	2019 年 1 月 25 日	第 58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武昌
5	2019 年 2 月 23 日	第 17 艘	052D 型	導彈驅逐艦	武昌
6	2019 年 3 月 7 日	第 59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黃埔
7	2019 年 3 月 19 日	第 60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滬東
8	2019 年 4 月 16 日	第 18 艘	052D 型	導彈驅逐艦	江南
9	2019 年 5 月 9 日	第 61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黃埔
10	2019 年 5 月 10 日	第 19 艘	052D 型	導彈驅逐艦	大連
11	2019 年 5 月 10 日	第 20 艘	052D 型	導彈驅逐艦	大連
12	2019 年 6 月 6 日	第 7 艘	071 型	綜合登陸艦	滬東
13	2019 年 7 月 5 日	第 62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滬東
14	2019 年 7 月 15 日	第 63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黃埔
15	2019 年 8 月 21 日	第 64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滬東
16	2019 年 8 月 28 日	第 21 艘	052D 型	導彈驅逐艦	江南
17	2019 年 9 月 15 日	第 1 艘	055 型	導彈驅逐艦	江南
18	2019 年 9 月 17 日	第 65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遼南
19	2019 年 9 月 17 日	第 66 艘	056/056A 型	輕型護衛艦	遼南
20	2019 年 9 月 25 日	第 1 艘	075 型	兩棲攻擊艦	滬東

21	2019年9月26日	第22艘	052D型	導彈驅逐艦	江南
22	2019年10月17日	第67艘	056/056A型	輕型護衛艦	黃埔
23	2019年11月8日	第68艘	056/056A型	輕型護衛艦	武昌
24	2019年11月14日	第69艘	056/056A型	輕型護衛艦	武昌
25	2019年12月25日	第70艘	056/056A型	輕型護衛艦	滬東
26	2019年12月27日	第2艘	055型	導彈驅逐艦	大連
27	2019年12月27日	第23艘	052D型	導彈驅逐艦	大連
28	2019年12月28日	第24艘	052D型	導彈驅逐艦	江南
29	2019年12月30日	第71艘	056/056A型	輕型護衛艦	黃埔

資料來源：現代艦船雜誌社，〈下水10艘「盾艦」，排水量佔世界一半，人民海軍2019收穫頗豐〉，《中華網軍事》，2020年1月1日，〈<http://3g.china.com/mili/wuqi/37480770.html>〉（檢索日期：2020年1月9日）。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第三章 中共海軍水面艦發展與現況

中國國務院於 2019 年所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內容所述，中共海軍按照「近海防禦」、「遠海防衛」的戰略要求，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轉變。參照中共海軍學者尹卓指出：「近海作戰中要有遠海能力，沒有遠海能力，是防不住近海的」之理論。<sup>1</sup>其中在白皮書加快推進「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要求的轉變，意味著中共海軍走向遠海將成為常態，與之相應的遠海多樣化任務的執行能力也將顯著提升。近年來，中共隨著經濟蓬勃發展，對於海洋資源的依賴程度相對大幅提升，需要維護的海洋權益也日益增多。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數據，2015 年中共進口大約 60% 的石油，其中約 83% 的石油進口量需通過南海和馬六甲海峽的輸油管道，至 2035 年，外國能源進口量將增長到能源需求量的 80%。<sup>2</sup>鑑於中共對能源需求不斷的增長與對海洋依賴程度的提高，其對於「海上交通線」安全的維護也越來越重要。

依據前章所述，中共履行新時代軍隊使命與任務，為捍衛領土完整、維護海外利益與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戰略方針之下，中共海軍展開實戰化

<sup>1</sup>羅君琳，〈尹卓委員：美國建成數字化地球 我們抓緊也能趕上〉，《人民網》，2016 年 3 月 8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4085438.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 日）。

<sup>2</sup>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pp. 46-47.

的海上軍事訓練。中共自 2013 年以來，與 30 多個國家舉行百餘次的海上聯合演習，以及跨區域執行遠海訓練任務，演練內容從非傳統安全領域發展到傳統安全領域，演練地區從中共周邊沿海延伸至遠海，可看出中共海軍建設重點強調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體系、海上機動作戰與反擊能力，並發展遠海合作與反制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sup>3</sup>其中，透過海外軍事行動與訓練的模式，以及大量建造各式大型水面艦，包含航空母艦、驅逐艦、護衛艦、大型登陸艦與大型綜合補給艦等裝備發展來看，可推測其正積極建立一支具備遠海作戰之海軍武力。<sup>4</sup>（中共海外非傳統安全軍事行動類型與任務分析如表 3.1）

表 3.1 中共海外非傳統安全軍事行動類型與任務分析

範疇	類型	任務分析
海外	國際維和	向爭端地區或衝突地區派遣軍事觀察員或維和部隊控制衝突、戰亂與恢復地區安全。
	國際救援	履行人道主義和國際任務，包含人員搜救、醫療救護、食品和物資緊急支援等任務。
	海上護航	對海上航線、戰略通道和船隻實施保護，使其免遭敵國家、恐怖組織襲擊，確保海上通道與船隻、人員安全。
	國際聯合軍演	透過與國際間的聯合軍事演習，增進軍事透明度，促使彼此理解與認識，提升與建立長期性友好關係。

參考資料：劉源，《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的政治工作》（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8-29；肖天亮，《戰略學》，頁 284-292。

<sup>3</sup> 〈新時代的中共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

<sup>4</sup> 劉啟文，〈從中共海軍的演進談未來戰略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2012 年 4 月），第 46 卷第 2 期，頁 55。

綜上所述，中共為擔負維護世界海洋和平的重任，同時保護國家一切海洋的權利，<sup>5</sup>對海洋利益維護與保衛「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必然成為中共維護國家安全的命脈之一。同時也印證中共海軍「國家利益拓展到哪裡，新型作戰力量就到哪裡，海軍力量就要延伸到哪裡」的戰略目標。<sup>6</sup>中共海軍隨著海外利益的增長，其軍事力量也不斷在擴張，包括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聯合軍演與海上護航編隊行動，<sup>7</sup>可以觀察到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在遠洋行動方面經驗越來越豐富，更再遠離中共領土的西太平洋與印度洋海域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訓練，都顯示中共將持續發展一支以水面艦編隊為主體力量的遠洋海軍。<sup>8</sup>亦可推測水面艦在海軍「遠海防衛」轉型下具備重要角色。

本章透過中共海軍近年來在「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聯合軍演」與「海上護航編隊行動」中，進一步探討中共海軍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

## 第一節 遠海長訓與演習

劉華清在 1985 年所制訂的「近海防禦」海戰略，所謂的「近海」是指

<sup>5</sup>陳光文，〈藍色的呼喚—走向遠洋的中共海軍〉，《艦載武器》，頁 11。

<sup>6</sup>顧亞根，〈走進習主席視察過的部隊：井岡山艦，書寫新時代強軍航跡〉，《新華網》，2018 年 2 月 4 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3 日）。

<sup>7</sup>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p. 47.

<sup>8</sup>Christopher H. Sharman, *China Moves out: Stepping Stones Toward a New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3-34.

第一島鏈之內，而「遠海」則是指第二島鏈以內的西太平洋海域。<sup>9</sup>海軍要執行遠海長訓任務，不僅需要加大艦艇噸位，以確保海上適航性、續航力、作戰性能、補給效能與通信能力，以上均為足以到達遠海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一艘艦艇不管武力性能、噸位再強大，在遠洋執行任務或作戰時，加上遠海環境較近海更加多變化的因素下，只單靠一艘艦艇的能力是不可能獨立完成任務或作戰行動的。然而，中共海軍欲發展成一支具備遠洋作戰能力的藍水海軍，無非要強化艦艇編隊平時對於遠海訓練的次數與強度，方能掌握執行遠海行動的要領，且足以遂行遠海高強度之任務。<sup>10</sup>除新式大型水面艦艇的建造之外，中共海軍近年也加強艦隊的遠洋訓練，除數度從宮古海峽突破第一島鏈外，更積極向西太平洋海域邁進。<sup>11</sup>

從歷年來中共海軍遠海訓練中，包含遠海訓練、跨區機動演習、年度例行性演習與執行和平使命任務等。隨著中共持續加強於遠海作戰的訓練，以及對各種作戰力量協同等課題進行模擬，以提升中共海軍遠海編隊應急作戰能力，同時也推動實戰化訓練與提升海軍戰略轉型之發展。<sup>12</sup>

## 壹、遠海訓練

中共是一個陸地國家，也是海洋大國，其擁有 18,000 公里大陸海岸線，

<sup>9</sup>范進發，〈解析中共海軍三大發展階段航母核潛打造「藍水海軍」〉，《人民網》，2014 年 8 月 12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812/c1011-25447731-2.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

<sup>10</sup>歐錫富、黃宗鼎，〈2018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頁 78。

<sup>11</sup>劉昆，〈專家：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美國退守第二島鏈〉，《環球網》，2014 年 10 月 8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4-10/5159149.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8 日）。

<sup>12</sup>張謙，〈中共海軍遠洋訓練實戰 專家：正常〉，《中央社》，2017 年 9 月 29 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918/2609056/>〉（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

其包含 6,500 多個島嶼。根據聯合國海洋公約規定，中共管轄的海域面積約 300 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陸地面積的 3 分之 1。由於種種原因，使的中共海軍從 1949 年組建到 1977 年的 28 年中，從未派遣船艦出訪過，只接待過 6 個國家的 9 艘來訪軍艦。隨著改革開放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海軍建設逐步的發展下，海軍出訪與外國海軍來訪的次數隨之增高。<sup>13</sup>

中共海軍水面艦護航編隊於 1980 年 5 月 18 日首度成功進行遠程運載火箭飛行試驗。到南太平洋執行此種大型試驗任務，其編隊所面臨的後勤與海上環境適應能力的挑戰相當大，其一是航程遠、海域新、時間久，往返航程 8,733 海哩，其編隊在海上歷經 35 天；二為航行編隊大、人員多，編隊包含驅逐艦 6 艘（106、107、108、131、132、162 號）、綜合補給艦 2 艘（X615、X950 號）、遠洋救生船 2 艘（J302、J506 號）、遠洋調查船 2 艘（「向陽紅 5」號、「向陽紅 10」號）、遠洋拖船 4 艘（T154、T710、T830 和「德躍」輪號）、國防科委測量船 2 艘（「遠望 1」號、「遠望 2」號）等 18 艘船艦。此次任務除對海上編隊執行遠海訓練外，特別是中共自己設計與建造的第一代遠洋綜合補給艦和研製的補給裝置，成功對驅逐艦進行橫向補給，這對於提高艦艇編隊遠程續航力和戰鬥力是具有重大意義。<sup>14</sup>

軍艦是流動國土，艦艇出訪也被認為是軍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

<sup>13</sup>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共人民解放軍改革發展30年》，頁340-341。

<sup>14</sup>盧如春、汪吉泰、陸石生、任光豪、羅廣坤、顧恆屯、林培績、劉立柱，《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頁304-308。

也是一個國家海上實力的綜合體現。自 1985 年中共海軍艦艇編隊首次出訪開始，每年都派遣艦艇編隊出國訪問，進入新世紀後，中共艦艇編隊出訪次數更加頻繁，航跡已遍及 5 大洲、3 大洋等 50 多個國家，也證明中共海軍具備遠航與伴隨綜合保障之能力。<sup>15</sup>（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遠海訓練重大紀錄統計如表 3.2）另從水面艦編隊遠海訓練中，可看出從 1980 年至 2008 年間訓練編隊均由驅逐艦或護衛艦為主體，另搭配 1 艘綜合補給艦組成的航行編隊。從航行時間與地點來看，其水面編隊已具備長時間航行，遠赴三大洋、五大洲的能力。

另從 1994 年與 2009 年的兩次遠航訓練中可看出並無綜合補給艦隨伴航行，其航行的時間較短、航跡也較近，由此可推測其編隊伴隨綜合補給艦為維持編隊在遠海續航力與綜合保障能力提供有效的支撐。另一方面，編隊可能透過與各國的訪問期間，進行靠港補給作業以維持編隊續航力。從歷次航行經驗中，可以觀察出水面艦編隊大多以遠距離、長時間航行為主要訓練模式，鮮少看到有進行海上油料、物資補給作業相關訓練項目，可推測編隊在海上有效的補給作業能力仍欠缺。除此之外，其編隊利用遠航訓練期間參加與各國海軍相關軍事演習，可以推測其目的為提升海軍水面艦編隊遂行海上實戰化訓練經驗的累積。

---

<sup>15</sup>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2年），頁176。

表 3.2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遠海訓練重大紀錄統計

時間	艦艇編組	航行距離	備考
1980/4/28   1980/6/2	051 型驅逐艦*4 051D 型驅逐艦*1 051Z 型驅逐艦*1 905 型綜合補給艦*2	8,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上海 2.海軍編隊首航跨越赤道進入南太平洋參加遠程運載火箭飛行試驗任務。 3.首次使用第一代大型綜合補給艦在太進行海上補給、救生、拖帶等訓練。
1985/11/16   1986/1/19	051Z 型驅逐艦*1 905 型綜合補給艦*1	12,000 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上海 2.抵達國家：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 3.中共海軍艦艇編隊首次出訪南亞三國 4.首次進入印度洋
1994/5/12   1994/5/20	051G 型驅逐艦*1 053H2G 型護衛艦*1	2,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青島 2.抵達國家：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基地-海參崴 3.中共海軍自行設計製造的全封閉導彈護衛艦第一次出訪 4.導彈護衛艦第一次實現海上航渡中艦機協同 5.中共海軍艦艇第一次跨過 45 度高緯度線
1995/8/9   1995/8/30	051G 型驅逐艦*1 053H2G 型護衛艦*1 905 型綜合補給艦*1	4,519 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湛江 2.抵達國家：印尼雅加達 3.首次參加國際海軍多邊好友活動 4.大型艦艇編隊的一次遠航訓練
1997/2/20   1997/5/28	052 型驅逐艦*1 051G 型驅逐艦*1 908 型綜合補給艦*1	20,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湛江 2.抵達國家：美國、墨西哥、秘魯、智利。 3.自行設計製造的現代化戰艦組成的編隊完成環太平洋航行，首次抵達美國本土與南美大陸。
1998/4/9   1998/5/27	052 型驅逐艦*1 908 型綜合補給艦*1	13,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青島 2.抵達國家：紐西蘭、澳洲、菲律賓。 3.艦艇編隊首訪大洋洲國家，穿越太平洋 11 個海區、6 個海峽。

			4.艦艇編隊繼 1997 年美洲行後又一次跨洲際航行
2000/7/5   2000/9/7	051B 型驅逐艦*1 908 型綜合補給艦*1	16,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湛江 2.抵達國家：馬來西亞、坦尚尼亞、南非。 3.編隊航程首次從印度洋穿越赤道駛向南半球 4.艦艇編隊首次訪問非洲大陸 5.首次實現橫跨太平洋、印度洋與大西洋三大洋的遠航。
2001/8/23   2001/11/16	051B 型驅逐艦*1 905 型綜合補給艦*1	23,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上海 2.抵達國家：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 3.中共海軍艦艇首訪歐洲 4.艦艇編隊橫渡印度洋，經蘇伊士運河，穿過地中海進入大西洋，到達歐洲，相當於繞地球赤道一圈，表示中共海軍的航跡，已經到達世界三大洋、五大洲。
2002/5/15   2002/9/23	052 型驅逐艦*1 908 型綜合補給艦*1	33,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青島 2.抵達國家：新加坡、埃及、土耳其、烏克蘭、希臘、葡萄牙、巴西、厄瓜多爾、秘魯、波利尼西。 3.中共海軍編隊首次成功環球航行，歷時最長、航程最遠、歷經海域最多、規模最大。
2005/11/8   2005/12/25	051B 型驅逐艦*1 903 型綜合補給艦*1	10,000 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湛江 2.抵達國家：巴基斯坦、印度、泰國。 3.編隊首度於阿拉伯海與巴基斯坦海軍，以聯合搜救為主要內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軍事演習。 4.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首次遠洋補給成功
2006/8/21   2006/11/7	052 型驅逐艦*1 905 型綜合補給艦*1	4,984 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青島 2.抵達國家：美國、加拿大、菲律賓。 3.首次與美國海軍進行 5 個小時海上通信和編隊機動演練，中共海軍也首度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和《演習戰術

			1000》2 個文件。
2007/2/19   2008/4/2	053H3 型護衛艦*2 905 型綜合補給艦*1	10,000 餘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舟山 2.抵達國家：巴基斯坦 3.艦艇編隊首次參加海上「和平-07」多國聯合軍演 4.艦艇編隊首次境外實施油料補給(斯里蘭卡科倫坡港)
2009/12/1   2009/12/8	054 型護衛艦*2	7,819 海浬	1.起始返航港口：三亞 2.抵達國家：越南 3.首次由三級艦出訪

資料來源：盧如春、汪吉泰、陸石生，《海軍史》，頁304-306、319-323；馬辛春、錢曉虎、查春明，《走向深藍的航跡—新中共海軍艦艇歷次遠航出訪紀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頁30-390；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頁176-191。

## 貳、跨區機動與年度例行性演習

「機動」是中共海軍跨海區、跨艦隊對抗演習的代號。中共自1991年開始三大艦隊首次舉行「機動—1號」演習，也是中共海軍首次跨艦隊對抗的大型綜合演習。由於臺海局勢激化，故中共於1996年舉行「機動—2號」演習，為中共海軍在沿海地區舉行一系列嚇阻性演習。前總統李登輝於1999年所提出「兩國論」，使得臺海局勢再度緊張，三大艦隊混和編組舉行「機動—3號」演習。早期中共海軍進行機動1—3號演習，均受限於新型國產艦艇，在軍事科技術不高與造艦技術仍未提升的情況下，活動受限於「近岸防禦」的海軍戰略。<sup>16</sup>同時，中共海軍於2005年在裝備更新的情況下舉行「機動—

<sup>16</sup>陸文浩，〈中共海軍戰略動向與影響—以機動系列演習為視角〉，《展望與探索》，頁69。

4號」演習。從1991年至2013間，「機動」系列演習平均4.5年舉行一次。這意味著「機動」演習並不是年度例行性訓練演習，而是中共海軍至少4年才會對於海軍裝備的性能與戰鬥力進行一次的綜合性「大考」。<sup>17</sup>綜合分析機動1—4號演習有以下特性：

- 一、中共海軍整體水面艦隊防空作戰仍然欠缺，故中共海軍僅能在沿海、有岸基防空飛彈可以掩護的範圍內，遂行海上綜合作戰演練。
- 二、雖然中共自「機動—4號」演訓起即有跨海區、跨艦隊對抗演習的概念，但演習的範籌依然維持「近海防禦」的概念。<sup>18</sup>

中共海軍2013年舉行「機動—5號」演習，是發展海上軍事作戰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sup>19</sup>同時也是中共海軍首次跨區域至西太平洋海域進行遠海機動對抗訓練，可推測當時的艦隊編組應已具備遠距通信與指管能力。而2014年年底舉行的「機動—6號」演習也是中共海軍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遠海演習，其操演距離較機動1—5號演習更遠且投入更多兵力。此外，更將綜合補給艦納入此次演習，並驗證各艦隊跨海區、長時間與遠海機動之綜合保障能力。<sup>20</sup>中共海軍三大艦隊於2015年12月16至17日在西沙群島海域，進行紅藍軍「遠海實兵對抗」演練，依前一次的時間與演練方式，研判為「機動—7

<sup>17</sup>〈外媒關注機動—4 演習：跨海區、跨艦隊的對抗演習〉，《中華網軍事》，2005 年 6 月 4 日，〈<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1022/18102301.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6 日）。

<sup>18</sup>陳萬春、張勝凱，〈從中共海軍遠海機動演訓論我用兵思維之應對〉，頁 39-40。

<sup>19</sup>尹人，〈中共三大艦隊在西太平洋進行軍演〉，《BBC 新聞網》，2013 年 10 月 2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0/131020\\_china\\_navy\\_exercise](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0/131020_china_navy_exercise)〉（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sup>20</sup>陳萬春、張勝凱，〈從中共海軍遠海機動演訓論我用兵思維之應對〉，《海軍學術雙月刊》，頁 41。

號」演習。此次演練是中共海軍動用多兵力且設置複雜科目的海上實兵演練。演習科目包含圍繞偵察預警、指揮控制、協同突擊、聯合防衛及後勤裝備保障等多個實戰項目，目的在驗證中共海軍遠海航行與機動作戰能力。<sup>21</sup>

中共海軍在實戰化方面不斷擴張，演習與訓練地點從過去的近海轉為遠海，特別是遠海長航訓練時間更長、地域更廣。<sup>22</sup>另外，遼寧艦編隊於2013年11月26日首次進行跨海區訓練，從山東青島南下遠航至南海，這是一次長時間航行的訓練。<sup>23</sup>其中航母編隊自2016年12月至2018年4月，短短不到1年半的時間裡即執行5次遠海訓練。故可從中共海軍歷年的長航演訓中，顯示由水面艦與航母組成的編隊赴西太平洋海域與跨海區進行訓練已呈常態化。<sup>24</sup>

再從航母編隊例行性演習的經驗來看，包括遠海作戰運用在內的一系列綜合演練，同時建立偵察預警體系、空中攔截、對海突擊與防空反導等科目演練，另搭配殲—15艦載戰鬥機掛載實彈，對海空域實施打擊演練中，均

<sup>21</sup>莫小亮、梁慶松，〈南海「龍虎鬥」：海軍三大艦隊南海實兵對抗演練〉，《中共新聞網》，2015年12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12-19/7678447.shtml>〉（檢索日期：2020年1月7日）。

<sup>22</sup>陸文浩，〈中共海軍戰略動向與影響—以機動系列演習為視角〉，《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0期（2016年10月），頁67-96。

<sup>23</sup>皓宇，〈中共航母遼寧艦首度編隊下南海〉，《BBC 新聞網》，2013年11月2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6\\_china\\_carrier\\_southsea](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6_china_carrier_southsea)〉（檢索日期：2020年1月10日）。

<sup>24</sup>劉上靖，〈國防部：遼寧艦航母編隊初步形成體系作戰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8年5月31日，〈[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3929960/cb0bH3aW6ETQkHpLSbzoqhUj9UNwjjfgzB3\\_mqfpQfoGaBhLJ9fcC9jljNpqAh4UmqGi6VjCvqd3HDLcXJxr3JEq1RryY6JyHOxd1shFgHZfpFNbVIG](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3929960/cb0bH3aW6ETQkHpLSbzoqhUj9UNwjjfgzB3_mqfpQfoGaBhLJ9fcC9jljNpqAh4UmqGi6VjCvqd3HDLcXJxr3JEq1RryY6JyHOxd1shFgHZfpFNbVIG)〉（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日）。

顯示出中共不僅要爭奪制空權，還要執行對陸、海的打擊任務。<sup>25</sup>特別是2016年以來，中共海軍三大艦隊的聯合軍演，不管是打破建制混編、熟悉各自戰略任務、熟悉不同海區水文條件，以及加強陸（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空（空運、海軍岸基航空兵、海軍艦載航空兵）力量，著重體現「海面監視指揮資訊管理體系」（Sea Surveillance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能力的發揮。<sup>26</sup>

綜上所述，可證明航母編隊已經初步形成戰鬥力，若再搭配2020年剛服役的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號」，未來可能發展為雙航母戰鬥群。另在大連造船廠正在建造的003型航母，未來將符合達到航母「1艘現役、1艘待命、1艘維護」輪班換防的航母發展目標。<sup>27</sup>可推測未來中共海軍可能透過遠海訓練或演習來加強實戰經驗，亦可能穿越第一島鏈，在第二島鏈的附近區域執行各種演訓。不僅能持續演練部隊指揮管制、裝備性能操作與綜合保障等能力，更可以提升熟悉遠洋海域地理環境。<sup>28</sup>這不僅提高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海上作戰與擴展防禦縱深之能力，也意味著隨著國家對海洋開發及水面艦

<sup>25</sup>白宇，〈遼寧艦已三次進行跨海區遠海訓練 專家：戰力越來越強〉，《人民網》，2018年1月9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109/c1011-29752670.html>〉（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

<sup>26</sup>雷炎，〈歷史告訴未來-中共海軍建設思想這樣演變〉，《坦克裝甲車輛-新軍事》，頁14。

<sup>27</sup>趙觀祺，〈2030年前組6航母戰鬥群遠洋換防 中共海軍改良潛艇入列〉，《香港新聞網》，2018年6月25日，〈<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203169/%E8%A7%80%E5%AF%9F-2030%E5%B9%B4%E5%89%8D%E7%B5%846%E8%88%AA%E6%AF%8D%E6%88%B0%E9%AC%A5%E7%BE%A4%E9%81%A0%E6%B4%8B%E6%8F%9B%E9%98%B2%E4%B8%AD%E5%9C%8B%E6%B5%B7%E8%BB%8D%E6%94%B9%E8%89%AF%E6%BD%9B%E8%89%87%E5%85%A5%E5%88%97>〉（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

<sup>28</sup>歐錫富、黃宗鼎，〈2018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頁80。

發展的同時，以航母為中心的編隊形式在遠海履行「遠海防衛」任務的目標已逐漸透明化。(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跨區機動與年度例行性演習如表3.3)

表 3.3 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跨區機動與年度例行性演習

時間	代號	兵力	區域	特性與能力
1991年	機動1號演習	051型旅大級*1	中共沿海	未配備防空飛彈，無防空作戰能力。
1996年	機動2號演習	053H2G 護衛艦*4	中共東南沿海	配置紅旗-61飛彈(射程3-8公里)防空飛彈，受限於距離有限，故僅具目視距離內防空作戰能力。
1996年	機動3號演習	053H2G 護衛艦*4 052型驅逐艦*2	中共東南沿海	配置海紅旗-7近程防空飛彈(射程13公里)，防空攔截距離雖已增加，但仍僅具自我防禦之防空作戰能力。
2005/5/13   2005/6/3	機動4號演習	051B型驅逐艦*1 052B型驅逐艦*2 052C型驅逐艦*2 053H3型護衛艦*10	中共東南沿海	配置紅旗-9防空飛彈、SA-N-12型中程防空飛彈，具區域防空作戰能力。本次演習開始，中共海軍真正實現現代化的跨海區、跨艦隊的對抗演習。(仍屬於「近海防禦」能力)
2013/10/18   2013/11/11	機動5號演習	051C型驅逐艦*2 052型驅逐艦*1 054A型護衛艦*4 903型綜合補給艦*1	在日本沖繩島以南65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1.油彈補給艦首次加入遠海機動作戰編隊 2.驗驗遠海機動作戰戰法、遠海指揮控制能力，以及檢驗武器裝備遠海作戰效能。
2013/11/26   2014/12/15	例行性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051C型驅逐艦*2 054A型護衛艦*2	南海海域	遼寧艦編隊首次進行跨海區訓練，通過長時間跨海區航行，對部隊訓練以及裝備性能進行連續工作情況下的考驗，驗證航母裝備性能。
2014/12/4   2014/12/12	機動6號演習	051C型驅逐艦*1 052B型驅逐艦*1 052C型驅逐艦*2	跨越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外	訓練方式接近實戰：採「邊航行、邊訓練、邊對抗」的方式，無預警下達「電磁波干擾」實

		現代級驅逐艦*1 054A 型護衛艦*7 903 型綜合補給艦*1 油彈補給艦*2	(西太平洋沖繩島礁海域附近)	做，驗證在複雜環境電磁波干擾下，艦隊應變作戰的能力。
2015/12/16   2015/12/22	機動7號演習	052C 型驅逐艦*2 054 型護衛艦*2 054A 型護衛艦*4 056 型護衛艦*2 903 型綜合補給艦*1 醫院船*1	西沙永興島基地附近海域	這次的機動演習在南海海域，將有助於提升中共海軍應急作戰、遠海機動的能力，並藉此震懾東海及南海周邊國家、美日對南海島礁爭議的介入。
2016/7/5   2016/7/11	例行性演習	海軍三大艦隊編隊艦艇	南海海域以南西沙群島海域	1.實兵實彈軍事演習，同時展開中共海軍實戰化訓練與軍演。 2.為「背靠背」實兵演習，檢驗各艦隊快速反應、判斷、組織編隊與指揮能力，且加強資訊化的海戰演習。
2016/8/1   2016/8/3	例行性演習	海軍三大艦隊編隊艦艇	東海海域	1.演練複雜電磁環境條件下作戰體系運用、偵察預警、遠程精確打擊、綜合防空、反導等演練。 2.檢驗了不同性能飛彈快節奏、多方向對各類目標實施精確打擊的作戰效果；體現了未來資訊化戰爭，提高戰場打擊效率。
2016/12/25   2017/1/13	例行性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052C 驅逐艦*2 052D 驅逐艦*1 054A 型護衛艦*2 056 型護衛艦*1 903 型綜合補給艦*1	西太平洋、南海海域	1.首次穿越宮古海峽突破第一島鏈駛入西太平洋進行演訓，同時繞行臺灣本島東部海域經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2.證明航母編隊已經初步形成戰鬥力，提高中共海軍海上防禦作戰能力。
2017/6/25   2017/7/16	例行性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052C 型驅逐艦*1 052D 型驅逐艦*1 054A 型護衛艦*1	南海海域	在複雜海況條件下，編隊順利完成了多架次的艦載機訓練與試驗任務。
2018/1/5	例行性	遼寧號航空母艦	南海海域	進行航母編隊航行

2018/1/17	演習	052C 型驅逐艦*2 研判北海艦隊 派遣 3 艘艦艇護航		
2018/3/20   2018/4/12	例行性 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研判約 20 艘 艦艇與潛艦	南海、東 海海域	對空、對潛作戰等科目訓練， 與海軍岸基航空兵和潛艇部 隊進行「背靠背」實兵對抗訓 練，並參加2018年南海閱兵。
2018/4/13   2018/4/26	例行性 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研判（驅逐艦*2 護衛艦*2、 綜合補給艦*1）	西太平洋 海域	1.在陌生海域中，運用艦艇 及艦載機的協同，檢驗航 母編隊綜合攻防體系的建 立。 2.遼寧號第一次穿過第一島 鏈在西太平洋上進行艦載 機起降操作，同時也是航 母成軍以來航行最遠的一 次。
2019/4/15	例行性 演習	東部戰區出動包括 5 艘艦艇、轟炸機和偵 察機在內的海空兵 力，組成聯合編隊成 體系。	西太平洋 海域	組織聯合演練，檢驗提高聯 合作戰水平，重點演練聯合 火力打擊、聯合對海突擊等 實戰化訓練科目。
2019/6/10   2019/6/25	例行性 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051C 型驅逐艦*1 051D 型驅逐艦*1 054A 型護衛艦*2 901 型綜合補給艦*1	南海、西 太平洋海 域（關島 附近）	首次搭配排水量 45,000 噸的 「呼倫湖」號大型補給艦，為 搭配航母編隊而建造，可在 海上為航艦及其護航艦艇實 施加油作業。
2020/4/10   2020/4/22	例行性 演習	遼寧號航空母艦 052D 型驅逐艦*2 054A 型護衛艦*2 901 型綜合補給艦*1 空軍派出轟炸機、預 警機、偵察機	南海、東 海、西太 平洋海域	1.實施跨海區「背靠背」綜合 攻防對抗演練，對海射擊等 實戰化訓練，首艘國產航母 山東艦在大連實施港岸訓 練。 2.重點演練聯合火力打擊、 聯合對海突擊等實戰化訓 練科目。

資料來源：陳萬春、張勝凱，〈從中共海軍遠海機動演訓論我用兵思維之應對〉，《海軍學術雙月刊》，頁 33-43；尹人，〈中共三大艦隊在西太平洋進行軍演〉，《BBC 新聞網》，2013 年 10 月 20 日；王歡，〈中共海軍兩艘戰艦取道與那國島近海從西太返東海〉，《中華網軍事》，2013 年 10 月 30 日，

〈<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1030/18118569.html>〉(檢索日期：2020年1月7日)；陸文浩，〈中共海軍戰略動向與影響—以機動系列演習為視角〉，《展望與探索》，頁69-93；〈中共航母「遼寧號」攜殲-15戰機在南海演習〉，《BBC新聞網》，2017年1月3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493763>〉(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日)；皓宇，〈中共航母遼寧艦首度編隊下南海〉，《BBC新聞網》，2013年11月26日；蔡志銓，〈探索中共航母戰鬥群 其護衛能力與因應之道〉，《海軍軍官》(2018年4月)，第3卷第36期，頁22；〈中共航母編隊已初步形成戰鬥力〉，《中評社》，2020年1月13日，〈<http://hk.crntt.com/doc/1045/2/2/8/104522885.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4522885>〉(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日)；彭瑋琳，〈台媒：解放軍遼寧號航母編隊進入南海或巡航人工島〉，《香港新聞網》，2019年6月19日，〈<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342547/%E5%8F%B0%E5%AA%9%E6%88%96%E5%B7%A1%E8%88%AA%E4%BA%BA%E5%B7%A5%E5%B3%B6>〉(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日)；〈中共首艘國產航母正式入列帶你領略兩艘航母的勃勃雄姿〉，《中共新聞網》，2019年12月17日，〈<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pic/133970.shtml>〉(檢索日期：2020年1月13日)；李唐，〈海軍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持續推進轉型〉，《中共新聞網》，2020年4月23日，〈[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檢索日期：2020年5月1日)；〈中國海軍艦船的發展趨勢〉，《防衛省統合幕僚間部》，2020年4月11日，〈[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檢索日期：2020年5月1日)。

## 參、執行「和平使命」任務

中國國務院於2019年9月22日發表《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共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指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共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領導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自身實際相結合，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始終把生存權與發展權作為基本人權的首要任務，並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sup>29</sup>過去中共在2001年成立國際緊急救難隊(China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Team, CISRA)，

<sup>29</sup>楊一楠，〈「改革開放40年中共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新華社》，2018年12月12日，〈[http://www.81.cn/jwgz/2018-12/12/content\\_9375952\\_11.htm](http://www.81.cn/jwgz/2018-12/12/content_9375952_11.htm)〉(檢索日期：2019年10月7日)。

其醫療艦體側身描繪紅十字標誌，因而受國際間保護，因而中共海軍可以透過執行海外醫療任務時（如中共海軍歷年執行「和諧使命」任務），可藉機觀察各國重要據點或軍事要地，也可派遣軍艦實施護航演訓，亦可藉由與各國進行海外人道救援演練時機，達到部隊遠海長航訓練成效。<sup>30</sup>如 2014 年中共海軍派出「和平方舟」號大型醫院船參加環太平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並與其他國家海軍進行聯合操演，演習結束後也前往中南美洲國家進行「和平使命—2014」的國醫療任務。<sup>31</sup>（中共海軍醫院船執行「和諧使命」任務如表 3.4）

中共除積極參國際災難救援外，並藉 902 型大型醫療船執行「和諧使命系列」醫療友好訪問。中共海軍「和平方舟」號大型醫院船自 2010 年服役 10 年來，執行 7 次「和諧使命」任務，共計到訪問 45 個國家和地區，為 230,000 餘人次提供了免費診療服務，分別執行訪問和醫療服務，為到訪國家民眾提供完善醫療服務，組織醫學交流，惠及民眾 230,000 餘人次。在 2017 年也完成了中共海軍歷史上第一次環繞非洲航行，可看出其航跡遠及 3 大洋 6 大洲，代表著「和平

<sup>30</sup>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5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5 年），頁 3-47。

<sup>31</sup>陳利、琚振華，〈和平方舟啟動「和諧使命—2014」任務〉，《人民網》，2014 年 10 月 23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1013/c389725-25825510.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7 日）。

方舟」號大型醫院船也具備遠航之能力。<sup>32</sup>

表 3.4 中共海軍醫院船執行「和諧使命」任務

時間	到訪國家	航程距離	備考
2010 年 8 至 11 月	吉布地、肯亞、坦尚尼亞、塞席爾、孟加拉。	17,800 餘海浬	「和平使命—2010」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12,806 人次，醫療巡診 1,858 人，實施手術 97 例，為 17,664 人進行檢查。
2011 年 9 至 12 月	古巴、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哥斯大黎加。	24,600 餘海浬	「和平使命—2011」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10,840 人次，輔助檢查 6,353 人，收治住院 96 人，實施手術 118 例，為 69,597 人進行檢查。
2013 年 6 至 10 月	文萊、巴基斯坦、孟加拉、拉布汗巴、馬爾地夫、印度、緬甸、印尼、東埔寨。	21,000 餘海浬	「和平使命—2013」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30,086 人次，實施手術 293 例。
2014 年 6 至 9 月	湯加、斐濟、萬那杜、巴布亞新幾內亞。	17,104 海浬	「和平使命—2014」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22,211 人次，收治住院 110 人，實施手術 212 例。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	澳洲、法屬波里尼西亞、美國、墨西哥、巴貝多、格林納達、秘魯。	32,500 餘海浬	「和平使命—2015」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17,441 人次，實施手術 59 例。
2017 年 6 月至 9 月	吉布地、塞拉利昂、加蓬、剛果、安哥拉、莫三比克、坦桑尼亞、東帝汶。	23,000 餘海浬	「和平使—2017」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52,000 餘人次，實施手術 246 例。
2018 年 6 月至 9 月	巴布亞新幾內亞、萬那杜、斐濟、委內瑞拉、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厄瓜多爾、智利。	31,800 餘海浬	「和平使命—2018」任務期間累計航行，診療 50,884 人次，收治住院 288 人，實施手術 288 例，為 20,000 餘人進行檢查。

資料來源：代宗鋒、江山，〈首次環非訪問，和平方舟今啟航，戰友，一路順風〉，《東海艦隊》，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mp.weixin.qq.com/s/\\_3UhUOB8eXxEpjajoK3T7w?](https://mp.weixin.qq.com/s/_3UhUOB8eXxEpjajoK3T7w?)〉（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7 日）；劉上靖，〈和平方舟醫院船將赴 11 國訪問並提供醫療服務〉，《中華人民國防部網》，2018 年 6 月 28 日，〈[http://www.mod.gov.cn/info/2018-06/28/content\\_4817935.htm](http://www.mod.gov.cn/info/2018-06/28/content_4817935.htm)〉（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9 日）。

<sup>32</sup>丁楊，〈「新時代的中共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9 年 7 月 24 日。

## 第二節 海上護航編隊行動

中共海軍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對於參與地區海洋事務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海洋研究、環境保護、海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sup>33</sup>這也使中共海軍不斷向外推展，其目的不外乎在於確保海外利益的完整，就現今趨勢而言，加強對海外利益的保護也是中共必須解決之問題。中共海軍基於保障國家利益與海洋權益的前提下，其海上活動範圍勢必要持續向海外延伸與擴張。<sup>34</sup>中共海軍對於「遠海」的經驗主要來自第一島鏈外的遠海訓練、軍事演習與海上護航行動的經驗累積。本節主要探討中共海軍自 2008 年迄今派遣水面艦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與反海盜等任務。<sup>35</sup>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指出：「當前要適應國家安全、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指導海軍建設，並提高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sup>36</sup>此任務不僅訓練水面艦編隊遠洋續航能力，並藉由擴大國際人道救援、救災、反恐與外訪交流合作，重塑和平崛起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其最重要的不外乎在於實現「走出去」並邁向遠洋常態化的目標。<sup>37</sup>

另外，習近平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指示，中央軍委印發《關於提高軍

<sup>33</sup>洪農，〈論南海地區海上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的建設-基於海盜與恐怖主義問題分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50。

<sup>34</sup>劉慧，《中國國際安全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頁 65。

<sup>35</sup>鍾永和，《解密海洋強國戰略：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頁 201。

<sup>36</sup>〈國防白皮書：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3 年 4 月 16 日，〈[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

<sup>37</sup>鍾永和，《解密海洋強國戰略：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頁 201。

事訓練實戰化水平的意見》把非戰爭軍事相關專業力量納入海軍軍事力量整體建設與軍事籌劃，並透過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經驗以增強軍隊戰鬥力。在現今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下，維護「海上交通線」儼然形成海上維權的重要角色，<sup>38</sup>在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指出由「近岸防禦」到「近海防禦」，再逐漸形成「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轉型。從中共海軍歷年軍事訓練的經驗來看，其海軍活動範圍已由近海向遠海拓展，正逐漸向區域外兵力投射轉變。

亞丁灣位於葉門 (Yemen) 和索馬利亞 (Somalia) 之間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透過曼德海峽 (Babal—Mandab Strait) 與北方的紅海 (Red Sea) 相連，它是從印度洋經過紅海和蘇伊士運河 (Suez Canal) 進入地中海 (Mediterranean) 及大西洋 (Atlantic) 的海上咽喉。(亞丁灣地理位置如圖 3.1) 據統計，每年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船隻約有 18,000 艘，其中大多數均須經過亞丁灣，由其 14% 的海運貿易與 30% 的石油運輸也要經過此地，故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sup>39</sup>

<sup>38</sup> 俞奕佳，〈如何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人民網》，2018年1月1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111/c1011-29758768.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10日)。

<sup>39</sup> Mike Nizza, "Pirate Watcher Adds Up Attacks for 2007,"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08. <<https://thelede.blogs.nytimes.com/2008/01/09/pirate-watcher-adds-up-attacks-for-2007/>> (Accessed 2020/2/10)



圖 3.1 亞丁灣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楊雲濤，〈索馬利亞海盜出沒之亞丁灣地理位置簡介〉，《中國台灣網》，2009年4月7日，〈[http://big5.taiwan.cn/zt/twzt/smlhd/690/276/200904/t20090407\\_862841.htm](http://big5.taiwan.cn/zt/twzt/smlhd/690/276/200904/t20090407_862841.htm)〉（檢索日期：2020年2月10日）。

2008年鑒於亞丁灣、索馬里海域日趨惡化的安全形勢，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816號決議，授權各成員國在索馬里與過渡聯邦政府合作打擊索馬里沿海海盜和武裝搶劫行為。在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支持下，中共海軍於2008年12月26日由海軍前司令員吳勝利發布命令，派遣3艘水面艦艇前往索馬利亞海域實施護航工作。<sup>40</sup>2008年12月26日由武漢號、海口號2艘驅逐艦與「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編隊，同時搭載2架直升機和數名特戰人員，組成首批護航編隊前往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是中共海軍首次組織海上作戰力量赴海外履行人道主義義務，也是中共海軍首

<sup>40</sup> 〈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下命令編隊啟航〉，《新華網》，2008年12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26/content\\_105625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26/content_10562528.htm)〉（檢索日期：2020年2月10日）。

度在遠洋保護海洋運輸線之安全。中共海軍 11 年來常態部署 3 至 4 艘艦艇執行護航任務，共派出 34 批 100 餘艘次艦艇、26,000 萬餘名官兵，為 6,700 餘艘中外船舶提供安全保護，解救、救助遇險船舶等行動。<sup>41</sup>（中共海軍第 1 批到第 34 批護航行動如表 3.5、亞丁灣護航編隊航行路線如圖 3.2）

表 3.5 中共海軍第 1 批到第 34 批護航行動

批次	期程	艦隊、艦艇編隊		護航紀要	友好訪問
1	2008/12/26   2009/4/16	南海艦隊	169 武漢、 171 海口、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41 批 166 艘，區域護航 46 艘，成功救援遇襲外國船隻。	無
2	2009/4/2   2009/8/21	南海艦隊	167 深圳、 570 黃山、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45 批 308 艘，區域掩護 85 艘，解救遇襲船舶 4 艘，接護被海盜釋放的外國商船 1 艘。	巴基斯坦、 印度
3	2009/7/16   2009/12/20	東海艦隊	529 舟山、 530 徐州、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53 批 582 艘船舶	新加坡、 馬來西亞
4	2009/10/30   2010/4/23	東海艦隊	525 馬鞍山、 526 溫州、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46 批 660 艘，查證驅離可疑目標 74 批 222 艘，解救中外船舶 3 艘，登臨檢查不明國籍可疑小船 2 批 2 艘。	阿聯、菲律賓
5	2010/3/4   2010/9/11	南海艦隊	168 廣州、 568 衡陽、 887 微山湖艦	查證驅離可疑船隻 85 批 70 艘，為 41 批 588 艘商船實施伴隨護航。	埃及、義大利 希臘、緬甸
6	2010/6/30   2011/1/7	南海艦隊	998 崑崙山、 170 蘭州、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49 批 615 艘，實施解救行動 3 次，解救遭海盜劫持船舶 1 艘。	沙烏地阿拉伯、 斯里蘭卡巴林、 印尼
7	2011/11/2   2011/5/9	東海艦隊	529 舟山、 530 徐州、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38 批 578 艘，營救遭海盜襲擊船舶 1 艘，解救遭海盜追擊船舶 6 次 9 艘，查證和驅離可疑船隻	坦尚尼亞、 南非、塞席爾

<sup>41</sup>曉星、翁賽飛、周德華，《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頁 137。

				218 艘次，並完成利比亞撤僑船舶護航任務。	
8	2011/2/21   2011/8/28	東海艦隊	525 馬鞍山、 526 溫州、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46 批 507 艘，接護被釋放船舶 1 艘，解救被海盜追擊船舶 7 艘。	卡達、泰國
9	2011/7/2   2011/12/24	南海艦隊	169 武漢、 569 玉林、 885 青海湖艦	安全護送 41 批 280 艘，成功為世界糧食計畫署「納威爾 3 號」商船實施了護航。	汶萊、 科威特、阿曼
10	2011/11/2   2012/5/5	南海艦隊	171 海口、 571 運城、 885 青海湖艦	安全護送 40 批 240 艘，解救 13 批 46 艘次遭海盜襲擾船舶。	莫三比克、 泰國
11	2012/2/27   2012/9/13	北海艦隊	113 青島、 538 煙臺、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43 批 184 艘（包含我國籍船舶 1 艘），驅離可疑海盜船舶 58 批 126 艘，解救遭海盜船追擊船舶 3 艘。	烏克蘭、羅馬尼亞、 土耳其保加利亞、以色列
12	2012/7/3   2013/1/19	東海艦隊	568 衡陽、 570 黃山、 885 青海湖艦	安全護送 46 批 204 艘，查證、驅離可疑目標 68 批 110 艘。	澳洲、越南
13	2012/11/9   2013/5/23	南海艦隊	568 衡陽、 570 黃山、 885 青海湖艦	安全護送 37 批 166 艘，查證、驅離可疑目標 68 批 110 艘。	馬爾他、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葡萄牙、法國
14	2013/2/16   2013/9/28	北海艦隊	112 哈爾濱、 528 錦陽、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63 批 181 艘、與友好訪問國海軍舉行聯合軍演任務。	新加坡、泰國
15	2013/8/8   2014/1/23	南海艦隊	999 井岡山、 572 衡水、 889 太湖艦	安全護送 46 批 181 艘，護送聯合國糧食計畫署船舶 1 艘，與歐盟、美盟、北約等護航艦艇進行友好交流，首次與烏克蘭護航艦艇進行互訪和軍演。	坦尚尼亞、 肯亞、 斯里蘭卡
16	2013/11/30   2014/7/18	北海艦隊	546 鹽城、 527 洛陽、 889 太湖艦	安全護送 40 批 132 艘，派出特戰隊員 53 人次為 18 艘次船舶實施隨船護衛，解救遭襲擾商船 1 艘。	突尼西亞、 象牙海岸、 喀麥隆
17	2014/3/24 	東海艦隊	150 長春、 549 常州、	安全護送 43 批 115 艘中外船舶，為 17 艘次船舶實施	約旦、阿拉伯、 伊朗、

	2014/10/22		890 巢湖艦	特殊護航，為 1 艘世界糧食計劃署船舶護航。	巴基斯坦
18	2014/8/1   2015/3/19	南海艦隊	989 長白山、 571 運城、 890 巢湖艦	安全護送 48 批 135 艘，首次為中共執行探月工程測量任務遠望 3 號提供護衛，並與美、法、希臘三國海軍聯合反海盜、國際人道主義救援演練。	英國、德國、 荷蘭、法國、 希臘
19	2014/12/2   2015/7/9	北海艦隊	547 臨沂、 550 濰坊、 887 微山湖艦	安全護送 36 批 109 艘，並首次靠港交戰區域港口(葉門)實施撤僑行動，安全撤離 16 國 897 名中外公民，並在地中海與俄羅斯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土耳其、 克羅埃西亞、 義大利
20	2015/4/3   2016/2/5	東海艦隊	152 濟南、 548 益陽、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39 批 90 艘，驅離疑似海盜船 11 批 13 艘，與法國、巴基斯坦和韓國等國艦艇進行軍官交流，並與韓國編隊指揮官會面，深化護航合作。任務結束後實施環球訪問，友好訪問 12 國 13 港。	蘇丹、埃及、 丹麥、芬蘭、 瑞典波蘭、 葡萄牙、夏威 夷、澳洲、古 巴、墨西哥、 東帝汶、印尼
21	2015/8/4   2016/3/8	南海艦隊	573 柳州、 574 三亞、 885 青海湖艦	安全護送 36 批 65 艘中外船舶，處置 12 批 56 艘可疑海盜船艇。與韓國、丹麥等國海軍開展聯合反海盜演練，並參加印度國際海上閱艦式。	巴基斯坦、斯 里蘭卡、孟加 拉、印度、 泰國、柬埔寨
22	2015/12/6   2016/6/30	北海艦隊	576 大慶、 113 青島、 889 太湖艦	安全護送 25 批 56 艘，緊急救援中共漁船 2 批 5 名傷員，編隊與他國護航編隊舉行聯合演習。	南非、韓國、 坦尚尼亞
23	2016/4/7   2016/11/1	東海艦隊	531 湘潭、 529 舟山、 890 巢湖艦	完成包括 1 艘世界糧食計劃署船舶在內的 39 批 79 艘中外船舶，發現並驅逐疑似海盜活動小艇 7 批 41 艘。首次代表中國海軍赴德國參加「基爾週」活動。	德國、緬甸、 馬來西亞、 柬埔寨、越南

24	2016/8/10   2017/3/8	北海艦隊	112 哈爾濱、 579 邯鄲、 960 東平湖艦	完成多批多艘中外船舶護航任務，發現並驅逐疑似海盜活動小艇 8 批 15 艘，並赴巴基斯坦參加「和平—17」多國海上聯合演習。	阿拉伯、卡達、阿聯、科威特
25	2016/12/17   2017/6/28	南海艦隊	568 衡陽、 569 玉林、 963 洪湖艦	安全護送 30 批 62 艘，解救遭追擊船舶 2 艘，驅離疑似海盜船隻 13 批 82 艘。	馬達加斯加、澳洲、紐西蘭瓦努瓦圖
26	2017/4/1   2017/9/29	東海艦隊	577 黃岡、 578 揚州、 966 高郵湖艦	完成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船舶護航等 42 批護航任務。	比利時、丹麥 英國、法國
27	2017/8/23   2018/3/20	南海艦隊	171 海口、 575 岳陽、 885 青海湖艦	完成 36 批 54 艘中外船舶護航任務，解救被海盜追擊船舶 5 艘，護航編隊首次於西非新幾內亞灣機動巡航。	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
28	2017/12/26   2018/5/1	北海艦隊	546 鹽城、 550 濰坊、 889 太湖艦	安全護送 30 批 41 艘，赴奈及利亞參加國際海事會議暨地區海上演習等任務。	西班牙、迦納 喀麥隆、 加彭、南非
29	2018/4/28   2018/10/5	東海艦隊	515 濱州、 530 徐州、 886 千島湖艦	安全護送 26 批 40 艘，參與德國「基爾週」及波蘭海軍 100 周年慶典活動。	西班牙、法國
30	2018/8/6   2019/1/27	北海艦隊	539 蕪湖、 579 邯鄲、 960 東平湖艦	完成 31 批 59 艘次中外船舶護航任務，先後參與突尼斯海軍成立 60 週年國際艦隊檢閱活動、護航直升機醫療後送訓練等行動。	柬埔寨、菲律賓
31	2019/4/28   2019/7/11	南海艦隊	536 許昌、 998 崑崙山、 964 駱馬湖艦	安全護送 28 批 46 艘次中外船舶，多次執行緊急救援任務，先後參加「和平—19」多國海上聯演和國際防務展。	阿拉伯、澳洲
32	2019/4/4   2019/10/29	東海艦隊	153 西安、 599 安陽、 998 崑崙山、 966 高郵湖艦	安全護送 30 批 42 艘中外船舶，為 124 艘船隻提供區域護航，參加了中法軍事交流和俄羅斯「海軍節」慶典活動。	莫三比克、 馬來西亞
33	2019/8/29	北海	550 濰坊、	安全護送 23 批 41 艘中外船	阿拉伯、

	2020/3/25	艦隊	117 西寧、 968 可可西里湖艦	船，協助漁船反海盜措施。參加中、俄、南非三國海上聯演	孟加拉國、 泰國
34	2020/1/19	南海艦隊	175 銀川、 571 運城、 887 微山湖艦	遠海大洋組織開展艦機協同、反恐反海盜，在 72 小時內連續完成了綜合攻防、聯合反潛、應急救援等多個實戰化課目。	-

資料來源：〈軍事行動/護航/列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 年 12 月 24 日，〈[http://www.mod.gov.cn/action/node\\_46960.htm](http://www.mod.gov.cn/action/node_46960.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頁 148-150；胡丹青，〈海軍第 34 批護航編隊起航〉，《海軍新聞》，2019 年 12 月 24 日，〈[http://navy.81.cn/content/2019-12/24/content\\_9702753.htm](http://navy.81.cn/content/2019-12/24/content_9702753.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



圖 3.2 中共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路線

資料來源：〈中國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三周年〉，《人民網》，2011 年 12 月 26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84385/232175/index.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3 日）。（筆者自繪）

由中共水面艦編隊歷年來執行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中分析其艦艇組成特性：

### 一、作戰艦艇

護航編隊通常以 2 艘作戰艦搭配 1 艘綜合補給艦組成。作戰艦艇以驅逐艦、護衛艦各 1 艘混編或護衛艦 2 艘組成。在艦型方面，均由 052 型驅逐艦與 054A 型護衛艦擔任。其派出的大多是中型的護衛艦或驅逐艦，其滿載排水量界於 4,000 噸至 6,000 噸左右，如無伴隨其他支援艦，若要進行遠海作戰任務，其能力仍有限。<sup>42</sup>其中第 6、15、18 批編隊，曾將 071 型登陸艦納入編隊中，登陸艦可用於運送人員、步兵戰車與主戰坦克等裝備，可實施登陸作戰，也可搭載兩棲車輛，具備大型直升機起降甲板及操作設施，可做為兵力機動投射平台。可以看出艦艇編隊運用護航的時機，提升不同作戰方式的演練經驗。<sup>43</sup>

另外，護航編組幾乎是由 1 驅逐艦與 1 護艦編組或由 2 艘護衛艦編組方式實施護航，可推測 054A 型護衛艦具噸位適中及耗油較少等特點，且護衛艦機動性較高、操作靈活，可推測由護衛艦為主體組成的護航編隊為執行遠洋護航任務中較為合適的編組。<sup>44</sup>

<sup>42</sup>黃恩浩，〈中國發展 055 型飛彈驅逐艦的戰略意涵〉，頁 6。

<sup>43</sup>胡丞駿、杜建明，〈中共研製兩棲攻擊艦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2 卷第 1 期（2018 年 1 月），頁 77-78。

<sup>44</sup>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2 卷第 6 期（2019 年 12 月），頁 83。

## 二、補給艦艇

可觀察出第 1 至 10 批護航編隊中，由南海與東海艦隊所屬的綜合補給艦均連續執行 2 批次任務，其擔任補給任務長達 7—10 個月之久，但自第 11 批護航任務開始，由北、中、南 3 大艦隊採輪帶方式接替護航任務。推測原因為可能為 2012 年前因綜合補給艦建造數量有限。如北海艦隊因最晚獲得 903 型綜合補給艦，「太湖艦」至 2012 年才服役，由此可推測直到 2012 年 2 月才將北海艦隊投入亞丁灣護航之原因。隨著中共海軍水面艦的發展，大型綜合補給艦數量由 2013 年之前的 5 艘增加至 2019 年的 14 艘，才使得海上伴隨保障能力有明顯的提升。另外，在第 20 批護航編隊以前，出現由隸屬不同艦隊混編的情形，如第 11、14、15、18、19 批護航編隊，由隸屬不同艦隊的補給艦與作戰艦混編而成，可推測中共綜合補給艦在 2016 年以前的遠海保障能量仍顯不足，需要靠各艦隊相互支援以完成護航任務。<sup>45</sup>

第 1 批護航編隊於 2009 年 1 月 6 日抵達亞丁灣，以往護航編隊護航方式是以「A 點到 B 點」的區域護航為主，A、B 兩點分別位於亞丁灣東口和西口兩處，同時也是海軍艦艇編隊與被護船舶的會合區，此護航區域東西長 1,480 公尺，平均寬度為 482 公尺，以圖 3.3 的護航航線示意，對於進入紅海的船隻，A 點為開始護航點，B 點為解除護航點；對於從紅海出來的船隻，B 點為開始護航點，A 點為解除護航點。中共海軍護航編隊大多數時間

---

<sup>45</sup>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頁 83。

在這兩點之間往返穿梭為船舶實施伴隨護航，同時也是最常用、最基本的護航方式。但中共海軍自首批亞丁灣護航編隊開始，就宣布不依循國際推薦水道，主要因為中共海軍護航編隊主要採用「伴隨護航」方式，整體編組規模較大，航行在國際推薦道行航道時，易因船團避讓問題，反而造成航行危險。<sup>46</sup>（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航線如圖 3.3）



圖 3.3 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航線

資料來源：楊雲濤，〈中國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三周年〉，《人民網》，2012年1月13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84385/232175/index.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10日）。

從 2009 年開始，中共海軍水面艦參加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開展的聯合打擊海盜行動，也提升在遠海指揮調動能力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在綜合

<sup>46</sup>韓雲東、金良安、彭術光，〈面相遠海護航的艦船導航裝備發展需求〉，《中國航海》，第3期（2016年7月），頁6-7。

保障能力方面，中共駐吉布地保障基地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成立，其保障基地主要提供護航編隊執行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任務的人員、艦艇休整與補給。基地的建設使用，將使現行的護航遠海後勤保障從伴隨保障為主的方式，調整為以海外基地保障為主、國外港口與國內支援為輔的模式。<sup>47</sup>護航基地化保障模式，有助於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遠海軍事任務之綜合保障能力。<sup>48</sup>

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於 2016 年 4 月報告指出，中共海軍早期缺乏遠離近海的軍事行動與實戰化訓練之經驗，但在歷經亞丁灣、索馬里海域進行打擊海盜行動，以及在護航行動中取得遠航經驗，相對提升海軍水面艦遠洋戰鬥力與防禦能力。<sup>49</sup>遠海護航是中共海軍在國家利益不斷向遠海拓展、海上戰略通道控制與海軍轉型建設向前推進下遂行的任務。<sup>50</sup>中共海軍為鞏固其海上利益與區域安全，派遣護航編隊遠至印度洋執行任務，可藉此將其海軍的軍事行動範圍擴展至非洲與中東地區。<sup>51</sup>

<sup>47</sup>Christopher D. Yung, “Burying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The Diplomat*, January 22,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burying-chinas-string-of-pearls/>> (Accessed 2020/2/18)

<sup>48</sup>李唐、侯融、門良傑，〈亮艦亞丁灣—中國海軍護航十週年記事〉，頁 3-4。

<sup>49</sup>徐正軒，〈如何把握護航宣傳的正確輿論導向〉，《軍事記者》，第 10 期（2016 年 10 月），頁 48-49。

<sup>50</sup>韓雲東、金良安、彭術光、蔣永馨，〈面相遠海護航的艦船導航裝備發展需求〉，《中國航海》，頁 5。

<sup>51</sup>王高成，〈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的戰略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2 期（2009 年 2 月），頁 14。

### 第三節 海上聯合軍演

軍事演習是一種最貼近實戰化的訓練方式，除在動員官兵以透過演習想定要求，藉此試驗武器性能、驗證新戰術戰法，更能訓練指揮官的決策與判斷能力。透過海上雙邊或多邊的聯合演訓，藉此觀摩他國作戰技巧以及對於不同裝備的運用，同時透過與各國的互動，更具有軍事外交的意涵。<sup>52</sup>早在《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就提及，「把軍事訓練作為推進部隊全面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的基本途徑，並且拓寬軍事訓練領域」。加強資訊化條件下執行指揮訓練與部隊訓練，舉行跨區域檢驗性對抗演練、夜間訓練與後勤保障綜合演練。<sup>53</sup>另從軍事演習中所展現的是一國軍事實力與軍隊戰力，而海上的聯合軍事演習則是一種軍事外交的作為，透過區域內與盟國的合作關係，藉由演習想定、演習科目的設定，進行情報蒐集、戰場環境威脅與風險評估、戰術計畫作為與任務分析等。基此，中共可透過海外軍事演習，拉近與各國的距離，且能迅速的瞭解與驗證自身軍事實力，<sup>54</sup>藉以學習他國經驗與建立周邊國家友好關係，進而交流學習各國海軍海上戰技並獲取情報與實戰經驗。<sup>55</sup>

<sup>52</sup>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5年中共年報》，頁3-75。

<sup>53</sup>〈2008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2011年1月6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9.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9.htm)〉（檢索日期：2020年1月10日）。

<sup>54</sup>黃引珊，《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頁19。

<sup>55</sup>李大光，《走近還是遠離戰爭-21世紀中國周邊軍事演習點評》（北京：長江出版，2017年），頁21-23。

依據中共國防部自 2016 年 7 月與他國實施聯合演訓的官方資料可知，中共除曾參與美國「環太平洋」多國海上聯合演訓外，亦參加自 2012 年開始與俄羅斯每年舉辦的「海上聯合」系列演習、由印尼主辦的「科摩多」多邊人道主義救援減災演習、巴基斯坦倡導的「和平」系列多國聯合演習、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多邊海上聯合演習、中共與馬來西亞及泰國的「和平友誼」系列海上聯合演習及中共與東協的「海上聯演」系列軍演。<sup>56</sup>

觀察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其演習規模有逐漸擴大趨勢。以往中共海軍因礙於後勤保障能量不足，在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時，多僅派出小規模部隊，且僅在中國邊境地區舉行。近年隨著艦艇性能發展，其後勤補給能量已足夠支援一定規模部隊在境外從事作戰行動。目前中共海軍建設重點強調「構建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提高戰略嚇阻與反擊、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和綜合保障能力」。事實上，從近年來中共海軍與外軍舉行之聯合軍演可以看出，其水面艦執行海外遠距投射作戰任務之能力有所提升，同時也藉由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可擴張其在區域內軍事存在與軍事影響力。<sup>57</sup>

## 壹、雙邊聯合軍演

### 一、俄「中」海上聯合系列軍演

<sup>56</sup>黃引珊，〈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頁 15。

<sup>57</sup>雷炎，〈歷史告訴未來-中共海軍建設思想這樣演變〉，《坦克裝甲車輛-新軍事》，頁 14。

中共與俄羅斯雙方軍事交流，其兩國彼此互動的進展可從 2003 年中、俄參與聯合反恐軍演開始，此為兩國建交 56 年後的首次雙邊軍演。<sup>58</sup> 中共與俄羅斯自 2012 年開始每年舉行的「海上聯合軍演」，主要以聯合防空、反潛、潛艦救生、搜救、登臨檢查等演練科目。由官方資料顯示，「海上聯合—2012」是兩國首次從陸地走向海洋，也是中共以大型導彈驅逐艦做為參演主力的海外演習；2013 年則為中共海軍首次組織大型編隊離開本土基地；2014 年則為中、俄首次在東海海域進行的軍演；在「海上聯合—2018」軍演中，首次將演習科目提升為反潛巡邏機、反潛直升機、拖曳聲納等海空聯合反潛操演，可看出中、俄軍演在質、量與規模上都有明顯提升。<sup>59</sup>

從中、俄兩國 2012 至 2019 年歷次「海上聯合」軍演觀察，中共海軍水面艦均以驅逐艦、護衛艦與綜合補給艦組成編隊。另從演習地點來看，在 2015 年以前水面艦編隊僅侷限於近海地區，但從近幾年的演習經驗來看，其水面艦編隊已遠赴南海、地中海與波羅的海等遠海海域進行演習，參與演習的兵力與裝備規模也逐漸擴大。演習期間除演練例行性的海上聯合防空、反艦、反潛作戰科目外，更可以充分驗證水面艦編隊在遠海作戰時的海上綜合保障與補給能力。（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如表 3.6、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分布如圖 3.4）

<sup>58</sup>蔡東杰，《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 年），頁 158。

<sup>59</sup>劉秋苓，〈2012 至 2017 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海軍學術雙月刊》，頁 23-26

表 3.6 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

時間	區域	中共參與水面艦兵力	科目
2012/4/22   2012/4/27	青島附近 黃海海域	驅逐艦*4(051C 型*1、 052 型*1、956E 型*1 956EM 型*1)、 護衛艦*5(053H3 型*2 054A 型*3)、 新式導彈快艇*7	以海上聯合防禦為科 題，執行聯合防空、反 潛、搜救、海上補給、反 恐及護航等科目。
2013/7/5   2013/7/12	日本海 彼得大帝 灣海空域	驅逐艦*4、護衛艦*2 及綜合補給艦*1	聯合護航、防空、打擊海 上目標、解救被劫持船 舶、海上搜救等演練。
2014/5/20   2014/5/26	長江口以 東東海北 部海空域	驅逐艦*2(052C 驅逐 艦*1、956E 型驅逐艦 *1)、054A 型護衛艦 *1、903 型補給艦*1	聯合對海突擊、聯合防 空、反潛、聯合護航與聯 合查證識別、聯合搜救 等演練。
2015/5/11   2015/5/21	地中海 海域	054A 型護衛艦*2、 903 型補給艦*1	海上防禦、補給、護航、 航運安全聯合行動及武 器使用演練。
2015/8/20   2015/8/28	日本海 海空域	驅逐艦、護衛艦、登陸 艦、綜合補給艦等 7 艘 水面艦艇	聯合防空、反潛、反艦與 聯合防禦、登陸等演練。
2016/9/12   2016/9/20	南海海域	052B 驅逐艦、052C 型 驅逐艦、054A 型護衛 艦等 13 艘水面艦艇	聯合防空、反潛、搜救、 登臨檢查及立體奪控島 礁等演練。
2017/7/21   2017/7/28	波羅的海 東南部海 空域	052D 型導彈驅逐艦、 054A 型導彈護衛艦、 903 型綜合補給艦等 13 艘艦艇	聯合防空、登臨檢查、海 上搜救、航行補給等。
2017/9/18   2017/9/25	日本海與 鄂霍次克 海	051C 型導彈驅逐艦、 054A 型導彈護衛艦、 903 型綜合補給艦等 13 艘艦艇	聯合反潛、防空、反艦、 救援等，特別是援潛救 生實艇對接。
2019/4/29   2019/5/4	黃海與 東海	驅逐艦、護衛艦及綜 合補給艦等 6 艘水面 艦艇	海上聯合防衛行動，圍 繞聯合援潛救生、聯合 反潛、聯合防空等科目。

資料來源：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3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2013 年)，頁 4-33、4-34；易予聖，〈海上聯合 2014 真能加深中俄夥伴關係？〉，《尖端科技》，第

359 期(2014 年 7 月),頁 39;路西,〈中俄舉行海上聯合軍演 或有意制衡日美〉,《BBC 新聞網》,2015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0\\_china\\_russia\\_navy](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0_china_russia_navy)〉(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3 日);郭武平,〈俄「中」海上聯合-2016 軍演顯示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10 期(2016 年 10 月),頁 15-20;〈中俄 11 次聯合軍事演習盤點〉,《多維新聞網》,2017 年 7 月 25 日,〈<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7-07-30/60003982.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3 日);劉秋苓,〈2012 至 2017 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3 卷第 1 期(2019 年 2 月),頁 25-28;宋子洵、尚文斌,〈中俄「海上聯合-2019」軍事演習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 年 4 月 30 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9-04/30/content\\_4841058.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9-04/30/content_4841058.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4 日)。



圖 3.4 中俄 2012 年以來海上軍演分布

資料來源：依表 3.6 由筆者自繪

## 二、泰「中」海上聯合軍演

「藍色突擊—2019」為中、泰海軍聯合訓練，中共派遣 054A 型護衛艦及 071 型船塢登陸艦參演，兩國演練項目主要以訓練艦艇在海上遭遇戰、編隊綜合防禦、聯合搜救、通信操演、海上補給、編隊射擊與目標識別等科

目進行聯合訓練。本次演訓與以往相比，由原本的陸上演練科目轉向海上的艦、潛、機多兵種聯訓的拓展，相對的提升兩國在海上實戰化的經驗。<sup>60</sup>

### 三、巴「中」朋友系列海上聯合軍演

自 2005 年以來，中共海軍與巴基斯坦海軍先後進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中巴海軍之間的合作交流，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提升兩國軍隊共同應對海上恐怖主義及犯罪的能力，增強雙方安全合作，鞏固發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促進共建安全海洋環境。<sup>61</sup>（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如表 3.7、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分布如圖 3.5）從中共海軍歷次與巴基斯坦聯合軍演來看，雖然堅持以提升兩國軍隊共同應對海上恐怖主義及犯罪能力的非傳統安全領域為主軸，但從演習科目中，大多以聯合防空反導、聯合反艦、聯合反潛與海上實彈射擊等科目為主軸，並實施跨晝夜演習，可推斷中共訓練方式以貼近實戰需求。除體現兩國的密切關係外，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自己潛在對手的防範，試圖在演練中，透過與彼此對手使用的類似戰術、相互觀摩戰術的方式進行實戰化的交流。

中共海軍驅逐艦銀川艦、護衛艦運城艦與綜合補給艦微山湖艦於 2020 年 1 月參加與巴基斯坦聯合軍演後，隨即執行護航任務，前往亞丁灣海域

<sup>60</sup>彭況、易文豪，〈「藍色突擊-2019」中泰海軍開展交流活動〉，《解放軍報》，2019 年 5 月 5 日，版 4。

<sup>61</sup>陳國全，〈盤點歷數中巴海上聯合軍演，見證兩國全天候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 年 1 月 6 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6.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6.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6 日）。

接替第 33 批護航編隊，開始為期數月的第 34 批護航任務。<sup>62</sup>可觀察中共水面艦性能、續航能力與執行任務結束之裝備修復能力有大幅的提升，使水面艦編隊足以在不進港修復的狀況下，繼續接續次項海上任務，可推測其編隊以具備海上多重任務執行之能力。

表 3.7 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

時間	區域	中共參與兵力	科目
2005/11/24	阿拉伯海 北部海區	051B 型驅逐艦、 903 型綜合補給艦	首次在異國海域以聯合搜救為主要內容的非傳統安全領域演習
2011/4/22	亞丁灣、 索馬里海域	054 型護衛艦*2、 903 型綜合補給艦	首次舉行反海盜聯合演習，艦艇聯合護航與模擬航行補等科目。
2014/10/1	東海海域	052C 型驅逐艦、 054A 型護衛艦	海上補給演練、編隊航行、聯合護航等科目。
2015/12/31   2016/1/1	東海海域	054A 型護衛艦*2	首次跨晝夜並組織聯合反潛、海上對抗等實戰化科目演練。
2016/11/19   2016/11/21	巴基斯坦 卡拉奇海域	054A 型護衛艦	海上補給演練、對海射擊、反導演習、燈光通信演練科目。
2017/6/13	阿拉伯海 北部海域	052C 型驅逐艦、 054A 型護衛艦、 903A 型補給艦	航行補給、編隊航行、聯合護航和聯合防空等科目。
2017/11/22	東海海域	052C 型驅逐艦	編隊航行、聯合護航等科目。
2017/11/30   2017/12/2	巴基斯坦 附近海域	054A 型護衛艦	武器實射、聯合搜救、驅離快速小目標等科目。
2020/1/6   2020/1/14	阿拉伯海 北部海域	052D 型驅逐艦、 054A 型護衛艦、 903A 型補給艦	編隊運動、聯合巡航、防空反導、海上攔截與臨檢拿捕、聯合反潛、海上實彈射擊等科目。

<sup>62</sup> 黎雲，〈8 個關鍵詞解讀中巴海上聯合演習〉，《新華網》，2020 年 1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14/c\\_1125461210.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14/c_1125461210.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2 日）。

資料來源：邱越，〈中巴「朋友」海上聯合演習目擊記〉，《人民網》，2016年1月2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2/c1011-28004697.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6日)；陳國全，〈盤點歷數中巴海上聯合軍演，見證兩國全天候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年1月6日；陳國全，〈中巴海上聯演首次命名「海洋衛士」，兩軍將形成三大聯演品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年1月6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7.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7.htm)〉(檢索日期：2020年2月6日)。



圖 3.5 中共歷年與巴基斯坦海上聯合軍演分布  
資料來源：依表 3.6 由筆者自繪

## 貳、多邊聯合軍演

### 一、「科摩多」多邊人道主義救援演習

「科摩多」系列演習強調軍隊在戰爭以外的作用，包括人道救援、改善衛生服務、參與搜救任務與強化人道主義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演習。「科摩多」多邊人道主義救援演習是東協與合作夥伴國海軍為應對重大自然災害，

各國密切協同、聯合實施的救援演練。<sup>63</sup>「東協中共海上聯演—2018」為東協國家首度與中共單一國家於 2018 年 10 月舉行之海上聯合軍演，演習聚焦於《海上意外相遇準則》的執行訓練以及國與國之間的軍事互信。中共隨著國家實力的發展，積極參加南海東協聯合軍事演習，可預測其為建立水面艦編隊海外兵力投射能力，以及取得區域內軍事存在之正當性與維護南海地區主權之企圖。<sup>64</sup>

由中共海軍水面艦於 2016 年在南印度洋周邊海域進行軍演的路線圖可看出，其主要訓練方式可能為海軍水面艦在沒有任何補給艦船的後勤保障狀況下航行至南印度洋，是中共著重在以水面艦編隊續航力、機動力維持的訓練，並藉由航行路經的海域，加強熟悉通往印度洋的戰略通道航線。（中共歷年參加科摩多海上聯合軍演如表 3.8、科摩多演習路線如圖 3.6）

表 3.8 中共歷年參加科摩多海上聯合軍演

時間	區域	中共參與兵力	科目
2014/3/30   2016/4/3	納土納群島 和阿南巴斯 群島海域	901 型大型登陸艦	演練海上聯合搜救、直升機互降、航空測繪、防油污擴散與燃氣洩漏、醫療救援等科目。
2016/4/12   2016/4/15	蘇門答臘 西部外海	054A 型護衛艦及 925 型遠洋救生艦 組成艦艇編隊	人道主義救援實施、軍民協作救援等科目。
2018/5/5   2018/5/9	印尼周 邊海域	052D 型驅逐艦及 054A 型護衛艦	直升機互降、航行補給、查證驅離、海上攔截等科目。

<sup>63</sup>柯聃宇，〈中共參加東協軍事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歐亞研究》，第 6 期（2019 年 1 月），頁 78。

<sup>64</sup>柯聃宇，〈中共參加東協軍事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歐亞研究》，頁 83-84。

2018/10/22   2018/10/28	青島及其 東南海空域	052B 型驅逐艦、 054A 型護衛艦及 903 型補給艦組成 編隊	演練編隊離港、編隊通信、 編隊運動、臨檢緝捕、聯 合搜救、傷員轉運救治、 人員換乘、編隊分航等科 目
-------------------------------	---------------	--	--

資料來源：康哲，〈親歷「科摩多」救援減災演習〉，《人民網》，2014年4月2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421/c1011-24923358.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4日）；劉偉、張剛，〈「科摩多-2016」聯合演習在印尼巴東開幕〉，《中國軍網》，2016年4月13日，〈[http://www.81.cn/big5/jwgz/2016-04/13/content\\_7004059\\_2.htm](http://www.81.cn/big5/jwgz/2016-04/13/content_7004059_2.htm)〉（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曾行賤、張傑，〈科摩多-2018 多國聯合演習進入海上實兵階段〉，《人民網》，2018年5月9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509/c1011-29974532.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楊昇儒，〈中國東協首度舉行海上聯合軍演〉，《中央社》，2018年10月22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810220203.aspx>〉（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柯畊宇，〈中共參加東協軍事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頁78-80。



圖 3.6 科摩多演習路線圖

資料來源：王晨，《解放軍報》，2016年4月12日，版1。

## 二、「和平」系列海上聯合演習

「和平」系列軍事演習由巴基斯坦海軍於 2007 年發起，亦為中共海軍首次參加海上多國聯合軍演，中共海軍曾先後 6 次赴巴國參加「和平」系列聯合演習。軍演目的是提升各國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的能力，旨在加強各國海軍情報資訊共享，增進相互瞭解、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與維護海上共同利益。中共海軍在歷次的演習中，除檢驗編隊護航的能力水平，也向一些海洋強國的海軍學習先進的戰術戰法，同時也提高了中共海軍在打擊海上恐怖主義、海上犯罪以及海盜等海上威脅的能力。<sup>65</sup>（中共歷年參加和平系列海上聯合軍演如表 3.9）

由中共近幾年多次到印度洋海域參加雙邊或多邊聯合海上軍演，可看出印度洋與其周邊海域中，各種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很大程度上匯聚於海洋，因此這些挑戰也影響地區的經濟、環境、能源與國家安全發展，使得中共對於印度洋的依賴度逐年提高。<sup>66</sup>在中共發展遠洋海軍的同時必須大力開拓印度洋的戰略通道，透過派遣水面艦編隊參與海上聯合演習，以建立「兩洋」（太平洋、印度洋）戰略格局。<sup>67</sup>

<sup>65</sup>韓豐軍、張騰飛、王長松，〈和平-17 多國海上聯合演習開幕〉，《中國軍網》，2017 年 2 月 11 日，〈[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02/11/content\\_7484154.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02/11/content_7484154.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5 日）。

<sup>66</sup>石志宏，〈印度洋海上安全綜述〉（南京：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博士論文，2016 年），頁 92。

<sup>67</sup>石志宏，〈印度洋海上安全綜述〉，頁 121。

表 3.9 中共歷年參加和平系列海上聯合軍演

時間	區域	中共參與兵力	科目
2007/3/6   2007/3/13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3H3 型護衛艦*2	編隊機動、實彈射擊、對空防禦、對海面小目標防禦與攻擊、艦隊閱兵和聯合搜救等科目。
2009/3/5   2009/3/14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2B 型驅逐艦	反恐演練、海上聯合搜救、夜間會合、直升機起降、海上安全等科目。
2011/3/8   2011/3/12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4 型護衛艦*2	編隊隊形變換、對快速攻擊小目標防禦、橫向航行補給、海上協同反艦攻擊、聯合反潛等科目。
2013/3/4   2013/3/8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2B 型驅逐艦及 053H3 型護衛艦	演練編隊離港、編隊通信、編隊運動、臨檢緝捕、聯合搜救、傷員轉運救治、人員換乘、編隊分航等科目。
2017/2/10   2017/2/13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2 型驅逐艦及 054A 型護衛艦	編隊運動、聯合搜救、對空防禦、聯合搜救、傷員轉運救治等科目。
2019/2/11   2019/2/12	巴基斯坦 南部海域	054A 型護衛艦及 903 型綜合補給艦	航行補給、反海盜、對海實彈射擊、編隊運動、對空防禦、聯合搜救、傷員轉運救治等科目。

資料來源：宋燕輝，《美國海洋法政》(臺北：元照出版社，2016年)，頁249；韓豐軍、張騰飛、王長松，〈和平—17 多國海上聯合演習開幕〉，《中國軍網》，2017年2月11日；薛成清、崔曉洋，〈和平—19 多國海上聯演落下帷幕〉，《中國軍網》，2019年2月13日，〈[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2/13/content\\_4836149.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2/13/content_4836149.htm)〉(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

### 三、「環太平洋聯合軍演」

「環太平洋演習」是美國在太平洋沿岸每兩年進行一次的大規模多國力量投射的聯合軍事演習，一直以來皆由美國印太司令部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第三艦隊主導進行，是一項多國聯合海上行動軍事演習，從 1971 年開始迄 2018 年已舉辦過 26 次，演習規模逐漸加大，參加國也漸次增多，已成為迄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聯合軍事演習。中共海軍 2014 年首度派出海軍兵力參與演習，同時派出的 4 艘水面艦，是除美國之外規模最大的艦艇編隊。演習科目也逐年增加，由最初主要是反潛、防空與反艦等傳統作戰科目，逐步擴大到反海盜、海上搜救、編隊運動、人道主義與搜救減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sup>68</sup>從 2014 年與 2016 年演習時間均在海外長達一個月之久，演習地點更遠赴夏威夷群島周邊海域，同時也加強水面艦編隊在遠海之綜合保障與補給能力的驗證科目（中共歷年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如表 3.10）

表 3.10 中共歷年參加環太平洋聯合軍事演習

時間	區域	中共參與兵力	科目
2014/6/26   2014/8/1	夏威夷群島和加利福尼亞州南方海域	052C 型導彈驅逐艦、 054A 型導彈護衛艦、 903 型綜合補給艦、 902 型醫院船。	火炮射擊、海上補給、海上安全行動、艦艇編隊運動、人道主義救援減災等科目。
2016/6/30   2016/8/4	夏威夷群島和加利福尼亞州及其附近地區	052C 型導彈驅逐艦、 054A 型導彈護衛艦、 903 型綜合補給艦。	深潛救生艇首次在陌生海域與外軍模擬水下實艇對接救援科目。

資料來源：白墨，〈分析：中國參加環太聯合軍演意義何在〉，《BBC 新聞網》，2014 年 6 月 9，〈[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09\\_china\\_us\\_](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09_china_us_)

<sup>68</sup>李唐，〈環太平洋-2016 演習中的長島船〉，《軍械知識》，第 9 期（2016 年 9 月），頁 58-59。

exercise\_analysis) (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27國參加2016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美國之音》，2016年6月1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rimpac-20160531/3356770.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5日)；王長松，〈中共首度參與2014年環太平洋軍演研析〉，《國政研究報告》，2014年8月12日，〈<https://www.npf.org.tw/2/13969>〉(檢索日期：2020年2月6日)；李唐，〈環太平洋—2016演習中的長島船〉，《軍械知識》，頁58。

綜上所述，從中共海軍近幾年參與雙邊或多邊海上軍演中，隨著新型驅逐艦、護衛艦、綜合補給艦等大型水面艦陸續服役，其艦艇續航能力的增加，各艦隊逐步進行大型編隊操演。演習地點也從以往的近海海域逐步橫跨南海遠赴印度洋、阿拉伯海、地中海與波羅的海海域，向東更跨出東海與第一島鏈至夏威夷群島附近海域進行海上演習。另一方面，從歷年來中共與各國的海上聯合軍演中，可看出與自身艦隊的例行性遠海訓練比較，其水面艦編隊規模較小，演習時間也較短。反觀中共海軍新式水面艦的快速成軍，截至目前尚未看到中共新式水面艦參與海上聯合軍演，推測原因可能為不願讓其他國家知悉相關武器裝備性能。反觀思考，中共為持續擴張遠洋利益，必然更需要進一步增加這些新式裝備參與實戰化的經驗，並透過海上試驗與經驗累積，足以不斷強化水面艦適應遠海作戰與任務執行的能力。

從中共2019年新式大型水面艦的艦造能力與速度來看，可預判未來中共海軍將會以航母編隊為核心，包括驅逐艦、護衛艦、大型登陸艦與綜合補給艦所組成的艦隊編組參與各項演訓任務，<sup>69</sup>以強化執行多重遠海任務的能

---

<sup>69</sup>樊兆善，〈中共海軍的戰略發展及艦艇現代化的現狀與侷限〉，《國防雜誌》，第31卷第1期（2016年3月），頁22。

力，達到海、空攻防一體化機動作戰的能力。<sup>70</sup>同時也印證中共海軍「三階段」的第三階段戰略規劃，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兵力結構作為中共遠海發展之目標，以目前周邊形勢和區域安全的需求考量，故可推測以航母為中心的編隊為中共未來發展遠洋作戰的重要組成。<sup>71</sup>從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與各國在各項跨海域的實兵演習中，除驗證海軍水面艦艇平時訓練的實力與編隊能力外，更能突顯水面艦編隊遠海兵力投射能量，亦藉機向外展示維護主權與海外利益，同時透過海外行動驗證中共國產水面作戰艦執行遠洋任務時，如何支撐水面艦編隊長時間在遠海執行任務的海上綜合保障工作，以符合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要求。

在水面艦艇發展方面，可看出中共海軍逐步拓展遠海實兵演訓的進程，如航母編隊於 2018 年 4 月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實施遠海對抗演練，以實兵方式檢驗艦艇編隊遠海體系作戰運用；組織「機動」系列實兵對抗，演習地點也從近岸地區延伸至遠海區域，並逐步實現「現代化」跨海區、跨艦隊之遠海作戰訓練；截至 2019 年 12 月，已完成 33 批編隊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並持續執行第 34 批護航任務；再從近年來中共與外軍雙邊或多邊演習中，相較以往在演習規模與地點均有擴大的趨勢。綜上所述，皆充分說明中共海軍在遠海實戰化的經驗中，其水面艦編隊走向遠海已成

---

<sup>70</sup>Ronald, O'Rourke,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p 18.

<sup>71</sup>Mike Hoffman, "China Plans to Build 4 Aircraft Carriers," *Defense Tech*, January 22, 2014, <<http://defensetech.org/2014/01/22/china-plans-to-build-4-aircraft-carriers/>> (Accessed 2020/2/18)

常態。同時，可以從上述遠海任務與演習中，可看出水面艦編隊在海軍所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可推測出新型大型水面艦的發展將成為中共海軍達成「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重要的因素。



## 第四章 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分析

中共海軍以往在「近岸防禦」與「近海防禦」戰略時的海上綜合保障主要為依託陸地軍港、碼頭與機場等設施，後勤力量主要配置於岸基上。現階段，隨著中共「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與國家利益不斷的擴展下，使海軍建設與發展更由「近海型」向「遠洋型」轉變。為維護國家經濟持續發展與維護海外利益，對於建構海上綜合保障發展能力更具要求。<sup>1</sup>海上綜合保障能力，是指具備遂行海外軍事行動相適應的資訊保障、航海保障、後勤保障與裝備技術保障等能力。中共海軍為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與面臨複雜的海上環境，故應具備全面、綜合、快速、持續性的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並加強遠洋補給與救生能力，為海軍力量在海上執行任務時提供全方面的綜合保障能力。<sup>2</sup>

中國國務院於 2010 年頒布的國防白皮書就曾提出，海軍按照「近海防禦」的戰略要求，提高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發展遠海合作的能力，並加快建設海上後勤保障平台，如建造大型萬噸級制式醫院船與大型綜合補給艦。按照保障的要求，加強綜合作戰與保障基地建設，並探索海上長時間執行任務的後勤保障方法，以提高海上綜合保障能力。<sup>3</sup>對於後勤的重要性，習近平於 2016 年 11 月召開中央軍委後勤工作會議也強調：「強國強軍必須

<sup>1</sup>黃飛、韓冬梅、李彪，〈美軍海上基地後勤保障經驗及我軍海上保障能力建構〉，《軍事經濟研究》，（2012 年 5 月），頁 75。

<sup>2</sup>尚天亮，《戰略學》，頁 362-366。

<sup>3</sup>〈「2010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1 年 3 月 31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

強後勤。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要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後勤的建設是必然的。」<sup>4</sup>換句話說，具備完善的海上後勤保障能力亦為執行海上任務或行動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中共海軍由「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對資訊化條件下的海軍作戰能力與遠海綜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sup>5</sup>遠洋作戰首重補給，護航編隊中的綜合補給艦是編隊最重要後勤補給來源，在無法靠港補給與修整的航行過程中，綜合補給艦伴隨保障是提供艦艇編隊燃油、淡水與物資的重要管道；再者，運用靠港補給方式，護航編隊艦艇輪流實施靠港休整，綜合補給艦轉為海上機動後勤支援任務；另還有商船運補支援補給，同時提供艦艇編隊多樣化海上補給方式，使航行編隊能在海上長時間執行各種任務，並提供中共海軍遠洋作戰之綜合保障能力。<sup>6</sup>

以目前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執行遠海護航行動之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來探討，其主要採取自我保障與靠港補給相結合的模式，綜合運用岸基補給、海上隨伴補給與海外靠港補給的方式實施。故海軍水面艦編隊採取以海上伴隨保障為主、岸基保障為輔的綜合保障模式。另外，編隊於護航期間利用友好國家港口停靠實施補給，以滿足其海上不足時之補給所需。<sup>7</sup>另外，中

<sup>4</sup>王璐佳，〈聚焦保障打贏 加快轉型重塑 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後勤〉，《人民網》，2016年11月1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111/c1011-28852320.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22日)。

<sup>5</sup>劉山杉、唐貴，〈護航編隊物資商船前送保障研究〉，《綜合運輸》，第38卷第2期(2016年2月)，頁66。

<sup>6</sup>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頁87。

<sup>7</sup>韓躍，〈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頁42。

共於 2017 年 8 月 1 日在吉布地建立第 1 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支援編隊在非洲之角 (Horn of Africa) 反海盜護航行動，除支援護航任務的保障需求外，更可利用此基地向外兵力投射，做為海外任務執行的後勤保障基地，此種海外基地保障的重要性儼然成為中共未來主要發展之海上綜合保障模式。<sup>8</sup>(中共水面艦海上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如圖 4.1) 本章分析中共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著重探討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與海外基地綜合保障能力兩大保障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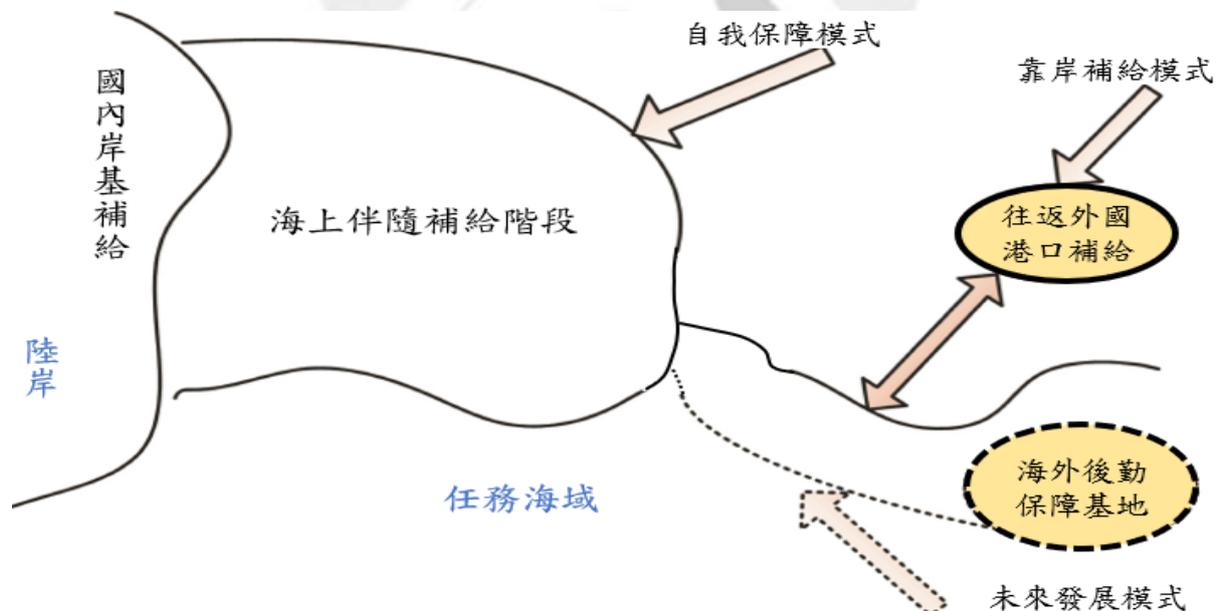


圖 4.1 中共水面艦海上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

資料來源：韓躍，〈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國防》，第 6 期 (2016 年 6 月)，頁 42。

## 第一節 岸基綜合保障能力

中共海軍岸基綜合保障能力主要是指基地後勤部與編隊後勤組在艦艇編隊出海執行任務前，先期對編隊可能發生的保障需求進行全面性的資料

<sup>8</sup>倪光輝，〈中國首個海外保障基地建成投用〉，《人民日報》，2017 年 8 月 2 日，版 4。

蒐集統計、科學分析，評斷出各項保障物資與所需油料等需求，採取岸基補給的保障方式提供補給。其優點為可在艦艇編隊執行海上任務前完成編隊所需物資之裝載，然不足之處為補給數量上難以符合與適應遠海編隊後勤保障之需求。換句話說，要能確保編隊能在遠海完成各項任務，單單只靠岸基保障能力是不足夠的。<sup>9</sup>岸基綜合保障是戰場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海軍艦艇獲得岸基戰鬥、技術與後勤保障的來源，其為艦艇部隊提供駐泊與實施戰鬥前的後勤、物資、裝備等綜合保障之準備，亦為艦艇編隊作戰能力生成的重要依託。<sup>10</sup>

岸基綜合保障是指以大、中型軍港或碼頭、岸上基地與機場為主體的陸岸保障設施體系，主要是對海軍艦艇部隊實施物資補給的保障方式，岸基保障主要使用在編隊集結與任務準備階段，針對所需油料物資、維修器材、生活物資、醫療物資等相關補給品。以亞丁灣護航編隊來說，每批次護航編隊首次物資補給都是採用此種方式，不管海上物資補給線如何延伸，岸基保障方式仍是任何海上綜合保障的基礎，亦在物資保障中占很大的比重。中共海軍為適應未來遠海作戰任務特性需要，海軍基地應強化岸基保障能力與強化基地應急採購能力的建設，同時在執行任務前的準備階段期間內保障物資的主要來源，確保能在最短時間內備妥所需物資。<sup>11</sup>

<sup>9</sup>韓躍，〈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頁 42。

<sup>10</sup>楊啟亮、王平，〈需求自感知的軍港岸基保障物聯網系統〉，《國防科技》，第 35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56。

<sup>11</sup>萬毅、楊騰馳，〈亞丁灣護航物資保障方式解析〉，《後勤保障》，第 3 期（2010 年 10 月），頁 65-66。

除此之外，需加強港口快速裝載能力，不論是執行海上作戰任務或是參加海上演訓、海上護航、搜救等行動，岸上基地保障都是物資補給之源，是實施物資保障的基本依託。海軍護航的作戰艦與補給艦所攜帶物資的裝載都是依託岸上海軍基地實施。現階段海外任務趨向節奏快、消耗快、突發狀況多的模式，在任務準備階段，海軍基地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收到很多批物資保障任務。因此，必須要加強港口快速裝載能力，首先要提高物資集裝化程度、具備完善的物資運輸工具、提高重型物資快速吊載與裝卸搬運設備，以提高物資裝卸搬運速度，加速岸基物資裝載能量。<sup>12</sup>

未來高技術海戰無論怎樣發展，岸基綜合保障始終是一切保障的基礎與依託，亦為保障海上機動作戰力量的基礎。艦艇出航的保障是由基地實施的，補給艦在海上對艦艇編隊實施補給的物資也源自於海軍岸上基地。隨著海軍裝備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岸基保障能力的強弱直接關係到海上持續作戰能力與海上戰鬥力的發展。由於歷史原因，有些國家海軍岸上基地靠後，其戰略後方基地都處於國土縱深，離主要海戰場幾百或甚至幾千公里，這些後勤力量要在戰時充分發揮作用是非常困難的。<sup>13</sup>

海軍的主要作戰兵力艦艇部隊具有高度的機動能力，可以在短時間進行遠距離作戰，但其駐泊與保障的地域都是相對固定的。平時分散駐泊、戰

---

<sup>12</sup>宋太亮、高龐，〈改革裝備保障管理體制，提高裝備保障能力〉，《質量與可靠性》，第4期（2019年7月），頁9。

<sup>13</sup>陳禮佳、尹紹屏，〈岸基保障如何托起外來海戰〉，《船舶工業》（2015年4月），頁33。

時集中使用，執行任務的部隊在預定時間到達集結地點或作戰海域，這就是要求兵力集結港具備多種兵力、多種專業的綜合保障能力。<sup>14</sup>因此，在平時後勤建設中，應收編部分小型專用艦艇基地、臨時停泊點，以及對海軍兵力遂行近海機動作戰任務影響不大的軍港與其它後勤機構，以適應戰時兵力駐泊和綜合保障的需要。目前，中共海軍以發展大型水面艦為主軸，這對於建設大型綜合性軍港或基地提出更大的需求，故集中力量建設「戰略母港」，即建立綜合部屬後勤保障力量、組織各專業後勤保障維修人員與配備相應的後勤保障技術被視為必要之條件，完善的岸基保障補給模式，足以支撐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提供大型水面艦編隊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之基礎。

15

## 第二節 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進入 21 世紀後中共海軍除原有傳統作戰任務外，在海上面臨許多挑戰，如維護海洋安全、保障海上交通線的暢通、打擊海盜以維護海上航行安全、執行遠海長訓與海上聯合軍演等行動。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進入遠海，駛向大洋的次數日益增加，其水面艦編隊在南海、地中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海域出現的身影也已成爲常態。從中共遠洋訓練之觀察，其編隊在海上訓練的時間已從過去的幾天增加至數週，甚至數月、半年之久；參與演訓的水面艦

<sup>14</sup>崔戈，〈國外海上補給關鍵技術的發展〉，《船舶工程》，第 11 期（2018 年 11 月），頁 73。

<sup>15</sup>陳禮佳、尹紹屏，〈岸基保障如何托起外來海戰〉，《船舶工業》，頁 34。

艇編隊數量也由過去的 2 至 3 艘增加到 4 至 7 艘的規模；航行範圍也由第一島鏈內擴展到第二島鏈與遠洋海域。為使水面艦艇編隊能順利在遠洋執行作戰或任務，這對於水面艦編隊海上綜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sup>16</sup>

自 2008 年底開始，中共海軍派遣編隊遠航至亞丁灣、赴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不僅是對海軍水面艦續航與遠海護衛能力的考驗，同時也是對編隊遠海綜合保障能力的驗證。以中共水面艦編隊執行亞丁灣海上護航任務為例，綜合其海上保障方式，利用包含海上伴隨補給、定點補給與靠港補給等保障方式，以提供護航編隊能夠長時間在海上執行任務之保障能力。

17

### 壹、海上伴隨補給與定點補給保障能力

海上伴隨保障是指派出綜合補給艦與艦艇編隊同步航行，航行過程中綜合補給艦適時對艦艇進行物資補充的保障模式，同時亦是編隊海上航行階段主要補給的方式。重點在於進行油料、淡水與物資的補給作業，由綜合補給艦根據艦艇編隊物資實際消耗狀況，適時進行海上物資補充。<sup>18</sup>所謂的綜合補給艦，是指可以在航行過程中或在作戰海域內為己方艦艇編隊適時補充燃油、淡水、食品、物資與彈藥的一種後勤保障艦。其足以保障水面作戰艦編隊在不靠岸的情況下使編隊作戰半徑、海上航行時間、活動範圍與持

<sup>16</sup>王班，〈海軍國家補給船發展現況與特點〉，《船舶工業技術》，（2012 年 5 月），頁 34-35。

<sup>17</sup>汪超、郭秀娟，〈亞丁灣港集裝箱發展戰略及近期工作重點〉，《環球港城》，（2015 年 3 月），頁 47。

<sup>18</sup>萬毅、楊騰馳，〈亞丁灣護航物資保障方式解析〉，《後勤保障》，頁 65。

續作戰能力增加，故有「移動的海上補給基地」之稱號，同時也是一國海軍能否走出近海，進入遠海的重要性指標之一，亦為航行編隊是否具備遠海作戰能力的水面艦裝備。<sup>19</sup>

隨著各國海軍發展遠海作戰模式，其作戰編隊朝向快速化、靈活化方向發展，發展大型綜合補給艦將成為各國軍隊作戰編隊主要之綜合保障來源。<sup>20</sup>換句話說，艦艇編隊戰鬥力的保持必須依賴充足的燃油、食品、物資與彈藥等物資的支撐，如無法得到及時與快速的補充，那麼遠海作戰就無從談起。<sup>21</sup>美軍也認為，實施海上伴隨保障方式為確保海上持續行動的關鍵，艦艇編隊的戰鬥力提升亦需要依靠強大的伴隨保障力量做為後盾。因此，美軍在遠海行動中均有大型綜合補給艦對任務艦艇實施伴隨保障，以確保任務之遂行。<sup>22</sup>由此可見，綜合補給艦對於希望成為遠海或具備遠洋作戰的海軍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可以推測的是，現代化大型綜合補給艦將是各國發展遠洋海軍的重點之一。

海上定點保障是指在海上某一相對安全的區域開設海上浮動保障基地，對過往艦艇實施物資補給的保障方式。由於從中共本土到亞丁灣、索馬里海域，總航程約 4,400 多海浬，需航行 10 天左右，而海軍水面艦編隊在

<sup>19</sup>邱越，〈中國海軍開創新模式在印度洋建立「移動補給點」〉，《人民網》，2017 年 7 月 10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7/0710/c1011-29393590.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7 日）。

<sup>20</sup>王利偉，〈國外海軍補給艦現狀和發展趨勢〉，《船電技術》，頁 61。

<sup>21</sup>衛天，〈中共海軍艦隊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技術的發展〉，《艦載武器》，頁 21、24、31。

<sup>22</sup>韓躍，〈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國防》，41。

沒有外界補給的狀況下，海上航行時間與距離有限，因此在沒有綜合補給艦的伴隨保障情況下，需進行海上定點的補給，保障內容以油料與淡水為主。中共艦艇編隊在執行亞丁灣護航過程中，曾多次派遣「青海湖」號綜合補給艦前出馬六甲海峽與新加坡海峽鄰近區域，為護航編隊進行油料與淡水補給作業。<sup>23</sup>

以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來探討海上伴隨保障的能力，其中首批和第 2 批護航編隊，以 2 艘驅逐艦或護衛艦與 1 艘綜合補給艦編隊組成，由「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實施保障，共完成海上補給 40 餘批次，補給各類物資約 10,000 餘噸；第 3 與第 4 批次護航編隊由「千島湖」號綜合補給艦實施補給，順利完成海上補給 49 餘批次，補給各類物資約 35,000 噸。<sup>24</sup>海上伴隨保障方式的優點為能夠及時補足編隊艦艇所需的油料與物資，但保障難度較大，除補給艦自身保障能力外，與護航編隊行動協調需一致，再加上默契上的配合，故對於負責伴隨保障的補給艦要求是非常高的。<sup>25</sup>另外，綜合補給艦的裝載能力是代表著在海上伴隨補給能力的重要指標，對於大型作戰水面艦來說，補給艦應具備更充足的裝載能量與綜合保障能力，以滿足大型水面艦在遠洋執行任務的補給需求。

一般來說，1 艘綜合補給艦載重量至少破萬噸，有的甚至到幾萬噸，才

<sup>23</sup>萬毅、楊騰馳，〈亞丁灣護航物資保障方式解析〉，《後勤保障》，頁 65。

<sup>24</sup>萬毅、楊騰馳，〈亞丁灣護航物資保障方式解析〉，頁 65。

<sup>25</sup>張少軍，〈關於建立我海軍海外保障之構想〉，《教學研究》，（2011 年 5 月），頁 33。

足以支撐水面艦編隊在遠海執行任務所需的綜合補給需求。以一支由 3—5 艘驅逐艦或護衛艦所組成的編隊為例，每天消耗的油料約在 350—500 噸（以正常 18—20 節的速度航行），每艘艦約 3—5 天就需進行油料補給；食品大約每天消耗 5 噸（以 1,000 人計算），1 個月消耗 150 噸；淡水以每天消耗 30 噸計算，1 個月就是 900 噸，如再加上艦上搭載直升機，每個月需要消耗油料 2,000 噸（以 8 架艦載直升機計算），以上均為非作戰期間的消耗量；若執行作戰任務的話，每個月消耗 1、2 千噸彈藥是很正常的。另像油料、彈藥、淡水等物資並非完全用完才實施補給，一般水面艦的油料、淡水低於 50%、彈藥消耗到儲存量的 40% 就必須進行補給。<sup>26</sup>以中共現階段最新型的 901 型綜合補給艦來說，運載量最多可攜帶燃油 10,000—15,000 噸、艦載機航空煤油 5,000 噸、淡水 1,000—1,500 噸（配海水淡化設備）、乾貨彈藥 3,000 噸，<sup>27</sup>若以綜合補給艦不做任何再補給的情況下，推算 1 艘補給艦之油料補給僅可供一支由 3—5 艘驅逐艦或護衛艦組成的編隊約 3 週的時間（包含本身所消耗之油料）。有此可知，大型水面艦對各種物資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如果編隊中綜合補給艦的裝載能力不足，將很難滿足遠海作戰編隊各種生活物資消耗後的補充需求。

從本文表 3.3 中可觀察到，中共以航母為核心組成的編隊至今共進行 7

<sup>26</sup>衛天，〈中共海軍艦隊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技術的發展〉，《艦載武器》，頁 32-33。

<sup>27</sup>〈我國新型綜合補給艦 901 型首艦呼倫湖號交接入列可保障航母編隊〉，《國防時空》，2017 年 9 月 1 日。

次例行性的海外訓練，但從訓練期程來看均未超過 1 個月，且編隊中僅搭配 1 艘綜合補給艦實施補給任務，以 1 個航母編隊由 6—8 艦艇所組成的大型作戰編隊來看，其每天編隊艦艇所需之油料、淡水、食品與彈藥消耗量遠遠大過於以一支由 3—5 艘驅逐艦或護衛艦所組成的編隊。更可以推測一個大型水面艦編隊在遠海執行任務時，其編隊的海上伴隨保障能力的優劣是構成其編隊維持任務時間長短的重要因素之一。未來中共海軍可能會以航母為核心的作戰編隊進行遠海長訓或與各國的海上聯演等各項演習，對於滿足編隊在遠海所需物資的補給相對來說是格外重要，故建造新一代更大噸位的遠洋綜合補給艦，為提升海上補給任務的效率與促成中共海軍向「遠海防衛」戰略目標前進的重要因素。<sup>28</sup>

艦艇編隊在遠海長期執行護航任務期間，海上伴隨保障是艦艇遂行遠航任務物資補給的主要手段。但僅靠綜合補給艦提供伴隨保障，其補給艦攜行量難以滿足編隊物資補給的需求，而且在任務期內，綜合補給艦還須進行自補給和再補給，而中共海軍能夠擔負前送保障任務的艦船數量有限，保障壓力相對也較大。<sup>29</sup>此補給方式因為屬於非戰時情況下，艦艇編隊物資消耗速度相對較慢，故補給艦可滿足較長時間伴隨保障需求，且能夠在國外港口實施再補給作業。平時，1 艘綜合補給艦通常可為 1 個艦艇編隊實施約 2 到

<sup>28</sup>孫亦韜，〈中共航母機動編隊—其護航能力之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頁 10。

<sup>29</sup>袁斌、唐貴，〈多國海軍活動馬頭勤務保障實踐與思考〉，《海軍後勤學術研究》，第 4 期（2012 年 9 月），頁 70。

3 週的物資保障，當任務超時的情況下，補給艦就須進行再補給才能為編隊持續實施保障，如果補給艦再返回岸基進行再補給，考量補給時間與航行距離，可能無法在時間內滿足編隊遠海物資保障的需求。為延長補給艦支援保障的時間，依託民間商船實施前送補給亦為中共水面艦編隊解決遠海保障的方式之一。

以美軍海上伴隨補給為例，採用接力式 3 級保障模式：第 1 階段主要由本土基地到前進基地（或中轉基地）的物資補給，以徵用民船不須改裝即可擔任；第 2 階段為前進基地到作戰區域附近，為海上伴隨的補給艦進行再補給，一般用的船為支援船或穿梭船，只須在船上加裝海上航行補給設備即可實施補給任務；第 3 階段為補給艦伴隨編隊航行，為編隊進行綜合補給。採用此補給方式，不僅可減少綜合補給艦在遠海消耗物資的時間，更能使水面艦編隊在海上達到快速補給的能力，以增加艦艇編隊海上執行任務的續航力。（美國海軍接力式 3 級保障模式如圖 4.2）<sup>30</sup>

<sup>30</sup>崔性泉，〈利用動員民船組件海上支援保障編隊思考〉，《國防交通工程與技術》，第 2 期（2016 年 3 月），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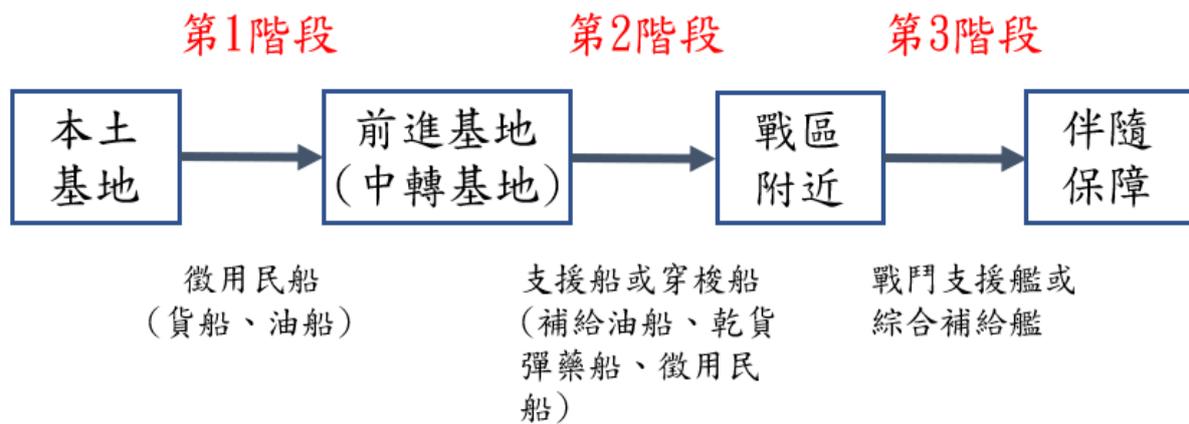


圖 4.2 美國海軍接力式 3 級保障模式

資料來源：崔性泉，〈利用動員民船組件海上支援保障編隊思考〉頁 5。

隨著現代戰爭多樣化的發展，物資的需求總類與數量大幅提升，而且在高強度的作戰環境條件下，海上物資消耗速度相對也快。艦艇編隊在遠海航行作業時，會不斷消耗儲備的食品、燃油與淡水等物資，為保障編隊正常的營運，消耗的物資必須迅速得到補給。由於港口、航道與海況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每次都可以進港或靠岸補給，因此不得不採用海上綜合保障方式實施補給。<sup>31</sup>為保障艦艇編隊在任何時刻與地點均能執行所賦予的任務，則必須依靠充沛的海上補給能力適時進行補給。目前，中共綜合補給艦海上補給方式主要以縱向補給、橫向補給與垂直補給三種，補給種類區分乾貨（如食品、彈藥等）與液貨（如油料、淡水等）兩大類。<sup>32</sup>

### 一、縱向補給

海上縱向補給為補給艦與接受艦艇航行在同一縱線上，兩艦艇相距約

<sup>31</sup>余建興、願鵬，〈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第 24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3。

<sup>32</sup>初建、鍾小軍，〈海上運輸船隊結構和規模問題研究〉，《中國水運》，（2015 年 10 月），頁 83。

20 公尺—30 公尺，既可採用停泊補給，也可以採用航行補給，補給物資種類以液貨為主。通常以 2 根軟管，1 根為補給油料，另 1 根為補給淡水，其燃油和淡水可同時進行補給作業。縱向補給液貨裝置主要以帶承載索的補給裝置，此裝置是彌補以往軟管漂浮式補給的不足，該方法由於需架設承載索道，相應的作業難度和工作強度較大，作業時間也較長，但此種補給裝置可使軟管脫離海面，相較於軟管漂浮式的補給模式，較不受海風、海浪與海流等影響，也可預防軟管破裂與造成油水洩漏汙染環境等問題。<sup>33</sup>（中共縱向液貨補給傳輸模式如圖 4.3、中共「呼倫湖」號綜合補給艦向「崑崙山」號船塢登陸艦進行航行中縱向補給作業如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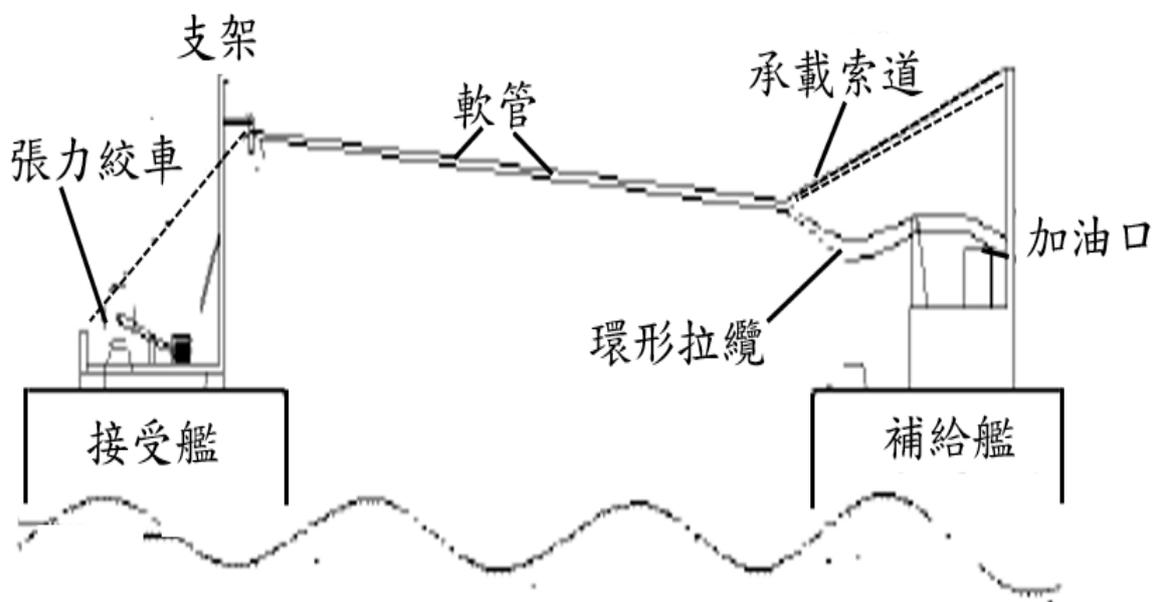


圖 4.3 中共縱向液貨補給傳輸模式

資料來源：余建興、願鵬，〈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頁 106。

<sup>33</sup>余建興、願鵬，〈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頁 104。



圖 4.4 中共「呼倫湖」號綜合補給艦向「崑崙山」號船塢登陸艦進行航行中縱向補給作業

資料來源：〈「航母奶媽」海上補給首曝光 901 型補給艦可裝 2 萬噸油料〉，《中國軍網》，2017 年 6 月 4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0215/c1011-30677712.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 二、橫向補給

橫向補給裝置主要用於海上補給艦與接受艦艇在平行航行時，且保持同向、同速航行過程中，透過兩艦艇之間的補給裝置進行物資補給的方式，也是海上最常見的補給方式。橫向補給方式能在 6 級海況下進行，具有多品種與效率高的優勢。<sup>34</sup>橫向補給裝置的補給能力是衡量補給裝置性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對於乾貨補給裝置，其補給能力是指 1 次輸送物資的重量與

<sup>34</sup>王利偉、韓霖，〈淺述國外海軍海上補給技術現狀及發展趨勢〉，《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學報》，第 39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頁 78。

時間；對於液貨補給裝置，其補給能力是指軟管輸送液貨的補給量，一般以每小時多少噸為單位。<sup>35</sup>

採用橫向乾貨補給作業時，補給艦和接受艦艇之間架設高架索（或稱張力索），貨物滑車以高架索為承載索在兩艦艇間實施物資傳輸，同時以控制系統通過內牽索絞車與外牽索絞車的收放動作，並控制貨物滑車在高架索上的傳輸速度與方向，完成橫向補給作業。<sup>36</sup>此種補給方式稱做高架索補給系統，通常適用於現代大型補給艦。<sup>37</sup>（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乾貨傳輸模式如圖 4.5）對於橫向液貨補給方式，主要以適用於大型補給艦的高架索補給系統。補給液貨時，高架索承載著鞍座固定的軟管重量，鞍座的位置由補給液貨時牽引內、外牽引索用的兩台絞車進行控制，由輸液管線進行燃油、淡水之補給作業。裝置回收時，由內、外牽引絞車拉回補給艦。<sup>38</sup>（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液貨傳輸模式如圖 4.6、中共「千島湖」號綜合補給艦向「舟山」號導彈護衛艦進行航行中橫向補給作業如圖 4.7）。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up>35</sup>嚴梅劍，〈海上航行橫向補給裝置選型設計〉，《船舶艦裝》，第 1 期（2014 年 2 月），頁 52。

<sup>36</sup>薛紅軍、彭杉、吳華強，〈海上航行橫向補給高架索道動態特性分析〉，《電機設備研究》，（2012 年 2 月），頁 3。

<sup>37</sup>洪海容、劉震，〈海上後勤保障的重要途徑〉，《現代艦船》，（2008 年 10 月），頁 6。

<sup>38</sup>余建興、願鵬，〈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頁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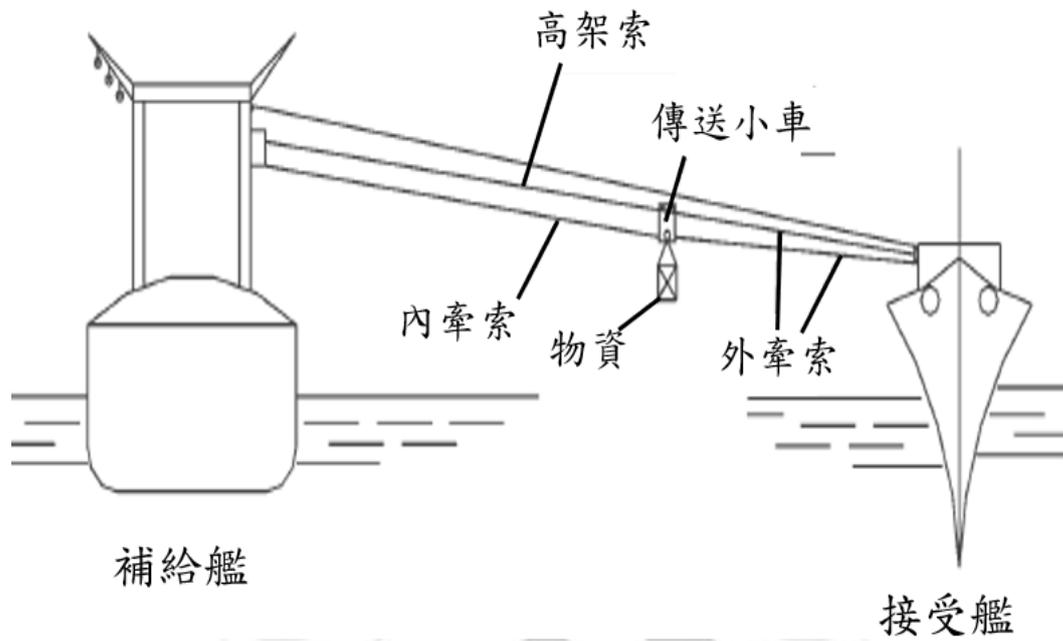


圖 4.5 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乾貨傳輸模式

資料來源：薛紅軍、彭杉、吳華強，〈海上航行橫向補給高架索道動態特性分析〉，《電機設備研究》，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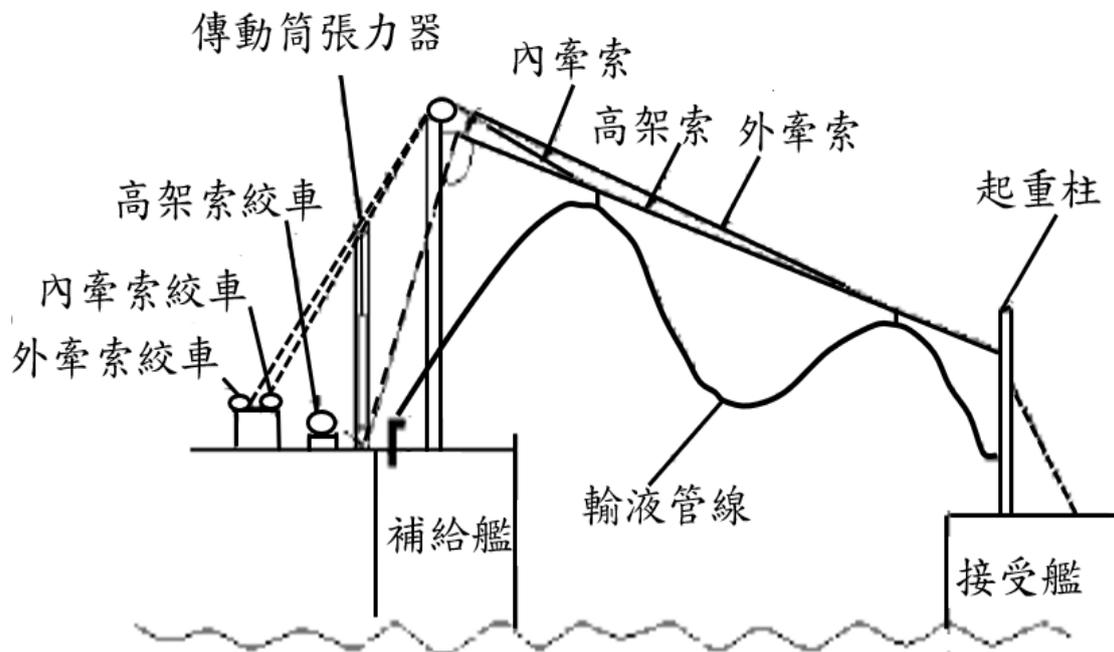


圖 4.6 中共橫向補給高架索液貨傳輸模式

資料來源：余建興、願鵬，〈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頁 105。



圖 4.7 中共「千島湖」號綜合補給艦向「舟山」號導彈護衛艦進行航行中橫向補給作業  
資料來源：郭剛，〈中國海軍第三批護航編隊進行航行中橫向補給〉，《人民網》，2014 年 7 月 27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3331/9729473.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現階段中共綜合補給艦的航行橫向補給裝置控制系統主要採用全電驅動航行橫向補給裝置，並設計 S7—1215 型 PLC 控制系統，在兩艦艇傳輸時產生的劇烈搖晃和距離不斷變化的狀況下，自動完成高架索張力保持和傳輸作業，並增加補給作業的穩定性與安全性。<sup>39</sup>在橫向補給中，由於控制對象為水面艦艇，所以動力定位系統主要控制艦艇在水平面的縱向和橫向移動，在補給的過程中，補給艦與接受艦艇必須同時進行航向與航速的調整，使兩艦艇同向同速，以符合橫向補給作業的條件。<sup>40</sup>

<sup>39</sup>王琦，〈全電動航行橫向補給裝置控制系統設計〉，《自動化與儀器儀表》，（2017 年 3 月），頁 77。

<sup>40</sup>何遙，〈海上航行補給中艦艇接近過程的自動化控制問題研究〉，《艦船電子工程》，頁 47。

### 三、垂直補給

垂直補給是利用直升機向接受艦艇實施物資補充的方式，<sup>41</sup>相較於橫向與縱向補給方式，在高強度、惡劣或複雜的海況中，垂直補給的方式速度快、效率高，且受環境影響較小，尤其在安全性方面的要求，對於武器彈藥、航空煤油等物資補給更具優勢。垂直補給既能在航行狀態下進行，亦能在拋錨泊狀態下進行。<sup>42</sup>自 1959 年美國海軍率先利用艦載直升機成功進行垂直補給試驗以來，垂直補給被譽為當代最有效、最現代化的海上綜合補給方式。目前，世界各國的海軍當中，以美軍應用垂直補給方式最多，其航母編隊接收垂直補給數量約佔整個物資補給總量的 3 分之 1。<sup>43</sup>

海上垂直補給中，物資由補給艦的艙室至甲板，直升機在裝載完成後，向接受艦艇所在位置移動，抵達接受艦艇上空進行物資卸載作業後返航，然後重新回到補給艦甲板上空，準備下一批次物資的吊運，同時接受艦艇甲板上的物資進行入庫作業。按照實際的垂直補給作業過程，完整的補給循環可分為 6 個步驟：物資出庫、運輸、卸載、物資入庫與載具返航。<sup>44</sup>（海上垂直補給作業運輸過程如圖 4.8）雖然垂直補給為最有效的補給方式，但亦有需要改進解決的地方，如甲板上物資搬運效率較低，導致補給艦與接受艦艇

<sup>41</sup>何學軍，〈導彈垂直補給水平艦衝擊震動有限源分析〉，《軍事交通學院學報》，（2015 年 2 月），頁 87。

<sup>42</sup>王利偉，〈國外海軍補給艦現狀和發展趨勢〉，《船電技術》，第 37 卷第 2 期（2017 年 2 月），頁 61。

<sup>43</sup>閻海法、周華，〈艦載直升機垂直補給在後勤保障中的應用及對我軍的啟示〉，《後勤科技裝備》，（2015 年 2 月），頁 55。

<sup>44</sup>董鵬、文昊林，〈基於多智能體的海上垂直補給規劃研究〉，《計算機科學》，第 46 卷第 11 期（2019 年 11 月），頁 72。

物資出庫與入庫時間相對較長，在連續的物資補給過程中，很可能造成當上一批物資補給完成且直升機返回到補給艦甲板時，下一批次物資尚未出庫完成，導致補給作業停滯；另由於接受艦甲板容量有限，物資不能無限堆積，當處於排隊狀況的物資數量達到甲板的容量上限時，就會導致補給作業進入等待狀態。<sup>45</sup>另在垂直補給過程中，物資與甲板接觸瞬間，由於物資自身的垂直下降速度以及艦艇隨波浪起伏搖擺，易發生強烈碰撞，產生較大的衝擊瞬間，很可能損害物資的完整性。<sup>46</sup>（中共北海艦隊直—8 型直升機進行垂直補給作業如圖 4.9）由上所述中共水面艦 3 種海上主要補給作業方式，其各具優缺點，歸納如表 4.1。（海上各補給方式的優缺點對如表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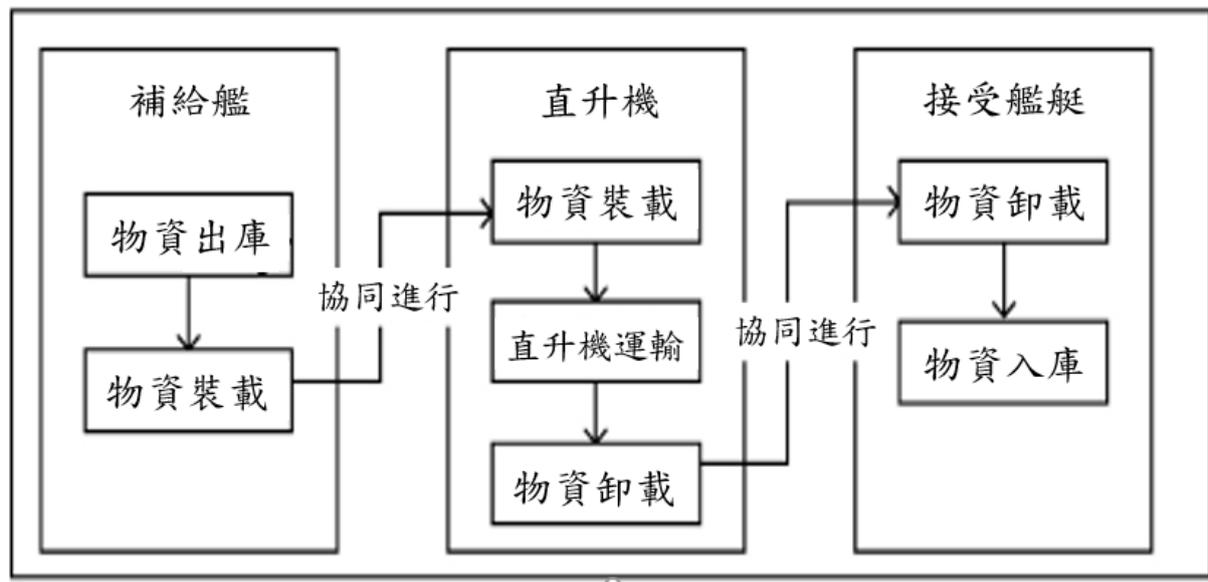


圖 4.8 海上垂直補給作業運輸過程

資料來源：董鵬、文昊林，〈基於多智能體的海上垂直補給規劃研究〉，《計算機科學》，頁 73。

<sup>45</sup>徐廣，〈直升機—艦船動態研究〉，《飛行力學》，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50。

<sup>46</sup>趙厚寬，〈垂直綜合保障性能動態研究〉，《機電產品開發與創新》，第 30 卷第 5 期（2017 年 9 月），頁 64。



圖 4.9 中共北海艦隊直—8 型直升機進行垂直補給作業

資料來源：楊紅，〈北海艦隊直—8 直升機開展垂直補給協同訓練〉，《中國軍網》，2014 年 11 月 13 日，〈[http://www.81.cn/hj/2014-11/13/content\\_6221052.htm](http://www.81.cn/hj/2014-11/13/content_6221052.htm)〉（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2 日）。

表 4.1 海上各補給方式的優缺點

補給方式	縱向補給	橫向補給	垂直補給
優點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補給裝備簡單，且操作便捷，艦艇較不易發生碰撞，能在惡劣的海況下作業。</li> <li>2. 兩艦僅須保持同一航線即可，不需保持位置平行。</li> <li>3. 能在航行與停泊時進行補給作業。</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可進行補給的物資品種多，既可 1 艦對 1 艦或 1 對多艦實施補給，具有多品種補給能力。</li> <li>2. 補給艦艇之間的對接與脫離較容易，且可在較高的航速下作業。</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補給效率高且快速，補給距離可達較遠。</li> <li>2. 能在高強度、惡劣或複雜的海況下進行補給作業。</li> <li>3. 能在航行與停泊時進行補給作業。</li> </ol>

缺點	補給品種單一，只能對液貨進行補給，管道連接和脫開繁瑣，作業難度和工作強度較大。	受專用動力定位系統設備限制，艦艇操作和海況要求較高。	物資搬運效率較低，導致補給作業停滯，另採用直升機運載成本花費較高。
----	---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 貳、靠港綜合保障能力

靠港補給主要是指停靠在國外港口進行補給作業。護航編隊在靠港修整階段，先由各國海軍相關部門協調取得港口的使用權，爾後根據護航編隊的物資與油料實際需求，採取靠港補給保障方式，其優點為護航編隊可運修整補期間得到較好的修整，但其缺點為物資採購受港口所在國的限制較大，導致物資品質或數量難以符合艦艇編隊需求。<sup>47</sup>

以油料保障為例，水面艦編隊由三亞出發，途經南海、麻六甲海峽、穿越印度洋到亞丁灣海域，每批次航行任務需花上數個月的時間，其航程遠、任務多，相對所消耗的油料也大。如 052C 型驅逐艦，所需油品共計 30 餘種，對其燃油補給就需要 800 多噸。另護航編隊在任務執行期間採用多種護航方式，除指定區域內護航、接力護航與兩艦伴隨護航等，面對不同形式的護航模式，綜合補給艦也必須採取多樣化相應的油料補給方式。為維持編隊續航力，平均每 3 週補給艦就需對艦艇編隊進行加油，而綜合補給艦裝

<sup>47</sup>韓躍，〈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頁 42。

貨時間需 3 天（包含油料、淡水與物資），同時必須頻繁奔波於港口與護航編隊之間，此多樣化的保障方式對綜合補給艦上的油料保障人員作業提出很高的要求。<sup>48</sup>由於遠海護航行動編隊規模大，兵力結構複雜，加上又離本土數千海哩的距離執行任務，這也使編隊護航行動中，綜合保障方式需具備多樣化、組織複雜化的能力與特性。<sup>49</sup>

從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中，中共認為海外補給港是維持任務永續執行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透過設置在各國商港的營運據點，做為海外任務的補給港，成為護航任務中重要的補給模式。首批護航編隊選擇了葉門的亞丁港實施補給，亞丁港也成為水面艦編隊的第 1 個常設海外補給站，後續又增加了阿曼「薩拉拉港」、吉布地「吉布地港」，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吉達港」，這 4 個補給點分別提供護航編隊在亞丁灣的東、西兩端實施綜合保障工作。其實對僅有 3 艘艦艇編組成的護航編隊而言，1 至 2 個補給據點已經足夠，但中共卻在同一地區建立 4 個補給據點，可推測中共以投身亞丁灣護航任務，除建立任務所需的補給據點外，更拓展紅海到地中海間的交通要道，且建立這些補給據點可提升艦艇編隊在海外具備戰略地理位置的優勢。<sup>50</sup>（中共在亞丁灣周邊補給據點分布如圖 4.10）

<sup>48</sup>王雄源，〈亞丁灣護航行動油料保障問題研究〉，《軍事物流》，（2012 年 8 月），頁 139。

<sup>49</sup>陳循、宋昆，〈複雜環境下裝備保障模式〉，《裝備研究》，（2010 年 4 月），頁 31。

<sup>50</sup>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頁 84-85。



圖 4.10 中共在亞丁灣周邊補給據點分布

資料來源：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頁 85。

中共在南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紅海到地中海的盟友國家，除建立擴大交往的吉布地海外基地周邊的「薩拉拉港」、「亞丁港」、「吉布地港」與「吉達港」外，同時在南海、印度洋與阿拉伯海周邊積極爭取與各國合作建設港口及沿海物流基地等設施，推動海上運輸聯通機制，包含柬埔寨「深水港」、泰國「藍查邦港」、緬甸「馬德島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與「科倫坡港」、馬爾地夫「哥杜島」、巴基斯坦「瓜達爾港」、與坦尚尼亞「巴加莫約港」等港口<sup>51</sup>。透過與盟國的合作項目，中共由南海經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到亞丁灣間航線中將擁有更多可運用資源，這

<sup>51</sup>張凱銘，〈中國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3 卷第 1 期（2017 年 3 月），頁 149-150。

些都可能形成遠洋海軍水面艦編隊的海上補給點<sup>52</sup>。

雖然中共海軍水面艦執行護航任務時，其編隊中配置綜合補給艦隨行，適時支應護航編隊實施海上機動整補作業，以維持編隊所需之燃油、淡水與食品等物資。但對於人員休息輪替以及裝備檢整維修的工程，卻無法在海上依序完成，為完滿達成護航任務，除持續建構現代化多功能大型綜合補給艦之外，在海上選擇適當港口，讓人員、艦艇適時休整與裝備維修作業仍是必要的措施。<sup>53</sup>中共可串聯各港口以維護「海上交通線」暢通，亦可作為遠洋兵力投射時的中繼站，並提供水面艦編隊在執行任務期間其後勤、裝備與相應支援的保障，更可以提升遠海綜合保障之能力。（中共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周邊補給據點分布如圖 4.11）



<sup>52</sup>David H. Shinn,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China Brief*, pp. 4-6；〈英媒：中國在柬埔寨建深水港令美國擔憂〉，《BBC 新聞網》，2016 年 9 月 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2\\_press\\_review](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2_press_review)〉（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李明勳，〈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畫之概述與最新發展〉，《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18 年 4 月 3 日，〈[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Detail.aspx?id\\_news=275](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Detail.aspx?id_news=275)〉（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sup>53</sup>胡克勇，〈中共遠洋艦隊對海外修補站的依賴〉，《軍事事務》，2017 年 8 月 15 日，〈[http://140.119.184.164/view\\_pdf/96.pdf](http://140.119.184.164/view_pdf/96.pdf)〉（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圖 4.11 中共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周邊補給據點分布

資料來源：David H. Shinn,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China Brief*, pp. 4-6；〈英媒：中國在柬埔寨建深水港令美國擔憂〉，《BBC 新聞網》，2016 年 9 月 2 日；李明勳，〈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畫之概述與最新發展〉，《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2018 年 4 月 3 日。

## 參、海上裝備綜合保障

中共隨著大型水面艦裝備逐漸朝電子化與數位化方向發展，使水面艦裝備的使用、維修與保障工作在高技術條件下也越來越複雜。20 世紀 60 年代，美軍透過長期部屬訓練和多次實踐應用，深刻體認到裝備性能與裝備保障工作等同重要，故需更加落實裝備保障要求。<sup>54</sup>美國國防部於 1964 年發布《系統和設備的綜合後勤保障研製》指令，首次在裝備設計中應用裝備綜合保障（Integrated Logistics Support, ILS）技術，為滿足系統裝備完好性要求、綜合考量裝備保障問題，以及提供裝備所需保障的一系列管理與技術活

<sup>54</sup>祝泓、張平，〈艦船綜合保障系統設計〉，《中國工程科學》，第 17 卷第 5 期（2016 年 8 月）頁 44。

動。<sup>55</sup>為確保艦艇裝備的綜合保障可透過可靠性、維修性、保障性與高效能管理，將各種保障資源組成具備滿足艦艇使用與維修需要的系統，為水面艦裝備的正常運行提供有效的保障能力。裝備綜合保障系統的組成包括保障資源系統、裝備綜合保障管理資訊系統、裝備故障診斷系統與健康管理系統。(裝備綜合保障系統組成如圖 4.12) 其主要功能有：

- 一、為艦上系統或設備的正常使用的與維修提供供應保障、保障設備、技術保障與訓練保障。
- 二、透過電腦技術與網路技術，利用電腦硬件、軟件與通訊設備，對保障系統進行資訊管理。
- 三、根據艦上主要系統或設備的性能與運行狀況，對其故障進行診斷，提供保障資源補給、裝備預防性維修計畫、修復性維修安排等建議。<sup>56</sup>



<sup>55</sup>陳學軍、趙方庚，〈美軍裝備維修保障艦涉及特點〉，《裝備製造技術》，(2016年5月)，頁228。

<sup>56</sup>宋太亮，〈裝備建設大質量觀〉，《國防工業》，(2017年5月)，頁274-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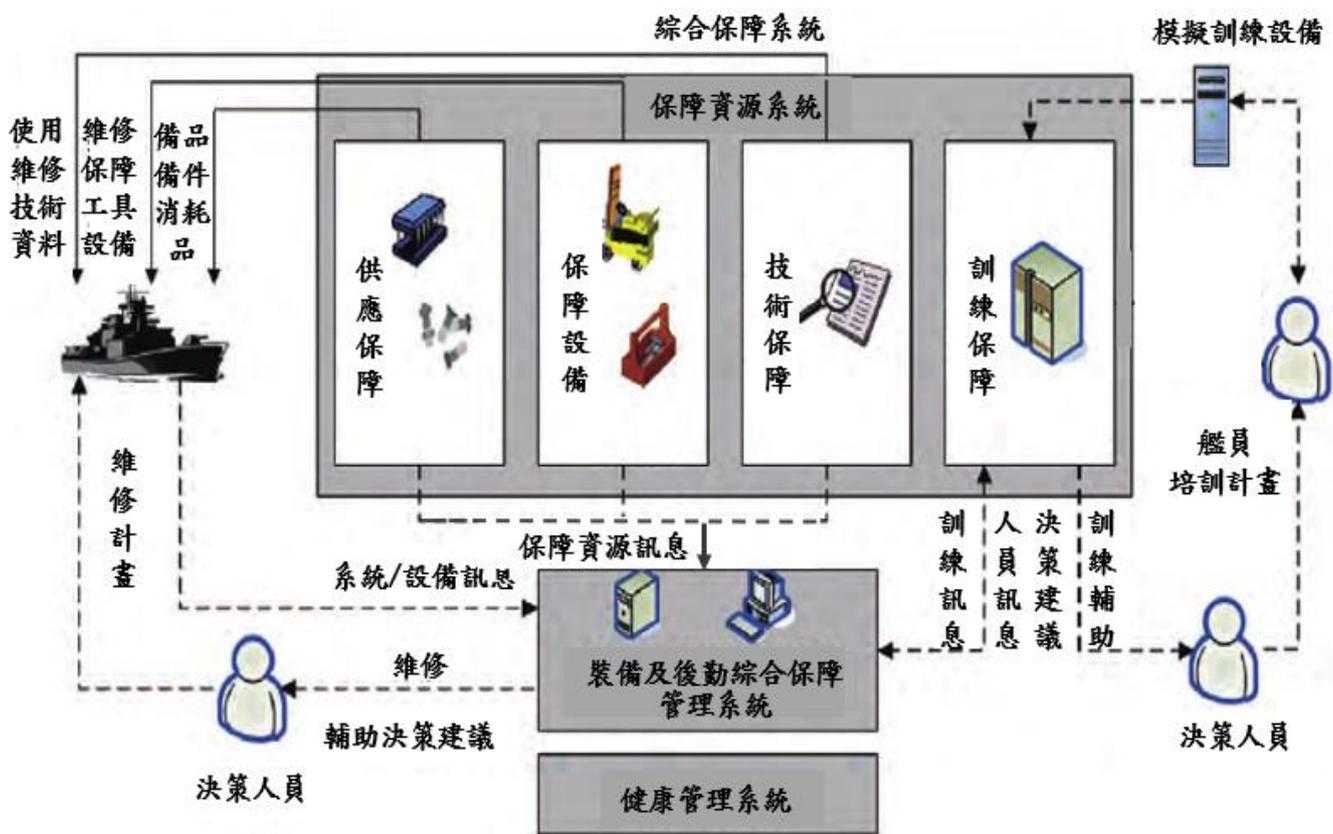


圖 4.12 裝備綜合保障系統組成

資料來源：祝泓、張平，〈艦船綜合保障系統設計〉，《中國工程科學》，頁 47。

另裝備環境適應性是指裝備適應環境條件下變化的能力，也反映裝備在變化的環境因素下仍能正常工作的能力。當前，隨著中共對於遠海資源持續的開發，對於裝備的環境適應性要求也會隨之提高，對於水面艦編隊行遠海行動中將會面對環境適應性的新問題與挑戰。<sup>57</sup>

### 一、高溫狀態下導致裝備老化

遠海地區的年平均氣溫在攝氏 30 度左右，最冷的月份通常也在攝氏 20 度以上，夏季地表可高達攝氏 60 度。高溫環境下對裝備影響既有：橡膠、

<sup>57</sup>周堃、劉偉，〈淺談裝備環境適應性與可靠性〉，《裝備環境工程》，（2014 年 11 月），頁 72。

塑料產生裂紋、膨脹或產生熱老化；有關電子或電路設備因過熱而導致機件靈敏度下降；裝備潤滑劑黏度下降、蒸發，使潤滑劑作用減小。遠海地區處低緯度，太陽輻射強度較大，使得加速複合材料老化，導致機械強度下降。

58

## 二、高濕、高鹽霧導致裝備容易腐蝕

遠海地區全年雨量充沛，年降雨量達 2,800mm 以上，平均濕度達 86%，裝備長年處於高濕、高鹽霧的環境條件下，易造成裝備中相關電子設備故障頻率增加。此外，高濕度與高鹽霧對裝備破壞最嚴重的是發生腐蝕，其裝備結構長期暴露溫暖潮濕的海洋大氣環境中，會使得裝備結構的腐蝕、降低機械結構強度，容易發生機械故障。<sup>59</sup>

## 三、維修保障困難

對於遠海條件下使用的裝備，裝備的配套保障資源型號多，同類型的裝備因生產廠商不同，造成設計裝備的型號也不一致。另由於遠海地區空間限制，可隨行保障的技術人員少，加上所攜帶保障設備、工具與備品有限，裝備維修與故障排除的能力與陸基相比，具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且隨著遠海與陸基保障基地距離的增加，各類保障資源補給就會越來越困難。<sup>60</sup>

<sup>58</sup>王德、祝華遠，〈遠海條件下裝設備的環境適應性要求分析〉，《環境技術》，（2017 年 8 月），頁 49。

<sup>59</sup>陳安定，〈淺析裝備環境適應性及技術指標要求〉，《環境工程通用要求》，（2015 年 6 月），頁 55。

<sup>60</sup>王德、祝華遠，〈遠海條件下裝設備的環境適應性要求分析〉，頁 50-51。

## 肆、提升遠程通信保障

中共海軍不斷走向遠洋的過程中，除具備充足的海上後勤、裝備與相應支援的保障外，必須要解決的就是如何保障這些遠離本土的水面艦編隊與岸上指揮中心之間進行安全且不間斷的通信聯絡。<sup>61</sup>由於航行編隊在遠海地區處於保障距離遠、覆蓋範圍廣、通信環境惡劣的環境中，亦對海軍遠程通信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海軍遠程通信保障主要用於對遠離本的水面艦編隊進行資訊的保障，使水面艦編隊在各種複雜的海域中得到及時、可靠的數據，使裝備、戰術與指揮發揮最大效能。<sup>62</sup>水面艦編隊海軍遠程通信保障體系功能包含裝備使用保障、作戰資訊資源、指揮官決策等方面，故建立高效的傳輸速度、抗干擾能力與通信保密安全能力，才能使艦艇編隊在遠海執行任務時達到有效的指揮、控制部隊行動與武器裝備的運用。<sup>63</sup>（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示意如圖 4.13）目前，中共現階段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的主要手段有衛星通信、短波通信與長波通信 3 種，對於整個遠程通信網路，需要多種通信手段並用，同時也要以水面艦編隊在遠海所執行之任務、時機、海域與不同的戰術戰法等因素來選取相應的通信手段。<sup>64</sup>（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的主要手段特性如表 4.2）

---

<sup>61</sup>王波、周志偉，〈海上裝備網路模組比較〉，《計算機系統運用》，（2014 年 2 月），頁 6。

<sup>62</sup>石懷偉，〈網路仿真技術與應用實踐〉，《計算機系統運用》，（2015 年 3 月），頁 15。

<sup>63</sup>張寶宇、陳迪，〈艦艇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系統研究〉，《船艦電子工程》，第 33 卷第 1 期（2015 年 1 月），頁 14。

<sup>64</sup>楊根源，〈軍事衛星支援艦艇編隊防空作戰研究〉，《現代防禦技術》，第 2 期（2016 年 3 月），頁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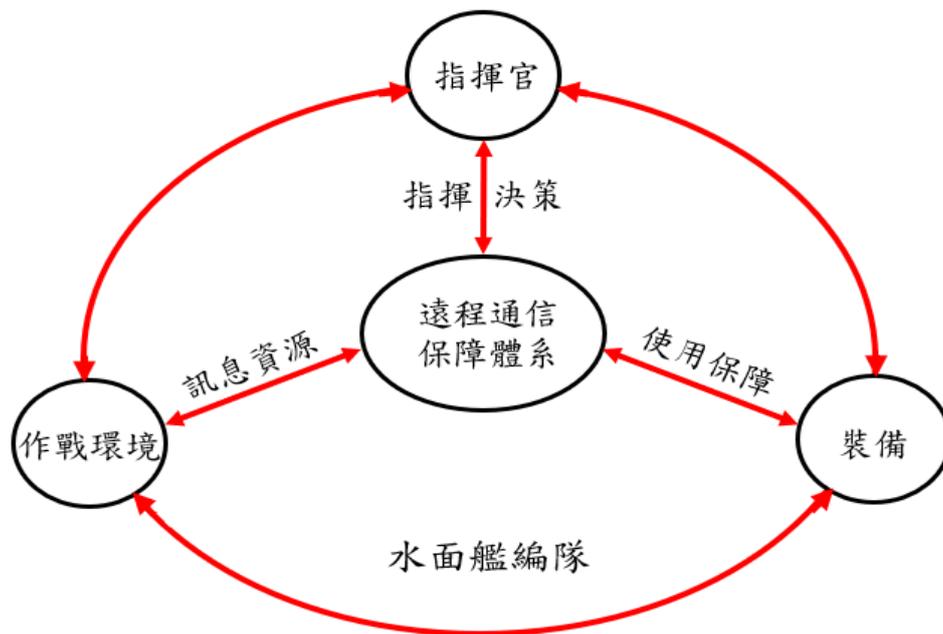


圖 4.13 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示意

資料來源：張寶宇、陳迪，〈艦艇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系統研究〉，《船艦電子工程》，頁 14。

表 4.2 中共水面艦編隊遠程通信的主要手段特性

主要手段	衛星通信	短波通信	長波通信
特性	通信容量大、效率高、覆蓋範圍廣，是非戰時較常用的遠程通信手段，但隨著各國有關太空武器的發展，目標暴露的衛星在戰時較容易遭受敵方摧毀，戰時可靠性不高。	設備簡單、成本低、破壞後較易修復，可用較小的發射功率直接進行遠距離通信，被廣泛用於廣播、軍事、氣象用途，用以傳送語音、圖像與數據等資訊，其因抗毀性強，故戰時可能成為遠程通信的重要手段。	超長波作為海上遠程通信的手段，也可用於遠程對水下通信的方式。長波在大氣中傳播穩定、可靠性強，目前被廣泛運用在軍事通信、大地物理勘探等領域。

資料來源：楊根源，〈軍事衛星支援艦艇編隊防空作戰研究〉，《現代防禦技術》，頁 27。

綜合上述，中共針對提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的作為，以及強化其遠海適應能力與發展運用模式有以下幾點分析：

### 一、加強後勤補給裝備發展

海上伴隨保障方式是遠海護航行動中重要的方式，目前中共海軍現有的綜合保障補給艦等大型補給艦，在海上伴隨綜合保障能力雖有大幅度提升，但與遂行遠海作戰行動任務實際需求還是有一段差距。因此需進一步加強海上綜合保障裝備的發展，建造更多性能優良、航行速度快、補給效率高的大噸位綜合補給艦和油、彈藥等專用運輸保障艦，以提高航次的運輸效率，促進海上伴隨保障能力的提升。<sup>65</sup>

### 二、加強裝備維修保障能力

鑒於遠海地區自然環境惡劣，艦艇在高溫度、高濕度與高鹽霧的環境下，反應裝備在環境變化下是否能正常執行任務，甚至可能導致相關電子、通信設備產生損壞或故障，故加強規範維修方案制定、保障設備與保障裝備的設計、製造、使用與提升人員維修技術等要素，也是強化海上綜合保障工作的重要條件。<sup>66</sup>

### 三、增加海外靠港保障能力

積極拓展海外靠港補給模式，建立與鄰接海域的盟友國家合作，運用有

<sup>65</sup>黃飛、韓冬梅、李彪，〈美軍海上基地後勤保障經驗及我軍海上保障能力建構〉，頁 78。

<sup>66</sup>王德、祝華遠，〈遠海條件下裝設備的環境適應性要求分析〉，頁 51。

利的港口與戰略布局的優勢，增加遠洋海軍在航行途中的海上補給點，有效增強水面艦編隊遠航行動的海外補給能力與作為遠程兵力投射的中繼站。<sup>67</sup>

### 第三節 海外基地綜合保障能力

隨著全球利益迅速擴展與軍事能力的提高，中共在國際間影響力不斷擴大，國際社會對中共所承擔的國際責任也與日俱增。<sup>68</sup>根據聯合國有關決議，2008年以來，中共已派出34批100餘艘次水面艦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亞丁灣護航是赴遠海執行任務，護航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連續護航長達4-6個月，對於人員、裝備與後勤補給面臨很多困難，如得不到岸上基地保障的問題、補給艦本身也在消耗物資、人員休整需要岸上基地、物資補給同樣需要海上基地。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設施的成立，為中共海外後勤保障提供迫切的需求。<sup>69</sup>海外基地，是指一國在海外公地、領地、屬地、海外省，以及在他國土地上駐紮一定數量的武裝力量，進行特定的軍事活動，建立相應的組織機構與設施的地區，亦為一個國家投射軍事力量、海外軍事力量部屬、海外軍事行動支援與維護海外利益的重要建設。如美軍龐大的海

<sup>67</sup> 彭博，〈建立海上機動港之淺見〉，《軍兵種後勤研究》，第4期（2011年6月），頁30。

<sup>68</sup> 薛桂芳，〈中國21世紀海外基地建設的現實需求與風險應對〉，《國際展望》，第4期（2017年8月），頁106。

<sup>69</sup> 江迅，〈中國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亞洲週刊》，2016年12月9日，〈<https://emag.yzzk.com/article/details/%E8%BB%8D%E4%BA%8B/2016-50/1481167540567/%E4%B8%AD%E5%9C%8B%E5%90%89%E5%B8%83%E6%8F%90%E5%BE%8C%E5%8B%A4%E4%BF%9D%E9%9A%9C%E5%9F%BA%E5%9C%B0>〉（檢索日期：2020年2月12日）。

外基地的建設，主要就是基於第 2 次世界大戰期間巨大戰爭需求建構而成，並對戰爭的勝利與戰後霸權維持重要的作用。<sup>70</sup>海外基地也是一國軍事力量遂行作戰、防禦與訓練任務的重要依托，具有重大的軍事戰略價值。從傳統意義而言，在海外設立軍事基地亦為大國保護海外利益與控制海上重要通道的起點。<sup>71</sup>

中共海軍欲發展遠洋實力，除持續建造大型水面艦與實際執行海外演訓外，尚須具備海外基地方能實現邁向遠洋的目標，<sup>72</sup>即利益走向哪裡，安全邊界就走向那裡。<sup>73</sup>中共於 2017 年 8 月 1 日以「後勤保障」之名正式啟用位於非洲東部吉布地基地，此座海外基地亦為中共首座海外「軍事基地」，除支援亞丁灣護航任務的後勤保障需求外，更可利用此基地向外實施兵力投射，做為中共海軍執行任務的後勤補給站。<sup>74</sup>此座後勤保障基地位於非洲東北部亞丁灣西岸，是扼控紅海通往印度洋要衝之咽喉，東南與索馬里相接，西南、西部和北部三面毗鄰埃塞俄比亞，海岸線長 370 公里。其不僅是東非地區的深水港，更扼守著全世界最為重要的航運通道—曼德海峽，這條航線正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貿易通道。吉布地與阿拉伯半島隔曼德海峽相望，紅海由此向東通往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向北通過蘇伊士運河抵達地中

<sup>70</sup>汪麗，〈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與啟示〉，《國防理論》，第 9 期（2017 年 4 月），頁 41、43。

<sup>71</sup>薛桂芳，〈中國 21 世紀海外基地建設的現實需求與風險應對〉，《國際展望》，頁 108。

<sup>72</sup>鍾永和，〈解密海洋強國戰略：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頁 234。

<sup>73</sup>薛桂芳，〈中國 21 世紀海外基地建設的現實需求與風險應對〉，《國際展望》，頁 106。

<sup>74</sup>謝志淵，〈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頁 121。

海，所有經蘇伊士運河的船隻必經吉布地，且絕大多數船隻會在吉布地港實施補給作業。<sup>75</sup>因此，吉布地戰略位置尤為重要，故許多國家先後在此地設置軍事基地。

依中共《軍事知識詞典》「後勤保障」係指「對軍隊作戰，訓練與生活等部隊或組織，實施經費、物資、衛生、技術和運輸等專業保障的總稱。同時亦為提高部隊戰鬥力，以及完成各項任務的重要保證」。<sup>76</sup>而「軍事基地」係指「用於進行特定的軍事行動，並有相應的組織機構和設施，駐有相對固定軍事人員的地區，亦是軍隊遂行作戰和訓練任務的重要依託」。<sup>77</sup>從軍事知識詞典的解釋來看，一個軍事基地中，為遂行相關作戰或訓練之軍事行動與提高部隊戰力，就必須對基地中人員、機構與設施維持其保障能力，故可以推測「後勤保障」能力為支撐與維持一個「軍事基地」正常運作與任務達成之不可或缺的組成。（吉布地基地位置如圖 4.14）

國防大學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up>75</sup>李亞明，〈中國大陸海軍權力擴張之研究—以吉布地軍事基地為例〉，《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11 期（2018 年 11 月），頁 60-61。

<sup>76</sup>陳力恒、王景佳，《軍事知識詞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 年 11 月），頁 281。

<sup>77</sup>陳力恒、王景佳，《軍事知識詞典》，頁 312。



圖 4.14 吉布地基地位置

資料來源：江迅，〈中國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亞洲週刊》，2016 年 12 月 9 日。

中共海軍在吉布地成立的後勤保障基地，該基地總面積約 0.36 平方公里，區分兩大部分，分別為陸軍勤務與海軍勤務兩大設施，陸軍勤務設施包括地面設施及地下化設施；海軍勤務設施，位於多哈雷多功能港區內，包含港勤設施、岸上庫儲及維修作業所需之腹地。<sup>78</sup>（中共吉布地多哈雷多功能港與後勤保障基地建設如圖 4.15）後勤保障基地之海軍勤務設施，以多哈雷港為核心，具軍民兩用之性質，內駐有海軍陸戰隊，停泊區長達 1,200 公尺，且供排水量 100,000 噸以上之大型艦艇停泊，假設每 1 停泊位置的長度以 200 公尺來計算，共可規劃 6 個停泊位置。<sup>79</sup>這意味著中共在吉布地的這座

<sup>78</sup>謝志淵，〈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 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頁 127。

<sup>79</sup>Erica Downs,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Washington, D.C.: CNA China Studies, 2017), p. 26.

軍用碼頭，可讓中共海軍所有大型水面艦停靠。從 2017 年 7 月 11 日由廣州湛江啟航進駐的船艦，包括船長 210 公尺的「井崗山」號 071 型綜合登陸艦、175.5 公尺的東海島半潛運輸船及 3 艘商業貨船，除證實該港勤設施可因任務彈性運用調整與民合作外，並可容納其他大型艦艇停泊所需。（中共軍艦停靠多哈雷港如圖 4.16）如按照碼頭的規模，推測可以停靠至少 4 艘以上的大型水面艦，包括中共排水量約 45,000 噸的 901 型補給艦（長 241 公尺）、20,000 噸的 071 型綜合登陸艦（長 210 公尺），以及新型驅逐艦與護衛艦等水面艦，甚至可供排水量約 70,000 噸的新一代 002 型航母—「山東號」（長 315 公尺）靠港停泊。<sup>80</sup>



圖 4.15 中共吉布地多哈雷多功能港與後勤保障基地建設

資料來源：Erica Downs,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p. 26.

<sup>80</sup> 邱國強，〈陸吉布地基地 將建多功能碼頭停泊軍艦〉，《中央社》，2017 年 9 月 28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709280133.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24 日）。



圖 4.16 中共軍艦停靠多哈雷港

資料來源：謝志淵，〈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頁 136。

中共自 2018 年 5 月於吉布地建成長逾 450 公尺的新碼頭後，從中共第 29 批水面艦編隊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開始，觀察其編隊艦型、艦艇身長與滿載排水量來看（包含 052 型飛彈驅逐艦、054A 型飛彈護衛艦、903 型綜合補給艦及 071 型綜合登陸艦），推測可同時靠港停泊進行綜合保障補給與編隊修復作業。<sup>81</sup>（中共 2018 年至 2020 年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之艦艇性能如表 4.3）另港口停泊區旁大型倉庫建築物可囤放艦隊後勤補給所需料件，對於港口基礎設施的建造，也供區域內護航艦艇執行任務時，具備完善的勤務補給與維修支援等工作。<sup>82</sup>該基地亦提供海軍水面艦的後勤支援，包括燃

<sup>81</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頁 32。

<sup>82</sup>“China’s New Military Force Expanding Overseas,” *Voice of Djibouti*, 4 March, 2019. <<https://voiceofdjibouti.com/chinas-new-military-force-is-expanding-overseas-2>> (Accessed 2020/2/13)

料、武器與設備的儲存，以提升艦艇綜合保障能力。<sup>83</sup>

表 4.3 中共 2018 年至 2020 年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之艦艇性能

性能 艦型	長（公尺）	寬（公尺）	吃水深 （公尺）	滿載排水量 （噸）
052C 型 飛彈驅逐艦	155.5	17.2	6	6,300
052D 型 飛彈驅逐艦	156	17.5	6	7,500
054A 型 飛彈護衛艦	134.1	16	4.5	4,053
903 型 綜合補給艦	178.5	24.8	8.7	20,500
903A 型 綜合補給艦	178.5	24.8	9	23,000
908 型 綜合補給艦	188.9	25.3	10.4	37,000
071 型綜合登陸艦	212.2	28	7	20,000

資料來源：Erica Downs,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p. 26.

由於吉布地戰略位置重要，許多國家先後在此地設置軍事基地，如美國在此建有勒莫尼耶軍事基地，為其在非洲最大的永久軍事基地，駐紮有 4,000 兵力與一支攻擊無人機部隊；法國將自己在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設在這裡，義大利在吉布地也有自己的軍事基地，德軍和西班牙軍隊則由駐紮在吉布

<sup>83</sup>Andrew Jacobs and Jane Perlez, “U.S. Wary of Its New Neighbor in Djibouti: A Chinese Naval Base,” *New York Times*, 25 Febr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5/world/africa/us-djibouti-chinese-naval-base.html?\\_r=0](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5/world/africa/us-djibouti-chinese-naval-base.html?_r=0)> (Accessed 2020/2/24)

地的法軍接待。而在亞洲方面，除了中共以外，日本唯一的海外軍事基地也在吉布地，並於 2018 年 10 月 18 日正式宣布在此建設永久性的海外基地。故吉布地因此被稱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可以說誰控制這一地區，誰就控制了連接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重要的海上戰略通道。<sup>84</sup>（吉布地境內各國軍事能力分析如表 4.4）

表 4.4 吉布地境內各國軍事能力分析

國家	駐軍人數	軍種	任務
中共	約 10,000 人	海軍	1.海軍及陸軍基地（含陸航機場） 2.支援區域內反海盜護航任務
美國	4,000 人以上	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	非洲地區指揮部第 48—4 特遣隊（打擊非洲、葉門海盜任務）
法國	約 2,000 人	海、空軍	1.海空軍基地（沙漠訓練中心） 2.支援區域內反海盜護航任務
德國	30-80 人	海軍	支援區域內反海盜護航任務
義大利	N/A	空軍	支援區域內反海盜護航任務
日本	600 人	自衛隊	反海盜行動的任務基地（業務和後勤供應設施）
西班牙	50 人	海軍	支援區域內反海盜護航任務

資料來源：Erica Downs,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p. 28.

綜合上述，中共首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建成和投入使用，具備履行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維和護航、國際海上聯演、遠海長訓與國際救援等海外任

<sup>84</sup>金苗，〈海外基地成立〉，《軍營文化》，（2018 年 12 月），頁 1。

務，提供有效的補給與修復能量。其海軍在執行遠洋任務期間，在吉布地建立長期後勤補給設施，不僅提升中共的海外利益外，更解決遠洋後勤補給與維修問題，還可為執行遠洋任務的艦隊提供前沿依託。由於吉布地之戰略位置位於印度洋西北部之與紅海南端的亞丁灣，這也成為中共海軍實施「遠海護衛」行動來表示做為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的重要工具與手段，並將其活動範圍從本土向世界重要地區延伸與拓展。<sup>85</sup>

從 2013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首次發布以來，發展海外利益一詞就處於主導地位。<sup>86</sup>隨著中共綜合國力與海外行動的提升，如何確保海外利益安全成為中共所面臨的一大考驗。<sup>87</sup>護航是從黃水海軍走向藍水海軍發展的重要一步，而藍水海軍若要具備遠航的條件就必須在海外建立歇腳之地，如果沒有良好的海外基地來支撐，即使有更多的戰艦也難以在遠海發揮功用。<sup>88</sup>以中共在吉布地的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建設來看，可以證明中共就是要以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做為印度洋進入亞丁灣、紅海、地中海的必經的水路通道與戰略咽喉，更做為國際貿易運輸保駕護航的重要根據地。<sup>89</sup>

---

<sup>85</sup>Yao Jianing, "Defense Ministry'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30," *China Military*, 1 December 2017.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6-12/01/content\\_7385643.htm](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6-12/01/content_7385643.htm)> (Accessed 2020/2/27)

<sup>86</sup>"Full Text: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Xinhua*, 16 April 2013. <<http://en.people.cn/90786/8209362.html>> (Accessed 2020/2/27)

<sup>87</sup>Shannon Tiezzi, "US General: China Has 10 Year Contract for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The Diplomat*, 26 November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1/us-general-china-has-10-year-contract-for-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 (Accessed 2020/2/27)

<sup>88</sup>China Defense "Chinese Paper Advises PLA Navy to Build Overseas Military base," *Atlantic Council*, 19 Jan 201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atosource/chinese-paper-urges-pla-navy-to-build-overseas-military-bases/>> (Accessed 2020/2/28)

<sup>89</sup>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頁 127。

從中共水面艦編隊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十多年的經驗來看，赴遠海執行護航任務的週期之長也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近年來中共水面艦參與海上聯合軍演及遠海長訓等任務次數與距離亦大幅提升，故艦艇在遠海的綜合保障能力尤為重要。換句話說，要能控制海洋除須具備一支強大海軍外，同時必須擁有廣大的海外基地來做支撐。如美國在 80 個國家擁有 800 個海外基地，且具備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艦隊；俄羅斯則在 9 個國家設有 26—40 個海外基地；英國、法國各有 4—10 個海外基地。<sup>90</sup>另在保護海上戰略通道方面，如中共 2015 年國防白皮書所提及，中共在海外的利益日益增長，同時有必要發展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稱的現代海上軍事力量，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保護戰略性「海上交通線」與海外利益的安全，故對於海外基地建設的需求至關重要，可以推測發展與建設海外後勤保障基地成為中共海軍未來對於確保遠海綜合保障能力的目標。<sup>91</sup>

另外，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共於 2019 年取得柬埔寨暹羅灣（Gulf of Thailand）雲壤（Ream）海軍基地部分區域的使用權，中共可以在海軍基地派駐軍事人員、儲存武器並停泊軍艦。推測中共將在此新建碼頭，以利大型艦艇編隊停靠與維修工作。中共除在吉布地造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後，在柬埔寨又建立海軍軍事基地，這可能將大幅強化中共加強對南海主權與海外

<sup>90</sup>Adeel Abbas Mangi, "Maritime Race at Crossroads of 21st Century," *Asia Times*, April 11, 2019, <<https://www.asiatimes.com/2019/04/opinion/maritime-race-at-crossroads-of-21st-century>>(Accessed 2020/3/5)

<sup>91</sup>"Full Tex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Xinhua*, 26 May 2015. <[http://eng.mod.gov.cn/Press/2015-05/26/content\\_4586805.htm](http://eng.mod.gov.cn/Press/2015-05/26/content_4586805.htm)> (Accessed 2020/3/5)

經濟利益的根基，同時也進一步將觸角伸向麻六甲海峽的戰略通道，更推測未來是否將會發展為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建設，以提升水面艦編隊海上綜合保障能力。<sup>92</sup>

除此之外，在航母保障基地（或母港，以下簡稱航母基地）的位置選擇與港口建設，較其他水面艦在海上補給港口為複雜。航母基地是海上力量遠洋作戰的後勤支撐、基地防禦體系的骨幹，同時也是提供多數艦艇與駐泊休整的基地。另外在軍港的疏浚與交通、能源與通信保障、防汙管理、物資裝卸與人員輸送設備的配套建設亦為設置航母保障基地必須考量之因素。<sup>93</sup>中共海軍第 1 個航母基地位於青島膠州港，此航母軍港於 2013 年 2 月 27 日建成，全港水域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尺，最大水深超過 25 公尺，進出港航道寬度在 400 公尺以上，航道水深在 11—20 公尺之間，可提供 100,000 噸級艦艇進出港灣。青島的地理位置及海灣港口條件，使其具有戰略母港的天然優越性，亦為中共海軍北海艦隊駐地和重要基地，同時具有停靠航母編隊艦艇的駐泊保障能力。航母軍港與普通軍港之保障相比，具有規模大、種類多、環節複雜等 3 大特點，並具備綜合保障補給能力，可供航母編隊長期駐

<sup>92</sup>Jeremy Page, Gordon Lubold and Rob Taylor, “China is allowed to use the Cambodian naval base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global military network. *the Wal Street Journal*, July 22, 2019. < <https://cn.wsj.com/articles/%E4%B8%AD%E5%9C%8B%E7%B0%BD%E7%BD%B2%E4%BD%BF%E7%94%A8%E6%9F%AC%E5%9F%94%E5%AF%A8%E6%B5%B7%E8%BB%8D%E5%9F%BA%E5%9C%B0%E7%9A%84%E5%8D%94%E8%AD%B0-121563755710>> (Accessed 2020/4/19)

<sup>93</sup>李玉琦，〈國外航母保障基地及建設基本要求〉，《船舶標準化與質量》，第 5 期（2016 年 8 月），頁 22-23。

泊與訓練。<sup>94</sup>

中共首艘航母—遼寧艦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由 4 艘艦艇（驅逐艦瀋陽艦、石家莊艦與護衛艦煙台艦、濰坊艦）的伴隨下前往南海實施訓練。這不僅是第一次航母編隊的首次跨海區訓練，同時也意味著延續青島膠州港建成後，中共擁有了第 2 個航母基地，並成功完成一系列試驗與試航任務。<sup>95</sup> 位於海南的三亞軍港是海軍自行設計和建造的大型軍港，碼頭長 700 公尺，寬約 120 公尺，其選擇三亞為航母基地，可推測是因航母基地對於水深、後勤保障、維修設施都有很高的要求，三亞港不僅處於瀕海地帶，有島鏈形成天然屏障的海濱，利用這些島嶼構築防波堤可獲得良好的停港條件，另包含 3 座大型地下彈藥庫與保衛航母基地對空防禦導彈陣地；<sup>96</sup> 另在航母編隊需要大量的油料、彈藥補給，以及考量航母每年有至少 3 分之 1 的時間處於維護狀態，母港應具備較完善的維修設施，滿足艦載機和航母後勤保障需求，以維持高水平作戰效能。在航母靠港期間，可順利完成後勤、裝備等多方面保障任務，使航母保障能力得到明顯提升。此次航行任務亦為基地組建以來，航母首次執行靠港技術保障、遠航後勤裝備保障與海上艦艇伴隨保障等任務。<sup>97</sup>

<sup>94</sup>立文，〈中國已經掌握航母關鍵技術〉，《經濟·軍事》，（2015 年 4 月），頁 75。

<sup>95</sup>孫國祥，《南海之爭的多元視角》（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79。

<sup>96</sup>立文，〈中國已經掌握航母關鍵技術〉，《經濟·軍事》，頁 76。

<sup>97</sup>南都，〈中國兩航母基地形成南北格局針對不同戰略方向〉，《美國中文網》，2013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10 日）。

此外，將南海艦隊的三亞基地建設為航母靠泊基地，主要提供從青島港南下的航母編隊駐泊與訓練需求，同時為南海部署和前出印度洋進行遠航訓練的編隊提供駐泊、維修、訓練、生活的後勤支援。<sup>98</sup>另在 2019 年 11 月 17 日中共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進駐海南三亞航母基地，據報導此次赴南海航行是進行試驗與例行性訓練，由衛星圖片顯示，航母已靠泊三亞航母基地，一旁有航母保障船，同時也形成一南一北兩艘航母遙相呼應的局面。但此次長途航行過程中，根據官方資料顯示，航母通過海峽時，至少有 3 架殲—15 型戰機掛彈待命，研判殲—15 型戰機是航母停留黃渤海期間，由岸上基地直接飛抵航母上，這代表航母已成功完成艦載機起降試驗。此次的跨區訓練，不僅對航母的遠航能力進行深度試驗，同時在南海海域進一步測試相關裝備系統性能測試。<sup>99</sup>（中共山東艦進駐海南三亞航母基地如圖 4.17）



<sup>98</sup>吳羿菘，〈中共因應南海情勢之作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0 卷第 6 期（2016 年 12 月），頁 57。

<sup>99</sup>〈中共海軍動態：002 抵海南基地-第 2 艘 075 亮相〉，《多維新聞》，2019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57525/%E4%B8%AD%E5%85%B1%E5%8A%A8%E6%80%81002%E6%8A%B5%E6%B5%B7%E5%8D%97%E5%9F%BA%E5%9C%B0%E7%AC%AC%E4%BA%8C%E8%89%98075%E4%BA%AE%E7%9B%B8%E5%9B%BE>〉（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圖 4.17 中共山東艦進駐海南三亞航母基地

資料來源：〈中國首艘國產航母進駐三亞基地-攜彈殲 15 現甲板可能加入南海艦隊〉，《世界日報》，2019 年 11 月 21 日，〈<https://www.worldjournal.com/6634177/article-%E4%B8%AD%E5%9C%8B%E9%A6%96%E8%89%98%E5%9C%8B%E7%94%A2%E8%88%AA%E6%AF%8D%E9%80%B2%E9%A7%90%E4%B8%89%E4%BA%9E%E5%9F%BA%E5%9C%B0-%E6%94%9C%E5%B D%88%E6%AE%B215%E7%8F%BE%E7%94%B2%E6%9D%BF-%E5%8F%AF/>〉（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4 日）。

另外，舟山基地是目前中共海軍東海艦隊最主要的海軍基地。舟山港位於舟山群島，自然條件十分優越，港闊水深，通航條件好，可以停泊大型水面艦。中共海軍在此經營建設多年，其大型水面作戰艦艇的駐泊、維修等設施完善，並可大量停泊包括驅逐艦、護衛艦、補給艦在內的航母編隊，擁有巨大的起重機和乾船塢，可以對水面艦進行維修工作。其地理位置位於日本九州島和台灣之間的第一島鏈處，同時也是中共海軍進入西太平洋最寬闊的公海水道，故推測舟山基地未來將有可能發展為中共航母基地。<sup>100</sup>

<sup>100</sup> 〈中國航母基地或選定舟山直插美日第一島鏈〉，《人民網》，2015 年 1 月 1 日，〈[http://m.people.cn/n/0/2015/0101/c45-1716395-2\\_2.html](http://m.people.cn/n/0/2015/0101/c45-1716395-2_2.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中共海上安全的戰略方向想必為南北並重，北海艦隊的青島基地與東海艦隊的舟山基地主要針對西太平洋海域進行戰略部署；而南海艦隊的三亞基地主要針對南海、印度洋戰略方向。<sup>101</sup>為此，隨著中共海軍國家利益不斷的拓展，可推測發展航母作戰編隊為中共海軍發展「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主要作戰體系，除提升航母數量與性能外，建造規模更大、基礎設施更完善的航母基地，做為中共航母作戰編隊具備向西太平洋、印度洋投送兵力的支撐。(中共航母基地—青島基地、三亞基地與舟山基地位置如圖 4.18)



圖 4.18 中共航母基地—青島基地、三亞基地與舟山基地位置

資料來源：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p. 76.(筆者自繪)

<sup>101</sup>鄭仲嵐，〈台灣國防報告：第一島鏈被突破考驗兩岸軍力〉，《BBC 新聞網》，2017 年 12 月 2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498394>〉(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綜整前文所述，近年來，隨著中共海外利益不斷擴展，海軍大型水面艦參與海上任務，如海上護航編隊行動、海上聯合軍演、遠海長訓與國際救援等任務與日俱增，意味著中共水面艦編隊執行海外行動已成常態。故增強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之遠航能力有助於履行這些國際任務。除建造更先進的大型水面作戰艦、綜合補給艦與後勤支援艦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具備充足的遠海綜合保障能力，加強遠海裝備維修保障、遠海指揮與資訊化保障與人員技術與訓練保障，才足以支撐中共艦艇編隊在遠海遂行任務之續航力與適應能力。<sup>102</sup>

至於海上綜合保障方面，從近海的岸基保障能力到遠海的伴隨保障，再到海外基地的建設力量，使海上綜合保障力量不斷向大洋延伸。其靈活運用多種後勤保障模式，建立以海上沿岸保障為基礎、海上伴隨保障為重點、海外基地保障為主體的海上保障體制，綜合運用伴隨保障、靠港保障、預置保障、接力保障、海外基地保障等模式，<sup>103</sup>以利水面艦編隊在遠海航行時，具備及時、全面、持續性的海上綜合保障力量，以提升海軍水面艦編隊遂行「遠海防衛」戰略之要求。

<sup>102</sup>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頁 132。

<sup>103</sup>周曉平，〈遠海護航艦艇編隊海上保障方式研究〉，《海軍學術研究》，第 5 期（2009 年 5 月），頁 60。

## 第五章 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中共海軍「遠海防衛」的轉型是屬向外型與擴張型的戰略，在中共不斷致力於海軍大型水面艦的建設與發展，以及持續增加海上軍事行動的強度與力度，其目的不外乎是確保國土安全、拓展海外利益、維護海上戰略通道與提高國際影響力等因素。在中共「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其艦艇的發展與海上行動也產生與許多國家發生衝突與摩擦，甚至影響區域安全之穩定。換句話說，目前中共與周邊國家繁雜的海上爭端，以及美國在區域內的存在，同時阻礙中共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亦對區域安全造成深度影響。

### 第一節 對海上交通線的影響

從本文探討海軍戰略，其關鍵在於「制海權」的獲得，制海亦為海洋戰略的基礎，由柯白與羅辛斯基對「海上交通線」控制的目的來說，就是在海上執行各種活動而不受對方的干涉或阻礙，同時可以阻止對方在海上從事任何行動，也就是所謂的控制「海上交通線」的意義。制海的手段包括控制重要港口或地區，扼控「海上交通線」上的重要中轉站或補給站。<sup>1</sup>

一個瀕海國家的發展，必須要有持續穩定的「海上交通線」來做支撐，以確保海外資源與能源運輸暢通。目前，中共海軍為達「遠海防衛」戰略要

---

<sup>1</sup>劉洋，〈海洋戰略理論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2017年8月），頁93。

求，將積極發展新型大型水面艦艇，為的是發展海上經濟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發展與確保「海上交通線」之安全。<sup>2</sup>中共海上國際貿易頻繁，無論是東出太平洋，還是南下南海與印度洋，都必須經過沿岸地區的海域，如臺灣海峽、朝鮮海峽、大隅海峽、巴士海峽、宮古海峽、麻六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等海峽，利用這些海域構成與中共海上利益相密切的海上咽喉要道。<sup>3</sup>

近年來，中共為維持中東石油來源及維護印度洋、南海等海域「海上交通線」的安全，積極強化「遠海防衛」的能力與作為，期能獲得這些交通要道的控制權。中共作為貿易與能源需求大國，「海上交通線」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確保「海上交通線」的堅實基礎就是具備強大的海上「制海權」的能力，故掌控海上重要交通要道對於全球經濟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4

因此，許多海上強國為獲得更大的海上利益，企圖奪取擁有對海峽、航道等海上戰略要道的控制權，以保障國家對海外戰略資源的需求，對於中共海軍戰略轉型的「擴張性」亦可能會造成與各國家衛海上利益相衝突。如影響到美國利用海上優勢謀求國家經濟利益，其運用海峽、島嶼、海島中繼站或海港在內的「海上交通線」，而這些戰略資源的供應區，主要是中東、臺灣、地中海周邊與非洲國家，故運用「海上交通線」的資源對美國海上經濟

<sup>2</sup>徐明軍，〈兼論加強海上戰略交通線安全的國際合作〉，《太平洋學報》，第2期（2016年3月），頁84-85。

<sup>3</sup>張家棟，〈世界海盜活動狀況與國際海盜機制建設〉，《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2012年1月），頁30。

<sup>4</sup>王志邦，〈海上交通線安全研究〉，《廣州航海學院學報》，第21卷第3期（2017年3月），頁13。

是相當重要的。<sup>5</sup>對於日本而言，其 99% 的物資進口均仰賴海上運輸，在中東、麻六甲海峽、南海進口物資約占 68% 左右，平均年進口 6 億噸以上物資，當中共海軍向外擴張時，也影響到日本對於「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可以說日本比任何一個國家都仰賴海上交通要道。<sup>6</sup>對於印度來說，印度洋是印度生存與發展的戰略通道。據統計，每日超過 300 艘船經過印度洋，每年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與馬六甲海峽運輸的石油高達 2,600 億美元，印度 90% 的石油需求來自於印度洋海上油田或透過印度洋「海上交通線」進口，同時印度洋也是世界戰略資源與國際重要海上通道最密集的海域。<sup>7</sup>

另外，中共貿易貨物運輸總量的 85% 是透過海上運輸完成的，世界航運市場 19% 的大宗貨物運往中共，22% 的出口貨櫃來自中共，中共商船的航跡遍佈世界 1,200 多個港口。<sup>8</sup>可想而知，「海上交通線」的安全越來越成為中共所關注的重點問題。再者，中共作為貿易與能源需求大國，已成為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經濟大國，維護與確保「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也是建設中共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基礎。對於中共海外經濟的持續擴張，以及各國對於海上交通要道的依賴與維護自身利益的狀態下，故確保「海上交通線」與各國在海上重要通道之間的利益為中共現階段必須重視的問題。

<sup>5</sup>左立平，〈聚焦海上交通線〉，《軍事經濟》，第 2 期（2016 年 4 月），頁 32。

<sup>6</sup>吳超，〈我重大海外利益發展現狀及對策思考〉，《國防理論》（2018 年 4 月），頁 22。

<sup>7</sup>馮偉祿，〈海上絲路視野下的印度洋地區地緣環境與地緣風險〉，《印度洋經濟體研究》，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20。

<sup>8</sup>李大光，〈2049 年的中國海上權力〉（臺北：長江出版，2018 年），頁 21-23。

因應確保「海上交通線」之安全，中共對策重點應強化國際間合作的效能與建設更強大的海軍力量。應積極參與國際海上雙邊或多邊合作，透過協商與對話，增進彼此間信任，另透過深化海上合作交流與聯合演訓機會，增進中共與各國間相互信任機制與提升對海上事務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重視遠洋海軍建設，加快發展大型艦艇與綜合保障能力建設，以提升艦艇遠程機動作戰能力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對於危及「海上交通線」安全的情勢能作出迅速的反應與處置，以確保與維護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sup>9</sup>

## 第二節 對周邊海域局勢的影響

隨著中共國家發展與海軍戰略朝遠海目標發展驅使之下，再加上經濟全球化影響，對於區域內各國為維護海上利益與戰略需求，相對性在區域間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方面均有不同主張。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加上中共仍不斷向海外延伸利益與強化在海域周邊的發展，與此同時也產生與各國間的摩擦與衝突。

### 壹、中共在南海主權擴張的影響

中共在南海主權擴張方面，南海因位居中國大陸南側，為世界上第二大的海上通道。據統計，南海地區包括 37 條世界交通航道，通過南海的各類

---

<sup>9</sup>李兵，〈加強海上戰略交通線安全的國際合作〉，《太平洋學報》，（2016 年 4 月），頁 85-86。

艦船平均每年 100,000 餘艘，每年有 6,000 億美元貨物經此海域，同時凸顯出南海的戰略地位的重要。<sup>10</sup>南海領土爭端在過去的 60 年間，南海「6 國 7 方」——汶萊、中共、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與臺灣地區，均聲明對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域享有主權。<sup>11</sup>中共除積極建設航母及各式新型大型水面艦艇外，並於 2008 年在海南島擴建海外基地——三亞基地，此行動顯示中共之戰略部署不僅是要突破美、日封鎖，同時也顯示對南海主權及海外利益維護的企圖。<sup>12</sup>近一年多來，中共在南沙群島與其所控制的 7 個島礁興建工程，包括為軍用飛機和雷達建造的機場與雷達站等軍事設施，以及派駐軍隊武力，均為增強中共在南海的主權與勢力。2016 年美國國防部的評估認為，中共填海獲得 1,294 公頃的土地面積，同時加強了對島礁與環礁的控制，其擴建的規模及速度也引起南海周邊國家的憂慮及各國的關注。另一方面，中共加強在南沙海域的控管，可藉由島礁設施來依託海上維權執法的力量，形成中共掌握南海局勢的前哨，並可能發展為海外軍事基地或兵力投射中繼站。<sup>13</sup>

當中共海軍戰略由「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逐漸轉型後，不僅擴增其海軍整體戰力，而且持續增大海上戰略防禦縱深，觀看中共現今在南海擴

<sup>10</sup>曹雲霞，〈南海問題與中國海洋戰略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2017 年），頁 8。

<sup>11</sup>王晨雨，〈南海問題與中美新型雙邊軍事關係的建構〉，《國家安全研究》，第 6 期（2018 年 10 月），頁 22。

<sup>12</sup>王志鵬，〈中國擴建海南島三亞基地的戰略意涵及影響〉，《戰略安全研析》，第 37 期（2012 年 5 月），頁 25。

<sup>13</sup>楊煥彪，〈新形勢下開展南沙群島的海上維權執法工作探析〉，《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2018 年 6 月），頁 25。

建島礁的面積，有助於在南海競爭與維護領土主權。尤其海上主要兵力投射方向將突破第一島鏈向南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地區擴展。<sup>14</sup>中共在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南海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為各國為維護國家利益而導致介入南海爭端。如美國認為其在該地區的利益，包括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打擊海盜，以及履行其他盟友與夥伴的安全承諾，故為追求南海國際航線通暢而增強在南海的軍事力量，特別是美軍在南海常態性派遣軍艦實施「航行自由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成為美國影響南海發展態勢的手段，顯在的威脅中共在南海的利益，<sup>15</sup>美國在未來可能將持續加強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存在，並透過軍演、軍援與軍售等方式強化與南海周邊國家軍事合作關係，並加強海軍力量建設，實現對東南與南海地區海域的戰略覆蓋，影響中共在南海主權的擴張能力。<sup>16</sup>

日本以航運安全為目的加強與越南的軍事關係，並多次參與南海地區的聯合軍事演習，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甚至積極參與打擊馬六甲海峽海盜的活動，運用軍事力量長期投入在南海地區，加強日本在南海地區的影響力，同時也擴大自身海軍海上活動範圍，影響南海地區的安全格局變動；<sup>17</sup>印度以印越軍事合作為基礎將軍事力量投入南海，更與美、日

<sup>14</sup>馬振坤，〈中共南海維權戰略〉，《戰略安全研析》，第114期（2014年10月），頁25-26。

<sup>15</sup>李忠林，〈中國對南海戰略態勢的塑造與啟示〉，《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2017年4月），頁28。

<sup>16</sup>任懷鋒，〈論區域大國介入與南海地區安全格局變動〉，《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2015年8月），頁63。

<sup>17</sup>熊光楷，〈中國倡導的區域安全觀〉，《國際戰略研究》，（2016年7月），頁12。

大國在南海地區合作，影響力從印度洋擴大至東南亞與南海，且牽制中共在南海主權與軍事活動；<sup>18</sup>另外，在中共與東協國家間的南海爭端雖在 2016 年 8 月南海仲裁之後趨於和緩，但對於所有權問題仍未消除，東協國家與中共在南海主張也存在衝突。加上東協國家試圖聯合各成員國做為將南海爭端置於其機制下而爭奪南海的主導權。<sup>19</sup>

綜上所述，當前，南海爭端日益嚴重，各國對於在南海的主權與領土要求方面也日益強硬，美、日、印等大國隨著中共海軍戰略向遠海的轉變，對於實現其海外戰略利益紛紛介入南海爭端。南海爭端對中共海洋戰略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未來在南海戰略資源所有權的爭奪存在較大變數，亦為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下對於區域安全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 貳、中共海上島鏈戰略帶來的衝突

隨著中共「帶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經濟戰略的推動，其中習近平於 2013 年所推動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經濟帶，亦為中共海外經貿發展與擴張的通路。<sup>20</sup>為確保海上絲綢之路安全與穩定，利用海外串聯各港口形成的島鏈結點提供戰略上的支撐，擴大沿岸國家的港口設施，藉以維持海上貿易交通線；此外，

<sup>18</sup>趙俊良，〈中國南海海洋戰略所面臨的挑戰及對策研究〉，《東北師大學報》，第 5 期（2016 年 5 月），頁 139。

<sup>19</sup>黃風志，〈關於中國引領南海戰略態勢的新思考〉，《國際觀察》，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135。

<sup>20</sup>〈英媒：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重塑世界經濟〉，《BBC 新聞網》，2016 年 7 月 1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可以依托海外港口作為中共海軍艦艇編隊在海外兵力投射的跳板，以及對遠海作戰的艦艇編隊實施有效的海上補給作業。例如中共參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等 34 個國家 76 個港口與碼頭的建設經營。<sup>21</sup>即使這些建設不全是用在軍事用途，許多港口卻主要來自中共國營企業，讓外界不僅懷疑中共藉由提升海外串聯的港口設施、運輸與經濟效益，大幅的增加中共對於海外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島鏈戰略帶來的衝突。<sup>22</sup>

隨著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不斷的提升下，可以推測中共必將不斷發展與拓展海外有利港口，以有效維護海外利益的安全，同時也擴大海軍力量的影響範圍。<sup>23</sup>然而，隨著中共海外利益的逐漸擴張與海軍戰略轉型之下，各國為維護自身海外利益與貿易通道而做出手段與應對措施，中共在印度洋海上所面臨的安全及挑戰也隨之增加。對於中共近年來持續大力推展其「帶路倡議」的經濟戰略，也成為挑戰美國在區域與全球利益最主要的因素之一。<sup>24</sup>

中共海外港口形成的島鏈戰略，最大阻力來自於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國家。過去 30 多年中美經濟共生關係使美國對於中共海外經濟活動基本採取

---

<sup>21</sup>張紅，〈一帶一路五歲了〉，《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 年 8 月 2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02/content\\_1872025.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02/content_1872025.htm)〉（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26 日）。

<sup>22</sup>陳育正，〈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以川普時期為例〉，《全球政治評論》，第 67 期（2019 年 7 月），頁 99。

<sup>23</sup>李慶四、陳春雨，〈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頁 130-131。

<sup>24</sup>陳育正，〈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其未來之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 151 期（2018 年 7、8 月），頁 22。

容忍的態度，但考慮到中共海外港鏈為貫穿美軍處於優勢的印度洋沿岸地區，導致中美貿易衝突與問題加劇，美國也結合「印太地區」(Indo-Pacific)國家的合作關係，做為應對中共運用經濟與軍事力量所帶來的挑戰，另在東海及南海積極執行「航行自由行動」，提升區域國家之間軍事交流與展現軍事主張；<sup>25</sup>日本在東南亞的經濟活動存在已久，隨著中共的挑戰，日本也加大對中共的防範與抵制力度，加強在南海與印度洋區域的軍事活動，確保日本在海域的航行自由權；視中共為印度洋地區為對手的印度，透過擴大與美、日、印與東協國家在南海的聯合軍演，加強維護在南海主權，提高對於印太區域的軍事存在，以抗衡中共在印度洋的軍力擴張。<sup>26</sup>對於中共海軍戰略逐漸朝向遠海擴張的趨勢，直接影響的不外乎的是周邊海域區域安全的問題，顯示出各國對於區域安全情勢惡化的軍事活動日趨頻繁。

除此之外，中共在帶路倡議的發展過程中，擴大海外國家的港口設施，藉以維護其海上貿易交通線。由中國國務院於2019年7月所公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為確保中共國家主權與維護海外利益安全維目的，且提高海上機動作戰、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與綜合保障能力。<sup>27</sup>中共近年已循「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積極爭取和沿線各國合作建設港口及沿海物流基地等設施，推動海上運輸聯通。包含緬甸馬德島港、巴基斯

<sup>25</sup>“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7,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Accessed 2020/4/5)

<sup>26</sup>Virginia Marantidou, “Revisiting China’s Sting of Pearls Strategy: Pla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ecurity Implication,” *Issues & Insights*, Vol. 14, No. 7, (June 2014), p.16.

<sup>27</sup>〈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2019年7月24日。

坦瓜達爾港、孟加拉吉大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與科倫坡港口城、坦尚尼亞巴加莫約港等地，可以看出中共與各國的建設、營運或投資的身影。透過這些合作項目，中共在「南海行經麻六甲、印度洋」航線中將擁有更多可運用資源，為船舶與貨物的維安、轉載、補給與整備提供保障，在所有航線中，由南海經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的通道，此航線既是中共與南亞、中東、歐洲、非洲等海外市場的聯繫途徑，亦為能源進口的主要管道，故此航線對於中共是極具重要性。<sup>28</sup>

雖中共加強與同時在航線沿途也存在許多潛在威脅，例如麻六甲海峽地形造成的安全隱憂、海盜危害，及受其他區域國家阻截航路的風險等。從中共的能源進口高度依賴海洋運輸來看，另在製造業經濟生產的各類商品也透過海運送往國外。因此，從中共所規劃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這條海上航線的交錯來看，其中蘊有透過與沿途國家合作串聯的港口來保護海上航運安全的意圖。<sup>29</sup>甚至在東非吉布地建造首個海軍基地，未來是否加派部署軍隊，同時提升基地維修設備與綜合保障設施。中共透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海外國家發展港口與基礎設施建設等國際合作投資機會，同步擴大中共在遠洋海軍戰略的影響範圍。<sup>30</sup>

<sup>28</sup>張凱銘，〈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頁149。

<sup>29</sup>張凱銘，〈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之研究〉，頁150。

<sup>30</sup>陳育正，〈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以川普時期為例〉，《全球政治評論》，頁99。

### 第三節、對亞太軍事安全平衡的影響

中共海軍戰略由「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轉變，並且大幅提升其軍事現代化力量，對於區域安全面向來看，又以海軍軍事現代化過程顯得格外重要。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2020年報告指出，中共的官方國防預算從1999年的10億美元，到2019年達到1,77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中共海軍不僅在裝備質量與數量都逐漸提升，並持續增強海上多樣化的軍事任務與遠海兵力投射能力。對於中共海軍正快速提升軍事現代化，除逐漸改變亞太地區現有的軍事平衡狀態，也會引發與周邊國家衝突可能。現階段亞太安全情勢，呈現由美國與中共相互競爭的戰略態勢。<sup>31</sup>另外，亞太各國因應現況也持續購置先進軍備，以增加軍事實力以維護領土主權，對於區域內潛在的衝突與風險，以及區域內亞太軍事的平衡與穩定相對的帶來更多挑戰。<sup>32</sup>

美國國防情報局於2019年出版《中共軍事力量現代化》也談到中共海軍水面艦艇設計與技術方面的進步已明顯超過其他國家現代海軍之水平，由現階段已經擁有超過300艘水面艦艇、潛艇、兩棲艦艇等武器裝備來看，中共更能落實海軍遠海戰略。<sup>33</sup>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艾利克森（Andrew

<sup>31</sup>Chad Sbragia, "China's Military Power Projection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February 20, 2020.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bragia\\_Written%20Testimony\\_0.pdf](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bragia_Written%20Testimony_0.pdf)> (Accessed 2020/4/19)

<sup>32</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頁14。

<sup>33</sup>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pp. 63-66.

Erickson) 則認為，影響亞太地區整體安全環境的主要變數，來自於中共加速軍事現代化進程及頻繁軍事活動，隨著中共海軍軍事戰略的轉變，也提升其海軍防空能力、遠距離打擊與兵力投射能力，這些都是中共在處理主權領土爭端與區域安全問題的基礎。另從提升軍備的發展面向來看，也試圖降低美國干涉的可能性。<sup>34</sup> 中共海軍依照習近平所主張「海洋強國」的海軍戰略目標邁進，也使得中共海軍發展重心已經從處理區域安全衝突的角色，提升至建立戰略性嚇阻與保護主權與海外利益的目的，並且將持續建設海軍軍事力量，將兵力投射範圍跨越至遠海與周邊國家，同時保護其經濟與戰略利益。<sup>35</sup>

因應中共持續強化亞太地區海軍軍力擴張與維護海外利益的戰略目標，對於美國有著極為重要戰略價值的亞太地區來看，美國對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近年來，美國一直積極拓展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建設，試圖打造地區聯合軍事存在的戰略樞紐。目前，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總數的近半數在亞太地區，並且已經構建成較大規模的區域集群，這些基地設施既是美國全球軍事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維持其亞太地區主導權和影響力的重要支柱。而且還將側重加強亞太地區的軍費投入和軍事力量部署，以持續保持美國

---

<sup>34</sup>Andrew S. Erickson, "Revelations on China's Maritime Modernization," *The Diplomat Magazine*, April 16,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revelations-on-chinas-maritime-modernization/>> (Accessed 2020/4/18)

<sup>35</sup>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Defense*, April 7, 2015. <[http://www.defense.gov/Portal/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http://www.defense.gov/Portal/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Accessed 2020/4/18)

在這一地區的主導控制和軍事優勢。<sup>36</sup>

另一方面，美國持續強調維持區域的穩定與平衡，建立多邊安全網，強化前進部署與投射能力，加強與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印度等軍事同盟。觀看美國與中共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交往，顯示美國欲建立全面的亞太安全網，以及維護區域安全環境與美國既有的亞太利益。此外，藉由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建立情報交換及軍事協商機制，以強化區域聯盟。為因應「具有龐大資源基礎的軍事對手將可能出現在亞洲地區」，美國強化西太平洋及東北亞的反應能力，並研議增加太平洋及印度洋應急基地，與區域盟邦共同維護區域和平。另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發展軍事合作關係，以建立廣泛的多邊防務與安全合作機制。另外在中、南亞地區方面，美國積極透過多邊作業與各種合作方案，維持區域性的和平。<sup>37</sup>

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提出「中國夢」與結合「兩個一百年」國家戰略目標，期能在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以及近年來藉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一帶一路」等政經策略，積極與俄羅斯加強安全合作，以及擴大海上軍演規模，大幅提升政治及安全影響力，且積極不斷擴張海軍裝備建設，向外採購及自製先進高性能

<sup>36</sup>甄澤浩〈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能否繼續?〉，《人民網》，2017年12月8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208/c1011-28935442.html>〉（檢索日期：2020年4月25日）。

<sup>37</sup>賴岳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隊亞洲權力結構的影響》（臺北：秀威出版社，2015年），頁125-128。

海軍武器裝備與持續生產發展網路及資訊作戰能量來看，均大幅衝擊區域內與亞太軍事安全的威脅。<sup>38</sup>

綜上所述，亞太體系的安全面臨許多新舊挑戰，其中所帶來的大幅提升其海上力量是影響亞太權力結構最重要的因素。中共透過強大的軍事現代化做為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後盾，使中共在國際事務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雖然目前美國仍然是主導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但是美國與中共的權力差距在過去20當中也已逐間縮小，雖然中共在短期仍無法取代或超越美國，但是亞太地區已經浮現美、中競爭的格局。<sup>39</sup>同時，中共海軍朝「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軍事戰略轉變，同時海軍現代化發展也改變目前亞太地區軍事安全平衡狀態，對於亞太區域安全亦造成影響，同時也進一步可能引發與周邊國家以及與美國的衝突。<sup>40</sup>



<sup>38</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6 年國防報告書》，頁 16。

<sup>39</sup>林文程，〈美「中」競爭與亞太安全情勢〉，《展望與探索》，第 16 卷第 2 期（2018 年 2 月），頁 100。

<sup>40</sup>陳育正，〈中國大陸海軍軍事現代化對亞太安全的威脅〉，《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5 期（2016 年 5 月），頁 68。

## 第六章 結論

本文採用「制海權」作為研究途徑，以希臘戰史學家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制海權」一詞為基礎，並藉由引用各國海軍戰略學者，如美國馬漢、英國柯白、德國羅辛斯基等學者對「制海權」的觀點，來切入研究中共領導人對海軍戰略發展的理念，另輔以「文獻分析法」，以歸納方式透過官方文獻與研究資料，做全面性的整理與客觀的分析。

本文第二章分述中共各階段領導人，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時期，藉由瞭解中共領導人對海軍戰略思維的轉變為根基，從「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到「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向「遠海防衛」轉變，並重點探討習近平時期大型水面艦的發展與建設。第三章探討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發展與現況，從歷年在海上的訓練，包含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編隊訓練，以及海上聯合軍演等行動。第四章對於中共海軍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包含岸基保障能力、海上綜合保障能力與海外基地綜合保障能力三大部分，並探討水面艦在海上建立以岸基保障為基礎、海上伴隨保障為重點與海外基地保障為主體的綜合保障體系。綜合三、四章來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的任務與能力。第五章探討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第六章（本章）依第二、三、四、五章所研究出之成果，對於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之建設、海上綜合保障

與海軍戰略轉變對區域安全之影響做出更詳盡、具體的整理，同時進一步瞭解中共海軍未來戰略演進動向，以提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方向。

##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研究除驗證原先設定之「研究目的」外，藉由瞭解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各階段領導人對海軍軍事戰略的轉變與變革，為發展海外經貿建設、維護海洋通道與安全、保護國土安全而建立一支具備遠海作戰體系的海軍力量，藉由大型水面艦編隊歷年來在海上的行動探討水面艦的建設與發展，如遠海長訓與演習、海上聯合軍演、海上護航編隊行動與人道救援等任務中的能力，以及結合水面艦在海上綜合保障之能力，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與評估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以下針對此兩項研究目的提出總體性論述。

### 壹、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的任務與能力

#### 一、由「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戰略轉變

探討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在「遠海防衛」的任務與能力，首先要瞭解中共海軍戰略由「近海」向「遠海」轉變的過程與成因。若以中共「近海防禦」的戰略思想而言，不僅要「保持領海主權完整，更要保障海洋權益」來看，可知中共所謂的「近海」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和臺灣島以東的 200 海浬範圍的海域，其海域範圍是指由日本、琉球、臺灣、南海北方的東沙與

西沙群島連成的「第一島鏈」所勾勒出的面積。而「近海防禦」是屬於區域防禦型的戰略，海軍的作戰地區，主要是以第一島鏈內的黃海、東海、南海海域和該島鏈外沿海域。而「遠海」則是指近海以外的海域。

我們可以從中共於 2000 年、2002 年與 2004 年所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可看出其海軍主要以「鞏固國防、抵禦外敵侵略、捍衛國家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為戰略目標。也就是說明中共海軍當時的國防政策是屬於防禦性的；直到 2006 年的國防白皮書提及中共海軍要「加強適應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所需要的海上機動兵力建設」時，也只要求增強「近海海域的整體作戰能力」；不過，在 2008 年國防白皮書中首次提出「全面提高近海綜合作戰能力，強化嚇阻與反擊能力，逐步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這也是中共國防報告書發布以來首次出現「遠海」字眼，海軍戰略也開始從「近海」轉為向「遠海」的發展趨勢；從 2013 年的國防白皮書第一次以專題化方式發布《中共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不僅增加海軍「提高遠海機動作戰的能力」，也是第一次提及維護海外利益與強調海上戰略通道安全的問題。這說明從 2013 年開始，隨著中共國家海外利益的拓展，維護海外利益安全已經成為軍事戰略高度重視的議題。

中共 2015 年的國防白皮書以《中共的軍事戰略》為主題，指出「建設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現代海上軍事力量體系，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海上戰略通道與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明確指出，海軍要

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由「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相結合的力量轉變，建構合成、多功能、高效益的海上作戰力量體系。可從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在亞丁灣、索馬里海域的常態護航行動、海上反恐任務，以及海外人道救援與搜救行動的實例來看，這些都足以推測從 2008 年底中共海軍戰略指導方針中以發展「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開始，海軍戰略已從「近海防禦」階段走向「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相結合階段作準備。

中共 2015 年軍事白皮書所提到的「遠海護衛」，是在透過遠海合作的方式維護海上安全，相較於 2019 年所公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所提到「遠海防衛」，則是趨向於中共海軍力量足以到達中共周邊海域外的區域去防衛，且能在廣闊的海上執行遠程軍事與作戰任務，並能提高其海軍的防禦縱深，故「遠海防衛」對於中共海軍戰略來說，是較具備海上作戰戰略的嚇阻性。從 2015 年開始，中共積極開始展開編隊遠海長訓或例行性演習，以及參與國際性的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更遠赴西太平洋地區、印度洋、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等遠海海域與各國實施聯合演習。除此之外，不僅在演習規模、兵力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外，隨著演習時間不斷增加、科目越趨複雜化，更能提升中共水面艦部隊遠海作戰能力與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故從中共海軍戰略遠程目標來看，中共實行「遠海防衛」戰略，為維護國家安全、保護海上交通要道與擴大海洋防衛縱深，能在遠離國土的海洋，

形成對強敵海上有效嚇阻和打擊能力。是故，在海軍裝備建設與發展加快推進整體轉型下，隨著各時期領導人軍事戰略指導方針，在發展海軍戰略目標上，由重點提高「近海防禦」作戰能力朝向「遠海防衛」的作戰能力轉變。

## 二、大型水面艦發展具備遠海作戰力量

對於2019年所提及之海軍戰略來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任務與能力。中共從2014年開始，積極的展開編隊遠海長航訓練與持續不斷的例行性演習，以及參與國際性的雙邊或多邊聯合軍演等海上任務，同時鍛鍊水面艦部隊遠海作戰能力與增強遠海實戰化經驗。從近幾年觀察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在海上軍演次數、頻率皆較以往有明顯的提升，演習規模也逐漸擴大，演習地點亦橫跨第一島鏈向第二島鏈與遠海地區拓展，更遠赴西太平洋地區、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等海域，加上中共大型新式水面艦的建造速度與服役來看，可印證中共正積極整建一支具備遠海作戰的海軍力量的企圖。

從中共海軍水面艦執行遠海行動與演訓的實際經驗來分析水面艦編隊在遠海的任務與能力。中共水面艦編隊在2013年以前的訓練僅以編隊航行與出國訪問為主，2013年後增加包括偵查預警、防空反導、指揮控制、協同突擊、遠程打擊與後勤補給作業等演練科目，且加強資訊化與組織編隊指揮能力的演習經驗，訓練方式由以往單一的科目與訓練模式，逐步朝向「邊航行、邊訓練、邊對抗」與複雜環境條件下提升作戰能力體系的實兵演習模式，

不僅檢驗武器裝備在遠海作戰效能與海上精準打擊效果外，更提升水面艦編隊遠海應急與機動作戰之能力。另在執行遠海訓練與任務期間，水面艦編隊均搭配大型綜合補給艦隨行，綜合補給艦建造數量由2013年之前的5艘增加至2019年的14艘，使艦艇編隊海上伴隨保障能力有明顯的提升，可推測水面艦編隊伴隨綜合補給艦目的為維持與支撐艦艇編隊遠海續航力與綜合補給能力。中共新式大型補給艦的建造除加強對水面艦艇後勤支援外，亦為水面艦編隊提升遠程兵力投射能力之必要因素。

在航母編隊訓練方面，其編隊於2013年11月26日首次進行跨海區訓練，更可以從2016年至2019年間訓練次數來看，顯示以航母為核心，包括驅逐艦、護衛艦與綜合補給艦所組成的航母編隊赴南海海域與西太平洋等跨海區的訓練已成常態，證明航母編隊已初步形成戰鬥力，如再加上剛服役的國產航母—「山東號」，未來可能發展為雙航母戰鬥群。中共現階段仍積極致力於航母建設，加上現正建造的第3艘航母來看，可推測未來中共可能透過以航母編隊為主體的演習編隊執行遠海訓練或聯合軍演等任務。另從航母編隊已具備穿越第一島鏈，在第二島鏈的附近海域進行各種演訓來看，不僅是增加熟悉遠海地區作戰環境、強化部隊指揮管制的演練、驗證裝備性能與驗證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外，更能加強部隊作戰能力與防禦縱深，以及提升遠海實戰經驗，使中共海軍更具備「遠海防衛」之遠海作戰能力。

從中共近幾年參與雙邊或多邊海上聯合軍演中，均以海軍水面艦編隊

為演習主體，隨著新式驅逐艦、護衛艦與綜合補給艦等大型艦艇陸續服役，演習編隊也逐漸擴大，演習地點也從以往的近海地區延伸至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與地中海等海域，更向東跨出第一島鏈至西太平洋地區。另從演習科目來看，包括一連串的海上聯合防空、反導、反艦、反潛、海上實彈射擊與海上補給等操演，均較以往更貼近實戰化需求。從水面艦裝備性能方面來探討，如 052 型驅逐艦與 054 型護衛艦續航距離為 3,800—4,500 海浬，可協同其他海軍兵力攻擊水面艦艇、潛艦，具有較強的遠程警戒探測與區域防空作戰能力，搭配航母編隊則可擔負編隊區域防空、反潛、海上聯合機動編隊作戰指揮與編隊護航之任務的特性與能力。

另外，中共首艘 055 型導彈驅逐艦已於 2020 年 1 月正式加入戰鬥序列，其可組織遠、中、近程先期預警防禦網，火力與技術上已經達到接近世界最先進驅逐艦的水準。相較於 052 型驅逐艦有較強的防空、反導、反潛、反艦與電子作戰能力，同時也可彌補水面艦區域防空與長程反艦火力的不足，故 055 型驅逐艦的服役對於區域安全足以構成很大的威脅。相較於 052 型驅逐艦強調在第一島鏈內外執行「近海防禦」作戰任務有所不同，055 型驅逐艦在海軍戰略上應定位於為第二島鏈以外的遠海乃至全球海域的戰略艦。因此，055 型驅逐艦可以稱做為中共遂行遠海作戰的主力戰艦，亦為中共發展中具備威脅性與提升水面艦整體戰力的大型戰艦，同時對中共海軍

「遠海防衛」戰略轉型帶來巨大的影響力。<sup>1</sup>若加上中共現階段最新發展的075兩棲攻擊戰艦，更可加大水面艦編隊在遠海兵力投射與兩棲作戰能力。

從江澤民於1997年12月7日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會議中所訂定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發展目標，海軍在2020年要形成以大、中型海上作戰平臺為中心的兵力結構，並且要達到有效控制第一島鏈以內的近海海域戰略，且具備近海海域奪取制海權的實力，就中共現階段仍持續不斷建造新式大型水面艦，且提升遠海編隊執行相關軍事演訓任務的規模來看，其海軍已具備有效控制第一島鏈「制海權」的能力，且不斷朝第三階段至2050年，以航母戰鬥群為核心的兵力結構，使海軍具備在西太平洋地區與區域性大國爭奪「制海權」的發展趨勢邁進。

### 三、提升「遠海防衛」海上綜合保障能力

遠洋作戰除注重水面作戰艦的性能外，對於「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其遠洋艦艇編隊對於海上綜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從過去中共水面艦編隊執行遠海任務與訓練來看，其水面艦編隊在海上的時間已由過去的數週增加至數月或長達半年之久，航行距離更遠離本土到第二島鏈及遠海海域。執行任務的海上艦艇編隊若僅單純靠著綜合補給艦伴隨保障方式實施補給，加上補給艦需進行自補給與再補給，事實上是很難滿足

---

<sup>1</sup>黃恩浩，〈中國發展055型飛彈驅逐艦的戰略意涵〉，頁8。

遠海作戰編隊各種物資消耗的補充，對於補給艦自身的保障壓力也較大。因此透過各國的國際商港營運據點或港口作為海上的補給站，並可串聯各港口以維護海上戰略通道與「海上交通線」安全，並提供水面艦編隊在任務期間的遠海綜合保障能力。另外，中共自 2017 年在吉布地成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後，此基地作為印度洋進入亞丁灣、紅海、地中海必經之通道。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設置，不僅提升執行遠洋任務的水面艦編隊作為前沿依託，同時也為維護國家主權、海洋利益與保護海上戰略通道的重要手段，亦可作為提升遠洋兵力投射的中繼站。未來可能持續興建更多後勤保障設施與海外後勤保障基地，藉以維護其擴增海軍之戰略利益，並提升國際影響力。

至於海上綜合保障方面，形成以岸基保障為基礎、海上伴隨保障為重點與海外基地綜合保障為發展目標的保障體系，以利水面艦編隊在遠海航行時，具備及時、全面、持續性的海上綜合保障力量，提升海軍水面艦編隊遂行「遠海防衛」戰略之要求。在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變下，海軍在遠海執行任務時，其持續時間長、環境因素變化大與突發狀況多，對於裝備故障的發生更加難以預測。加上執行遠海任務時，因遠離本土，裝備保障資源相對獲取較不易，不管在武器裝備的操作或是裝備維修保障方面，除自身隨伴艦艇的綜合保障外，亦須仰賴海外基地的支援，包含人員、物資運補、後勤補給支援、裝備維修、靠港整補等工作。隨著遠海戰略目標的提升，相對的在各類型的保障工作求上也明顯提高，對於遠洋伴隨維修保障能力、裝

備綜合保障、遠海指揮與資訊化保障、人員技術與訓練保障等工作要求亦隨之提高，以滿足水面艦艇編隊在遠海遂行任務之續航能力。為達成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目標，以及完成遠海作戰任務的實現，對於遠海綜合保障的工作要求，必將會帶給中共更多的問題與挑戰。

對於海上綜合保障能力分析中，中共海軍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過程中，對於其作戰手段多變、戰場態勢複雜、作戰節奏快、戰鬥強度大等特性，故在水面艦裝備保障方面亦呈現出與傳統的「近海防禦」作戰不同的特點，亦對於達成「遠海防衛」戰略之海上綜合保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以下幾個層面分析：

#### （一）提高遠洋伴隨維修裝備保障能力與加強機動保障能力建設

美軍自 1993 年 2 月開始建設遠程維修系統，在海灣戰爭後加強海上伴隨艦保障能力，在伊拉克戰爭中發揮極大優勢，並利用衛星、網路等技術快速進行維修工作；相對的，中共海軍水面艦在海上機動裝備保障力量尚顯不足，一方面大型修理供應船數量少，另一方面在現有的伴隨修理能力還相差很遠，且海上任務通常為持續性且時間久、海上環境惡劣與突發狀況多的特性，若再加上後方對其作戰行動的支援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對於作戰武器裝備的修護，在遠離本土後方比較難支援的狀況下，裝備伴隨保障做為戰鬥力恢復的唯一手段，故要實現保障模式向「遠洋維修」、「精確保障」的轉變，

必須提高海上裝備伴隨保障能力。<sup>2</sup>如透過建造或改裝具備遠海裝備維修能力的綜合維修保障艦、浮塢船務與綜合補給艦等裝備，加大海上機動保障裝備建設力度，以具備對水面艦編隊遂行遠海綜合伴隨裝備保障的能力。<sup>3</sup>

## （二）加強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建設

吉布地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對中共海軍而言，係中東和北非地區及印度洋投射力量的起點，故持續向外致力發展更多的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建設，有助於中共為維護經貿利益保駕護航，不僅提升中共的海外利益與解決艦艇編隊在遠海行動中支撐後勤補給與維修等問題，還可為執行遠洋任務的艦隊提供前沿依託，並將有能力針對區域監偵或未來海外軍事行動蓄積技術能量與作為海外兵力投射的中繼站，故加強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建設，可以確保中共執行遠洋任務時提供海上綜合保障能力，以提升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之要求。<sup>4</sup>

## （三）加強「遠海防衛」作戰的指揮與資訊化體系

建設「遠海防衛」作戰指揮資訊化系統，建構橫向與縱向一體的資訊網路指揮平台，能夠將各類型大型水面艦與資訊化武器裝備、機動裝備保障機構、岸上與海上裝備保障指揮機構鏈結，以及縮短裝備指揮傳遞與準備時間，強化作戰指揮與裝備保障指揮系統之間的互聯互通，及時下達裝備保障

<sup>2</sup>孫盛坤，〈外軍海軍艦艇裝備海上維修保障現狀及啟示〉，《科技視界》，（2016年2月），頁107。

<sup>3</sup>劉肯，〈伸向遠海的後盾〉，《艦載武器》，（2013年2月），頁37。

<sup>4</sup>陳德育，〈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2期（2019年4月），頁128-129。

命令指示，提高「遠海防衛」作戰裝備保障資訊化水平。<sup>5</sup>

#### （四）民船在後勤保障中進一步發揮作用

將性能好、海上機動能力較強的商民船，經過必要的改裝後可對於海軍遠岸作戰的艦艇實施直接保障，根據商民船擔負的保障任務與加以改裝後的防衛能力情況，採取將商民船獨立編組擔負海上支援保障任務，或與海上支援保障船混合編組遂行海上支援保障任務等多種編組形式，提供艦艇編隊更有效的海上後勤保障模式。<sup>6</sup>

總結來說，中共水面作戰艦的數量與總噸位數雖不及於美國，在海軍實際作戰經驗方面與美軍差距也同樣存在，但從中共海軍在遠海執行任務方面經驗越來越豐富，以及海軍水面艦部隊具備在遠離領土的遠海海域進行大規模、長時間、跨區域、跨艦隊的訓練模式來看，都顯示出中共海軍水面艦在遠海逐步發展的趨勢，以不斷增強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的海洋強國。其不僅是在強化海軍遠海訓練與裝備性能測試外，從戰略角度層面來看，中共海軍在艦艇武器裝備方面大量建造新式大型水面作戰艦與多功能的綜合補給艦，透過海軍水面艦編隊與各國在各項跨海域的實兵演習中，除驗證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平時訓練的實力與編隊能力外，更能突顯水面艦編隊遠海兵力投射力量，亦藉機向外展示維護確保主權與海

<sup>5</sup>周蕙貞、李福生、郭全魁，〈遠海防衛作戰裝備保障準備問題研究〉，《裝備學院學報》，頁 12-13。

<sup>6</sup>夏春生、李日新，〈國外海軍海上運輸補給研究分析〉，《海軍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2016 年 2 月），頁 34。

外利益，同時透過海上行動中，驗證中共新型國產作戰水面艦在遠洋海域，如何支撐水面艦艇編隊長時間在遠海執行任務的綜合保障工作，以符合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要求，亦藉由分析大型水面艦在遠海實際經驗的任務與能力來看，對於中共海軍朝「遠海防衛」戰略目標邁進與突破第一島鏈向第二島鏈的控制能力正逐漸升溫當中。

## 貳、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下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整體而言，中共海軍水面艦是海軍武裝力量展主要的組成部分，從戰略目標看，中共實行「近海防禦」向「遠海防衛」戰略轉變，是維護國家安全，以及擴大海上防衛縱深，能在遠離國土的海洋，形成對強敵海上有效嚇阻和打擊能力。另外，中共海軍走向遠海訓練已成常態，其水面艦艇編隊在遠海行動經驗越來越豐富，在距離中共領土越遠的南海、印度洋與西太平洋海域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演訓來強化自身利益與維護國土安全。同時也印證中共海軍「國家利益拓展到哪裡，新型作戰力量就到哪裡，海軍力量就要延伸到哪裡」的戰略目標。<sup>7</sup>從中共海軍水面艦編隊與各國在各項跨海域的實兵演習中，除驗證海軍大型水面艦艇平時訓練的實力與編隊指揮能力外，更能突顯艦艇編隊遠海兵力投射能量，逐步由第一島鏈朝向第二島鏈發展。同時檢視中共新型國產海軍裝備在執行遠洋海域任務中的綜合保

<sup>7</sup>顧亞根，〈走進習主席視察過的部隊：井岡山艦，書寫新時代強軍航跡〉，《新華網》，2018年2月4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檢索日期：2020年1月3日)。

障工作，以符合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要求。

中共在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下，「海上交通線」是對外經濟聯繫的重要通道，亦為發展成為區域強國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達成「制海權」的重要因素。反觀，對於許多國家經濟命脈均仰賴區域內「海上交通線」的運輸，故中共所面臨的挑戰的是與周邊國家為維護海上利益產生的區域安全問題，各國紛紛採取應對措施來維持自身海洋戰略通道的暢通。再加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資訊快速流通的影響，使區域情勢更趨向複雜與不確定性，雖中共仍持續不斷加強推動軍事改革，在海軍方面逐漸朝「遠海防衛」戰略發展，但面對的是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爭端、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以及各國相互間的軍備競賽等區域性問題亦隨之提升。

隨著中共國家發展與海軍戰略的擴張，加上經濟全球化影響，對於區域內各國為維護海上利益與戰略需求，相對性在區域間島嶼主權與海洋權益均有不同主張。對於中共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加上中共仍不斷向海外延伸利益與強化在海域周邊的發展，與此同時也產生與各國間的摩擦與衝突。另外在亞太體系的安全面臨許多挑戰，中共更透過強大的軍事現代化做為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後盾。雖然目前美國仍然是主導亞太地區的主要國家，但是美國與中共的權力差距在過去 20 當中也已逐間縮小，雖然中共在短期仍無法取代或超越美國，但是亞太地區已經浮現美、中競爭的格局。同時，中共海軍朝「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軍事戰略轉變，同時海

軍現代化發展也改變目前亞太地區軍事安全平衡狀態，對於亞太區域安全亦造成影響，同時也進一步可能引發與周邊國家以及與美國的衝突。

對中共來說，在這既合作又競爭的國際體系中，強而有力的海軍軍事力量是維護其海外利益的根本保障，並加快推進遠程艦艇武器裝備的建設，增強海軍兵力投射能力，為維護海外利益與區域安全提供堅強後盾，且不斷提升適應海上多樣化威脅與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共持續投入高科技技術，以及積極發展遠距離精準打擊武器系統、提升兵力投射、強調嚇阻能力，並且持續進行海上維權行動與南海島礁擴建行動，以落實中共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的目標。

##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共海軍發展中的大型水面艦為研究對象，以中共領導人建軍思維與海軍戰略轉型歷程，探討大型水面艦艇發展趨勢，透過探討水面艦編隊在海上的行動與海上綜合保障之發展，分析中共海軍大型水面艦在「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中的任務與能力。然而，隨著戰略目標的演進與武器裝備持續發展的局勢之下，對於水面艦部隊作戰體系與整體發展，在有關大型水面艦的議題仍有許多值得持續觀察及研究面向。並透過後續研究建議，提供給對研究中共大型水面艦發展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學者一些方向。

## 壹、觀察未來海外聯合演訓編隊特性與發展趨勢

由中共官方資料顯示近年來海軍水面艦編隊執行海上演訓任務呈現出與以往三點不同：量的增加、質的提升、規模的擴大。在量的增加方面，以往中共聯合軍演僅侷限於少數與其關係密切國家進行演習，如俄羅斯、巴基斯坦、緬甸。但近年來除原先定期舉行之雙邊聯合軍演外，另增加與多國的海上聯合演習，如中共除曾參與美國「環太平洋」多國海上聯合演訓外、俄羅斯每年舉辦的「海上聯合」系列演習、由印尼主辦的「科摩多」多邊人道主義救援減災演習、巴基斯坦倡導的「和平」系列多國聯合演習、中共與馬來西亞及泰國的「和平友誼」系列海上聯合演習及中共與東協的「海上聯演」系列軍演。另外，從中共例行性演習中，水面艦編隊在 2016 年至 2019 年間訓練次數來看，顯示以航母為核心，包括驅逐艦、護衛艦與綜合補給艦所組成的編隊赴南海海域與西太平洋等跨海區的訓練已成常態。

從質的部分來看，以往中共在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時多半藉由軍演交流在外軍面前塑造形象，以及對外軍宣傳之意義大於從軍演中學習作戰方式。近年來隨著習近平軍改後，強調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之目標，透過軍演學習作戰經驗與戰術戰法，藉由此類聯合軍演與外軍建立互信關係。在海上例行性演習中也由原本單一科目的訓練，提升到複雜環境下的實戰化驗證科目，如藉由「背靠背」實兵演習，檢驗各艦隊遠海機動作戰、快速反應與判斷能力、組織與指揮控制能力，以及跨海區、跨艦隊的對抗演習，並檢

驗不同性能飛彈快節奏、多方向對海上目標實施精確打擊，提高海上防禦作戰能力。

規模部分，以往中共礙於後勤保障能量不足之因素，在與外軍進行聯合軍演時僅派出小規模部隊且只在本土邊境或近海地區舉行。近年隨著中共綜合補給艦的擴建，提升水面艦編隊海上綜合補給能量，並靠岸基與海外基地有效綜合保障能力的提升，已能夠支援一定規模部隊在境外從事作戰行動。演習地點也從以往的近海地區逐步跨越南海向阿拉伯海與地中海海域，向東跨出東海與第一島鏈至西太平洋海域進行演習。從中共近年來海上例行性演習中亦可看出演習規模從單一艦隊躍升為三大艦隊混合編組，並協同艦載機檢驗航母編隊綜合攻防體系能力，在複雜環境下進行多架次的艦載機試驗任務，以及提升海上對於水面艦補給作業課目的演練。

整體而言，從近年來中共與外軍聯合軍演與例行性遠海訓練可以看出，中共水面艦執行境外遠距離兵力投射之能力確實有所提升。雖然當前中共海軍作戰能力最大問題為尚缺乏實戰經驗，無法如美軍藉由真實作戰經驗來提升其作戰能力，然就亞太區域各國軍隊來說，除美軍外，其它國家軍隊在冷戰結束至今，大多亦無實際作戰經驗。<sup>8</sup>因此中共海軍雖欠缺實戰經驗，但從歷年來中共在海上執行的演訓中，不管在質、量與規模方面均有逐步擴張的趨勢。反觀來看，依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共水面艦部隊僅於 2019 年

---

<sup>8</sup>黃引珊，《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頁 23。

4月與2020年4月曾與空軍部隊實施海空聯合演習；另就目前的海上訓練與演習當中亦未看到新式大型水面艦的出現，如055型導彈驅逐艦、與071型大型登陸艦與075兩棲攻擊艦等新式武器裝備的參與。另外，從中共海軍現階段仍積極發展航母編隊遠海兵力投射能力來看，未來可觀察中共水面艦部隊在遠海執行聯合訓練或軍演的編隊特性與發展趨勢，或是將結合軍、兵種部隊執行聯合作戰之常態化訓練，藉由分析演習科目與艦艇編隊組成來深入探討中共海軍「遠海防衛」作戰能力，同時探究中共海軍整體勢力範圍是否具備到達第二島鏈擴張的實力。<sup>9</sup>

## 貳、中共海外後勤保障基地與航母基地建設與發展之趨勢

隨著中共的綜合國力增長與確保海外利益的維護，建立海外後勤保障基地是中共執行海上任務時提供最可靠的綜合補給支援，亦為中共未來建立海上綜合保障的重要發展目標。吉布地海外後勤保障基地的建設，不僅提供中共艦艇編隊的補給與維修作業，其基地位置更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重要樞紐與通道，由於其地理優越與處於地緣戰略位置，也成為各國海軍首選的停靠補給港口。

從馬漢的《海權論》中提到：「海權必須能確保自己的交通線安全，交通線愈長，則海上效益也就愈大，而交通線的建立，必須依靠交通線上的每

---

<sup>9</sup>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頁39。

個海外基地與港口的連結。<sup>10</sup>換言之，擁有廣大的海外基地的建設，除有利於維持海上艦艇編隊在執行海上任務時的綜合保障工作，更有助於遠海軍事作戰與海外兵力投射能力的提升。對中共來說，吉布地基礎建設雖然以經濟為主，但也為中共海軍帶來重大的戰略優勢。吉布地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對中共海軍而言，為中東、北非與印度洋投射力量的起點。值得深思的是，若致力擁有數個區域型的海外基地，將可能成為中共海軍走向藍水的捷徑，將有能力針對區域監偵或未來海外軍事行動蓄積作戰與防禦能量。中共除建立擴大交往的吉布地海外基地周邊的港口外，同時在南海、印度洋與阿拉伯海周邊積極爭取與各國合作建設港口及沿海物流基地等設施，推動海上運輸聯通機制，並透過與盟國的合作項目，中共由南海經孟加拉灣、印度洋、阿拉伯海到亞丁灣間航線中將擁有更多可運用資源，這些都可能形成遠洋海軍的海上補給點或發展為海外後勤保障基地。

透過串聯各港口以維護「海上交通線」暢通與海外利益，且作為水面艦編隊兵力投射的中繼站與解決遠海補給、維修問題，使中共艦艇編隊執行遠海任務時，滿足編隊海上綜合保障之需求。另外，隨著中共國家利益不斷的拓展與發展海軍「遠海防衛」戰略轉型之需，對於航母編隊的發展，除提升艦艇數量與性能外，可推測中共未來將持續建造規模更大、基礎設施更完善

---

<sup>10</sup>Alfred Thayer Mahan 著，范利鴻譯，《海權論》（陝西：陝西師範大學，2007年），頁46。

的航母基地，做為航母作戰編隊具備向西太平洋、印度洋投送兵力的戰略支撐能力。故對於持續觀察中共海軍未來海外後勤保障基地與航母基地的建設與發展趨勢，為後續探討中共大型水面艦部隊執行遠海作戰能力與綜合保障能力研究之重點。



## 參考文獻

### 壹、中文部分

#### 一、專書

Fred Hill 著，王志波譯，2012 年。《中共最尖端武器·海軍·中共艦隊》。香港：全球防務出版社。

Fred Hill 著，西風譯，2014 年。《中共海軍戰艦大全》。香港：全球防務出版社。

James H. McMillan, Sally Suhmacher 著，王文科編譯，1994 年。《質的教育研究法》。臺北：師範書苑出版社。

Mahan Alfred Thayer 著，范利鴻譯，2007 年。《海權論》。陝西：陝西師範大學。

Rosinski Herbert 著，鈕先鍾譯，1977 年。《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

Rosinski Herbert 著，鈕先鍾譯，1987 年。《海軍思想的發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4 年。《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0 年。《江澤民思想年編（一九八九—二〇〇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3 年。《2013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2015 年。《2015 年中共年報》。臺北：中共研究雜誌社。

中共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1997 年。《中共軍事百科全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日本防衛省，2015 年。《防衛白皮書—平成 27 年版》。東京：日經印刷。

日本防衛研究所，2016 年。《中共安全戰略報告》。日本：防衛研究所。

毛澤東，1993 年。《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6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

毛澤東，1999 年。《毛澤東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蜀寧，2004 年。《海戰與戰略》。桃園：國防大學。

曲明，1995年。《2010兩岸統一：中共邁向海權時代》。臺北：九儀出版社。

朱滋源，1999年。《撰寫碩博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中正書局出版社。

江澤民科學技術學習問答編協組，2017年。《江澤民論科學技術學習問答》。新北：崧博出版社。

克勞塞維茲，2005年。《戰爭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吳寒月，2013年。《中共共產黨海防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李志德，2006年。《海風泱泱-從忠義計畫到拉法葉艦的故事》。臺北：商周出版社。

李亞明，2017年。《中共解放軍概論》。臺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李大光，2017年。《走近還是遠離戰爭-21世紀中國周邊軍事演習點評》。北京：長江出版。

李大光，2018年。《2049年的中國海上權力》。臺北：長江出版。

肖天亮，2017年。《戰略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宋燕輝，2016年。《美國海洋法政》。臺北：元照出版社。

拉塞爾·F·韋格利，彭光謙、張孝林、趙漢生譯，1986年。《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林進財，2009年。《寫一篇精彩的學位論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林穎佑，2008年。《海疆萬里》。臺北：時英出版社。

亮艦亞丁灣編委會，2011年。《亮艦亞丁灣：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護航紀實》。北京：中共宇航出版社。

軍事科學院，1997年。《中共人民解放軍軍語》。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2008年。《中共人民解放軍改革發展30年》。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馬辛春、錢曉虎、查春明，2009年。《走向深藍的航跡—新中共海軍艦艇歷次遠航出訪紀實》。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馬振坤，2008年。《中共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臺北：華立圖書。
- 馬漢，一兵譯，2012年。《海權論》。臺北：同心出版社。
- 孫國祥，2017年。《南海之爭的多元視角》。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高曉星、翁賽飛、周德華，2012年。《中共人民解放軍海軍》。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
-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17年。《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
-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19年。《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
- 張序三，1993年。《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典出版社。
- 張芳全，2010年。《論文就是要這樣寫》。臺北：心理出版社。
- 張慶勳，2010年。《論文寫作手冊》。臺北：心理出版社。
- 陳力恒、王景佳，1988年。《軍事知識詞典》。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曹雄源，2016年。《戰略廣角：透析中共海權戰略與現代化發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 曹雲霞，2017年。〈南海問題與中國海洋戰略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 梁芳主，2007年。《海戰史與未來海戰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
- 單秀法，2004年。《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 黃引珊，2019年。《中共近期與外軍聯合軍演之觀察》。臺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
- 黃玉淦，2013年。《中共大陸的邊疆與安全：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當代中共海軍編委會，1987年。《當代中共海軍》。北京：中共社會科學出版社。
- 廖文中，2001年。《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中共21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臺北：中共研究雜誌。

翟文中，1999年。《台灣生存與海權發展》。臺北：麥田出版社。

賴岳謙，2015年。《美國重返亞太戰略隊亞洲權力結構的影響》。臺北：秀威出版社。

劉華清，2004年。《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劉先春，2004年。《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中藥思想概論—第二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劉傳宗，2008年。《中共海軍軍力發展（1982—2008）對臺海安全肇生之衝擊》。臺北：石英出版社。

劉源，2009年。《非戰爭軍事行動中的政治工作》。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劉聖驥，2011年。《方法論—研究之建立法》。臺北：巨流圖書出版社。

劉慧，2018年。《中國國際安全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蔡東杰，2008年。《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臺北：五南出版社。

歐錫富、黃宗鼎，2018年。《2018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臺北：國防安全研究院。

盧如春、汪吉泰、陸石生、任光豪、羅廣坤、願恆屯、林培績、劉立柱，1989年。《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蕭勁光，1989年。《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鍾永和，2016年。《解密海洋強國戰略：解放軍海軍維權與執法》。臺北：獵海人出版社。

## 二、期刊論文

王高成，2009年2月。〈中共海軍亞丁灣護航的戰略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第7卷第2期，頁12-15。

王雄源，2010年8月。〈亞丁灣護航行動油料保障問題研究〉，《軍事物流》，頁139-140。

王班，2012年5月。〈海軍國家補給船發展現況與特點〉，《船舶工業技術》，頁33-39。

王波、周志偉，2014年2月。〈海上裝備網路模組比較〉，《計算機系統運用》，頁6-7。

- 王利偉、韓霖，2016年6月。〈淺述國外海軍海上補給技術現狀及發展趨勢〉，《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學報》，第39卷第2期，頁77-84。
- 王利偉，2017年2月。〈國外海軍補給艦現狀和發展趨勢〉，《船電技術》，第37卷第2期，頁58-62。
- 王志邦，2017年3月。〈海上交通線安全研究〉，《廣州航海學院學報》，第21卷第3期，頁11-18。
- 王琦，2017年3月。〈全電動航行橫向補給裝置控制系統設計〉，《自動化與儀器儀表》，頁77-79。
- 王德、祝華遠，2017年8月。〈遠海條件下裝設備的環境適應性要求分析〉，《環境技術》，頁49-51。
- 王晨雨，2018年10月。〈南海問題與中美新型雙邊軍事關係的建構〉，《國家安全研究》，第6期，頁20-26。
- 立文，2015年4月。〈中國已經掌握航母關鍵技術〉，《經濟·軍事》，頁74-76。
- 石懷偉，2015年3月。〈網路仿真技術與應用實踐〉，《計算機系統運用》，頁14-17。
- 石志宏，2016年2月。〈印度洋海上安全綜述〉，南京：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博士論文。
- 任懷鋒，2015年8月。〈論區域大國介入與南海地區安全格局變動〉，《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第5期，頁61-69。
- 江暢，2002年2月。〈中共海軍戰略思想演進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36卷第2期。
- 何學軍，2015年2月。〈導彈垂直補給水平艦衝擊震動有限源分析〉，《軍事交通學院學報》，頁86-89。

何遙，2019年6月。〈海上航行補給中艦艇接近過程的自動化控制問題研究〉，《艦船電子工程》，第39卷第4期，頁45-49。

汪超、郭秀娟，2015年3月。〈亞丁灣港集裝箱發展戰略及近期工作重點〉，《環球港城》，頁46-50。

吳羿菽，2016年12月。〈中共因應南海情勢之作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6期，頁44-60。

吳超，2018年4月。〈我重大海外利益發展現狀及對策思考〉，《國防理論》，頁22。

吳允光，1973年1月。〈一九七二年的中共軍事〉，《中共研究》，第7卷第1期，頁35-38。

李玉琦，2016年8月。〈國外航母保障基地及建設基本要求〉，《船舶標準化與質量》，第5期，頁22-24。

李兵，2016年4月。〈加強海上戰略交通線安全的國際合作〉，《太平洋學報》，頁85-90。

李唐，2016年9月。〈環太平洋—2016演習中的長島船〉，《軍械知識》，第9期，頁58-62。

李忠林，2017年4月。〈中國對南海戰略態勢的塑造與啟示〉，《現代國際關係》，第2期，頁27-29。

李亞明，2018年11月。〈中國大陸海軍權力擴張之研究—以吉布地軍事基地為例〉，《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11期，頁42-74。

李唐、侯融、門良傑，2019年1月。〈亮艦亞丁灣—中國海軍護航十週年記事〉，《解放軍醫院管理雜誌》，第1期第26卷，頁1-5。

李慶四、陳春雨，2019年4月。〈試析中國的海外港鏈基地戰略〉，《區域與全球發展》，第2期，頁123-160。

- 余建興、願鵬，2006年12月。〈海上液貨補給技術〉，《海洋技術》，第24卷第4期，頁103-106。
- 初建、鍾小軍，2015年10月。〈海上運輸船隊結構和規模問題研究〉，《中國水運》，頁83-84。
- 杜哲元，2017年4月。〈中共海軍戰略演變中的作戰海區研究問題〉，《太平洋學報》，第25卷第4期，頁66-80。
- 宋太亮，2017年5月。〈裝備建設大質量觀〉，《國防工業》，頁274-279。
- 宋太亮、高龐，2019年7月。〈改革裝備保障管理體制，提高裝備保障能力〉，《質量與可靠性》，第4期，頁7-15。
- 汪麗，2017年4月。〈新安全觀視域下海外基地轉型重塑的影響與啟示〉，《國防理論》，第9期，頁41-45。
- 周曉平，2009年5月。〈遠海護航艦艇編隊海上保障方式研究〉，《海軍學術研究》，第5期，頁60-65。
- 周平，2014年5月。〈中共應該有自己的利益邊疆〉，《探索與爭鳴》，第5期，頁21-24。
- 周蕙貞、李福生、郭全魁，2014年6月。〈遠海防衛作戰裝備保障準備問題研究〉，《裝備學院學報》，第25卷第3期，頁11-14。
- 周堃、劉偉，2014年11月。〈淺談裝備環境適應性與可靠性〉，《裝備環境工程》，頁72-76。
- 林俊漢，2002年10月。〈21世紀中共海權的發展〉，《海軍學術月刊》，第36卷第10期，頁25-27。
- 林文程，2018年2月。〈美「中」競爭與亞太安全情勢〉，《展望與探索》，第16卷第2期，頁67-101。

易予聖，2014年7月。〈海上聯合2014真能加深中俄夥伴關係？〉，《尖端科技》，第359期，頁39-42。

金苗，2018年12月。〈海外基地成立〉，《軍營文化》，頁1-2。

祝泓、張平，2016年8月。〈艦船綜合保障系統設計〉，《中國工程科學》，第17卷第5期，頁44-50。

柯畊宇，2019年1月。〈中共參加東協軍事聯合演習之戰略意涵〉，《歐亞研究》，第6期，頁77-84。

洪海容、劉震，2008年10月。〈海上後勤保障的重要途徑〉，《現代艦船》，頁4-7。

洪農，2018年1月。〈論南海地區海上非傳統安全合作機制的建設—基於海盜與恐怖主義問題分析〉，《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第1期，頁49-54。

胡丞駿、杜建明，2018年1月。〈中共研製兩棲攻擊艦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1期，頁74-88。

徐廣，2016年2月。〈直升機—艦船動態研究〉，《飛行力學》，第1期，頁50-52。

徐明軍，2016年3月。〈兼論加強海上戰略交通線安全的國際合作〉，《太平洋學報》，第2期，頁84-88。

徐正軒，2016年10月。〈如何把握護航宣傳的正確輿論導向〉，《軍事記者》，第10期，頁48-51。

孫亦韜，2004年9月。〈中共航母機動編隊—其護衛能力之研析〉，《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2期，頁6-19。

孫亦韜、雷清宇、楊凌翔，2019年12月。〈對中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之分析與啟示〉，《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6期，頁76-91。

- 師小芹，2011年2月。〈小型艦艇的歷史定位與中共式均衡海軍〉，《軍事歷史》，第178期，頁36-39。
- 袁斌、唐貴，2012年9月。〈多國海軍活動馬頭勤務保障實踐與思考〉，《海軍後勤學術研究》，第4期，頁68-74。
- 馬振坤，2014年10月。〈中共南海維權戰略〉，《戰略安全研析》，第114期，頁25-29。
- 高豐智，2014年5月。〈中共海軍「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之發展戰略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5期，頁32-44。
- 夏春生、李日新，2016年2月。〈國外海軍海上運輸補給研究分析〉，《海軍後勤部軍事交通運輸》，頁32-36。
- 孫盛坤，2016年2月。〈外軍海軍艦艇裝備海上維修保障現狀及啟示〉，《科技視界》，頁33-38。
- 閻海法、周華，2015年2月。〈艦載直升機垂直補給在後勤保障中的應用及對我軍的啟示〉，《後勤科技裝備》，頁54-56。
- 閻雪昆、段延至，2017年5月。〈國際法視野下的遠海防衛〉，《邊防海防》，第10期，頁79-82。
- 張蜀誠，1998年6月。《中共海軍戰略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影響》。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 張蜀誠，2010年2月。〈中共海軍研究觀點探討〉，《展望與探索》，第8卷第2期，頁60-82。
- 張寶宇、陳迪，2015年1月。〈艦艇編隊遠程通信保障系統研究〉，《船艦電子工程》，第33卷第1期，頁14。
- 張少軍，2011年5月。〈關於建立我海軍海外保障之構想〉，《教學研究》，頁31-35。

- 陳循、宋昆，2010年4月。〈複雜環境下裝備保障模式〉，《裝備研究》，頁27-33。
- 陳光文，2010年6月。〈藍色的呼喚——走向遠洋的中共海軍〉，《艦載武器》，第130期，頁10-15。
- 陳禮佳、尹紹屏，2015年4月。〈岸基保障如何托起外來海戰〉，《船舶工業》，頁33-34。
- 陳安定，2015年6月。〈淺析裝備環境適應性及技術指標要求〉，《環境工程通用要求》，頁55-57。
- 陳育正，2016年5月。〈中國大陸海軍軍事現代化對亞太安全的威脅〉，《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5期，頁66-83。
- 陳育正，2018年7、8月。〈印太戰略的發展與其未來之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151期，頁19-27。
- 陳育正，2019年7月。〈中國帶路倡議對美國亞太安全利益之影響：以川普時期為例〉，《全球政治評論》，第67期，頁85-106。
- 陳學軍、趙方庚，2016年5月。〈美軍裝備維修保障艦涉及特點〉，《裝備製造技術》，頁227-230。
- 陳萬春、張凱勝，2018年6月。〈從中共海軍遠海機動演訓論我用兵思維之應對〉，《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1期，頁31-49。
- 陳德育，2019年4月。〈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2期，頁118-130。
- 崔性泉，2016年3月。〈利用動員民船組件海上支援保障編隊思考〉，《國防交通工程與技術》，第2期，頁5-7。
- 崔戈，2018年11月。〈國外海上補給關鍵技術的發展〉，《船舶工程》，第11期，頁73-76。

- 郭武平，2016年10月。〈俄「中」「海上聯合—2016」軍演顯示的意義〉，《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0期，頁15-20。
- 陸文浩，2016年10月。〈中共海軍戰略動向與影響—以機動系列演習為視角〉，《展望與探索》，第14卷第10期，頁67-96。
- 張家棟，2012年1月。〈世界海盜活動狀況與國際海盜機制建設〉，《現代國際關係》，頁30-36。
- 張凱銘，2017年3月。〈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3卷第1期，頁141-178。
- 馮偉祿，2019年2月。〈海上絲路視野下的印度洋地區地緣環境與地緣風險〉，《印度洋經濟體研究》，第2期，頁15-24。
- 黃飛、韓冬梅、李彪，2011年5月。〈美軍海上基地後勤保障經驗及我軍海上保障能力建構〉，《軍事經濟研究》，頁75-78。
- 黃風志，2018年3月。〈關於中國引領南海戰略態勢的新思考〉，《國際觀察》，第2期，頁134-139。
- 黃恩浩，2019年3月。〈中國發展055型飛彈驅逐艦的戰略意涵〉，《國防情勢月報》，第141期，頁1-10。
- 彭博，2011年6月。〈建立海上機動港之淺見〉，《軍兵種後勤研究》，第4期，頁28-34。
- 彭克慧，2019年3月。〈改革開放40年中共海洋軍事戰略的演進與經驗〉，《軍事歷史》，第1期，頁18-23。
- 萬文豪，2004年9月。〈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國防雜誌》，第19卷第9期，頁62-66。
- 萬毅、楊騰馳，2010年10月。〈亞丁灣護航物資保障方式解析〉，《後勤保障》，第3期，

頁 65-67。

楊啟亮、王平，2015 年 4 月。〈需求自感知的軍港岸基保障物聯網系統〉，《國防科技》，

第 35 卷第 2 期，頁 56-62。

楊根源，2016 年 3 月。〈軍事衛星支援艦艇編隊防空作戰研究〉，《現代防禦技術》，第 2

期，頁 26-30。

楊煥彪，2018 年 6 月。〈新形勢下開展南沙群島的海上維權執法工作探析〉，《海南熱帶

海洋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3 期，頁 24-27。

董鵬、文昊林，2019 年 11 月。〈基於多智能體的海上垂直補給規劃研究〉，《計算機科

學》，第 46 卷第 11 期，頁 72-82。

雷炎，2019 年 12 月。〈歷史告訴未來-中共海軍建設思想這樣演變〉，《坦克裝甲車輛—新

軍事》，第 6 期，頁 40-46。

趙厚寬，2017 年 9 月。〈垂直綜合保障性能動態研究〉，《機電產品開發與創新》，頁 64-

66。

劉雲濤，馬志登，2010 年 10 月。〈關於建立海外保障基地的構想〉，《海軍學術研究》，

第 6 期，頁 56-63。

劉啟文，2012 年 4 月。〈從中共海軍的演進談未來戰略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46

卷第 2 期，頁 55-57。

劉肯，2013 年 2 月。〈伸向遠海的後盾〉，《艦載武器》，頁 36-40。

劉江平，2015 年 2 月。〈遠海護航是中國海軍的國際使命〉，《當代海軍》，第 1 期，頁 26-

30。

劉山杉、唐貴，2016 年 2 月。〈護航編隊物資商船前送保障研究〉，《綜合運輸》，第 38 卷

第 2 期，頁 65-96。

- 劉仲強，2016年5月。〈中共兩棲作戰艦能力與登陸作戰戰術戰法運用及我克制之道〉，《海軍學術雙月刊》，第35卷第2期，頁10-14。
- 劉洋，2017年8月。〈海洋戰略理論發展及隊中國的啟示〉，《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頁93-100。
- 劉秋苓，2019年2月。〈2012至2017年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之觀察〉，《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1期，頁21-31。
- 蔡志銓，2018年4月。〈探索中共航母戰鬥群—其護衛能力與因應之道〉，《海軍軍官》，第3卷第36期，頁18-31。
- 衛天，2019年12月。〈中共海軍艦隊防空導彈武器系統技術的發展〉，《艦載武器》，第327期，頁10-20。
- 鄭文浩，2009年8月。〈中共海軍艦艇命名由來及規律〉，《軍事百科》，第259期，頁58-59。
- 樊兆善，2016年3月。〈中共海軍的戰略發展及艦艇現代化的現狀與侷限〉，《國防雜誌》，第31卷第1期，頁21-46。
- 應天行，2011年6月。〈大陸首艘航母服役的戰略意涵〉，《中共研究》，第45卷第6期，頁98-102。
- 戴政龍，2015年7月。〈對中共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之評析〉，《展望與探索》，第13卷第7期，頁30-31。
- 謝志淵，2018年8月。〈對中共於「吉布地」設立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戰略意涵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2卷第4期，頁121-139。
- 謝游麟，2017年6月。〈中共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13期，頁33-48。

韓躍，2016年6月。〈中美海軍遠海護航行動後勤保障模式比較研究〉，《國防》，第6期，頁40-43。

韓雲東、金良安、彭術光，2016年7月。〈面相遠海護航的艦船導航裝備發展需求〉，《中國航海》，第3期，頁5-8。

薛紅軍、彭杉、吳華強，2012年2月。〈海上航行橫向補給高架索道動態特性分析〉，《電機設備研究》，頁1-4。

薛桂芳，2017年8月。〈中國21世紀海外基地建設的現實需求與風險應對〉，《國際展望》，第4期，頁104-149。

蘭寧利，2010年6月。〈解析解放軍亞丁灣護航〉，《亞太防務》，第6期，頁37-41。

嚴梅劍，2014年2月。〈海上航行橫向補給裝置選型設計〉，《船舶艦裝》，第1期，頁51-53。

### 三、網路資料

1992年2月25日。〈中共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中共人大網》，〈[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3-04/16/content\\_4617811\\_4.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3-04/16/content_4617811_4.htm)〉。

2005年6月4日。〈外媒關注機動—4演習：跨海區、跨艦隊的對抗演習〉，《中華網軍事》，〈<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1022/18102301.html>〉。

2006年7月4日。〈圖文：福池級遠洋補給艦主要技術數據〉，《船艦知識》，〈<http://jczs.news.sina.com.cn/p/2006-07-04/0730381154.html>〉。

2008年12月26日。〈中共海軍艦艇起航赴亞丁灣、索馬里執行護航任務〉，《人民網》，〈[http://www.gov.cn/jrzg/2008-12/26/content\\_1188602\\_2.htm](http://www.gov.cn/jrzg/2008-12/26/content_1188602_2.htm)〉。

2008年12月26日。〈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下命令編隊啟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26/content\\_10562528.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26/content_10562528.htm)〉。

- 2011 年 1 月 6 日。〈2000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7/content\\_461780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7/content_4617805.htm)〉。
- 2011 年 1 月 6 日。〈2002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6.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6.htm)〉。
- 2011 年 1 月 6 日。〈2004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7.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7.htm)〉。
- 2011 年 1 月 6 日。〈2006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8.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8.htm)〉。
- 2011 年 1 月 6 日。〈2008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9.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1/06/content_4617809.htm)〉。
- 2011 年 3 月 31 日。〈2010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htm)〉。
- 2011 年 12 月 26 日。〈中國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三周年〉，《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84385/232175/index.html>〉。
- 2012 年 12 月 25 日。〈護航行動全面提升中共海軍執行多樣化軍事任務能力〉，《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56072.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56072.htm)〉。
- 2013 年 2 月 10 日。〈美國稱中共將再列裝兩艘 2.3 艦級新型補給艦〉，《環球網》，  
〈<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2-10/1534715346.html>〉。
- 2013 年 4 月 1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新華社》，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62.htm](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562.htm)〉。
- 2013 年 4 月 16 日。〈2010 年中共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3-04/16/content\\_4617811.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3-04/16/content_4617811.htm)〉。
- 2013 年 4 月 16 日。〈國防白皮書：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3-04/16/content_4442839.htm)〉。

- 2014 年 12 月 2 日。〈我兩艘新型護衛艦近日入列服役〉，《央視網》，〈<http://tv.cctv.com/2014/12/02/VIDE1417532759359541.shtml>〉。
- 2015 年 1 月 1 日。〈中國航母基地或選定舟山直插美日第一島鏈〉，《人民網》，〈[http://m.people.cn/n/0/2015/0101/c45-1716395-2\\_2.html](http://m.people.cn/n/0/2015/0101/c45-1716395-2_2.html)〉。
- 2015 年 5 月 26 日。〈中共的軍事戰略〉，《新華社》，〈[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
- 2016 年 2 月 28 日。〈英國媒體稱中國未來將部署 8 艘 071 型登陸艦〉，《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7238036.html>〉。
- 2016 年 6 月 1 日。〈27 國參加 2016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美國之音》，〈<https://www.voacantonese.com/a/rimpac-20160531/3356770.html>〉。
- 2016 年 7 月 1 日。〈英媒：習近平「一帶一路」戰略重塑世界經濟〉，《BBC 新聞網》，〈[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6/07/160701_press_review)〉。
- 2016 年 9 月 2 日。〈英媒：中國在柬埔寨建深水港令美國擔憂〉，《BBC 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2\\_press\\_review](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2_press_review)〉。
- 2017 年 1 月 3 日。〈中共航母「遼寧號」攜殲—15 戰機在南海演習〉，《BBC 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493763>〉。
- 2017 年 6 月 4 日。〈「航母奶媽」海上補給首曝光 901 型補給艦可裝 2 萬噸油料〉，《中國軍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0215/c1011-30677712.html>〉。
- 2017 年 7 月 25 日。〈中俄 11 次聯合軍事演習盤點〉，《多維新聞網》，〈<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7-07-30/60003982.html>〉。
- 2017 年 8 月 2 日。〈解放軍進駐吉布地基地〉，《中新社》，〈<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8/02/YO1708020006.htm>〉。
- 2017 年 9 月 1 日。〈我國新型綜合補給艦 901 型首艦呼倫湖號交接入列可保障航母編隊〉，《國防時空》，〈[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7\\_09\\_01\\_425345.shtml](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7_09_01_425345.shtml)〉。

- 2018 年 1 月 5 日。〈突破「島鏈」拓展戰略前沿空中加油必不可少〉，《央視網》，  
〈<http://military.cctv.com/2018/01/05/ARTI9XbEoTmczNprWVdrCngw180105.shtml>〉。
- 2018 年 4 月 13 日。〈記者探訪呼倫湖艦：航母編隊「超級奶媽」〉，《央視網》，  
〈<http://m.news.cctv.com/2018/04/13/ARTIVh35jjKLPSgnNf2SuMLG180413.shtml>〉。
- 2018 年 4 月 21 日。〈我航母編隊首次在西太平洋海空域展開綜合攻防演練〉，《央視網》，  
〈<http://military.cctv.com/2018/04/21/ARTIgeVq3GIH6kRfjHKJv2W180421.shtml>〉。
- 2019 年 2 月 15 日。〈外媒：中國第 2 艘「航母奶媽」服役補給能力大增〉，《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0215/c1011-30677712.html>〉。
- 2019 年 2 月 14 日。〈中共第 2 艘 901 大型綜合補給艦入列〉，《多維新聞》，  
〈<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17953/%E4%B8%AD%E5%9B%BD%E7%AC%AC2%E8%89%98901%E5%A4%A7%E5%9E%8B%E7%BB%BC%E5%90%88%E8%A1%A5%E7%BB%99%E8%88%B0%E5%85%A5%E5%88%97>〉。
- 2019 年 4 月 18 日。〈人民海軍 70 年人民海軍海上保障向遠海大洋延伸〉，《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7.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7.htm)〉。
- 2019 年 4 月 18 日。〈人民海軍 70 年人民海軍主要裝備成建制更新換代〉，《新華網》，  
〈2019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9.htm](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9-04/18/c_1210112359.htm)〉。
- 2019 年 4 月 22 日。〈探訪宜春艦：056A 型護衛艦近海防禦主力〉，《央視網》，  
〈[http://www.js7tv.cn/video/201904\\_179309.html](http://www.js7tv.cn/video/201904_179309.html)〉。
- 2019 年 8 月 29 日。〈中共全力發展海軍，在太平洋與美國爭霸〉，《紐約時報》，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829/china-navy-aircraft-carrier-pacific/zh-hant/>〉。
- 2019 年 7 月 14 日。〈海軍專家：島鏈論的前世今生與中共海軍自信〉，《解放軍報》，  
〈[http://www.81.cn/big5/jwgd/2014-02/07/content\\_5761345.htm](http://www.81.cn/big5/jwgd/2014-02/07/content_5761345.htm)〉。
- 2019 年 7 月 24 日。〈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_5.htm)〉。
- 2019 年 11 月 19 日。〈中共海軍動態：002 抵海南基地-第 2 艘 075 亮相〉，《多維新聞》，  
〈[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57525/%E4%B8%AD%](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57525/%E4%B8%AD%97)

E5%85%B1%%E5%8A%A8%E6%80%81002%E6%8A%B5%E6%B5%B7%E5%8D%  
97%E5%9F%BA%E5%9C%B0%E7%AC%AC%E4%BA%8C%E8%89%98075%E4%  
BA%AE%E7%9B%B8%E5%9B%BE)。

2019 年 11 月 21 日。〈中國首艘國產航母進駐三亞基地—攜彈殲 15 現甲板可能加入南海艦隊〉，《世界日報》，〈<https://www.worldjournal.com/6634177/article-%E4%B8%AD%E5%9C%8B%E9%A6%96%E8%89%98%E5%9C%8B%E7%94%A2%E8%88%AA%E6%AF%8D%E9%80%B2%E9%A7%90%E4%B8%89%E4%BA%9E%E5%9F%BA%E5%9C%B0-%E6%94%9C%E5%BD%88%E6%AE%B215%E7%8F%BE%E7%94%B2%E6%9D%BF-%E5%8F%AF/>〉。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中共首艘國產航母正式入列帶你領略兩艘航母的勃勃雄姿〉，《中共新聞網》，〈<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pic/133970.shtml>〉。

2019 年 12 月 24 日。〈軍事行動/護航/列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action/node\\_46960.htm](http://www.mod.gov.cn/action/node_46960.htm)〉。

2020 年 1 月 13 日。〈中共航母編隊已初步形成戰鬥力〉，《中評社》，〈<http://hk.crntt.com/doc/1045/2/2/8/104522885.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45228851shFgHZfpFNbVIG88%AA%E4%BA%BA%E5%B7%A5%E5%B3%B6E5%9C%8B/342547/%E5%8F%B0%E5%AA%92%E6%88%96%E5%B7%A1%E8%>〉。

2020 年 4 月 11 日。〈中國海軍艦船的發展趨勢〉，《防衛省統合幕僚間部》，〈[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

中共共產黨新聞網，2019 年 7 月 11 日。〈建設海洋強國，習近平從這些方面提出要求〉，《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9/0711/c164113-31226894.html>〉。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 年 5 月 28 日。〈中共海洋事業的發展〉，《人民網》，〈<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8/Document/307963/307963.htm>〉。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年5月27日。〈2015年國防白皮書全文：「中國軍事戰略」（英文版）〉，《新華網》，〈[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5/05/27/content\\_281475115610833.htm](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5/05/27/content_281475115610833.htm)〉。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7月24日。〈2019年國防白皮書全文：「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英文版）〉，〈<http://www.andrewerickson.com/2019/07/full-text-of-defense-white-paper-chinas-national-defense-in-the-new-era-english-chinese-versions/>〉。

尹人，2013年10月20日。〈中共三大艦隊在西太平洋進行軍演〉，《BBC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0/131020\\_china\\_navy\\_exercise](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0/131020_china_navy_exercise)〉。

王光，2015年11月22日。〈視野：從「領土邊疆」投向「利益邊疆」〉，《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2/1122/c136458-19662137.html>〉。

王歡，2013年10月30日。〈中共海軍兩艘戰艦取道與那國島近海從西太返東海〉，《中華網軍事》，〈<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31030/18118569.html>〉。

王長松，2014年8月12日。〈中共首度參與2014年環太平洋軍演研析〉，《國政研究報告》，〈<https://www.npf.org.tw/2/13969>〉。

王璐佳，2016年11月11日。〈聚焦保障打贏 加快轉型重塑 努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后勤〉，《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111/c1011-28852320.html>〉。

代宗鋒、江山，2017年7月26日。〈首次環非訪問，和平方舟今啟航，戰友，一路順風〉，《東海艦隊》，〈[https://mp.weixin.qq.com/s/\\_3UhUOB8eXxEpjajoK3T7w?](https://mp.weixin.qq.com/s/_3UhUOB8eXxEpjajoK3T7w?)〉。

白宇，2018年1月9日。〈遼寧艦已三次進行跨海區遠海訓練 專家：戰力越來越強〉，《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109/c1011-29752670.html>〉。

白雪瑞，2013年10月25日。〈海軍「機動—5號」演習進入實兵對抗階段〉，《人民網》，〈[http://www.gov.cn/jrzg/2013-10/25/content\\_2515520.htm](http://www.gov.cn/jrzg/2013-10/25/content_2515520.htm)〉。

- 白墨，2014年6月9日。〈分析：中國參加環太聯合軍演意義何在〉，《BBC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09\\_china\\_us\\_exercise\\_analysis](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09_china_us_exercise_analysis)〉。
- 朱雲漢，2019年4月22日。〈製造業空洞化，拖垮美國國防〉，《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4856>〉。
- 江山，2019年2月20日。〈和平方舟入列十年回顧一艘船的和平航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diplomacy/2019-02/20/content\\_4836510.htm](http://www.mod.gov.cn/big5/diplomacy/2019-02/20/content_4836510.htm)〉。
- 江迅，2016年12月9日。〈中國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亞洲週刊》，〈<https://emag.yzzk.com/article/details/%E8%BB%8D%E4%BA%8B/2016-50/1481167540567/%E4%B8%AD%E5%9C%8B%E5%90%89%E5%B8%83%E6%8F%90%E5%BE%8C%E5%8B%A4%E4%BF%9D%E9%9A%9C%E5%9F%BA%E5%9C%B0>〉。
- 宋子洵、尚文斌，2019年4月30日。〈中俄「海上聯合—2019」軍事演習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9-04/30/content\\_4841058.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9-04/30/content_4841058.htm)〉。
- 李明勳，2018年4月3日。〈泰國「東部經濟走廊」計畫之概述與最新發展〉，《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_Detail.aspx?id\\_news=275](http://www.aseancenter.org.tw/ASEANnews_Detail.aspx?id_news=275)〉。
- 李學勇、李宣良、梅世雄，2019年4月23日。〈造習近平出席慶祝人民海軍成立70周年海上閱兵活動〉，《新華社》，〈[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19-04/23/content\\_4840162.htm](http://www.mod.gov.cn/big5/leaders/2019-04/23/content_4840162.htm)〉。
- 李唐，2020年4月23日。〈海軍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持續推進轉型〉，《中共新聞網》，〈[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http://www.mod.gov.cn/power/2020-04/23/content_4864004.htm)〉。
- 防務新觀察，2017年10月1日。〈軍艦「下餃子」中共海軍今日戰力有多強〉，《央視網》，〈<http://tv.cctv.com/2017/10/01/VIDELP1S73CzTFqCdZbRF2xQ161001.shtml>〉。
- 防務新觀察，2019年10月8日。〈中共海軍遠航「新常態」〉，《央視網》，〈<https://www.genclips.net/download/42Q-TRnQYmo.html>〉。

- 林則宏，2019年12月28日。〈造軍艦像下水餃 大陸海軍今年下水噸位居世界之冠〉，《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4/4254235>〉。
- 林海，2014年9月3日。〈俄媒：遼寧號艦載機數量達36架含24架殲15戰機〉，《環球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01000703-260309?chdtv>〉。
- 邱越，2016年1月2日。〈中巴「朋友」海上聯合演習目擊記〉，《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102/c1011-28004697.html>〉。
- 邱越，2017年7月10日。〈中國海軍開創新模式在印度洋建立「移動補給點」〉，《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7/0710/c1011-29393590.html>〉。
- 邱國強，2017年9月28日。〈陸吉布地基地 將建多功能碼頭停泊軍艦〉，《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709280133.aspx>〉。
- 范進發，2014年8月12日。〈解析中共海軍三大發展階段航母核潛打造「藍水海軍」〉，《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812/c1011-25447731-2.html>〉。
- 段江山，2018年8月22日。〈出征！黃山艦赴澳參加「卡卡杜—2018」聯合軍演〉，《中國軍網》，〈[http://www.81.cn/jwgz/2018-08/22/content\\_9259743.htm](http://www.81.cn/jwgz/2018-08/22/content_9259743.htm)〉。
- 胡克勇，2017年8月15日。〈中共遠洋艦隊對海外修補站的依賴〉，《軍事事務》，〈[http://140.119.184.164/view\\_pdf/96.pdf](http://140.119.184.164/view_pdf/96.pdf)〉。
- 胡丹青，2019年12月24日。〈海軍第34批護航編隊起航〉，《海軍新聞》，〈[http://navy.81.cn/content/2019-12/24/content\\_9702753.htm](http://navy.81.cn/content/2019-12/24/content_9702753.htm)〉。
- 南都，2013年11月29日。〈中國兩航母基地形成南北格局針對不同戰略方向〉，《美國中文網》，〈[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1-03/31/content_4617810_3.htm)〉。
- 俞奕佳，2018年1月11日。〈如何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111/c1011-29758768.html>〉。

- 康哲，2014年4月21日。〈親歷「科摩多」救援減災演習〉，《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0421/c1011-24923358.html>〉。
- 孫力為，2015年5月26日。〈中共的軍事戰略〉，《新華社》，〈[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5-05/26/content_4617812_5.htm)〉。
- 振葆，2015年8月17日。〈中國海軍艦艇命名規則〉，《中國軍網》，〈[http://81.cn/big5/hj/2015-08/17/content\\_6723704\\_4.htm](http://81.cn/big5/hj/2015-08/17/content_6723704_4.htm)〉。
- 張謙，2017年9月29日。〈中共海軍遠洋訓練實戰 專家：正常〉，《中央社》，〈<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918/2609056/>〉。
- 張紅，2018年8月2日。〈一帶一路「五歲了」〉，《人民日報（海外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02/content\\_1872025.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8-08/02/content_1872025.htm)〉。
- 張藍心、王政淇，2019年12月24日。〈亞丁灣上的中國擔當〉，《人民網》，〈[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1224/c1011-31520247.html](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9/1224/c1011-31520247.html)〉。
- 皓宇，2013年11月26日。〈中共航母遼寧艦首度編隊下南海〉，《BBC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6\\_china\\_carrier\\_southsea](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6_china_carrier_southsea)〉。
- 梅世雄，2019年9月25日。〈我國兩棲攻擊艦首艦下水〉，《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39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5/c_1125037399.htm)〉。
- 楊雲濤，2012年1月13日。〈中國海軍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行動三周年〉，《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84385/232175/index.html>〉。
- 現代艦船雜誌社，2020年1月1日。〈下水10艘「盾艦」，排水量佔世界一半，人民海軍2019收穫頗豐〉，《中華網軍事》，〈<https://3g.china.com/mili/wuqi/37480770.html>〉。
- 莫小亮、梁慶松，2015年12月19日。〈南海「龍虎鬥」：海軍三大艦隊南海實兵對抗演練〉，《中共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5/12-19/7678447.shtml>〉。
- 陳利、琚振華，2014年10月23日。〈和平方舟啟動「和諧使命—2014」任務〉，《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2014/1013/c389725-25825510.html>〉。

陳萬軍，2009年4月15日。〈專訪海軍司令員吳勝利：人民海軍與共和國共成長〉，《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4/15/content\\_11185909.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4/15/content_11185909.htm)〉。

陳國全，2020年1月6日。〈中巴海上聯演首次命名「海洋衛士」，兩軍將形成三大聯演品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7.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7.htm)〉。

陳國全，2020年1月6日。〈盤點歷數中巴海上聯合軍演，見證兩國全天候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6.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20-01/06/content_4858056.htm)〉。

郭剛，2009年7月27日。〈中國海軍第三批護航編隊進行航行中橫向補給〉，《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3331/9729473.html>〉。

彭瑋琳，2019年6月19日。〈台媒：解放軍遼寧號航母編隊進入南海或巡航人工島〉，《香港新聞網》，〈<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342547/%E5%8F%B0%E5%AA%9%E6%88%96%E5%B7%A1%E8%88%AA%E4%BA%BA%E5%B7%A5%E5%B3%B6>〉。

曾行賤、張傑，2018年5月9日。〈科摩多-2018多國聯合演習進入海上實兵階段〉，《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509/c1011-29974532.html>〉。

湖楠，2019年10月8日。〈「和平-07」軍演舉行多國海軍聯合搜救演習〉，《新華社》，〈[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07\\_03/12/467120\\_0.shtml](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07_03/12/467120_0.shtml)〉。

黃子捐、陳羽，2019年12月17日。〈中共進入「雙航母時代」一圖告訴你山東艦有多強！〉，《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9/1217/c1011-31510503.html>。

黃宇翔，2019年12月19日。〈中共首艘國產航母服役，山東艦改變台海均勢〉，《亞洲週刊》，〈<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E8%BB%8D%E4%BA%8B/2019-51/1576727123109/%E4%B8%AD%E5%9C%8B%E9%A6%96%E8%89%98%E5%9C%8B%E7%94%A2%E8%88%AA%E6%AF%8D%E6%9C%8D%E5%BD%B9%20%E>〉。

- 3%80%80%E5%B1%B1%E6%9D%B1%E8%89%A6%E6%94%B9%E8%AE%8A%E5%8F%B0%E6%B5%B7%E5%9D%87%E5%8B%A2)。楊一楠，2018年12月12日。〈「改革開放40年中共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新華社》，〈[http://www.81.cn/jwgz/2018-12/12/content\\_9375952\\_11.htm](http://www.81.cn/jwgz/2018-12/12/content_9375952_11.htm)〉。
- 楊昇儒，2018年10月22日。〈中國東協首度舉行海上聯合軍演〉，《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810220203.aspx>〉。
- 楊雲濤，2009年4月7日。〈索馬利亞海盜出沒之亞丁灣地理位置簡介〉，《中國台灣網》，〈[http://big5.taiwan.cn/zt/twzt/smlhd/690/276/200904/t20090407\\_862841.htm](http://big5.taiwan.cn/zt/twzt/smlhd/690/276/200904/t20090407_862841.htm)〉。
- 楊紅，2014年11月13日。〈北海艦隊直-8直升機開展垂直補給協同訓練〉，《中國軍網》，〈[http://www.81.cn/hj/2014-11/13/content\\_6221052.htm](http://www.81.cn/hj/2014-11/13/content_6221052.htm)〉。
- 解放軍報，2015年5月26日。〈國防白皮書概覽〉，《中共軍網》，〈<https://kknews.cc/military/92qbqjb.html>〉。
- 路西，2015年8月20日。〈中俄舉行海上聯合軍演或有意制衡日美〉，《BBC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0\\_china\\_russia\\_navy](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8/150820_china_russia_navy)〉。
- 褚文，2020年1月14日。〈055型驅逐艦入列專家：中國軍事技術首次超過美國軍〉，《香港新聞》，〈<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4%B8%AD%E5%9C%8B/421816/055%E5%9E%8B%E9%A9%85%E9%80%90%E8%89%A6%E5%85%A5%E5%88%97-%E5%B0%88%E5%AE%B6>〉。
- 甄澤浩，2017年12月8日。〈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能否繼續？〉，《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1208/c1011-28935442.html>〉。
- 趙觀祺，2018年6月25日。〈2030年前組6航母戰鬥群遠洋換防中共海軍改良潛艇入列〉，《香港新聞網》，〈<https://www.hk01.com/%E8%AD%B0%E4%BA%8B%E5%BB%B3/203169/%E8%A7%80%E5%AF%9F5%E7%BE%A4%E9%81%A0%E6%B4%8B%E6%8F%9B%E9%98%B2%B8%AD%E5%9C%8B%E6%B5%B7%E8%BB%8>〉。

D%E6%94%B9%E8%89%AF%E6%BD%9B%E8%89%87%E5%85%A5%E5%88%97  
>。

劉昆，2014年10月8日。〈專家：中國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美國退守第二島鏈〉，《環球網》，〈<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4-10/5159149.html>〉。

劉蘊斐，2014年5月23日。〈揭秘海軍071型船塢登陸艦：曾被稱為「小航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www.mod.gov.cn/big5/pic/2014-05/23/contest\\_4511295.htm](http://www.mod.gov.cn/big5/pic/2014-05/23/contest_4511295.htm)〉。

劉上靖，2018年5月31日。〈國防部：遼寧艦航母編隊初步形成體系作戰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3929960/cb0bH3aW6ETQkHpLSbzoqhUj9UNwjfgzB3\\_mqfpQfoGaBhLJ9fcC9jljNpqAh4UmqGi6VjCvqd3HDLcXJxr3JEq1RryY6JyHOx](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3929960/cb0bH3aW6ETQkHpLSbzoqhUj9UNwjfgzB3_mqfpQfoGaBhLJ9fcC9jljNpqAh4UmqGi6VjCvqd3HDLcXJxr3JEq1RryY6JyHOx)〉。

劉上靖，2018年6月28日。〈和平方舟醫院船將赴11國訪問並提供醫療服務〉，《中華人民國防部網》，〈[http://www.mod.gov.cn/info/2018-06/28/content\\_4817935.htm](http://www.mod.gov.cn/info/2018-06/28/content_4817935.htm)〉。

劉亞迅、隋偉濤、林健，2019年4月4日。〈出征！第32批護航編隊解纜起航奔赴亞丁灣〉，《新華社》，〈[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4/04/content\\_4838876.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4/04/content_4838876.htm)〉。

劉偉、張剛，2016年4月13日。〈「科摩多-2016」聯合演習在印尼巴東開幕〉，《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wgz/2016-04/13/content\\_7004059\\_2.htm](http://www.81.cn/big5/jwgz/2016-04/13/content_7004059_2.htm)〉。

潘鏡芙，2000年10月10日。〈對水面艦艇改進和發展的設想〉，《中共軍事文摘》，〈<http://www.omnitalk.com/miliarch/gb2b5.pl?msgno=messages/510.html>〉。

潘鏡芙，2016年11月8日。〈水面艦艇作戰系統的回顧和展望〉，《中共船艦研究》，〈<http://html.rhhz.net/ZGJCYJ/html/2016-1-8.htm>〉。

鄭仲嵐，2017年12月27日。〈台灣國防報告：第一島鏈被突破考驗兩岸軍力〉，《BBC新聞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498394>〉。

蔡勵敏，2015年5月27日。〈海軍轉型「近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國防要聞》，〈[http://www.szmil.com/content/2015-05/27/content\\_11666030\\_3.htm](http://www.szmil.com/content/2015-05/27/content_11666030_3.htm)〉。

應紹基，2016年10月7日。〈中俄海軍南海聯合軍演的戰略意涵〉，《台北論壇》，〈<http://140.119.184.164/view/311.php>〉。

羅君琳，2016年3月8日。〈尹卓委員：美國建成數字化地球 我們抓緊也能趕上〉，《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4085438.html>〉。

蘇子牧，2019年12月28日。〈20萬噸中共海軍2019年下水噸位超美國〉，《多維新聞》，〈<https://www.dwnews.com/%E4%B8%AD%E5%9B%BD/60162656/20%E4%B8%87%E5%90%A8%E4%B8%AD%E5%9B%BD%E6%B5%B7%E5%86%9B2019%E5%B9%B4%E4%B8%8B%E6%B0%B4%E5%90%A8%E4%BD%8D%E8%B6%85%E7%BE%8E%E5%9B%BD%E5%9B%BE>〉。

韓豐軍、張騰飛、王長松，2017年2月11日。〈和平—17多國海上聯合演習開幕〉，《中國軍網》，〈[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02/11/content\\_7484154.htm](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02/11/content_7484154.htm)〉。

薛成清、崔曉洋，2019年2月13日。〈和平—19多國海上聯演落下帷幕〉，《中國軍網》，〈[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2/13/content\\_4836149.htm](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9-02/13/content_4836149.htm)〉。

顧亞根，2018年2月4日。〈走進習主席視察過的部隊：井岡山艦，書寫新時代強軍航跡〉，《新華網》，〈[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

顧亞根，2018年2月4日。〈走進習主席視察過的部隊：井岡山艦，書寫新時代強軍航跡〉，《新華網》，〈[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18-2/04/content_4804221.htm)〉。

#### 四、報紙

王晨，2016年4月12日。〈「科摩多」演習路線〉，《解放軍報》，版1。

方坤、林一宏，2005年7月12日。〈鄭和遠航與當代海洋觀〉，《解放軍報》，版6。

倪光輝，2017年4月2日。〈中國首個海外保障基地建成投用〉，《人民日報》，版4。

彭況、易文豪，2019年5月5日。〈「藍色突擊—2019」中泰海軍開展交流活動〉，《解放軍報》，版4。

蔡彬，2015年8月9日。〈揚帆起航駛向深藍—南海艦隊某綜合保障基地破解難題謀發展紀實〉，《解放軍報》，版7。

## 貳、外文部分

### Book

Cole Bernard D., 2001. *The Great Wall at Sea: 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Corbett Sir Julian, 1988.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Cordesman Anthony H., 2014. *Chinese Strategy and Military Power in 2014*. Washington, DC: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wns Erica, 2017.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Washington, D.C.: CNA China Studie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Coulsdon: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Erickson Andrew S., Wuthnow Joel, 2016. *Barriers, Springboards and Benchmarks: China Conceptualizes the Pacific 'Island Chains*.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1990.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1.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6.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5.2006*.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07.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7*.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2013.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3*. U.K.: Routledge.
- Kim Duk-ki, 2003. *Naval Strategy in Northeast Asia: Geo-strategic Goal, Policies, and Prospects*. London: Frank Cass.
- Mahan, Alfred Thayer, 2018. *China's New Navy: A Short Guide for Australian Policy-Makers*. Canberra: ANU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 McDevitt, Michael, 2016. *Becoming a Great "Maritime Power": A Chinese Dream*. Arlington, VA: CNA Analysis & Solutions.
- Meconis Charles A., Wallace Michael D., 2005. *East Asia Naval Weapons Acquisitions in the 1990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U.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ulsd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6.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Coulsd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6.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9.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Coulsd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 O'Rourke, Ronald, 2015.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O'Rourke, Ronald, 2018.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O'Rourke, Ronald, 2020.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vy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 Ryan Mark A., Finkelstein David M., McDevitt Michael A., Hung Alexander C., 2003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CAN Corporation.
- Saunders, Phillip C. 2011.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 Shambaugh David, 2002.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rman, Christopher H., 2015. *China Moves out: Stepping Stones Toward a New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U.S. Marine Corps, U.S. Navy, U.S. Coast Guard, 2010. *2010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 Wortzel Larry M., 1998. *China's Military Potential*. Washington, D.C.: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Journal

- Blasko Dennis J., 2015/6. "The 2015 Chinese Defense White Paper on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Maritime Missions Require a Change in the PLA Mindset," *China Brief*, Vol. 15, No. 12, pp. 3-6.
- Christopher Weuve and Nan Li, 2010/3.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Ambitions: An Updat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3, No. 1, pp. 13-32.

Fei, John, 2017/12. “Chin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 in Djibouti: Features, Motiv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Brief*, Vol. 17, No. 17, pp. 7-11.

Kaplan Robert D., 2009/3-4.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pp. 16-32.

Marantidou Virginia, 2014/6. “Revisting China’s Sting of Pearls Strategy: Pla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Security Implication,” *Issues & Insights*, Vol. 14, No. 7, pp. 12-20.

Shinn, David H., 2017/4.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China Brief*, Vol. 17, No. 6, pp. 4-8.

## Internet

2011/6/24. “China’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Warfare Facilities,” *Kanwa Defense Review*. <<http://www.kanwa.com/deft/showpl.php>>

2011/10/5. “Naval Forces,” *Sinodefence*. <<http://www.sinodefence.com/navy/default.asp>>

2013/4/16. “Full Text: The Diversified Employment of China's Armed Forces,” *Xinhua*. <<http://en.people.cn/90786/8209362.html>>

2015/5/26. “Full Text: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Xinhua*. <[http://eng.mod.gov.cn/Press/2015-05/26/content\\_4586805.htm](http://eng.mod.gov.cn/Press/2015-05/26/content_4586805.htm)>

2017/6/29. “China Launches Next-Generation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Asia Defense*.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china-launches-next-generation-guided-missile-destroyer/>>

2017/6/29. “Chinese Cruiser or Destroyer? Full Details on PLAN's First Type 055,” *Naval Technology*. <<http://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focus-analysis/naval-technology/5337-chinese-cruiser-or-destroyer-full-details-on-plan-s-first-type-055.html/>>

2017/12/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

- /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 2019/3/4. “China’s New Military Force Expanding Overseas,” *Voice of Djibouti*.  
<<https://voiceofdjibouti.com/chinas-new-military-force-is-expanding-overseas-2>>
- 2013/1/19. “Chinese Paper Advises PLA Navy to Build Overseas Military base,”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atosource/chinese-paper-urges-pla-navy-to-build-overseas-military-bases/>>
- Childs Nick, Waldwyn Tom, 2018/5/1. “China’s naval shipbuilding: delivering on its ambition in a big way,” *Military Balance*. <<https://www.iiss.org/blogs/militarybalance/2018/05/china-naval-shipbuilding>>
- Downs Erica, 2017/7/25. “China’s Military Support Facility in Djibouti: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of China’s First Overseas Base,” *CNA Analysis & Solutions*.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DIM-2017-U-015308-Final2.pdf](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DIM-2017-U-015308-Final2.pdf)>
- Erickson Andrew S., 2015/4/16. “Revelations on China’s Maritime Modernization,” *The Diplomat Magazine*.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revelations-on-chinas-maritime-modernization/>>
- Hoffman Mike, 2014/1/22. “China Plans to Build 4 Aircraft Carriers,” *Defense Tech*.  
<<http://defensetech.org/2014/01/22/china-plans-to-build-4-aircraft-carriers/>>
- James A.Lyons, 2012/2/8. “Lyons: Underestimating,” *Washington Time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fet/12/underestimating-china/>>
- Jianing Yao, 2016/12/1. “Defense Ministry’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November 30,” *China Military*. <[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6-12/01/content\\_7385643.htm](http://english.chinamil.com.cn/view/2016-12/01/content_7385643.htm)>
- Jacobs Andrew and Perlez Jane, 2017/2/25. “U.S. Wary of Its New Neighbor in Djibouti: A Chinese Naval Bas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5/world/africa/us-djibouti-chinese-naval-base.html?\\_r=0](https://www.nytimes.com/2017/02/25/world/africa/us-djibouti-chinese-naval-base.html?_r=0)>

- Kyle Mizokami, 2017/6/28. “China Launches Asia’s Largest Surface Warship” *Popular Mechanics*. <<http://navyrecognition.com/index.php/focus-analysis/naval-technology/5337-chinese-cruiser-or-destroyer-full-details-on-plan-s-first-type-055.html/>>
- Keck Zachary, 2015/5/27. “Watch Out, America: China Might Have 415 Warships by 2030.”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watch-out-america-china-may-have-415-warships-by-2030-12979>>
- McCauley Kevin, 2018/2/15. “Modernization of PLA Logistics: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duct/pla-system-systems-operations-enabling-joint-operations-kevin-mccauley/>>
- McCauley Kevin, 2018/2/15. “Modernization of PLA Logistics: Joint Logistic Support Forc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duct/pla-system-systems-operations-enabling-joint-operations-kevin-mccauley/>>
- Mangi Adeel Abbas, 2019/4/11. “Maritime Race at Crossroads of 21st Century,” *Asia Times*. <<https://www.asiatimes.com/2019/04/opinion/maritime-race-at-crossroads-of-21st-century.>>
- Nizza Mike, 2008/1/9. “Pirate Watcher Adds Up Attacks for 2007,”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thelede.blogs.nytimes.com/2008/01/09/pirate-watcher-adds-up-attacks-for-2007/>>
- Osbornm Kris, 2017/3/30. “A Recent Report Warned China Could Have 351 Naval Vessels by 2020,”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recent-report-warned-china-could-have-351-naval-vessels-by-19950>>
- Page Jeremy, Lubold Gordon and Taylor Rob, 2019/7/22. “China is allowed to use the Cambodian naval base in an attempt. < <https://cn.wsj.com/articles/%E4%B8%AD%E5%>

9C%8B%E7%B0%BD%E7%BD%B2%E4%BD%BF%E7%94%A8%E6%9F%AC%E5%9F%94%E5%AF%A8%E6%B5%B7%E8%BB%8D%E5%9F%BA%E5%9C%B0%E7%9A%84%E5%8D%94%E8%AD%B0-121563755710>

Sbragia Chad, 2020/2/20. “China’s Military Power Projection and U.S. National Interest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bragia\\_Written%20Testimony\\_0.pdf](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Sbragia_Written%20Testimony_0.pdf)>

Thomas-Noone Brendan, 2014/11/6. “The Master Plan: Could This Be China’s Overseas Basing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the-master-plan-could-be-chinas-overseas-basing-strategy-11620>>

Tiezzi Shannon, 2015/11/26. “US General: China Has 10 Year Contract for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5/11/us-general-china-has-10-year-contract-for-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4/7. “201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Portal/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http://www.defense.gov/Portal/1/Documents/pubs/2015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Yung Christopher D., 2015/1/22. “Burying China’s String of Pearls,”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burying-chinas-string-of-pearls/>>